武俠世界

臥底擒龍（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小五子出身軍閥世家，但他却是恨極軍閥，他精通武技，爲人機警正義，動如捷豹，詭如狡狐，他被困殺人王的黑牢中，沉着地製造脫身機會，爲地方除害，並兼破獲黑社會大亨殺人滅口奪產奇案……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俠義故事，內容叙述當年當地的軍閥世家氣燄跋扈和黑社會人物的霸道橫行，令人齒冷，深切痛恨。「臥底擒龍」故事就是描述一件當年的惡霸與黑社會大亨殺人滅口奪產奇案，過程相當曲折，鬥智鬥力。故事展開在一個熱血滿腔、正義凜然的青年身上，他爲了替地方除害，挺身而出，與惡勢力週旋，臥身虎穴，英勇感人，可歌可頌！誠屬一部氣勢磅礴，驚險刺激的最佳巨著。

＊＊　　＊＊　　＊＊

「無敵劍」今期已開始刋出，這是一部俠義恩仇的傳奇性中篇故事，由名作家金童先生撰寫，內容不但充滿俠義恩情倫理氣氛，而且對仇怨積恨也有深刻的描寫，過程曲折，賺人熱淚，請參閱99頁

＊＊　　＊＊　　＊＊

西門丁自從「雙鷹」故事結束後，不遺餘力再接再厲，下期在本刋另闢蹊徑撰寫一部驚異詭秘的巨型小說「拘魂使者」。主角人物充滿傳奇色彩，描述一個大俠淪爲落魄的棺材匠的前因後果，再在種種原因下，終於帶着破碎的心情重上征途……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7期
（總號12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傳奇故事／獵王小五子

卧底擒龍

文・東門白
圖・可飛

富翁嫡孫遭綁架

凌晨三點多，芝罘島外海上有點不太大的浪；而霧却像棉花糕似地舒捲濃稠起來。

徐步雲在駕駛座上吸烟，老熊站在駕駛艙門外連連打呵欠，說：「小徐，終於到了，這幾天在海上漂，眞他媽的不是人受的滋味。我就想不通，你到烟台辦事，爲什麽要駕這艘不滿二十噸的舊遊艇呢？要是遇上風暴，咱們準玩兒完。」

徐步雲丟了烟蒂，說：「我最愛冒險，平淡生活過不慣。再說，順着海岸綫行駛，一有風暴就設法靠岸避風。至於這艘遊艇，人家主兒根本就不在乎。」

「小徐，我聽說大小姐對你——」

小徐揮揮手把老熊的話打斷，說：「門不當，戶不對，根本不對路……」

「話可不能這麽說，黃家雖是財勢顯赫，我相信你也不會是貧寒出身，再說，黃家的錢是怎麽來的？大家心裏都有數，富貴不過三代呀！」

小徐沒吭聲，他在想一些往事，他相信換了別人，在這等禮遇之下，原則必然大打折扣。可是他從未攷慮改變原則，只是在表面上，他不能不敷衍他們父女。

這次烟台之行，他要大幹一番。

「小徐，一路上好像老是有條百十噸的小火輪跟着咱們，你有沒有注意？」

「當然看到了。來往青島，連雲市或連雲市開烟台的船很多，在航道上行駛，怎麽說人家跟着咱們？」

「可是我以爲那小火輪比這舊艇跑得快些呀。」

「燒煤的船怎能和這種遊艇相比？」

老熊向後望去，似乎大感意外，說：「說着，說着，它又來了呀！」

「咱們既然沒離開航綫，它當然總會在屁股後面的。」

「不……不……這次加快了，很近很近了呀！要是不躲，可能會撞上的。」

「老熊，你眞會窮緊張的，咱們的航行燈還亮着吧？」

「亮着，左紅右綠，可是小徐……你快看……」

徐步雲扭頭向後望去，不由心頭一驚，這艘小火輪筆直自後面衝到，而且這速度遠超過這艘舊艇。這是怎麽回事？

老熊奔到船尾大聲搖手喊叫：「小心！不要撞上了，小徐快轉舵——」舵是轉了，但小火輪似是全速前進，遲了一步，接着一聲大震，人在艙中碰撞繼而落水。

舊艇已斷成兩截，後面那一截有機器，迅速下沉。而那小火輪見肇了禍，竟不顧而去。小徐抱住這半邊殘艇叫了幾聲，老熊竟失踪了，但在小火輪失踪後，附近却出現了一艘比舊艇稍大的漁船，飽帆滿篷地駛了過來。

半小時後，漁船再次升帆，艙內却有個小伙子倚在艙壁上伸出了左臂，一位身着深藍色梅花布斜襟衫褲，梳着一條烏溜溜的大辮子的大姑娘，正爲他包紮臂傷。那不是什麽重傷，而是被船底的蚵皮擦破的。

這位姑娘既是經常出海漁撈，肌膚却不太粗黑，聳胸隆臀，發育十分良好，略有幾分姿色却洋溢着青春氣息的嬌靨上，展現着不太羞怯的關切，道：「痛嗎？」

年輕人咧嘴一笑，道：「不痛，不痛！姑娘貴姓？要不是老大爺和姑娘正好遇上了，在下這檔口恐怕已經到龍王爺那兒應卯去哩！」

「我們姓李，是啊！幸虧碰巧遇上了，你是怎麽落海的？還有別人嗎？」

「別提了，我，我是蓬萊人，家鄉大旱，又鬧蝗虫，沒咒唸，只好出來討生活，沒想到由於大霧，竟被一艘小火輪把我的小舢舨撞散了，幸虧我及早跳海。要不，恐怕連一根骨頭也找不到啦！」

「你的命眞大，先生你貴姓？」

「我叫徐步雲。」

「我叫李小翠，徐先生在烟台可有親友？」

徐步雲苦笑着搖搖頭，說：「人生地不熟，舉目無親。不過，年輕嘛，別的沒有，有的是力氣，到碼頭上做苦力挑挑扛扛，混碗飯吃是不成問題的。」

李小翠說：「傷好了之後再說，你說的不錯，年輕力壯，隨便幹點什麽營生都可以維持，可也不一定要到碼頭上去做苦力的。」

× × ×

這天烟台有三五家報紙，以較大的篇幅刊登了這麽一則新聞：富甲連雲市（連雲港）的億萬富翁麥世昌逝世。在連雲市、烟台及青島等地遺下巨額財富和戲院、腳踏車製造廠、綢緞莊、油坊、錢莊等，另外光是連接世界聞名的烟台張裕公司南山的葡萄園土地，就有百頃之多。據傳麥氏獨子麥飛自一年前於連雲市突告失踪後，一直沒有下落，所以麥氏嫡孫麥繼武爲當然繼承人，已自天津兼程返回烟台洽商繼承權云云……

此刻，住在烟台山下朝陽大街人和棧的麥繼武，和他的女友田莉，早飯後正在換衣，準備去見麥家的律師。他們是天津法語專校的同學。在天津，各國租界都有一所各國語文專門學校，如日租界的日文專校，英租界的英文專校及法租界的法語專校等等。

在民初十年以後，國人對外國語文重視已很顯著，固然，洋翻譯及洋行買辦飛揚神氣，西服革履，吃油穿綢，令人眼紅，東洋及西洋人的科學發達，才是國人猛然覺醒的重要關鍵。

這會兒麥繼武已穿戴整齊，初秋天氣

，不冷不熱，他換了一套素羅衫褲，像這類衣衫，在天津他是很少穿的，大多是洋服，他知道爺爺守舊，律師也必是類似人物，第一個印象不能弄壞了。

他過去從未想過自己繼承偌大財產的事，所以接到律師電報，有些手足無措，幸虧女友田莉告訴他，要沉住氣，按步就班地，不要像在天津一樣，讀書不過是幌子，吃喝玩樂，浪蕩逍遙。每月爺爺的心腹牟掌櫃的負責滙一百塊大洋給他，那年頭一個普通家庭，二十塊大洋可以過一年。可是麥繼武常常不够。

他學了點工夫，自覺像那麽同事兒，就和同學們去砸窰子作爲對自己身手的考驗。果然，憑他們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衝動，把那些措手不及的老鴇子和龜頭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出。

天津落馬湖是所謂三等下處，上流人物沒有去的，光顧的大多是販夫走卒，他們還分不清什麽頭等，二等，只要穿得花不溜丟地，倚在門外飛眼那麽一勾，這就是窰子了。

他們並不知道爲什麽要砸窰子？窰子又沒有得罪他們，也許以爲，像軍閥那些部下，喝得醉醺醺地，到落馬湖富貴胡同去那麽一砸，唏里嘩啦地眞是出風頭。

却不知道，三等下處也有抱枱角吃魚腥飯的混混兒，他們每月向老鴇子們收點生活費，職責就是靠敎訓那些到這兒來打架滋事的嫖客。

當然，好樣的他們不敢惹，像什麽大師的司機、某某督軍的馬弁等等。可是他們一打聽，這幾個秧子是法專的學生，那可就不客氣哩。晚上在黑暗的小街上一頓臭揍，他們這才知道，那兩手「螳螂」不怎麽管用。

麥繼武在穿衣鏡前轉了一週，他最不喜歡穿中裝，要怎麽彆扭就怎麽彆扭。不過爲了不使田莉失望，只有聽她的。

「繼武啊，你可別老是不開竅，你爺爺的偌大家財，親戚朋友哪個不眼紅？況且你爺爺去世了，還有他的心腹牟掌櫃的，他是個方方正正，一板一眼的傢伙，你要是在他面前流里流氣地，他只要一句話，說你『少不更事，暫時不堪當此重任，應暫時由專人保管』等等，嘿嘿，你就只有乾瞪眼，到一邊涼快的份兒了！」這話很使他折服，的確，牟掌櫃的就是這麽一個人——落伍的人。

「好了沒有？田莉？」

「這就好了，繼武，我的話你都記住了沒有？」田莉說：「一樣一樣地說給我聽聽……」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呀！記性不好，忘性可不錯，楞頭青一個，這可是爲你好啊！我們這趟烟台市之行是爲了什麽？可不要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那怎麽會？妳就會多慮。好好！我再重複一遍……第一，見了黃律師，當然，牟掌櫃的也在那兒，我該淚下如雨，然後接過妳遞給我的手帕……」

「什麽淚下如雨？只要眼圈一紅，或者眼眶潤濕也就够了，要時時記住，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定要他們相信你已經脫骨換胎，改邪歸正。哪個人一生中還沒荒唐一陣子……」

果然，黃律師雖然喝過洋墨水，却和牟掌櫃的一份德性，身着長衫，手搖摺扇，禮服呢發藍底鞋子，就連甄光瓦亮的禿頭，也剃得和牟掌櫃一模一樣。

麥繼武在田莉的暗示之下，正襟危坐，像個溫順的日本藝妓。但是，當他在黃律師清理了嗓門說出：「由於令尊麥飛僅是失踪，尚無人能證明他不在人世，所以在他出現或留下遺囑之前，繼承之事暫時碍難照辦……」時，麥繼武火了。

麥繼武看看牟掌櫃的，他肯定了黃律師的說詞而點點頭，麥繼武跳了起來，臉紅脖子粗地指着黃律師和牟掌櫃的吼着，說：「你們少來個片兒湯，什麽遺囑？什麽證明？我爹早年不務正業，七八年前就被我爺爺攆出了大門，他在不在人世和這事有什麽關係，這不是他娘的吃胡稽拉蓆子——胡編一通嗎？」

只可惜他一跳起來時田莉就連連示意不可原形畢露，現在田莉頹然坐在椅上，以手支頭，連連喘粗氣，自天津起程時就不斷地耳提面命，結果還是一樣。

牟掌櫃的長長吁了口氣，看了黃律師一眼站了起來，說：「繼武，令祖的爲人你是知道，照你目前的作風，實在不能接下這個担子，他的遺囑上的繼承人雖是你，却特別交待我便宜行事，你若不信，可以到我處來一趟。至於你同天津的學費和生活開銷，我是照寄，不過我奉勸你收收心吧，今後捧歌女，砸窰子那種事，最好不要發生，那不是正經的人幹的……」說完就告辭了。

出了律師事務所，麥繼武揮拳大叫着：「這算什麽，嘍了半天熊話，結果還是誆人！」

田莉喟然地攤攤手說：「小麥，快別抱怨哩，這些天來我都對你說什麽來？結果一亮相就現了原形，眞是日本鞋子——提不起來啊！」

「妳少說風涼話成不成？換了妳也照樣乾瞪眼！」

「對，這話沒錯，但因爲你爹被你爺爺逐出，只是一時氣忿，却未經法律程序證明已脫離父子關係，所以他的繼承權仍在，而你，就變成了第二順位，除非你能馬上找到他或知道他已經去世了。」

麥繼武氣極敗壞地說：「妳挺內行嘛，也可以掛牌幹律師吧！」

田莉哂然說：「這不過是一點法律常識吧了，就算暫時不能繼承，也不必把這兩個關鍵人物得罪了呀！」

「這……」麥繼武似知孟浪，說：「哎呀。算，算了！還是回天津逍遙自在去。妳想想看，一天到晚撥弄算盤子，有什麽意思呢？」

弄了幾百塊大洋，兩人返回客棧，匆匆整理行囊，烟台這地方固然也不錯，在他們來說，畢竟不如五光十色的天津。

晚上七點開船，六點鐘應該到達碼頭。這會兒已經是五點半了，麥繼武脫下了他最討厭的唐裝，往皮箱中一塞，說：「田莉，不早囉！」

田莉在內間說：「催魂鬼似的，這就來哩！……」

就在這時，「吱喲」一聲，有人推門

進來，此刻麥繼武正望在窗口，俯瞰黃昏的街景，還以爲是茶房進來了，他一轉身，忽見一個四十左右，穿了一套掉了漆的香雲紗褲褂的人已站在他的背後。

原來是個陌生人，麥繼武嚇了一跳，說：「你是……」

這人顯然極爲潦倒，而且似有一言難盡的焦灼之色，匆匆把手上一個頗大的洋金戒指除下來塞入麥繼武手中，說：「時間不多，我只能告訴你，我姓劉，來自連雲……」

只聞房門微響，好像開啓一縫，而這姓劉的身子一震，嗓子「咯」地一聲，雙目中射出悸怖之色，雙目逐漸呆滯，自麥繼武身旁伏在地板上。

此人背上赫然有一柄飛刀，只有刀柄在外。

突來的震駭使麥繼武尖嘶了一聲，一直退到窗邊。而田莉在內間也聽到「卜通」一聲及麥繼武的尖叫，撩開門簾一看，也掩口叫了起來。

但田莉這姑娘比小麥沉得住氣，怯怯而茫然地走近，發現這人口鼻已淌出鮮血，說：「你……你殺茶房幹什麽？」

「妳……仔細看看……他是茶房？」

「不是茶房他……他是什麽人？」

「妳問我，我問誰？田莉，出了人命，咱們要快走！」

田莉原地轉了一周，說：「當然，可是我們上了船，在船沒開以前可能被逮住呀！這人到底是誰殺的？」

小麥說：「不知道，我們當然不能上船，咱們要在烟台躲幾天，也許偵緝隊很快地找到兇手，田莉，你先帶一個小皮箱，走後門，在附近等我，我提大箱子隨後就到。」

小麥小心翼翼地開門一縫看了一下，走廊上一根人毛都沒有，就像是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通常客人這會兒都是外出吃晚飯去了，而有一些客人飯後順便去聽戲，或者各處玩玩，所以這一刻樓上倒是很少有人走動。

他沒法想像這個姓劉的找他幹什麽？自然更未想到塞給他的這枚戒指又是什麽意思？此刻，沒有比逃命更重要的事了。

當田莉往外走時，他叮囑她不要太緊張而被看出來，順便把那戒指塞在她那小皮箱外的小袋內，她開門匆匆走了。

麥繼武有胆量砸窰子，却沒有這種經驗和胆量，如：搜搜死者身上，有些可資證明此人的身份，以及找他的原因等等。當然，更重要的是，此人爲何被殺？什麽人殺了他？

估計田莉已下了樓，他也匆匆提着行李來到後門外，他正自慶幸，也能順利地下樓，未被任何人看到，却見停在一邊的馬車後竄出三個大漢，一人捂住他的嘴，勒住他的脖子，另外兩個架着他進入馬車車廂中。

然後，兩人制住他，一人駕車疾馳而去。

在他們離去不久，茶房就發現了屍體報了案。

於是報章競相報導，由津來烟台繼承遺產的大富翁麥世昌的嫡孫麥繼武和他的女友殺了人逃逸無踪，偵緝隊和警方正四出搜捕中……

× × ×

徐步雲獲救之後，就住在小漁村的李家，李氏父女對他很關照，尤其是李小翠，噓寒問暖。一住就是半個月。

今天，自他看了報上那一段殺人逃逸的消息，且相信警方可能來此搜查，自己來歷不明，萬一連累了李氏父女，那太過意不去了，於是他收拾一下，決定離去。

「徐大哥，你要……」

「小翠，這些日來，妳和李大叔對我的照料，我的嘴笨得像棉褲腰一樣，也不會表達，總之，有一天我徐步雲要是混好了，一定不忘兩位的大恩，我早就好了！總覺住在這兒也不是辦法，對不對？」

小翠泫然說：「徐大哥，我就知道，我們這兒粗茶淡飯，留不住你這位大少爺的。」

「這太不敢當了！」徐步雲苦笑說：「小翠，妳總不希望我變成一個好吃懶做的人吧？」

這工夫李天爵也走出他的臥室，說：「小翠呀！步雲說的也對，長久賦閑，會使一個人越來越懶散，他要去就別勉強他，可是你要去哪裏？找到事情了嗎？」

徐步雲說：「前幾天遇到一個同鄉，他在一家花邊工廠作事，給我找了一份作雜工的差事，我想，反正如今閑着没事，不如先去遷就着，騎着牛找馬嘛！」

「好吧！」李天爵自袋內掏出了兩塊大洋，說：「步雲，大叔眞慚愧！這幾天沒出海，手頭也不怎麽寬裕，你就先拿兩塊去用，如有急需，或者工作不當意，你自管隨時同來。」

「謝謝大叔，謝謝大叔！」

李天爵說：「你該謝謝小翠才對，你看這孩子，就愛流淚。」

徐步雲雖然來烟台另有目的，遇上這麽一位處處關心他的人，自是十分感激，可是他曾警告過自己，此行任務危險、艱巨，沒有資格接受這位姑娘的情感。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麽安慰她才好？

就在這檔口，忽見門口有個三十郎當歲，叨着烟捲兒的漢子，雙手插在紡綢夾襖的口袋內，齜着一口黃牙向李天爵詭笑，說：「李天爵，你不是說沒有錢嗎？哼！這白花花的大洋不是錢哪？」

此人走進來，一把奪下李天爵的兩塊大洋，在手中顚着，說：「李天爵，這是上個月和大上個月的規費，這個月已經是二十九哩！還差一塊！」

李天爵陪笑說：「朋友，大家都是苦哈哈地，近來又沒出海，實在是緊得很，再寬限幾天吧！」

這時候門外還有兩個人，正向內打量，這漢子瞄瞄小翠，曖昧地說：「我說李天爵，你這人怎麽這樣死心眼？有這麽個如花似玉，一捏一泡水的閨女，要是送到『四道灣』去，賣上幾百塊大洋……」

李天爵厲聲說：「胡說！我們是規規矩矩的人，你別在這兒滿口噴糞！」

這漢子聳肩笑着，又瞄了小翠一眼，扭身往外走着自語說：「嘖嘖！規規矩矩，這年頭規規矩矩多少錢一斤哪……」

這人快走到門口，徐步雲說：「朋友留步……」

那人停下來望着徐步雲，說：「怎麽？你要先爲李天爵墊上這個月的規費嗎？那好！你要是方便，就代他把下半年的規費一次付清算了！不是爺們放馬後炮，我第一眼就看出來了！你是個肯花大錢的嫖客！」

小翠怒叱着啐了一口，徐步雲勾勾指頭，說：「過來拿吧！」

這小子也看出這年輕人有不豫之色，却以爲外面還有好幾個，就是胆子上長了白毛他也不敢動手，也就齜着牙走回來，說：「是啊！手頭大方，上了炕圖個痛快！嘖嘖！你看，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那個大屁股蛋兒有多——」

只感覺一拳幌動，臉上就中了兩拳。這些貨色雖不成氣候，通常馬老大派出收規費的人都要會兩下子。

因爲有時候，眞有不信邪，吃生米的傢伙。

這小子眼前金星飛射，尖吼着就是一個「小開門」。

這一手要是行家施出來還眞管用，可惜他遇上了行家，只見徐步雲手一絞，脚一伸，「蓬」地一聲，這小子摔在青磚地上，牙齜得更厲害，連牙床都露出來了。

李天爵本要及時阻止，因爲得罪了這些人，那會有好日子過？其實他們早就該阻止了，尤其是小翠。

門外一下子就衝進五個，原來外面除了門口兩個之外還有兩三個，因爲他們收規費就像地方機關向人民收稅徵捐一樣，要派出很多人手。

小翠大叫着：「不要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五個傢伙似乎知道徐步雲不大好倒弄，並沒有像鄉熊打架一擁而上，而是先由三人由三個角度攻擊，這三人之中顯然有一人是學過彈腿的，那種踢法與衆不同，另一人蠻力驚人。

可是不到兩個照面，先倒下的就是會彈腿那個，眞正的行家有這麽一句要訣：撩腿三分輸。

腿當然可以撩，反之，如何攻人？但絕對不可撩得太高，撩腿的攻擊次數也不可太多，這樣，你的外陰就有被襲的危險了。

接着，有蠻力那個被砸了一肘，居然能挨兩下，還沒有倒下。而另一個却在他的旋身變式的眨眼間，被一膝砸出七八里以外。

另外兩個撲上時，有一個手中有把刀子，「啾啾」一聲在徐步雲四周劃出一道道不規則的銀綫，這麽一來，另外幾個就產生了信心。

李天爵大叫着：「求求你們……不要打了！快住手！會出人命的……」他目不轉睛地盯着場內的變化。

李小翠邊叫邊流着淚。

大概沒有超出七八分鐘，六個全躺下了，然後連滾帶爬，逃出了李家。當徐步雲走出李家，離開大門不遠，又有十一個圍上時，他光火了。

在李家，他不願下煞手，以免爲李家惹麻煩，但十來個對一個，這些傢伙簡直没半點江湖門檻，有一個掏出一支「八音子」手槍，還沒上槍栓就被他一脚踢飛。

這些傢伙實在並不是料子，可是徐步雲游目四掃，心中一動，當最後兩個被砸昏倒下時，他也被其中一個一拳搗中左頰，也倒地不動了。

× × ×

徐步雲醒來時，已在醫院內，只要吸一口氣就知道這是醫院了。但是，當他睜開眼來時，不禁一愣，床前已佇立了四個人，爲首的人剃光頭，在燈光下閃閃反光，濃密的絡腮鬍子非但掩蓋了一張嘴，似有侵犯其他五官的架勢。此人穿了一套古銅色杭綢褲褂，左腰上凸凸地，顯然插了一支「五蜂子」什麽的，一根幾乎有小指粗的金鍊子，拴在衣扣上，沒入右邊衣袋之中，大概是一隻金懷錶吧？把一件上衣都壓斜了，約莫四十五六歲光景。

另外一個站在他的後側的三十來歲精瘦漢子，似是智囊，另外兩個一看身胚和眼神就知道是會家子。

精瘦的漢子說：「老大，他醒了。」

徐步雲十分機警，一看這爲首的人的表情，也就知道他們的來意了，所以不出聲。那頭子道：「小子，你猜猜看俺是什麽人？」

徐步雲搖搖頭，說：「你臉上沒寫字，我怎麽知道？」

精瘦的漢子不悅地：「這位就是烟台地方上的名人馬志騰馬老大，很多人想見我們老大都見不到，你小子眞走運，老大親自來見你。」

笑笑，徐步雲淡然地說：「我是剛從鄉下來的鄉熊，沒見過世面，各位都聽說過，山東今年乾旱且鬧蝗虫，一百零八個縣沒有災情的還不到半數。所以大家都往大地方跑，還不是爲了混個三飽一倒？至於什麽馬老大，牛老二的，沒聽說過！」

精瘦漢子臉色一變，後面兩個大漢一左一右竄上一步，似要動手，馬老大雙臂一張，咧着大嘴自嘲地笑了一陣，道：「他奶奶個熊！行！行！俺就沒見過這麽有種的年輕人！過去，俺以爲，見了俺馬老大能不轉腿肚子的就不錯咧！俺他奶奶地，這回眞開了眼界咧！能打能挨，又他奶奶地天不怕地不怕，俺就喜歡這路貨，郭基……」

精瘦的漢子應了一聲：「在！」

馬老大說：「你身上有多少？」

「沒有多少，老大，只有兩三百塊，是票子。」

「行！你他奶奶地都給我留下來。」

「是……」郭基掏出三張洋錢票子往徐步雲的枕邊一掖說：「老弟，這是兩百七十塊大洋，你先拿着用，今後跟了老大，只要忠心不二，保證你吃香喝辣地！」

「這……」徐步雲拿起票子往外送，說：「無功不受祿，這算什麽？我不能收這種錢。」

牛眼一瞪，馬老大說：「怎麽？嫌少啊？放心！只要跟了俺馬老大，包你不缺錢用，俺要是哄你，就是大閨女養的。出了院，向俺報到，還有一個大紅包哪，郭基……」

「在！」

「俺還有事，這就走人……」領先出了病室，却留下了一個大漢在內沒有走。

徐步雲愣了一會，看看枕邊的三張銀

票和床前這個大漢，恍如隔世，他當然聽說過馬老大其人，據說此人往年在長白山老森林中幹過紅鬍子，以後被奉軍收編，他以爲當兵沒意思，就回到老家，不久闖出了名堂。

徐步雲自然不甘在這種人手下鬼混，但在這兒辦事兒，非有個掩護身份的立足點不可，而馬老大這個屋簷，擋風遮雨還眞不賴。

「你老兄留下來……是監視我的？」

「爲什麽要監視你？」

「怕我拿着這兩百多塊大洋溜了？」

這大漢笑笑說：「你老兄眞客氣，憑你，可絕不會是沒見過大香火的小廟鬼，兩百七十塊大洋，在我們老大來說，眞是小事一段。」

「那你在這兒幹甚麽？」

「保護你呀！」

徐步雲心頭一噱：保護我？娘的，誰保護你啊……

這漢子說：「再說，這票子是大豐錢莊的，你知道大豐錢莊的東家是誰？」

「馬老大？」

大漢笑笑，說：「不過你放心，票子是一定能兌現的，只要你順着老大，八成就連郭基也未必有你吃香，我們老大一直想找個高手，作他的左右手，這兩年來倒是從福山、招遠和海陽等縣來了七八個，毛遂自薦，結果一試之下……」

徐步雲說：「不怎麽樣是不是？」

大漢哂然說：「老大說，那些貨色，就是給他提鞋也嫌他們的指頭粗哪。」

徐步雲說：「老兄貴姓？」

「啊，以後你就叫我小江好了，我叫江昆……」

× × ×

田莉那天等了一會不見麥繼武，不久又見警察及一些便衣幹員自人和棧進進出出，知道出了事，只好先行逃走，她在街上流浪了大半天，巧的是，在二馬路遇上了在黃縣老家上小學時的同學謝玲，十分驚喜。一談之下，才知道謝玲也是因家鄉大旱，到烟台來逃難的。

謝玲本是作包蘋果工作的，也就是用軟紙把一個個的蘋果包好裝入箱中，烟台有四句歌謠：頭等窰子第八中，二等窰子繡花工，三等窰子包蘋菓，四等窰子檢花生。烟台有一所第八女子中學，由于作風稍微開放，傳說在炕洞中被工友搜出死嬰，經過渲染，第八女子中學就變成妓院了，三馬路附近有些專作花邊外銷歐美的工廠，繡花女工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難免不發生男歡女愛事件，也就被列爲二等了，包蘋果的女工第三，檢花生由于灰塵很多，個個蓬首垢面，於是被列爲四等。

後來因包蘋果這工作不穩定，每年只有一季，份子也較爲複雜低下，謝玲才到花邊廠去的。

謝玲很熱情，他鄉相遇，倍感親切，立刻請她返同賃居的住所，並叫了飯菜，邊吃邊談。田莉有生第一次品嚐到挨餓的滋味，以前只以爲要活着就必須吃飯，很少是在肚子很餓了才吃飯的，現在，她居然覺得扒着大米飯不配菜都很香呢。

「田莉，妳不是在天津讀書嗎？怎麽會到烟台來的？又落得這樣子？」一個女人兩天一夜不吃飯也沒梳洗，那樣子就不怎麽動人。

「謝玲……簡直是一言難盡……妳難道沒有看報？烟台發生這麽一件大事……妳不會沒聽說過吧？」

「什麽事啊？」

「關于大財主麥世昌去世，他的孫子由天津到烟台來繼承他的財產……」

「這個我聽說過，而且還……還殺了個人哪！」

嘆口氣，田莉說：「謝玲，你可聽說麥繼武不是一個人來的？還有個女朋友女同學隨行？」

謝玲一愣：「莫非妳就是麥繼武的女友？」

點點頭，田莉想到這次到烟台來的倒楣事，眼淚汪汪地，她畢竟是個沒見過大風浪的大閨女，這種逃犯的生活如何適應？她說了一切，因爲她信任謝玲。

謝玲驚愕着，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田莉說：「謝玲，如果妳怕受連累，我……我另找棲身之所……」

在烟台市，她那有其他棲身之所呢？

「田莉……」握住她的手，謝玲說：「妳放心！咱們是人不親土親，何況小學還是同學哪！妳遇上了這種寃枉事，就像我遇上一樣，只要妳不嫌我這兒太小太髒，這兒就是妳的家，妳愛住到什麽時候就住到什麽時候。」

田莉感動得直流淚，平常她的主意蠻多地，這檔口方寸一亂，甚麽主意也沒了，只希望能及早找到麥繼武一談。「謝玲，當我在街上第一眼看到妳的時候，我就知道有救了！大恩大德，這會兒也沒有資格談什麽報答，我希望也能找個工作，一邊打聽繼武的下落。」

「他會不會藏在牟掌櫃的那兒？」

「恐怕不會，雖然我們問心無愧，絕對沒有殺人，可是在破案找到兇手之前，他不會去見牟掌櫃的。」

小徐碼頭逞威風

這是個新居，在玉皇頂附近，也是徐步雲手頭寬裕了之後不久，就勸李氏父女不必再在海上討生活而搬來的，本來李天爵不答應，他說幹了三十多年的漁人，要改行談何容易？再說，他才五十出頭一點，身膀骨還湊合。

但徐步雲以爲，以他的收入，養活這對父女二人綽綽有餘，堅持他們放棄，要不，那就是瞧不起他，這才由小翠勸服父親，勉強搬到新居，把漁船賣了。

這是李氏父女搬家後徐步雲第一次來此，看看這五間房子，裏面的佈置還眞雅緻，他不能不佩服這對父女，一個是打了三十多年漁的人，應該是沒讀幾年書的，而李小翠才十七八歲，也隨父打漁，就算讀了點書也不多，可是看他們的言行和作風，可眞不像個漁夫、漁女呀。

「小翠，這屋子是妳一手佈置的？」

「是啊！沒有什麽好傢俱和擺設，怎麽整也不成！」

「不，小翠，會佈置家的人，家裏不需要太多的傢俱，也不用什麽擺設，照樣能佈置得很高雅，不會的，也許傢俱和擺

設越多越亂！」

「步雲哥，你眞會說笑……」扭擺着胴體，甩出那條大辮子，豐隆的股屁蛋兒及那顫巍巍的雙峯，處處都在顯示她已經熟透了。

「不是誇大，妳作事眞洒俐，誰要是討了妳可有福享囉！」

「不來啦！步雲哥，只怕沒有人要呢……」帶那麽點腦後音，再加上抖擻着全身百骸快要溢出的青春熱浪，在他身邊散佈着濃郁的肉香。

「沒有人要？嘖嘖……誰有這個福氣噢？」

「步雲哥……」她忽然正經地說：「我看你就是一位有福的人，人家逃荒到烟台來，能在工廠中混碗飯吃也就不錯吧！你一來就能發大財，你能說你不是有福的人嗎？」

攤攤手，徐步雲不好接口，有時她會有意無意地露那麽一點。徐步雲眞會裝，「愚不可及」本就是一門過人的功夫嘛。

「提起發財，眞叫我臉紅，這……這算什麽呢？」

「步雲哥，你不說，我們也不好意思問你，你帮我們，養活我們，我們怎麽能表示你的金錢來路……」

「小翠，如果始終不提，那就生分了！有什麽話妳儘管說。」

「好，我說了你可別見怪。」

「不會，絕對不會的。」

「馬老大馬志騰在烟台地面上是有他的惡勢力。而明的有方面軍團長兼海軍司令張宗昌撐腰，暗的有馬志騰這個大流氓，你說老百姓可怎麽過？張宗昌提倡種鴉片，設有『禁烟局』，却不是禁烟，而是『推動』和收稅的機構。凡是種鴉片一畝，抽稅十塊大洋。在濟南、烟台及青島幾個大的市鎭，凡屬旅館、糧棧、浴室、妓院、棉花行、出入口莊等商號和遊樂場所，一律徵收『燈捐』，妓院每燈收費三十塊、飯館、客棧，澡堂子和茶館每燈收二十塊，其他的棧舖商號等每燈收十塊到二十塊不等，繳了『燈捐』，就可以公開抽大烟……」

徐步雲更是刮目相看。也暗暗感到慚愧，說：「小翠，的確，我們被這個混世魔王害慘了！」

「小聲點！張宗昌的爪牙在烟台各機關裏都有，不要說別人，就連烟台許道尹都是他的心腹，張的四個姨太太是許道尹送的，却仍留在烟台，一切開銷由許道尹負担。」

「小翠，看來妳似乎知道的事情不少啊！」

小翠笑笑，說道：「還不是聽別人說的？現在再說馬志騰，這個吸血鬼包娼包賭，收規費，我眞想不通，官署裏的人怎麽會一點也不知道？以後才聽人說，張宗昌的副官李子清，和馬志騰磕過頭，拜個八子，你想想看，這年頭，小老百姓怎麽活的……」

徐步雲除了慚愧，更十分敬佩，小翠不過是個漁家女而已，居然也有憂國傷時的胸襟，男子漢大丈夫整天在幹什麽呢？

「徐大哥，是不是我太貧嘴，話太多了？」

「不不！小翠，我以爲你這些話由妳說出來，更能發人深省。小翠，我知道，妳還有話沒有說出來吧？」

「步雲哥，承你不介意，我就再嘮叨幾句，在這種人手下作事，暫時混混可以，不可太久……」

「當然……當然，小翠，妳給我上了一課，我要把妳的話隨時放在心上……隨時警惕自己……」

四目相交，迸射着最原始的人性火焰。他確實體會到，小翠不算美，却最具女人味、挑逗性。但他却能適時控制自己。儘管他隱隱覺得，她這一刻的「防綫」是最鬆懈的。

× × ×

漁船碼頭上很腥，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

這些漁船大致都在二三十噸以上，也就是所謂的「卜登排子」，整天在海上「卜登卜登」地，除了入網的，其餘的魚都被他們趕走了。

所以「卜登排子」是以傳統老式捕魚者的眼中之釘，肉中之刺。

初秋的夕陽，蒸發着碼頭上的漁船、漁網及漁具上的臭味，紅頭蒼蠅結隊飛行。在這兒討生活的人，正所謂「如入鮑魚之肆」，習以爲常，小食攤上的蒼蠅喧賓奪主，販子和顧客也懶得去趕。

這檔口，兩條三十噸左右的「排子」由防波堤外鼓浪而來，通常他們插着紅旗子，表示滿載魚貨，漁行的人會在碼頭上等待。

兩船卸了魚貨，很快就過了磅，貨欵入了每條漁船的專戶摺子，他們是每月結帳的，就像其他行業如綢緞莊、糧店、澡堂子或理髮館都可以入摺子賒帳，一年三節結帳一樣。

一切就緒，船要駛離碼頭，讓別人靠岸。這時有個小伙子上了「靜海號」漁船，一手抓住駕駛艙的門楣，探進頭來，說：「船長，生意不錯啊……」

四十左右的船長，高頭大馬，站在駕駛船內，還要傴僂着上身才能操作。正在用一塊油污的棉紗擦着前面玻璃上的污垢，說：「還凑合……」

「不錯囉！一千兩百多斤魚貨，才不過三天的時間……」

船長一聽口氣不對，扭頭一看：「你是……」

小伙子笑笑，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齒，予人碩健、精明而又十分爽朗的印象，他說：「記得老大派人來過一次，金船長說核計核計再談，老大以爲，七八天應該核計好了吧？」

金船長扁扁的臉上佈滿了鋼絲似的黃色鬍子碴兒，好像滿臉及滿身都起了火，又去擦着玻璃，說：「我們幹的是三面朝水一面朝天的營生，不打發！」

小伙子又笑笑，說：「金船長似乎把老大當作要飯的了！」

「那要看是不是經常把手伸出來，而且是手心向上。」

「老兄，馬老大可是特別給你面子，他說過去也在東北躭過，總有那麽點情份，不想抓破臉！再說，每月每條船才不過繳五塊大洋，在你們眞是九牛一毛——」

「我們的大洋就是堆在家裏，那是我們拿血汗換來的，別人少操這份心！媽拉格巴子，俺們不信誰能鼓了我們？」

小伙子冷冷一笑，說：「狠話誰都會說，你自問比那些拉大車、扛糧包及挑行李的哥們以及街上拉東洋車的哥們如何？當初龇牙咧嘴地，那份護食的狠勁比你金船長還唬人，最後又怎麽樣？」

金船長一直是反對向馬老大屈服而乖乖繳規費的人物之一，他說五塊大洋一條船也不能算多，可是心裏不舒服。這工夫大力擲下沙布，吼着說：「操你媽！你要是有種，就把姓金的撂倒丢到海裏喂王八，要是不行，叫好樣的來，姓金的不吃這一套！」

金船長人高馬大，嗓門也大，有所謂山狼海賊；整天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討生活，和驚濤駭浪搏鬥的人，就很少有一個像根麵條一樣，軟骨鄎當地，愛怎麽捏都成。

金船長這麽一吆呼，船上其他的人，包括另一艘剛卸了魚貨的船員也都圍攏來，一個個橫眉瞪眼地，就要動手。

小伙子四下瞄了一陣子，說：「金船長，一共是多少？」

「什麽多少？」

「伸拳擄胳膊的？」

「才十一二個，不過你老弟放心，對付你，還用不着別人帮忙，怎麽樣？自己顚顚斤兩，不成，趁早回去。」

「金船長，我們老大有個原則，派出來的人，頂不頂事是另一回事，對於某一種人，絕對要給點顏色看看。」

「哪一種？」

「虛張聲勢之徒！」

金船長眞乾脆，一拳就搗了過來。小伙子就是徐步雲，一竄就到了船頭上，整個小漁船，也只有這地方勉強可以動手。

他把白富綢小褂的衣袖捋起來，金船長已自駕駛艙中鑽了出來，其餘的船員幾乎都知道後果如何，大家起鬨，發出怪聲，也有人說：「金船長，讓他聞聞你的拳頭是什麽味道！」

另一個冒出一句：「生鐵味兒……」

這話還沒說完，金船長已經動上了手，論塊頭，他比碩健的徐步雲仍高出兩三寸，論胳膊彎，也比徐步雲的粗得多。尤其不是光憑蠻力的鄉熊打法。

徐步雲在「騰騰」的拳腿銳風中閃避着，四周的船員噪成一片。有人說：「原來是個二五眼的傢伙，馬老大怎麽派這種儒種來——」

但是，幾乎沒有人看清，金船長是怎麽挨了三拳的？又是怎樣被徐步雲舉起來？「卜通」一聲，金船長被丢入海中。

所有的人都鼓噪起來，有人下海去救金船長，怕他淹死，因爲怕他挨了三拳已經昏了過去。也有人一擁而上，不少於七八個。

像新產品創牌及打知名度一樣，他要露幾手，鞏固了自己在馬老大面前的地位，才好辦他自己的事兒，要這樣，祇得找墊底的可憐虫。

馬老大這次派他來，也有攷驗他那兩下子是否眞正管用的意思。這七八個更不管用，只是亂打，倚仗一個個狗熊、野豬似的身胚，以爲就算是壓也把他壓扁了。

「卜通，卜通！」一連下海三個，碼頭上還有些漁行伙計，不服這口氣，還拿着撓魚的鈎子上了船，這麽一來，至少也有十七八個。

這船頭甲板上地方小，還堆了些纜繩，在這兒動手本來就不方便，尤其是十七對一。但是，這兒對徐步雲不方便，對別人也是一樣，爲了誘敵深入，故意挨兩下，揮拳撩腿之下，又是兩個被砸落海中。

大概不到五六分鐘，十七個人已下海九個，其餘的在窮嚷嚷，繞着他找機會不敢貿然往上貼，而靠邊站，又有下海的危險。

下海的人已變成十六個，只有三個人正準備必要時主動下海，免得挨了揍再下海，吃了苦頭還丢人，忽然有人走上潮板，說：「都給我住手！」

那三個人求之不得，立刻住手，徐步雲回頭望去，此人穿了一身灰軍裝，腰上掛了一支匣子鎗，那紅穗子悠悠盪盪挺氣派地上了船。

上下打量徐步雲一陣，說：「你是什麽人？」

徐步雲說：「你又是什麽人？」

此人面色一變，「嘎」地道：「X你姐！你有什麽資格問我是什麽人？」

「你再嘴裏不乾淨罵罵看！」

「操你姐，外帶你格老妹子……」

「叭」地一拳，把此人擊退了五大步，要不是有人拉住他，八成也要下海。

「你……你敢打我？反了……反了！」這人抹着口角的血漬，就要打開匣子鎗的木殼，說：「我是聯合糾察隊的人，在執行勤務中有人搶鎗，可以就地格殺！」

這頂大帽子扣得十分歹毒，一邊看熱鬧的人明知他胡說八道，但大多是漁船上的人，都恨徐步雲，反覺得這人能爲他們出口氣也好。那知徐步雲走近，一把揪住了他的胸衣，低聲說：「你如果敢拔鎗，我就叫你停止呼吸！」

「你……你不是馬老大的人嗎？就是馬老大他也不敢這麽跋扈！」

徐步雲一字一字地說：「你們的糾察隊歸督察處管對不對？」

「對，對呀！」

「你不妨回去叫你們的隊長去問問黃督察長，他是不是張督軍的磕頭弟兄直隷督軍褚玉璞的人？」

這小子吶吶說：「黃督察長就是褚督軍的人又怎樣？」

「我們的老大，他就是黃督察長的姨夫……」

這小子洩了氣，看來軟的硬的都找不回這個面子，只好拿那些漁夫出氣，他甜着臉低聲說：「朋友，算吳某出門沒把眼珠子帶來，在下認栽，請給在下留點面子如何？」

徐步雲鬆了手，姓吳的臉紅脖子粗地向船員們說：「說起來也都不是外人，青天白日之下，怎麽可以糾衆毆打一個人……？」他走向潮板，驅散了看熱鬧的人，這時自有人出來圓場，那就是漁船的東家，自三月前起追繳，每船繳十五塊，這家船行共七條漁船，共繳了壹百零五塊，並聲言每月照繳不誤。

其他漁船一看，打個半天還是要繳，都自動前來繳費，大約掌燈時分，他帶着三百二十多塊大洋回到馬老大的發號司令之處所。

一進門發現氣氛不對，所有的人都在注視他，而馬老大站在桌邊，桌上放了幾道大菜和一瓶洋酒，接着，馬老大鼓掌，衆人跟着拍手，掌聲像爆炸開來。

「小徐，俺說過，你這小子絕不會含糊，怎麽樣？俺猜着了吧？他奶奶！眞有你的！」「啪」地一聲，大手在小徐的肩上砸了一巴掌，說：「俺要是沒有把握，敢把菜先叫好在這兒等你嗎？雖然，俺斗大的字不識一担，三國上『温酒斬華雄』的故事俺可聽說過唎！」

「蓬」地一聲，把一袋大洋往桌上一放，小徐說：「老大，我還沒回來，你就知道碼頭上的情況了？」

「當然啦！俺派你到碼頭上去，會不再派幾個在暗中保護支援嗎？沒想到，你小子一個人，文武場都一手包辦啦！他們就先派了個人回來報告。來來來，坐下，他奶奶個熊！今天要好好喝上幾杯……」

馬老大手下大約有五七十人之衆，在家的有十七八個，而和老大一起吃喝的，却只有小徐、智囊郭基和另外一個三十左右的人。此人也是一個打手，手底眞也不含糊。

四個人喝到十點多，變成了兩個人了。馬老大的屋子裏有個老式掛在壁上的電話，在撥出前要先搖幾下，再請電話局接通須要的電話號碼。

雖然這種電話極不方便，一般機關和大的商號中才有。這時候內間電話鈴響了起來，馬老大說：「小徐，你別走，咱們還要繼續喝……」

「好吧！我在這兒陪老大……」

馬老大進入內間把門帶上，徐步雲去了厠所，這厠所就在老大的屋子後面不遠處。馬老大儘量壓低聲音說：「羅時雨，你說大聲點，奶奶的！俺聽不清楚……什麽？噢……噢……那條大魚……當然聽說過……這幾天報上不是天天都有登嗎……噢……噢！怎麽個算法？找到人……噢？一斤肉一兩黃金……一個大活人一百二三十斤……就是一百二三十兩黃金對不對？羅時雨……你他奶奶的信用……好好，就這麽辦……明天也許能找到那個『招財童子』……哈哈……到時候俺會通知你……一手黃金……一手貨……」

在馬老大打完電話之前，小徐回到座位上，伏在桌上，馬老大說：「小徐，怎麽哩？」

「老大，我怎麽能和你比呢？你是海量……我……我是尿鉢子掛在酒瓶子一起……不是裝酒的傢伙……」

「那就算啦！小徐，除了郭基和韓森，其餘的呀，個頂個，辦啥事都是拖泥帶水，半朝鑾駕地，有了你，俺就不會發愁了！」

「老大，你也別把我估得太高，這樣我反而不大好辦事兒。尤其我剛來——」

「怕什麽？好樣的俺打心裏喜歡，誰敢不服？操！好哩！你去睡覺吧！要不，到四道灣……二馬路……不不，還是到烟台山下去找個娘們樂豁樂豁吧！男人嘛！哪個不喜歡這個？俺像你這年紀，一晚上不倒弄就混身不是勁兒……。至于守夜的工作，你、小郭和韓森都免了！」

「謝謝老大，我在碼頭上折騰了半個下午，眞是慘了！我只想早點睡覺！」

「對對！俗語說：老要張狂少要穩。雖然俺不反對找女人，可也不鼓勵，那是鹹鹽罎，可不是蜂蜜罐唎！哈哈……」

老大走了之後，小徐不久也上了炕，這兒是個兩進的四合院，大致來說，大約三四個人佔一舖大炕，但郭基、韓森和小徐，却是每人佔了一舖炕，也就是一人佔了一間。

躺在炕上，睡意頗濃，只要心情一放鬆，自信不須一兩分鐘就能夢見周公，可是馬老大那一次電話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尤其是馬老大在電話中提到羅時雨這個人，他知道此人的眞正身份，相信羅時雨未必知道他的身份，兩人在電話中談到一個「招財童子」，似乎羅時雨要求馬老大協助，找到時有一斤算一斤，一斤肉一兩黃金。

要找的人稱之爲「招財童子」並不爲過。這是什麽人呢？似乎年紀還不大，就在這時院外傳來了交談聲，甲說：「現在才回來，再遲七八分鐘就誤了你値更的時間了！」

乙說：「誤不了的！今天晚上的活兒要緊，所以只是到小舞台找小銀鳳拉舖，就急忙趕回來啦！」

「你是說那個唱青衣的小銀鳳吧？你怎麽找那個爛桃？」小舞台是個極小的戲園子，不收門票，角色唱罷就下台逐個要錢。

「嘿！我找的是爛桃，你他媽的去光顧半掩門，連痳子你都當了寶！嘖嘖……你是高級嫖客？」

「不過有幾顆淺白痳子罷了，你知道什麽，她的『雙刀』玩得眞是風雨不透，你坐過死轎沒有？就是那個騰雲駕霧似的滋味。」

「好啦！好啦！」甲說：「快去接班吧！要是跑了人，你這顆鳥頭，恐怕要在脖子上打滴溜啦！」

「那怎麽會？値更的又不是曹長鳴一個人……」這時候曹長鳴似已匆匆外出，要去接班，徐步雲心中一動，聽口氣曹長鳴接班的地方不在這個宅子中，大概不會太遠，莫非，那個被禁的人正是……

不錯，被軟禁的人正是大財主麥世昌的嫡孫麥繼武。他匆匆逃出那客棧的後門，就被馬老大的人弄上了馬車。

最初馬老大的人想找牟掌櫃的談生意，郭基反對，認爲在事情尙未明朗之前，不要行動，反正這個小子在手心中總是有用的。

馬老大以爲有理。第一，不知那人是否麥繼武所殺，其次，血案發生了好幾天，牟掌櫃的一直不出頭，似對麥少爺十分冷淡，當然，牟掌櫃的不是那種人。

這件事馬老大未告訴他，他以爲也不該輕估了馬老大，他雖然爲馬老大立了三件大功，畢竟投靠他還不到一個月，假如他是馬老大，也會如此的。

馬老大像張飛，是粗中有細的人物。押人的地方是個已經倒閉的醬園子，

除了一個前櫃帳房，後院中到處都是醬缸和瓶瓶罐罐，在後面有三間小院，麥繼武就被押在這兒。

人影倏閃，靈捷地翻越院牆，蹲在大缸之後，小院門前有個人倚在牆上抽烟，看來就是那個曹長鳴。

原來裏面還有兩個在明間中，左暗間的門鎖着，右暗間敞着，也就是看守的人的休息之處，麥繼武當然就在左邊暗間之中。

裏面兩個剝着花生，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着，由于屋後就是院牆擋住了風，屋內燠熱，所以後窗支了起來。屋中早點有一盞馬燈，光綫不大明亮。

右邊那個低聲說：「老張，能不能借三塊大洋應應急？」

左邊的這個年紀大些，看來較爲世故點，說：「怎麽？發錢不到一個禮拜，又花光啦？」

「老張，你……你不知道，我……我是治病要用錢的……」

「病？像個牛似的，啥病？」

「不怕你見笑，下面不大對勁……」

「魚口，或者淋病？小心點噢！要是得了楊梅、大瘡，你可就慘啦！趕緊地去打『六〇六』或者『九一四』呀！」

「就是這句話！錢呢？老張你帮帮忙，下次發錢就還你。」

「一個月七塊大洋，你有多餘的錢還債？」

「這你就別管，反正我有辦法，你是知道，雖然一個月只領七塊大洋，我哪個月不開銷二三十塊？」

「我倒忘了！你他奶奶的『潘驢鄧小閑』佔了其中一樣，有五七家半掩門倒貼你，對不對？」

右邊那個曖昧地笑笑，說：「老張，咱們交情不同，我可沒有告訴別人。」

「有錢的時候，你認識我老張嗎？借也可以，借一塊還兩塊，一個月以內還錢，不能拖欠！」

「這……這是什麽利息？當舖也沒有這麽狠哪！」

「愛借不借，又不是我自動找你放高利的……」

「好，好吧！索性你借我五塊，一月之內我還你十塊，人格担保。」

「人格？」老張哂然地自腰上帆布板帶中掏出三塊大洋，在手中顚了一下，然後低喚着：「老曹……老曹……你是曹長鳴嗎？」

「啥事？」曹長鳴叨着烟捲兒探進頭來。

老張說：「進來一下，給我們作一個保證人。」

曹長鳴走了進來，說：「作保可沒有白作的，保證人要拿點手續費，三塊大洋，我抽五毛的手續費。」

「你們都是吃人不吐骨的貨色，好吧！就會我會給你五毛就是了……」一人交錢，一人接錢，保證人看着眼紅，想伸手搶一塊錢。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啪」地一聲，一盞馬燈被一條黑暗踢出，在牆上濺開，由于門後有灶，灶側放了些麥稭之類生火之物，立即冒出火光。而在此同時，三人的頭本來十分接近，乍驚之下被人抓住兩人往中間一人頭上一砸，當然，死不了是要昏迷一會的。這人的心眼還不壞，先把三人弄到院中，然後自左邊暗間的門下伸進手一托就摘下一扇門，只是門是在外鎖着的，兩扇門還連在一起。

麥繼武吃驚地望着徐步雲，他相信這人不是負責警戒的，說：「先生你是……」

「我是來救你的，你就是麥小弟對不對？」

「是的，先生你貴姓？」

「時間不多，先出去再說……」火巳自外間蔓延開來，兩人到了街上，徐步雲說：「你有沒有地方可去？」

麥繼武攤攤手說：「沒……沒有。」

「好，你到這個地址去……」他寫了李天爵父女的地址，說：「李氏父女是我的朋友，住在那兒很可靠。」

兩人匆匆分手，很快地，徐步雲又躺在床上了。

×　×　×

早餐桌上，馬老大的牛眼中滿佈血絲，郭基說：「老大，這件事有點怪，要是羅時雨刦去了小麥，似也不必再放上一把火呀！」

「你他奶奶的只會放馬後炮！本來俺有意思出手，讓給姓羅的，他奶奶個熊！你又亂出餿主意，說是情況還沒穩定下來，看看再說，又說還沒確定殺人者是不是小麥和他的女人，這可好，煮熟的鴨子又飛啦！要是眞是羅時雨弄去的！他會笑掉大牙！」

郭基在小徐未來以前，也是吃香喝辣的，可從未當着別人面前讓他難堪，他說：「老大，雖然這事還沒有頭緒，我仍敢保證，刦走人質的不會是羅時雨。」

就在這時，內間的電話鈴響了，馬老大進去聽，門並未關好，小徐、郭基和韓森三人在外面都可以聽到馬老大說：「姓羅的，你說什麽？買賣？我看你他奶奶的唱工不怎麽樣做工可不賴……還要裝糊塗？就是你要的一斤肉一兩金子的『招財童子』呀！巳經丢哩！什麽？你……你不知道？操！你是個吃紅肉拉白屎的傢伙……你才放屁！姓羅的，你給俺把耳朶豎起來聽着，不把小麥交出來，俺就和你沒有完……好！赤脚不怕穿鞋的……咱們走着瞧吧……」

「砰」地一聲，把話筒掛在銅叉上，衝到外間，還嚷嚷着：「他說他要是知道這檔子事兒就是婊子養的，操！要和俺碰？他還差得遠唎！」

徐步雲這才開了腔，說：「老大，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揮揮手，馬老大氣急敗壞地說：「俺以爲你剛來……又不大接頭，加上昨天你到碼頭上去收規費，也把你給累熊了！所以俺沒告訴你，要是告訴你不就好了？」

郭基說道：「『招財童子』就是麥繼武，本在咱們手中，昨天晚上却被人架去了……」

「什麽？人質在這兒，有人敢架走？」徐步雲臉紅脖子粗站了起來。

馬老大說：「小徐，不是在這兒，就是昨夜失火那地方，你們說，三個窩囊廢還有什麽用？俺的脾氣要是像過去一樣，早就把他們斃了！」

徐步雲說：「老大，守護的人怎麽說的？」

「他們都說是一個高手，快得像閃電一樣自後窗飛射入，踢飛了燈的同時，把他們三個人的頭砸在一起。」郭基攤攤手，說：「要是羅時雨，似乎沒有留他們活口的必要吧？」

馬老大說：「小徐，你說呢？」

徐步雲搖搖頭，說：「老大，在烟台市，我是人生地不熟，可是我只想問你一句話，在烟台地面上，能和你馬老大爭一碗飯吃的，除了羅時雨是否還有別人？」

「沒有咧！所以俺就想不出來，除羅時雨還有誰敢？嗯！」

郭基不出聲了，却以爲小徐剛才那句話，明着是沒有表示意見，骨子裏却坐實了刦人者就是羅時雨的罪名。

「老大，」徐步雲說：「這個羅時雨又是什麽來頭？」

「這個……」馬老大此刻由于對郭基不滿，無形中拉近了和徐步雲的距離，說：「俺聽說江蘇督軍李純和他扯上了點關係，當然不是直接的關係……」

徐步雲心頭雪亮，連雲市屬江蘇省，既然羅時雨和蘇督李純不是直接關係，不就明顯指出，是連雲市地面上的龍頭黃賓齋和李純有直接關係嗎？

「小徐……」馬老大說：「俺有一件營生讓你去幹……」這是早餐後兩人在後院中獨處的時刻。

「只要是我能担起來的，老大只管吩咐！」

「羅時雨這個雜碎挺難倒弄！俺可不是怕他，只是有些關係不能不勉強維持，麥繼武一定是在他手中，你想想辦法打聽打聽。」

「老大，這件事我可以試試看。」

「小徐，暫時不要和他們明幹，查明人質在他的手中，他奶奶的！俺要是輕易放過他，就是喝洗脚水長大的！」馬老大說了羅時雨的老巢和姘頭的小公館地址。

徐步雲不急於去查這檔子事，原因是他知道人質不在羅時雨的手中，他來到玉皇頂附近李氏的住處，李氏父女都在家。

「步雲，你吃過飯沒有？」李天爵親切地張羅着。

「大叔，我吃過了……」四下張望着，說：「小麥在不在？」

「小麥？」李天爵愕然說：「誰是小麥？」

徐步雲心頭一沉，說：「大叔，昨天夜裏沒有一個姓麥的年輕人來過？他就是大財主麥世昌的嫡孫，也就是在人和棧涉嫌殺人的那小子。」

「沒有哇！」父女同聲否認，而且顯得有點驚奇，李天爵急急地問：「怎麽？你認識他？」

「不，大叔，這事說來話長……」他以爲李氏父女是絕對的局外人，這些秘密告訴他們是無妨的，于是他說了一切。

李氏父女互視了一眼，李小翠說：「步雲哥，麥先生眞的沒有來，會不會已經落入警方或偵緝隊的手中了？」

「現在還不敢說，不過要是已經落網，報上應該可以多少透露一些消息的。」

李天爵說：「在烟台，他都有些什麽親友？」

搖搖頭，徐步雲心情沉重地說：「除了他祖父的心腹牟掌櫃的那兒，可以說舉目無親，他是連雲市人，由于麥世昌的事業是在烟台發跡的，所以總莊設在烟台，牟掌櫃的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

小麥另有奇遇，今夜來到丹桂東園門附近，雖已深夜，行人仍然熙來攘往，他邊走邊東張西望地，忽然有個人自後面奔來，在他身邊停了一下，又向前奔去。

但是，不久他的衣領被人揪住，且聽這人狠聲說：「娘格細皮！年紀輕輕地，什麽飯不好吃？却幹三隻手？」「啪」地一聲，小麥就被砸了個耳光。

這人的力氣很大，幾乎把他提了起來，且另一手向他的西褲口袋中摸去，立刻就揑着一個錢包，大叫着：「拆那格娘！撈錫箔灰呀！就憑儂？呸！儂那能？走吧！到警署去……」

小麥雖有砸窰子的勇氣，但在涉嫌殺人逃亡期間，却絕對不敢招搖，而且也知道力氣沒有這人大，他央求着：「先生……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眞的，先生，我不是小偷……我眞的不是……」

「儂那能？不知道？拆那格娘細皮！迭格噱頭不新鮮哩！阿拉是什麽人？」

「先生，我只是在走路，不知道爲什麽這錢包會到了我……我的口袋裏。先生……我實在不是那種人……。」小麥幾乎哭了出來。

自來烟台，倒楣事不打一處來，這那是來繼承財產的？簡直是來接收霉氣的。

「儂迭格小癟三！儂把阿拉當作阿土生啦？在上海，這一行的花草比你們還多，什麽『跑清早』『切克子』『下天表』『開桃源』等等。拆那！儂長點見識吧！在上海，這一行叫着『跑細老』，分成三帮，第一帮是『剪綹帮』，專扒錢袋和首飾，帶有刀片，割破衣服而不讓人覺察。第二帮叫『跑行風』，比第一帮的技術高，全憑妙手空空。拆那！第三帮叫『落地扒』，專扒客人的行李，多在車站及碼頭上活動……」

「喂……喂……先生……」一個相當動人，打扮得也十分入時的女郎攔住了兩人，說：「這完全是誤會，你寃枉這位先生了！我親眼看到，一個人跑到這位先生身邊時，把一個錢包放入這位先生的褲袋裏又往前邊跑了！那可能是因爲你內行，窮追不捨，他爲了脫身，不得不利用這位先生，其實這位先生是不是老實人？一看便知。」

這上海人在附近一家澡堂子作領班，是剃頭捏脚的出身的，對于那些扒竊黑幕，雖是道聽途說，却也大致不錯。不過這種人大多欺軟怕硬，正說得口沫亂飛，圍觀的人似乎很折服他這個老門檻，有人掃他的興頭，不由死魚眼一瞪說：「出鋒頭呀！拆那！要儂管阿拉的閑事？」

女郎說：「各位評評理，扒手根本不是這一位，這一位是寃枉的，而且錢包既然已經找回來了！又何必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殼子寡老！儂打什麽訕頭？拆那格——」「娘」字未出，已被女郎伸手一撥，出脚一絆，「叭達」一聲摔在地上。

這上海人齜牙咧嘴地嚷嚷着：「儂哪能？拆那？屈死！看冷舖呀？快……快追！他們八成是一伙的……」

女郎拉着麥繼武迅速離開了現場。

在「新世界」附近，女郎和麥繼武停了下來，麥繼武說：「小姐，眞謝謝妳！要不是妳，我眞會被人當作小偷的。」

「別客氣！看來你也不是本市的人，大家都是逃荒的人，日子不好過，彼此要多多關照才對。」

「那小偷眞可惡！怎麽可以來這一手呢？」

「不要這麽說，哪一行都有他們的苦衷，他可能是一時情急，到手的錢不甘丢在地上，那表示還想回來取走，沒想到那上海人是個內行……」

「聽小姐的口氣，似乎……」

女郎笑笑，回頭一指另一個精瘦而帶點猴相的三十左右漢子，說：「就是他……」立即向那漢子招招手。

漢子走近，女郎說：「老孫，向這位先生道歉吧！人家差點被你害慘了！」

姓孫的點點頭，說：「老弟，對不起！剛才雖然算是失手了，可是還沒有空手而回。」伸出左手，無名指上套了一枚約七八錢重的金戒指。

「另外，」姓孫的得意地自袋內掏出了三個皮篋子，和一個懷錶，錶上的洋金鍊子足有三兩多重。

女郎聳聳肩說：「是不是在這位先生被那上海人揪住，四周的人圍觀時你連續得手的？」

姓孫的得意地笑笑：「那是最好的下手機會，而且這個最大的金戒指，就是那個上海人的。」

麥繼武目瞪口呆地說：「戴在手上……被你偷來的？」

「當然！這東西哪有放在口袋的？」

麥繼武吶吶說：「衆目睽睽之下，你是怎麽……」

「這很簡單……」姓孫的取出一個像極小型噴油壺的東西，說：「這裏面裝的是肥皂水，往戒指處噴些，輕輕一擄就下來了……。」

姓孫的在得意地笑着，女郎沒出聲，麥繼武忽有所悟：「莫非……莫非小姐和這位是一伙的？」

女郎點點頭，說：「是的，不怕你見笑，在這社會上，你找事作，或者老老實實地去求慈善機關救濟，一點用也沒有。『慈善』二字，是爲慈善者打知名度的。山東省數十縣發生了旱災，是百年中最大的一次，又遭蝗虫災害，和我們一起逃荒的人當中，有七八個人是老病的，還有十幾個不滿一歲的孩子，他們不但要吃要喝，還要看大夫抓藥吃，先生，你說這怎麽辦？」

「是啊！既然遇上了！妳說怎麽辦？」

一個二十八九歲的人負手走到這陰暗的角落處，手一伸，十分乾脆地說：「姓孫的，拿來！」

「什……什麽呀？」老孫在裝糊塗，他猜到了此人的身份。

「你少他媽的裝熊！三個皮篋子，一塊懷錶，加上一個七八錢重的金戒子，至少也有百十塊大洋的進帳，二一添作五，多了我也不要！」

「你？」姓孫的上下一打量，說：「憑什麽？」

這人篤定地笑笑，說：「就憑這一堆，一百來斤！」

「去你媽的！也沒尿泡尿照一照——」姓孫的閃避和應變不謂不快，可是會打與不會打的人的差距，也只差那麽一瞬，姓孫的被摔倒在地上。

這一下子摔得當然不輕，可是老孫不服，前此，還沒有人能在一個照面上就把他擺平的，他爬起來拍着身上的泥塵說：「我操！抽冷子下手，這算什麽……」這次他先出手，這人一閃一扭，又到了他的身後側，脚一勾，臂一別他的右肩，老孫整個身子在此人的上臂與肩頭之間了轉個花，「蓬」然着地。

老孫在地上痙攣着，女郎駭然，退了三四步。遇上這種黑吃黑的能手，唯一的辦法就是自認倒楣，走爲上策。

「怎麽樣？」這小子洒脫地拍拍手，向老孫走去，說：「還是那句話，二一添作五，多一個蹦板兒也不要！」

老孫好歹坐了起來，掏出三個皮篋、懷錶以及那枚大金戒子，都放在地上，說：「都在這兒，點一點吧！」

這人說：「你來點，我信任你。」

一點之下，大洋票子只有三十來塊，但戒子約值十來塊，懷錶折算二十多塊，計六十塊大洋，這人說：「我只拿三十塊的票子，多餘的算是你們的辛苦錢……」

蹲下去取票子，突然身後有人冷冷地說：「慢着！恐怕要三一三剩一了吧……」

這人縮手橫移兩步，轉過身來，發現一個碩健的漢子背部瞧看他，雙手交叉在雙臂上，這作風似乎沒有把任何一個人放在心上。

「怎麽？羊欄裏鑽出一頭驢來哩！老兄，光棍不擋路，有沒有顛顛自己的斤兩？成呀？」

「還湊合！」

「老兄，別打哈哈！拳頭可不認人的！」

「試試看吧！老兄，手打鼻子眼前過，你如果能把那三十塊大洋票子取到手，那些錢就是你的了！」

這口氣眞叫人氣短，要一個自負的人聽別人的，那眞是太難了！所以機會教育最具效驗。自痛苦中得來的經驗才能牢記不忘。

這小子身子一幌，老孫和女郎都以爲此人要去取錢，因爲錢和這個神秘客的距離幾乎相當，可能錢還稍近些。

可是這人却撲向這陌生人，而陌生人似乎預知他會撲向他而不先去取錢，因爲這道理很簡單，不顛出此人的斤兩，錢也取不到手，即使取到手也沒有用。

這人好像背後生了眼睛，就那麽身子一弓，而半側，雙手一前一後那麽一撩，「蓬」的一聲，這人被陌生人擲出三五步之外。

這下子可能比老孫摔得還要重。

「你……你是用我一衝之力的巧勁……算不了什麽……」這人爬起來，注視着對方緩緩挪移着脚步，閃電似的撲擊，正是陌生人隨他緩緩扭動身子，更移脚步之

時。

「叭叭叭」接實三肘，此起彼落，如怒魂吼嗥，兀鷹閃掠，「蓬」地一聲，人影再次分開，陌生人卓立如故，那人連退了六七步坐在地上。

老孫不會放過這種機會，說：「嘿！原來只能欺負我這種貨色，也他娘的四六不成材呀！」

那漢子坐在地上，雙手拄在身後地上凝視着陌生人，這才似曾相識地說：「這位老兄可曾在連雲市躭過？」

徐步雲說：「沒有。」

此人站了起來，走近徐步雲低聲說了幾句話，徐步雲微微一楞，說：「你怎麽幹這個？」

那人苦笑說：「還不是閑着沒事找幾個零用錢？」

徐步雲說：「躭會再談。」回身對麥繼武說：「你為什麽沒有到玉皇頂附近的友人住處去？」

麥繼武說：「昨天晚上那附近有些軍警，不知道是幹什麽的？我怕是找我的，所以就離開了那一帶……」

女郎說：「這位八成就是報上近來常常提到的麥先生吧？其實我早就猜出來了！因為報上刊登過你的照片。」

麥繼武一窒，不敢承認，女郎說：「麥先生，我們幹的雖是不光明的行業，可是我們的宗旨却也是為了救人，有二三十位逃荒來此的難民，老的老，少的少，還有七八個人有病，每天要找大夫抓藥吃，所以每天沒有三五塊，六七塊大洋是過不去的。」

徐步雲說：「果眞如此，確是無可厚非，不過，在烟台這種地方幹這行，多少也要有點靠山才行。」

女郎說：「我叫郝嘉芬。」又指指老孫說：「他叫孫旭，由於長得像猴子，大家都稱呼他孫猴子，我們有三四個，每天出來幹這個，本來每次至少有三個人，可以彼此掩護，今天只兩個人……」

孫猴子連連向麥繼武道歉，說道：「兩位如果不信，可以到我們的蝸居處看一看……。」

在西園子外，有一個人家已棄置的小庫房中，住了三十來個難民，果然是老的老，少的少，具有勞動力的極少，且多有病，幾個重病的老人躺在一舖大炕上。

這當然只是難民中的一少部份而已，已可見災情嚴重，哀鴻遍野。老孫激動地說：「兩位，你們說，要是眞有天老爺的話，祂管的是什麽事？有權勢的人作威作福，據說許道尹招待長江巡閱使王占元的跛足兒子『王三公子』，曾在『大洞天』宴客三十來桌，不久前這位『王三公子』用譚富英全部文場班底票了一齣『四郎探母』，包括左手操弦的名琴師『趙喇嘛』及租戲院等開銷，一夕之間化了一萬塊大洋。那位『王三公子』昨天才離開烟台，回北平去了！」

眾人不由唏噓，徐步雲說：「你們不要再幹這行了！一切開銷由我來負担。」

郝嘉芬說：「徐先生，素昧平生，這怎麽可以？」

自嘲地一笑，徐步雲說：「你們能幹這一行，我又算什麽？來得容易，去得也快！這樣花掉我的錢，內心也好過些……。」最後留下兩張大洋票子，計一百三十多塊，並說過幾天還要來看他們。

而麥繼武在深受感激之下，也願留在這些難民之中，他說：「我目前不也是一個難民嗎？」

孫猴子指指郝嘉芬，說：「嘉芬在家鄉是當小學教員的，現在幹這個，有人也許以為可笑，我們却覺得可悲……」

兩人出了這難民窩，叫了一輛馬車，徐步雲說：「你老兄貴姓？」

「徐爺，你快別裝啦！我是連雲市地面上大龍頭黃寶齋派到烟台的羅時雨手下的人。我還記得在黃大小姐的別墅中見過您。」

徐步雲不出聲，那人說：「我叫于得寶，雖是黃爺派來跟羅時雨作事的，却也算是小姐的人。」

徐步雲說：「于兄可知道羅時雨在烟台的使命是什麽？」

于得寶低聲說：「徐爺，雖然上面不會告訴我這些，我猜想是要把馬志騰弄垮，使黃爺的勢力伸展到烟台來。」

「還有呢？比喻說，近來是否還有新的使命交付羅時雨？」

于得寶搖搖頭，徐步雲說：「有沒有關於找尋麥繼武的命令？」

「有，有。」于得寶說：「本來羅爺和馬志騰說好的，只要把小麥交給羅時雨，一斤肉一兩黃金，有一斤算一斤。可是馬志騰說是人質不見了，且懷疑是被羅爺刲去的，雙方火併，一觸即發。據說黃爺又派了一位得力高手前來指揮。」

「誰？」

「我只是偷聽羅爺在電話中提到『二把刀』這個人物。」于得寶茫然地說道：「我只知道『二把刀』這句俚語是指一個人手底下有限，或眼高手低，才叫『二把刀』，派來的高手怎麽會叫『二把刀』的呢？」

徐步雲當然不以為如此。也知道這個「二把刀」另有解釋。據說此人有兩柄飛刀，沒有虛發的紀錄。只是他也沒有見過此人，也不知此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紀？

「于兄，羅時雨被馬老大寃枉了，疑他刲去了小麥，羅時雨有什麽打算？」

「羅時雨却以為是馬老大又把小麥賣給了出高價的人，可能是懷疑牟掌櫃的那邊……」

于得寶說：「徐兄，你八成是老爺子的人，或者小姐的人，您在哪裏恭喜？」

「馬志騰手下！」

于得寶一楞，又似懂非懂地說：「哦……哦，是了！徐兄身負重任，當然要在馬老大身邊臥底囉？」

徐步雲不置可否，說：「老于，你雖在羅時雨手下，却要經常和我連絡，聽我指揮。」

于得寶說：「徐兄，可有老爺子和小姐的手諭？」

徐步雲說：「為了怕走漏消息，只能口授。」

于得寶說：「就這麽辦，徐兄要去哪裏？」

「去街裏（中心區）！你呢？」

「小弟就在這兒下車辦點私事。」于

得寶下了車，徐步雲不久就叫車子轉了彎，而且回頭狂馳，又回到原處附近找麥繼武。但到那小庫房一問，孫猴子說：「剛出去，是那個姓于的把他約出去的。」

好快！徐步雲不能不這麽想，立刻追出。可是他沒有找到于得寶和麥繼武二人。只好辭出，却在附近等麥繼武，大約半小時後小麥回來了。

「麥先生。」徐步雲叫住了他。

「徐先生，你們兩位不約而同地都回來了……」

「麥先生，于得寶找你幹什麽？」

「徐先生，他說這件事情還是守密的好。」

「是不是于得寶不許你把你剛對他說的話告訴我？」

麥繼武不出聲，徐步雲說道：「我不妨告訴你，我在馬老大身邊，不過是以他來掩護我的身份，實際上我不是馬老大的人。」

「可是于得寶說，徐先生可能是圖謀麥家財產的人的部下。」

徐步雲笑笑，可是有些事他不便說，說：「麥先生，請信任我，我是你的友人而非敵人，但于得寶却不是。只是有些事目前我不便說得太早，這對你太危險。」

「對我？是不是麥家的遺產有人在覬覦？」

「是的，馬老大、羅時雨以及比他們更有惡勢力的人。要不，馬老大為什麽要綁架你？而于得寶就是羅時雨的部下。」

「可是于得寶說，徐先生救我，等於是黃鼠狼看鷄——越看越稀。」

徐步雲又笑笑，說：「麥先生，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請說。」

「令尊失踪了是不是？」

「不錯。」

「是在什麽地方失踪的？」

「連雲市。」

「好了！依我估計，令尊失踪，本是在某黑社會頭子的掌握之中，因為掌握了他，也等於掌握了麥家的遺產。」

「這……這可能嗎？」

「當然！因為我說的不僅是猜測，還有些耳聞及所見。」

「這麽說家父如今還在那黑社會頭子手中了？」

「在不在他的手中不知道，但我却相信，令尊已經去世了……」

「去世了？為什麽？」

「如果令尊沒去世，必被威脅押來繼承令祖的遺產，而且會派人到烟台來動你的念頭，所以我還在懷疑，令尊臨終一定留下了遺囑，他必定設法交給你，麥先生，請信任我，有沒有從連雲市的人到烟台來，秘密地交你什麽東西？」

「這……」麥繼武似乎仍不敢信任徐步雲。

徐步雲說：「麥先生，人與人之間交往之初，總要有一方面要冒點險信任對方，你說是不是？」

麥繼武說：「徐先生，您不表明身份，又怎能使我信任您呢？」

徐步雲說：「麥先生，我相信于得寶自你身上剛獲得了一項秘密，而他絕對沒有對你說實話。」

「徐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說他自己的身份是假的。」

麥繼武說：「他說他是來保護我的，別人都另有居心。」

徐步雲說：「他如果是來保護你的，他就不可能在街上黑吃黑幹那一手。」

麥繼武一想也對，可是徐步雲不也是地方上大流氓的部下嗎？到底該相信哪一個呢？

然而，至少徐步雲所表現的，以及他的外形，都具有較大的說服力，麥繼武有點活動了，吶吶說：「徐先生，我眞不明白，到底是什麽人想奪麥家家產？」

「我不是說過？馬老大想，羅時雨也想，但眞正想的，也有這種力量的却不是他們，麥先生，如果你不把秘密告訴我，你可能後悔一生。」

「徐先生，我要是說了秘密，我也可能會後悔一生是不是？」

徐步雲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麥先生，說與不說，你馬上決定，我絕不勉強你。如果那秘密你已經對于得寶說了而不告訴我，即使你馬上對我說了，也許已經遲了！」

麥繼武大驚地說：「徐先生，有這麽嚴重？」

徐步雲哂然說：「如果你不在乎麥家的偌大遺產，繼不繼承無所謂，甚至落在流氓手中你也不在乎，哪還談得上嚴不嚴重？」

麥繼武吶吶說：「徐先生，我和同學兼女友住在人和棧，當律師和牟掌櫃的告訴我，由於家父只是失踪，並未死亡，第一順位的繼承人是他時，我們十分失望，立刻回客棧，收拾行囊準備離去，這時候來了一個陌生的中年人……」

「哪裏來的？」

「他只交給我一枚大洋金戒指，且說：時間不多，我只能告訴你我姓劉，來自連雲……就說到這兒，身子大大一震，仆在地上，背上一柄匕首只露出刀柄。」

「沒看到兇手是什麽樣子？」

「沒有，只聽房門微響開了一縫。」

「那個洋金戒指呢？」

「在女友田莉手中。」

「田莉？」徐步雲一楞：「田地的『田』，茉莉的『莉』，山東福山縣人？」

「對對，徐先生，你也認識田莉？」

徐步雲不答反問：「田莉呢？她在什麽地方？」

頹然一嘆，麥繼武說：「當時乍見出了人命，我們都嚇壞了！怕沾上嫌疑，我先叫田莉自後門溜出去，待我出了後門，尚未看到田莉却被馬老大的人架走了！」

徐步雲原地打了幾轉，說：「田莉有沒有親友在烟台市？」

「沒有。」

「她會不會去找牟掌櫃的？」

「我都不找，我不信她會去找。」

徐步雲說：「如果于得寶也不知田莉在何處？這件事還不太糟，但他必然會馬上全力去找田莉，你有沒有仔細看那個戒指？」

「沒有，當時急於逃走，倉促中掖在

田莉的小皮包的外面小袋中。」

「麥先生……」徐步雲苦笑着搖頭，說：「很有可能，令尊的遺囑就雕刻在大戒指的內部。」

麥繼武一震，說：「會是這樣的？」

徐步雲說：「不過我猜想，要繼承令祖的遺產，就像要開一個保險櫃必須開數道鎖一樣，光是有了那遺囑還不成，必須還要有你，然而，如果有人行刺你……」

「刺我？」

「你死了！你爹也死了！就會有人動牟掌櫃的念頭。所以你不能死！」

麥繼武駭然說：「徐先生，我該怎麼辦？」

「至少你在這兒，于得寶已知地址，而且此處人多嘴雜。麥先生，我去找個民房安頓你，希望你不要亂跑，無事少出門，即使遇上熟人也不要說出你的住址。」

麥繼武說：「徐先生，我聽你的。」

奇怪的尋人啓事

馬老大又在和小徐喝酒，說：「小徐，看樣子，殺人的不一定是羅時雨咧！他奶奶的！一點頭緒也沒有。」

徐步雲說：「老大，別儘找麥繼武一個人哪！不是還有個女的叫田莉嗎？」

「是……是啊！」

「找到了田莉不也可能找到麥繼武了嗎？」

「你……你說這些鳥人還有什麼用處？俺沒想到這碼子事兒，他們就沒有一個人想到。對！咱們分頭去找，找到田莉也成。可是田莉在什麼地方呀，烟台市這麼大，叫俺到哪裏去找呢？」

「天下無難事，老大，在烟台市找個人的確不容易，但也不太難，主要是找的方法和方向。」

「還有，那個叫田莉的小妞是個什麼鳥樣子呢？」

「這個不須老大操心！我想辦法找到了她一張照片……」他取出一張四寸的全身照，說：「老大，到照像館去多冲印幾張，發給所有的部下就成了。」

「他奶奶的！俺可眞是服了你哩！韓森！馬上把這張照片送去冲印六十張，順便叫『小洞天』菜館送四個拿手好菜來，俺要和小徐好好喝上幾盅……」

「郭兄，一道喝幾杯嘛！」徐步雲不願鋒芒太露，對郭基的妬嫉，他自然十分瞭解。他希望郭基成爲他的朋友或一枚棋子，却不希望變成他的敵人。

「不啦！徐兄，我有個忌諱，心情不好不喝酒，何況還要去辦事。」

馬老大說：「來吧！來喝幾盅吧！別他奶奶的牽着不走打倒退，扭扭揑揑地像個大姑娘小媳婦似的……」

晚上，徐步雲又來看李氏父女，而李天爵却不在家。

「是步雲哥吧？坐一會，我一會就好……」小翠在洗澡，發出撩水的聲音。

「妳慢慢洗，反正我也沒啥急事。」

「步雲哥，你不是要那位麥先生到這兒來住，他沒有來嗎？他到底是去了什麼地方啊？」

「這……聽說暫住在他的一個遠親那兒。」

「噢！不是他還有位女朋友嗎？他們住在一起嗎？」

「我也不大清楚……」

小翠開了浴室的門，臉上紅撲撲地還有水珠，眞像晨曦中初開的蓓蕾。也許是徐步雲多看了她一眼，小翠扭擺着隆臀走過來，坐在他的身邊，說：「步雲哥，我爺經常外出，而且有時一出去就是整天，我一個人在家好寂寞呀！」

「是啊！一個人在家的確無聊……」

「步雲哥，你成了家多好，我有個嫂子作伴就不會寂寞了！」一甩起大辮子，斜拋一個不須譯就明瞭的媚眼。而且那浴後散發出僅有肥皂而沒有其他化粧品干擾的通體幽香。他不由自主而深深地吸口氣，說：「誰肯嫁給我這沒出息的流浪漢？」

「步雲哥，有嘛！只怕你不當意……」輕微地扭擺着青春熱浪的胴體，倚在他的身上。在這瞬間，徐步雲確是有些沉醉了。小翠很不錯了，有這樣一個妻子，平平安安渡過一生，不也是很幸福的嗎？

小翠不美而使人深深體會到那股子女人味和青春火燄，這和外表美好而總是不使人有那種迫切需要一親芳澤感的女人比較起來，相信取後者的人要佔多數。

現在，由於徐步雲並未明顯拒絕，儘管也未作正中下懷的舉措，她已經倒在他的懷中了。

徐步雲不是聖人，自然心跳如搗，可是他多少和一般年輕人不同。首先想到自己的立場，也不能不想自己此來的任務。

但是，就算享受這份溫柔，順理成章地，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他早就看出，小翠對他有意思，那不是過敏。

小翠很會得寸進尺，先是上身側在他的懷中，似乎並不能造成絕對的情況，乾脆，摟住他的脖子，大屁股蛋兒一欠，等於斜坐在他的大腿上了。

兩層薄薄的褲子能擋住兩把火嗎？

幾乎在她稍一體會到他有一點點反應時，胴體就在他的腿上扭擺搓揉不停了。

似乎只要懂得最原始的鑽木取火的原理就成了。

他的大手上加了些力道來摟她的腰，她仍然搓揉扭擺着，且仰着臉，半瞇着淒迷的雙目望着他。

她低叫着：「步雲哥……」那不是叫，那是呻吟，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只要他再進一步表示，甚至不須一字一句，只要那手指一動，或一拉一扯就成了。

但是，他一直沒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他雖然有點迷亂，在最緊急關頭上，他適時賦予理智足够的力量，輕輕地推開她，站起來到窗邊深深吸了兩口氣，說：「小翠，我很感激妳，我知道，妳是爲了我而寧願先給我，可是，在沒有徵得大叔的意見之前，我不能太隨便……」

這理由很好。也不會被人視爲太迂。至於小翠呢？臉上的紅暈未褪，却略帶羞澀地說：「步雲哥，你知道就好了……」

「我當然知道，小翠，恐怕我配不上妳，幹了這一行，我常常會感覺自卑。」

「步雲哥，怕是我配不上你吧？」

「那麼怎會呢？小翠，大叔整天忙什麼呀？」

「爹說，不能總讓人家養着，自己也要作點小生意是不是？」

「大叔這人眞是！你們兩個人一個月能用幾塊錢？看來大叔是見外了！」

「不會的，步雲哥。你說那位麥先生住在一位遠親處，那位遠親在哪裏呀？」

「我還要打聽一下才能知道。」

「步雲哥，找到麥先生或田小姐，就把他們帶到這兒來吧！旣隱蔽又方便，再說也可以作個伴兒……。」

「好好！找到了他們一定會勸他們到這兒來住。」小翠已經有一個月未出海了！整天不出門，也未見肌膚更細嫩些，而以前經常出海作業，風吹日晒，却也不比現在黑些，眞怪……

離開小翠，徐步雲想起好久沒有到堂子去泡泡澡了，其實，他去澡堂子，躺在床上讓伙計們爲他搥背、揑脚、修脚及搥腿等等服務，享受還在其次，主要是可以思攷一些事。

只是他很少洗大池子，多是「盆浴」，也就是單間，這是爲了隱秘，在地方上混，總會得罪人的。

「先生，要不要揑脚和搓背什麼的？」有人在門外敲敲門問着。

「等我泡一會再說。」

樓上有十來個「盆池」，但時近午夜，似乎只有他一個人了。就在伙計走了不久，突然人影一閃，身後有一隻手搭在他的左肩上。

徐步雲長了這麼大，沒有栽過這麼大的筋斗，第一是此人的動作太快，其次，他的大意也是原因之一。因爲他是背向門口的，門雖在內鎖上，每一間的間壁及門上的壁是不到頂的。只是由牆頂到天花板只有一尺的孔隙。

「是朋友還是……」

「現在還是朋友。」背後那人壓低嗓音，說：「老兄，如果從現在開始，不改變你的作法，馬上照你來此之前，上面交待你的方式去進行，下次再見面，就沒有這麼輕鬆了……」

心頭一沉，原來是那主兒派人來警告他的，足見他在此的一切，包括明的及暗的，而主子全都知道。脊樑上不由升起一股涼意，說：「上面以爲我的工作不利，敷衍塞責？」

「嘿嘿……又何只工作不力，敷衍塞責？上面雖不知道你是否已有叛意，却摸不透你在玩什麼花樣，似在一個勁地磨洋工。」

「老兄以爲這檔子事兒很順手，一弄就成了？」

「哼！至少也要幹什麼像什麼，賣什麼呼什麼對，對？」

聳聳肩，徐步雲說：「好吧！請回報上面，我這就緊三火四地進行就是啦！」

「老兄，可別和你自己過不去，在下只要手上一加勁，抓斷你頸上的大血管，你可就完了蛋哩！」

「放心！老兄……可以告知你老兄的是……」

「免……」餘音嬝嬝，人影一閃，這單間內只有小徐一個人了。徐步雲仍泡在浴盆中，咀角上噙着一抹冷峭、神秘的哂意。

這個人够資格來此，作爲警告或監視他的人。

× × ×

星期天謝玲和田莉起得較晚，昨天晚上她們說好的，今天要親到菜場去買點菜，自己動手包餃子，去得太晚了肉就不新鮮了。

謝玲先起身，拿了一份報紙進來，把早點放在外間桌上，打開報紙。其實她沒有看報的習慣，是田莉來了以後才訂了一份報。

「謝玲，把報紙給我好不好？」

「好啊……嗯！有人登報找妳呀！田莉。」

「找我？是不是麥繼武？」

「對對！正是麥先生其名，妳看，這篇尋人啓事很大呀！」謝玲拿着報紙進入內間，指着那廣告。

田莉還躺在炕上，這工夫却跪了起來，那廣告是這樣寫着：田莉，見報於晚上八點在烟台山上見。繼武。

田莉興奮得叫了起來，說：「謝玲，我怎麼一直沒想到用這個辦法找他，看來還是他比較聰明些！」

她的目光忽然移到這則尋人啓事的右邊，那是一則和這則啓事同樣大小的啓事，上面是這樣的：小粉，見字請在老地方樓下等我，有急事相談。大柱子。

「這……這是怎麼回事兒？」田莉又皺起眉頭，連連拍着後腦勺子。

謝玲說：「怎麼啦？這不是麥先生登的嗎？」

「怪事，怪事！」田莉坐下來，也拉謝玲坐在炕緣上，指着另一則啓事說：「妳看這一則。」

「看這一則幹什麼？是這一則呀！」

田莉說：「告訴妳，謝玲，我的小名叫小粉。」

「小粉？」謝玲一愣，說：「也……也許有和妳同名的人，何況小粉只是你的小名，不是學名。」

「不。」田莉說：「我以前的朋友叫大柱子，也是小名。」

「這……」謝玲說：「叫大柱子的人可多啦！」

「但是，怪就怪在這兩則尋人廣告同一天登，而且排在一起。妳不以爲這可能是一個秘密？」

謝玲只是個讀過一年私塾，又讀了五年小學的姑娘，在知識和見聞方面，自然不如田莉了，她說：「會是什麼秘密？」

田莉想了一下，喃喃地說：「妳想想看，案子未破，我和麥繼武仍是殺人嫌犯，繼武不會那麼傻，就這麼大刺刺地把兩人的眞名字登在報上，因爲對我們最熟的人，除了警方大概就是報館了。」

謝玲點點頭，說：「對，對呀！」

田莉說：「如果換一個方式登廣告，就可以把危險減到最低限度却又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

茫然地，謝玲還沒有想通，說：「我的腦子沒有你們這些大學生管用，妳倒是說說看，什麼方式可以……」

田莉低聲說了幾句之後又搖搖頭，說：「可是這個叫大柱子的朋友，是五年前認識的，他怎麼可能在這兒？」

「對呀！」謝玲說：「那尋人啓事上不是明明有麥繼武的名字嗎？爲什麼不信這一則而要信這一則呢？」

「還是那句話，繼武不會那麼傻，把自己送到警方或偵緝隊中去的。」田莉想了一會，說：「謝玲，妳有沒有胆量？」

「爲了帮妳，沒有也得有，妳祇管說說看。」

「妳到烟台山上去，見到繼武就暗暗告訴他我的地址，或者立刻把他帶同來，而我，去第二個現場。」

「第二個現場是那裏？上面可沒有寫呀！」

「有！上面有『見字請到老地方樓下等我』對不對？我猜想，那個所謂『樓下』，必是指人和棧的樓下，那地方對我和麥繼武來說，眞是老地方，尤其我是第一次來烟台市。沒什麼其他的老地方了。」

謝玲還是微微搖頭，說：「我還是覺得不對，妳剛才說，大柱子是妳五年前的另一個朋友，他知道你的名字叫小粉？」

「當然知道。」

「麥先生知不知道妳的小名叫小粉以及他的名字叫大柱子？」

田莉說道：「他只知道我叫小粉，根本不知道我另有朋友，更不知道他叫大柱子。」

「妳是說，這則尋人啓事可能是你那朋友登的？不是麥先生？你的朋友想找到你們或帮助你們？」

「對！如果我沒猜錯，這個朋友的花樣可就多哩！他的確有能力救我們。」

「他是幹什麼的？」

「以前我只知他認識山東『三子』之一的吳佩孚，且關係密切，又和張大帥的手下親信吳俊陞吳大舌頭有親戚關係。」

「以這個人的關係，似乎不必來什麼花樣吧？一個吳佩孚就够了！大可公開帮你。」

「妳錯了！吳佩孚現在巳不成了，可是吳俊陞本就是張作霖的左右手，張作霖還叫吳俊陞爲大哥，再加上張作霖的乾兒子，張少帥的老師郭松齡倒戈，在十分危急時被吳大舌頭調來三百五十騎兵奇襲解圍生擒了郭松齡，救了張作霖，妳說，吳俊陞在張作霖心目中的份量該有多重？」

謝玲連連點頭說：「當然，當然！」

「謝玲，我當然是也不願妳去冒險的，但是，不論妳落入任何人的手中，都不會有危險，因爲他們要的是我和繼武兩個人。」

謝玲說：「田莉，我眞的不怕，再說，也許根本就沒有危險，妳是不是決定要我到烟台山上去等麥先生，而妳却要到老地方去等妳以前那個朋友？」

「對，謝玲，一切見機行事，但我也不勉強妳。」

「這是什麼話？是今天晚上吧？就這麼決定好了！」

× × ×

人和棧其實就在烟台山根下，而烟台山又不是很高，山上大多是各國領事館和高宦富賈的別墅，在山上遠眺，可見港內外一片碧波，風景之美可見一斑！

天黑不久，謝玲就來了，她臂上掛了一籃鮮花，到處打量，找她所想見的人，可是烟台山頂地方不大，此刻對謝玲來說却又太大了。

在烟台山上的什麼地方呢？

且說田莉，她來到人和棧側面，那是一條小街口，晚上行人不多，不時向人和棧望去。

人和棧只有兩層樓房，靠近這小街口的樓窗，有一個是閉着的，但田莉到了不久，此刻突然開了一縫，有人抖手丟下一個紙團。

田莉四下看看，沒有什麼人，打開一看，上寫：我在烟台山上巨賈張炎山的別墅門口等妳。記住，黑暗無燈的那幢大別墅就是。大柱子。

田莉再仰頭望去，窗子又閉上了，沒見到丟紙條那個人。她匆匆上了烟台山，但她對這兒更陌生。

好在這是初秋，包括領事在內，在此避暑的人，大多數還沒有離去，所以別墅中無燈的很少，不久，她就找到了一幢無燈的大別墅。

大鐵門上發出微聲，大門上的小門閞啓，眼見有個人在門內向她招手，而這人正是她以前認識的大柱子。

田莉興奮極了，進入小門，那小門又鎖上了，大柱子拉着她不走汽車滑行道，而踏着草皮斜斜地向左邊奔去。

「大柱子，你怎麼在這兒，你怎麼知道我們——」

他捂住了她的嘴，直到他們開了一個側門，進入一個小客廳內，這別墅佔地極大，庭園也廣闊，房間有十七八個之多。

室內極暗，他把她按在沙發上，他坐在她的對面，這才低聲說：「現在，我還不能回答妳的問題，我只能告訴妳，你們在人家的計算之中，必欲得之而甘心，當然是爲了那筆巨額遺產了！」

「誰是主謀？」

「在目前我還不能告訴妳，田莉，妳身上有一枚洋金戒指對不對？」

「你……你怎麼知道？眞了不起。」

相反的，他並未自負反而輕輕嘆口氣：「我要是了不起，這件事應該早有頭緒才對，因爲我遲了一步，沒有在見到麥繼武的當時就問他這件事。」

「那戒子有什麼用？」

「用處太大了，戒指呢？」

「不在我身上，我……我以爲不過是枚洋金的，送給女友謝玲作紀念品了。」

「糟了，妳那同事謝玲呢？」

「她也來了！那尋人廣告是不是你登的？」

「當然是我，因爲除了我，別人不可能知道妳的乳名，除了妳，別人不可能知道我的乳名，妳說謝玲來了，在那裏？」

「應該就在這附近才對，」她說了看了尋人啓事後的一切安排。

徐步雲手一揮說：「妳是個不太遲鈍的人，怎麼這一次不靈了呢？那則指名道姓的尋人啓事，不過是希望引起妳的注意，眞正有用的啓事是旁邊那一則，妳看了另一則，就應該想到，登啓事的人是我而不是麥繼武。」

「怎知繼武見了啓事他不來呢？」

「我知道他的藏身處，我同他打過招呼呀！」

田莉說：「嘿，這果然是我把這件事看複雜了。事實上你只要見我對不？」

「不錯，所以謝玲即使來了也無妨，那戒指是戴在她的手上嗎？」

「好像沒有戴，我沒太注意。」她忽然伸手過來，然後投入他的懷抱中，說：「大柱子，雖然我們只是初中時的同學，可是這些年來我一直忘不了你……」

「謝了！妳不是陪麥繼武到烟台來了嗎？」

「我和他也不過是普通的朋友而已……」她的胴體上以及口中呼出的全是熱氣，那是一種青春之火蒸發出來的肉香，據說原始的慾火，就是以這體香作火種，而點燃起來的。

田莉是個開化，大方而熱情的少女，在天津那種十里洋場，耳濡目染，自比鄉下少女知道的多，小翠尚且熱情如火，田莉的熱度更是够瞧的了。

她甚至主動地去吸吮他的頸部，進而箍緊他倒在大沙發上，把她自己當作肉墊，她並不確知自己是不是非要徐步雲不可？也不敢確定和小麥的接近有沒有受他們麥家太富有的影响？只是感覺和徐步雲在一起會更快樂些。

這種動作對某些人確有「領港」的積極作用，但對徐步雲却有相反的效果，就像吃「白斬鷄」一樣，那要慢慢地去細嚼，去體會它的淡淡的鮮味。不像燻鷄、燒鷄，或炸鷄塊那麼濃郁，吃一兩塊就膩了，可是田莉不懂這道理。

他推開她，低聲說：「有人來了！」

「誰……誰？」她急喘着，嗓中有如拉着風箱。

「大概是一些有心人，謝玲是什麼樣子？告訴我。」

「她現年二十一歲，姿色平平，長臉，鼻子略塌，今夜她客串了一個賣花的姑娘……」

「原來是她，可惜，不久之前我隱隱聽到街上有賣花的聲音，後來仔細聽不像妳的口音才沒有注意。妳要記住！遇到謝玲，馬上把戒指要回，到這地址去……」塞給她一張字條，又說：「千萬小心！不要落入馬老大和羅時雨任何一人的手中，當我和他們動上手時，妳必須馬上溜。」

「你一個人可能要面對兩撥人，你行嗎？」

「我既然作了這種打算，大概不至於難看。」

「我們一起去不是更好？」

「不，我還有自己的事要作，以後你會知道我爲什麼要這麼作的。」他拍拍她的肩胛，只見淡淡的一個影子一閃就不見了。

她有點恨，可是她又覺得即使他使她失望了，却也是一種不同的希望，失望就是希望的另一面，人不失望，誰會去追尋希望？

此刻她還能感受到，他那碩健的身子，鐵一般的胸膛，壓在她身上的感覺，麥繼武永遠不會是這樣的。

在另一個黑暗的大廳中，三方面的人遭遇上了。

其中有徐步雲，另一方面的人必然有羅時雨的人，大約是四個，至於第三方面的，徐步雲相信是馬老大的部下。不能不佩服他們心思細密，連報上的尋人啓事都能注意到，更難得的是，居然猜到了另一則啓事的秘密。

似乎有一個馬老大這邊人很像韓森，這是個殺手，這種場合一定有他。這時有人開了腔：「這個大廳中有三撥人，我相信有一位是麥先生，可能還有麥先生的女友田小姐，另一撥八成是羅時雨的爪牙，大約是四個，至於我們這邊，也不必遮遮蓋蓋，不多不少也是四個，現在，咱們乾脆一楞兩瞪眼，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都是爲了田小姐而來的。」

徐步雲聽出這口音正是韓森。

「不錯，我們兩邊都是四個人，要是幹了起來，誰也佔不了便宜，得手之後，那東西由雙方共有，這由雙方頭子商量決定。」

這工夫有人開了腔：「他奶奶的，俺這兒還有一撥人就不算數哩！可別拿豆包不當乾糧，雖然俺只有一個鳥人，一旦豁出去了，赤脚可不怕穿鞋的咧。」

韓森說：「你他娘的是那裏鑽出的野種？這兒那有你的份兒？滾！」

羅時雨的部下之一也冷冷地說：「媽媽的！你八成眼睛沒開光，這是什麼場面？你要是活够了到處都有歪脖子樹哩！」

那單挑的人說：「這叫看傻小子睡冷炕，全憑火力旺，反正巳經來了！猴子玩鳥，不擠出血來那怎麼成？他奶奶個熊！這烟台山上領事館很多，非但有警衛，還有督察處公事房的人，咱們伸拳擄胳膊，有本事儘管拿出來，誰要是玩鎗，我操他個二大爺，那可是要咱們大家難看哩！」

其餘的人都齊聲說：「在這兒沒有人敢用『噴子』……」

這工夫羅時雨那邊有人低呼着：「麥先生……田小姐……」

沒有人應聲，韓森又低呼着說：「麥繼武，田莉，別他娘的裝蒜，不出聲也跑不了你們，麥繼武！田莉！」

那個單挑的人尖着嗓門說：「叫我田莉幹什麼呀？你剛吃過奶怎麼又餓啦？」

「出來！你這個野種，我要是宰不了你就跟你姓——」韓森自黑暗角落竄出來，那單挑的也迎了上來。時間久了，這大廳中巳稍稍勉強能看出那兒是桌子，椅子，條几或沙發等等，但空間很大，只是看不清人臉。

兩道人箭疾射而至，「叭叭叭」砸擊了兩拳一腿的韓森，被那鄉熊單挑者硬生生地擋了回去。韓森只打譜一兩個照面撂倒他，沒想到，這力道和速度遠超過他的想像。

自另一角度再上，攻勢何其凌厲？但攻勢却立刻變成了守勢，韓森突然有點後悔自己強自出頭，實在是划不來的事。

但是，人在沒命時是不能有這種想法的，閃電似的一拳，砸在他的左頸頰之間，韓森感覺就像被一輛汽車撞了一下似的，信心一失，忽然抱住了這個單挑者。

單挑者也沒想到他會來這一手，急切中身子一挫倒地雙腿夾住韓森的腰，雙手交叉扳住他的頭一扭，「格支」一聲，韓森嗓中發出一聲怪嗥，頸骨全碎，七竅竄血。

幾乎同時，另外三個悶聲不吭，分三個方向撲來。

單挑者彈起時，順勢一脚勾踢，立刻發出一聲嘶嗥。這一脚的目標就是胯下，奇準無比，這聲音在大廳中迴響，更具有懾人心魄的力量。

格開兩腿三拳，可以隱隱聽到這兩人由於恨極而使嗓中擠出的嗚咽聲。但是，單挑者似乎生了一雙夜貓子眼，幾乎任何一拳一腿都不輕發，也就十九不會落空。

「噗」地一聲，倒下一個，單挑者身子落在此人的胸腹之間，那些肋骨發出折斷聲中，最後一個像頭餓瘋了的野狼，只顧那張嘴而不顧整個身子撲到，「野馬分鬃」，勢道驚人。

單挑者的身子自被踏斃者的身上騰起，閃電似的一脚，凌空橫踩在此人臉上。相信「篩骨」與「蝶骨」都碎裂了。

另一撥似乎知道此刻才上已稍遲了些，但他們還是上了。其中那個小三子邊打邊切齒說：「媽媽的！眞夠狠！倒是把你估低了——」被一脚蹴在小腹上，身子足足飛出一丈五六，滾地哀號不已。

當另一個又被一肘砸在脊椎上，發出濕柴斷裂的聲音時，其中一個已拔出鎗來。而且大機頭已翹了起來。在此同時，另一個掃來一刀，「唰」地劃破了單挑者的胸衣，却被一個以拳代掌的耳光砸得身子懸空飛出。

在此同時，單挑者的右手的虎口，已卡在這最後一人的「自得來」手鎗的鎗後膛及大機頭之間，此人一扣扳機，機頭被虎口擋住。

此人使出吃奶的力氣想奪回手鎗，却是紋風不動，不由悲嘆一聲鬆了手，說：「拆那！把儂阿拉也斃了吧！遇上儂迭格『那摩温』，阿拉認了……」

這傢伙倒乾脆，竟閉目等死。

卸下子彈，把鎗往此人腰帶上一插，說：「聽你的口音年紀不大，爲什麽在羅時雨身邊，整天幹一些傷天害理的事，他和馬老大差不多，包娼包賭，壓榨百姓，這還在其次，我知道他們還販賣人口，自災區誘來大批的大閨女，賣給四道灣和烟台山下的窰子。人心都是肉做的，哪個沒有母嫂姊妹？要不，我今天晚上爲什麽會趕盡殺絕？」

「大爺，阿拉服了儂，願作儂的隨從，小開，阿拉是眞心的，阿拉早就看出他們吃人飯不作人事了……」

「你叫什麽名字？」

「阿拉叫江阿根。二十八歲，從連雲港跟羅時雨來的。」

「你知不知道羅時雨的上司派了個神秘人物控制羅時雨，他叫什麽名字？」

「阿拉只知道迭格人物叫『二把刀』，沒有見過。好像羅時雨也沒見過，他們只是在電話中交談過。」

「好！現在先把這些傢伙移走。」

「先生，移到哪裏？」

「你可知道，羅時雨有個小別墅在附近？」

「阿拉知道，他的別墅弗來斯，比起這個可差得多哩！」

「好，我們來移……」他們把馬老大的四個部下的屍體都移到羅時雨的小別墅中，其中一具還放在院中，以便天一亮就會被人發現。

然後再把羅時雨的三個部下的屍體移到另一較大的別墅中。江阿根說：「小開！迭格別墅是……」

徐步雲笑笑說：「是馬老大的……」

江阿根一楞，鄭重其事地豎起了大拇指，說：「小開，儂眞是老門檻！拆那！阿拉吃得死脫！」

一切弄好，在山上搜尋了一下，未看賣花的謝玲，也沒看到田莉，立刻帶江阿根去了麥繼武的住處。開門處，麥繼武睡眼惺忪地說：「徐先生，這麽晚了！你一定有事！」

「當然！」徐步雲說：「田莉和一位叫謝玲的姑娘沒有來？」

「田莉？」麥繼武稍露喜色，乍見徐步雲的焦灼之色，就知道不妙，說：「徐先生找到田莉了？」

「不錯，但照時間估計，她們本該巳到達你這兒了，既然未到，八成有變。」徐步雲說：「如果她們來了！請叫她們在此等我。我要馬上到謝玲處看看。」

麥繼武說：「徐先生，你在哪裏找到田莉的？」

「一切回來再談，麥先生可千萬別出門……」

× × ×

馬老大的牛眼中又滿佈血絲。他的眼睛是個氣象台，「天氣」好壞，一看便知。一大早就被警方請去問話，接着又送到偵緝隊的公事房。

在偵緝隊的公事房中足足躭了三個小時，才交保釋回，當然，以馬老大在地面上的關係，平常「香」又燒得頻，這檔子事兒固然非同小可，明眼人却也看得出來，要是馬老大本人知道這件火併的事，他怎會把一些屍體還擱在現場上呢？

在偵緝隊，他曾見到了羅時雨，因爲羅時雨的小別墅內也有四具屍體，反比馬老大別墅中多了一具。這是因爲馬老大別墅中的屍體是羅時雨的人，羅派去四人，失踪了一人，那一個正是江阿根。

兩人在偵緝隊中互相指控是對方殺人栽贓。偵緝隊問他們，如果是殺人栽贓嫁禍，證明雙方不約而同都旨在嫁禍對方。也就殺了自己方面的人移到別人別墅去。

因爲殺了別人的人，沒有理由放在自己別墅內院中，在大門外都能看到。當然，他們和偵、警方面還都沒有想到有第三者嫁禍這種事。

所以馬老大自偵緝隊一回來，徐步雲就發現他雙目儘赤，他說：「老大，是怎麽回事兒？」並叫小嘍囉送上一杯茶。遞上一個手巾把。

「俺早就知道羅時雨是個雜碎！」馬老大一口灌下了一杯茶，連茶葉及葉梗也呑下了不少。咆哮着：「他奶奶個熊！這雜碎也不是個軟皮鷄蛋！無怪他敢和俺碰啦！」

「八成，他有人在偵緝隊，是不是他去得晚，出來得早？」

「對，對！俺到偵緝隊的公事房是六點半，他七點才去，可是九點他就走了。俺却在十點才……操！」

徐步雲說：「老大，你想想看，他要

是沒有點來頭，敢和你碰嗎？不過我總以爲，就算他有來頭吧！要和你馬老大一翻兩瞪眼，還差一截子呢！」

「小徐，你這話俺聽着可眞舒坦，不是俺在吹，在烟台這一畝三分地上，除了張總司令和許道尹，論勢力，俺可不含糊咧！」

「當然！」徐步雲說：「老大，羅時雨這種人不可零碎得罪，要得罪……」

馬老大凝視着徐步雲，說：「小徐，你倒說說看，怎麽個得罪法？」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先把羅時雨做了……」後面那句話壓得很低，但十分有力，這語氣能激起馬老大的共鳴。

馬老大微微點頭，說：「會不會把事情鬧大了？」

「老大，你是張軍團長的人，羅時雨大概是靠蘇督季純，沾了點邊兒，幾百杆子搭不上的關係。眞有那一天，保證是先緊後鬆，存查入檔了事，最後不過是增加了一件無頭案而已。」

「關於這檔子事，俺要核計核計。」

「老大，治沉疴要下猛藥，機不可失啊……」

馬老大拍了小徐的肩胛一下，說：「這檔子事兒，俺放在心上咧！也許俺會下一劑猛藥。反正慢慢啄琢，想好了點子再下手。小徐，你要不要樂豁樂豁？」

徐步雲說：「樂豁什麽呀？發生了命案，就算沒有什麽了不起，也沒有心情找樂子。」

「不不！他奶奶的！該樂就得樂，離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咧！有二十來個鄉下大閨女，雖是鄉態，蓬首垢面地，個頂個，可都是一些淸水貨！嘻！包開！」

徐步雲一愣，說：「老大，這些大閨女是……」

「還不是在旱災和蝗災災區裏弄來的，這兒有專人調敎她們，改頭換面，打扮打扮，成材的送到烟台山下頭等裏，差勁的交給『四道灣』幾個老鴇子……」

徐步雲又一次證實馬老大和羅時雨都在作這種沒有人性的勾當。災區遼闊，災賑杯水車薪，哀鴻遍野，有能力而不能救人已應感到慚愧，他們却在趁火打刧，誘拐一些無助的羔羊。

他雖在暗暗咬牙，却輕浮地笑笑說：「老大，雖說：『寧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這說法是對的，可是鄉下娘們我沒有那份癮頭……」

「好小子！你的毛病還不小咧！算啦！俺他奶奶的有豬頭送不上廟門哩……」

× × ×

羅時雨在餐桌上食不下嚥，只好放下飯碗往太陽穴上抹藥油，說：「你們說說看，這檔子事兒窩不窩囊？」

于得寶說：「羅爺，我對這件事另有看法。」

「你？」羅時雨眼皮子也沒撩一下，但智囊譚士魁却說：「于得寶，有話你儘管說，說錯了羅爺也不會怪你。」

于得寶說：「我以爲這件事根本就是第三者幹的。」

「誰幹的？」羅時雨似乎以爲這話出自人微言輕的于得寶之口，有點意外。

「羅爺，在馬老大手下，剛來了個姓徐的，不到兩三個月，在內部使馬老大折服，幾乎平起平坐，在外面，你是知道，漁船那帮子人，一向被形容爲『絨毛豬隻——難脫落』。但姓徐的一個人打服了好幾十個，最難纏的金船長都服服貼貼地每月繳規費了！」

「噢？眞有這檔子事兒？馬老大有這麽個人我是知道的，可沒想到有這麽大的甩頭。老譚，你聽說過嗎？」

譚士魁聽得一愣，要說沒有聽說過，身爲智囊，所作何事？要說知道，爲什麽不及早報告羅時雨？他說：「羅爺，知是知道，只不過姓徐的並不像于得寶說的那樣……」

「哼！」羅時雨瞪了于得寶一眼，說：「老譚，依你看，這件兇殺案是誰幹的？昨夜咱們是發現了報上尋人啓事，才派他們四人前去，論身手機智，也都不差，結果却死了三個，一人失踪，這又怎麽說呢？」

譚士魁說：「羅爺，依我看，八成是江阿根那小子臨陣出賣了同伙，他投降了馬老大……」

「這……」羅時雨極不願聽這類的話，說：「江阿根是我親自把他從連雲市帶來的，這小子有這種胆量嗎？」

「羅爺，不是我對上海人有偏見，比較起來，上海人心花，這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譚士魁說：「依我揣測當時的情況是，雙方的人去了之後，可能由於對方人多，或者對方又增援了人手，江阿根見風轉舵變節投降了馬老大。」

「田莉呢？」

「可能已入馬老大掌握之中。」

羅時雨還在微微搖頭，說：「就算當時的情況確是如此吧！我的別墅中有四具屍體，馬老大的別墅內有三具，這又是什麽意思？」

譚士魁說：「這正是一種在當時沒有更高明的方法之下的一種障眼法，這障眼法可以使警方和偵緝隊雙方抓瞎，不了了之……」

羅時雨似乎並不信服這種猜測，說：「老譚，馬上派人全力弄淸田莉是不是在馬老大的手中。」

其實，徐步雲比馬、羅兩人還要緊張，因爲昨夜他和江阿根到謝玲住處去找田莉，兩女都不在。等了一個多小時也未回去。

今天徐步雲下午出門，看看無人跟踪，又去了謝玲的住處，未找到人，只好到花邊廠去找她的同事李小姐，她是謝玲和田莉的同事和隣居，私交也不錯。

但廠方工頭說，非但謝、田二女今天沒上班，連李秀雲也沒上班，且都未請假，通常女工有事或生病，是要同事代爲請假的。

三個人都不上班也都未請假，不由得不使人聯想到她們三人是一起失踪的，爲什麽李秀雲也會失踪呢？

徐步雲覺得昨夜如不是爲了幹掉馬、羅手下的一些害人精，親自護送田莉下山，可能就不會發生這件事。只好來找麥繼武說了一切。

麥繼武雖未抱怨，表情上却有抱怨之色，說：「徐先生，她們會落入什麽人手

中？」

「馬老大這邊我很清楚，只不知羅時雨那邊有沒有？」

「徐先生，田莉和謝玲同時落入有心人手中，毫無疑問，那戒指已落入那人手中了。」

「這種可能性很大。可是有一點我不明白，爲何連李秀雲也失踪了呢？麥先生，你先別急，我以爲邪不勝正，該由你繼承的遺產，誰也搶不去的。你別出門，我會設法找到她們的……」

離開這兒，來到李氏父女處，李天爵似乎很忙，又不在家，李小翠見了他，臉上有些微訕訕之色，大概是爲上次那檔子惹火的事兒，她送上茶，說：「步雲哥，你的嘴唇都乾裂了！好像火氣很大呀！」

「大概是覺沒睡好吧……」他嗅了幾下，說：「小翠，好香啊！」

「你的鼻子眞管用。」小翠指指屋角小几上一瓶花，那大花瓶中有玫瑰、梔子和千頭菊，發出香味的正是這種開白色花朶的梔子花。他記得以前這小客廳內是不擺花瓶的。

擺花瓶就要有花，花是要花錢買的。他們靠人生活，總要儘量節省才對。小翠說：「這些花是我爹一個朋友帶來的，這個人開花圃。」

「大叔近來挺忙地……」

「是啊！要作小生意就不能困着，我爹說，從下個月開始，步雲哥就不用再送錢來帮我們啦！」

「大叔就是這麽見外，我又不差這幾塊錢。」

「步雲哥，倒是你這人也太客氣了！你帮我們，這份情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還淸呢！再說我爹作小生意，每個月剩下五、七塊大洋沒問題，兩個人好混，一般的小家庭還沒有這麽多的開銷呢！」

「話是不錯，大叔和妳，只記住我每月掏出七、八塊大洋，忘了我這條命也是你們父女賜給我的。」

「那不過是適逢其會嘛！誰遇上了會見死不救呢？步雲哥，報上登的有關馬老大和什麽羅時雨兩撥人火倂，出了七條人命案子，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誰知道？反正他們勢不兩立的。」

「步雲哥，在你的立場來說，希望哪一方面垮台？」

冷冷一笑，徐步雲說：「王八旦打雜種，我希望他們都玩兒完！沒有一個好東西。」

「這麽說你對羅時雨也很清楚了？」

「至少知道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包娼包賭、欺壓善良、殺人越貨、什麽販賣人口，逼良爲娼，眞是無惡不作，罄竹難書，殺頭三次也有餘辜！」

「噢……他們這麽壞，這就難怪你是如此地恨他們了……。」小翠又說：「步雲哥，麥繼武繼承遺產的事有頭緒嗎？」

「別提了！現在似乎越弄越糟。」

「怎麽啦？」

「據說那個死者可能是由連雲港來的，交了個大戒指給麥繼武，可是他把戒指放在田莉的皮包中，而田莉居然送了人！妳說渾不渾球？」

「送了誰呀？」

「田莉有個同鄉叫謝玲，也是工廠女工，就送了謝玲。」

「趕緊去找謝玲呀！」

「哼！都失踪了……」徐步雲心中一頓，站起來就要告辭。

「步雲哥，不要急着去嘛！我做幾道菜，請你喝酒。」

「謝哩！小翠，改日吧！我還有事……」小翠送到門口，那欵欵的眼神，要是換了其他男人，還眞不忍割捨。可是徐步雲沒有這份心情。

來到難民窩，郝嘉芬正好在家：「徐大哥，看你緊三火四的樣子，八成有什麽要緊的事吧？」

「郝小姐，孫旭呢？」

「上街買米去了！徐大哥找他有什麽事？」

「我要告訴他，昨天晚上的事很糟，田莉本已找到，如今又失踪了。另外，有件事要拜託你們帮忙。」

「哎呀，客氣什麽呢？我們目前的處境，說得不好聽點，是要飯的，說得好聽點，是食客，食客爲居停効勞，是理所當然的。」

「郝小姐，妳居然把一個流氓比作了孟嘗君之流人物，眞是汗顏無地。與其說我在作好事，毋寧說我拿些造孽錢救濟難民，只是畧贖罪孽罷了！」

「快別客氣哩！說呀，要我們作什麽事？」郝嘉芬是個乍看不太惹眼，却是愈端量愈好看的妞兒，她不像小翠那麽挺拔，也不像田莉那麽開放大胆，介乎兩者之間，不太保守也有分寸，身段近乎小巧玲瓏，腿却佔去全身三分之二強，以致造成強烈的印象，腰部下才是全身的重點。

同樣的藍細布大褂穿在她的身上，比穿在小翠身上高雅，也比穿在田莉身上有書卷氣。同樣是大閨女，也同樣具有引人的魅力，罩上一層書卷氣，就增加了一份神秘。

「徐大哥，你看我的穿戴很土是不是？沒辦法！鄉下大閨女就是這個樣子，我相信那位田莉小姐就一定不同了。」

「是的，她的確不同，如果相同，妳的優點也就不明顯了，我相信妳是一位穿什麽衣服都好看的小姐。」

「徐大哥，我可沒有得罪你吧？」

「郝小姐，妳別妄自菲薄，在我遇見的一些姑娘之中妳是一位較爲令人難忘的一位……」

「哎呀！不來啦……」到底姑娘是喜歡男人讚美的，尤其是她心目中的男人。

「看妳！自己長得好妳都不知道。眞正的美並不會被窮困潦倒所淹沒，相反地，也許能更爲明顯。就以妳現在來說：頭髮沒有花樣，也未剪短，藍長衫、藍褲，一雙布鞋還是自己做的，自然比不上鞋店做的。」他蹲下來打量這雙脚，她交互着把脚藏在另一小腿肚後面，笑着說：「不來啦，徐大哥，人家這雙鞋沒做好，醜死了……」

「對，妳這雙鞋是沒做好，但是，正因爲是雙布鞋，隱隱可見鞋內的脚甚至脚趾。它是很修長，也很美的。因此，妳身上任何一部份，就沒有不美的了……」

正好老孫回來了，急忙奔來低聲說：

「徐先生，昨天晚上怎麽樣？」在人和棧樓窗中丟字條的是他。

「別提了……」他說了一切，孫旭說：「我看了報紙很担心。怕你沾上殺人的嫌疑。但是，却又以爲那些東西眞該殺。徐先生，你說個範圍，我和嘉芬小姐去找找看。」

「我正想拜託你，嘉芬小姐則不大方便，弄不好要拚上一下，我們所可能遇上的貨色，大多是把腦袋瓜子掖在褲腰帶上的亡命之徒，手底下——」

孫旭說：「徐先生，你小看了嘉芬小姐，她那兩下子比我還地道，郝老先生在他們家鄉是出名的太極高手哪！」

「眞的？嘉芬小姐？」

「別聽他的，只不過學過幾年，遇上鄉熊也許不至於吃虧就是了。」

「對哩！那次老孫扒竊失風，那上海人糾纏麥先生，好像郝小姐曾經露了一手。」徐步雲說道：「那好極了！郝小姐也算上一份，今天晚上去救人……」他說了任務內容。孫、郝兩人憤憤不已，磨拳擦掌。

「救出來之後呢？」

「最近我買了一幢房子，院子大，有七八間，在正陽街附近一個巷子裏，就把她們送往那兒……」留下地址就走了。

× × ×

秋雨淅淅瀝瀝，尤其在深夜，詩人說它有詩意，離人却怨它添愁緒。在桃花街一個深巷中的一戶半四合房中，二十來個命運未卜的大閨女，被關在一個房間中，雖然有高有矮，有肥也有瘦，却都有幾分姿色。

三個漢子，一個在這房間門外戒備，另外兩個在兩廂廊簷下隔着院子低聲聊天。這工夫，大門上門環拍了三下，兩個漢子交一眼色，一個說：「來了！咱們也來了油水啦……」下文雖未說出來，已可猜出，似乎他們也有很彩頭哩。

大門開啓，第一個進來的是個肉缸型的中年女人，一身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三十來個牙齒足有三分之一是金的。

「是何大嬸子吧？」守護的漢子哈着腰問，回答的却是這肥女人身後一個爲她撑傘的漢子，大概是龜頭之類的人物，說：「不錯，貨色都齊了嗎？」

「齊……齊啦！請進！」守護伸手一讓，這漢子向門外招招手，說：「爺們，請進來吧！」

後面一共是四個人，個個虎背熊腰，大概都是吃骯髒飯的朋友，門外有二輛帶篷的馬車。

房門外那個立刻開了房門，說：「何大嬸，這是郭爺交待的，先由妳挑，剩下來的再通知林大頭來全部包原……」

那撑傘的漢子冷笑說：「那是自然，『四道灣』那能和烟台山下的頭等比？」

那守護的漢子把一盞馬燈的燈芯捻大了些，屋內亮得多了。二十一個大閨女全坐在一鋪大炕上。這工夫那龜頭吆呼着：「起來，一個一個地站到地下來，讓何大嬸仔細地挑挑，這可是妳們的造化，要是大嬸挑上了，出頭的日子就不遠哩！」

一個個大閨女怯怯地妳看我，我看妳。她們還不知道什麽烟台山下頭等，「四道灣」等等，却知道這個滿口金牙，一身肥肉的女人絕不是善類。

「他媽格臭×的！妳們還在磨蹭什麽？俗語說：命兒八尺，難求一丈。窮磨蹭又有什麽用？其實聰明人就會想得開，吃好的，穿好的，手頭要是不鬆，三五年下來，也是個小富婆哩！怎麽？那不比在鄉下挨餓好上幾倍嗎？再說，身爲女人，除非是去作姑子，哪一個一生中不幹這檔子事兒？」

經他這麽一說，就更沒有一個下炕的了。那老鴇子打量了一會，指着坐在炕角處一個長得最好的閨女，問道：「妳幾歲了？」

那大閨女怯怯地說：「十九。」

「嗯！不錯，唸過書沒有？」

「初中畢業……」

「好！你站起來我看看！看來這麽多

馬老大凝視着徐步雲道：「小徐，你倒說說看，要怎麽樣個得罪法。」

的貨色之中，能當我意的不會超過三至五個……」

可是那姑娘並沒有站起來。那龜頭指着那姑娘說：「他媽的！妳欠揍是不是？」袖子一擄，拉開了揍人的架子。就在這工夫，院中「吭」地一聲，有人倒下，接着又是一聲「嗖」——像一根弦子突然被割斷了。

四個保鏢的首先警覺，兩個又竄了出來，第一個迎上的是個猴相的人，他低喝着：「什麽人？」

「別管我是什麽人？我却知道你是整天喝洗脚水的傢伙——」這保鏢一拳砸來，孫旭閃了開去，嘉芬攻出一脚被大漢閃過，正好徐步雲補上了空位，擄住這漢子的手腕就勢往右側一帶，漢子往前一栽，徐步雲的肘部一屈，正好砸在大漢的眼鼻之間，滿臉開花。

這還不說，未等大漢嘶嗥出聲，偌大的身子自徐步雲的肩上翻了過去。院中是大麻石條舖成的，「蓬」地一聲，大漢脊樑先着地，痙攣了一會就不動了。

招術不在奇與絕，而在於乾淨俐落，其實作到這一點的訣竅無他，不過是眼明手快，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而已。

第二個還不信這個邪，嘶吼着搗出七八拳。此人分明會「捷拳」，是利用各家之長，包含了北長南短熔於一爐，所以徐步雲不能像第一個那樣手到擒來。

這工夫嘉芬和孫旭合擊另一個保鏢，由於這明間地方不大，其餘的還在觀望。就這會工夫，徐步雲一扭那保鏢的右臂，大漢一轉身，想扼他的咽喉，這是擒拿的普通式子，但徐步雲手上加勁再扭回來。

大漢突感肘關節奇痛如裂時，身子已懸空被舉起砸向應付嘉芬和孫旭二人那個保鏢的，那漢子猝不及防，當場被砸倒。孫旭也够狠，上去一膝砸在此人的太陽穴上。

幾乎就在同時，第四個連人帶刀自側背攻上。還有那原先在門外開守的大漢，加上龜頭，三對一，兩人手中都有七首，幾乎看不清是幾個飛脚，而且專打對方的耳光。

以旋風脚打耳光，準倒無疑。全部倒下時，那個滿口金牙的何大嬸顫巍巍地跪在地上哀求着：「這位小祖宗……你饒了我吧！我只是個生意人，將本求利，這些大閨女在鄉下沒吃沒穿的……閑着也是閑着……」

徐步雲揮手示意，孫旭一刀捅了進去。郝嘉芬搓着腿說：「死猴子，你怎麽捅她的……」

孫猴子也不出聲，把那龜頭的屍體拖過來。讓他的嘴張開含住七首柄，乍看活像是「渴驥奔泉」狀。

徐步雲站在炕前手足無措地說：「快起來！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原來大閨女們跪了一炕，虎口餘生，感激之下，都泣不成聲了。

郝嘉芬畢竟是女人，同病相憐，感慨叢生，若非旱災，千金小姐，怎會在此淪爲扒竊呢？也不禁淚下。

「好哩！流點淚，宣洩一下怨氣就好了……」徐步雲遞給她一條手帕，孫旭說：「一條够不够？」郝嘉芬破涕爲笑，擂了孫旭一拳。

「老孫，你們兩位快點把她們接上車，就到那地方去，還有件事要注意，看看那馬車是馬老大的還是老百姓的？」

孫旭出去看了一下，說：「徐先生，沒有車夫，大概就是這些死人中的兩人御車，以免走漏風聲吧？」

「那太好了！免得多費手脚。各位別出聲，請快點上車。在附近車子要慢行，不要弄出太大的聲音來。車子用完不要丟在那兒附近。」

待車子走後，徐步雲在現場上躭了約一刻鐘才離去。

冠蓋雲集比武場

午夜還不到，雨還在淅淅瀝瀝下着。

在廣大的旱區，求一滴雨而不可得，而在這不需要雨的地方，却連續三天下個不停。

徐步雲來到新居，門一開，不由嚇了一跳，二十來個鄉下大閨女佇立在門內等他，爲首的就是那個外型最動人的姑娘，說：「恩人，爲了報答你對我們的救命之恩，我們要送你一件禮物。」

「這……這又何必？況且妳們逃難來此，連起碼的生活都成問題，這實在沒有必要。妳們如果過意不去，待以後妳們到花邊廠或其他工廠去工作，有了收入，再請我喝酒好啦！」

「不，徐先生，我們能保持清白，全是你一手所賜，當然，我們也沒有錢送你很大很重的禮物，只送你一件很寶貴但不須花錢的禮物，而且先請你喝酒。」

「不……不，今天晚上我也沒有時間，改日好不好？」但已不由分說，二十來個擁他入屋，果然，桌上已放了四個很平常的菜，還有一小罎高粱酒。

在盛情難却之下，也只好叨擾幾杯了，況且帶點酒意回去，也可說是和友人在一道喝酒，免得沾上放人及殺人的嫌疑。

桌上四週圍滿了人，喝了張春蘭敬的一杯，又不能不喝李秀菊的，這樣一杯一杯地下肚，就算酒盅不大，二十一盅，加上還有重複敬酒的，少說也有三十來盅。很快地，徐步雲有了五六分酒意。

姑娘們還要繼續敬，他知道此時此刻，身在危險之中，根本就不能喝這麽多，要使自己保持清醒，才能應付隨時可能會出現的「二把刀」。

而且他相信，在澡堂子出現的那一個，不一定是「二把刀」。甚至「二把刀」還要比那個更難纒些。可是他雖不輕估任何敵人，却對自己極有信心，這種堅定的信心，也是其來有目的。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張大師在天津就安國軍總司令職，餘興節目中有一項技擊表演，那就是以中國的功夫對日本的忍術及空手道。也就是「琉球手」。

中國功夫人選本打算由奉軍武技總教習黃震東担任，此人精通太極，後來又涉獵各家之長，具內外兼修。

日本的空手道人選爲奉軍的副總教習大竹修，此人是十段，眞正是棋逢對手，兩國的技擊精英作一次決定性印證。

本來日本人就自負空手道所向無敵，

但在中國內家高手看來，那種專重剛猛路子的技擊，極爲有限，不登大雅，往往是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參加觀賞這餘興節目的，並非人人有份，大致是重要閣員如國務總理潘復，內務總長沈瑞麟、財長閻澤溥、外長王蔭泰、軍事總長（即陸海兩總長合稱）何豐林、司法姚震、教育劉哲、實業張景惠及農工劉尚清等。其中有五人是東北人。

另外自然還有東、西洋客卿、軍事要員甚至地方耆宿。軍界要員如第一方面軍團長孫傳芳、第二方面軍軍團長張宗昌，這也正是張最紅的時候，這一方面軍轄有：一、二、三、四、五、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二十二、三十及三十一軍。計有十四個軍之多。比張大帥的拜把親信吳俊陞還多出五個軍，而且還身兼海軍總司令職，沈鴻烈反而屈居爲副總司令了。

第三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第四是韓麟春、第五張作相，第六吳俊陞、第七是褚玉璞。

這種場面眞是冠蓋雲集。在這種場面上出鋒頭最過癮，要是栽了，也最慘。

黃震東的師姪在上海開館授徒，底子當然不含糊，也來參加觀禮，見獵心喜之下，要求師叔願先打墊場。

黃震東自己雖有把握，大竹修畢竟是「琉球手」十段人物，非同小可，也就不反對。因爲先看看對方虛實是有利的。

但這事要報告張總司令，張作霖以爲，在這場面上可不是兒戲，手底下不地道，死了事小，丟國人的臉事大。後人形容張作霖就海陸大元帥之盛大場面爲：召見各國公使，列鼎而食。這場面上自然也有外國人在座。所以直接詢問黃震東，他這師姪有幾成把握。（至於就海陸大元帥，那是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黃震東回答是「八成」。

於是大帥勉強點了頭，但這位師姪手底下還湊合，大概是在大廳出手之前那麽一吆呼，聲勢逼人，不免怯場，居然沒出十個照面就被一式「回轉撞」砸出老遠。

日本人的叫彩聲十分刺耳，大帥臉色鐵青。

張昌宗切齒說：「他奶奶的。簡直是搭漿、縮水還褪色嘛！」黃震東心情沉重地在兩百餘人場面下來到場中。

但是，兩人苦戰之下，黃震東固然踢了對方一脚，他却被大竹修一式「橫踩」倒地，當場失血。

這當然是十分掃興的一件事。在未比賽之初，國人賭黃震東勝的比例是四比一，而最不開心的却是張作霖，別看他長久和日本人來往，小事馬虎，大事却一絲不苟。過去發生的這檔子小事就可見一斑：日本浪人打死了一名中國百姓，交涉之下，賠償十塊銀元了事。不久之後，在張作霖指示下，中國人又打死日本百姓一名，交涉之下，照賠銀元十元，日人不服，張說中日兄弟之邦，公平交往，禮尚往來，如多付賠償金，豈非重財輕友，藐視日本友人？

日本人眞是啼笑皆非，也只有啞巴吃黃蓮了。

就在日本人揚眉吐氣，洋洋自得時，有人在張作霖耳邊說了幾句話，張作霖連連搖頭，說：「媽拉格巴子！小五子怎麽成？快別讓他去丟人現眼哩……」

但是話沒說完，有個十分年輕的人已經進場，這兒是天津張園（張彪之別墅），也是天津著名別墅，豪華自是餘事，主要是庭園遼闊，在裏面辦幾個堂會唱大戲都不見擁擠。

這年輕人一進場，只向主席座上鞠了一個不大標準的躬，立刻就面向大竹修抱拳，說：「大竹先生，我想領教你這位十段的『琉球手』。」

大竹笑笑說道：「老弟，在日本學『琉球手』咱們同門，也算師兄弟，而我去得早，按輩份算是你的師兄，這是不可以的。」

小五子說：「大竹先生，我在森山門下學『琉球手』是客情，不是拜師，事實上森山也曾向我求教中國內家吐納入門，佛家趺坐調息與內家武學之關係等等，所以那不是師徒關係，你儘管出手。」

大竹修小聲說：「衆目睽睽，栽在現場，觀者都是貴國大佬和國際人士，這個人是丟不起的。」

小五子說：「大竹先生請不必多慮，我估計不會太糟。」

大竹冷冷一笑，立刻動手，絕對未想到，在小五子的中國內家拳與大竹的「琉球手」對拆之下，沒出二十個照面，大竹後腰上中了一拳一脚，左肘被砸折，和黃震東一樣，是被兩個日本助手架下去的。

於是中國人瘋狂，日本人傻了眼。

張作霖這才刮目相看，要他作奉軍的總教習，但第三天小五子却離開天津南下了。他傳話給張作霖：隨一班子到烟台票戲，對教習一職不感興趣……

× ×

徐步雲堅決地站起來，說：「我說各位小姐們，好意心領，我……還有事……要回去了……」

「不，」一位姑娘說道：「請徐先生接受我們姊妹誠心誠意送你的一件小禮物吧！」

「小……小禮物？」徐步雲說：「好……好吧！下不爲例！，我是不大喜歡這……這一套的……在哪裏呀？」

「禮物就在這對面房中……」把他擁到對面房門外，大家合力一推，他已栽了進去，「匡郎」一聲，她們在外面把門倒鎖上了。

房內桌上點了一對蠟燭，還是紅色的，炕上躺着一個大概是已經全裸的大閨女，身上斜搭了一條薄被子，一條溜光水滑的左大腿和右臂都曝露被外。

一股心火就像那通紅的燭光一樣跳躍起來。

顯然，這位大閨女正是二十一人之中最好看的那一位，要不是烟台山下頭等窰子的老鴇子何大嬸已經伸了腿，首先被她看中的不就是這一位嗎？

大閨女有生第一次，但這禮物要送的却是她們的恩人，心情雖緊張，却又是誠心甘願的，況且她也很當意這個滿身充滿了活力的男人。那種羞澀、緊張和期待的心情，在那美好的臉上幻出凄迷、楚楚的可人表情。不知是誰還爲她的嬌靨刻意地

化粧了一番。

酒精的慫恿，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他搖幌着走到炕邊，幾乎可以嗅到陣陣體香。

她嚶嚀一聲，不知是呻吟抑是說了句甚麽話。左腿一支，薄被自下身上滑下一半，那緊要而令人銷魂之處，幾乎已可以隱約看到了。

酒精並沒有擊潰他的理智，美色固然使他心動，也沒有使他動心而付諸行動。甚而，他極為羞怒，這是對他人格的一次甄試。

他大聲叫着：「開門！快點！這……這算甚麽？妳們就是用這方式來對待恩人嗎……？」

門外的姑娘們本在門縫及窗外偷聽，聞聲却嚇了一跳，猶豫了一會，才把門開了，徐步雲衝出來，一言不發就往外走。

就在這時，有人拉住了他，竟是郝嘉芬，而且怯怯地說：「徐大哥，你要發脾氣，要罵，就罵我好了，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雖然要報恩是她們共同的願望。」

徐步雲大聲說：「妳這是幹啥？」

「徐大哥，我……我……只是想試試你……」

這種試驗是十分殘酷的，幾乎就像薛平貴在武家坡上試驗他分別十八年的髮妻一樣地殘酷。所以他大力掙開，頭也不回地走了。

郝嘉芬淚眼望着他逐漸消失的人影，背後却傳來了另一女郎的哽咽聲，原來就是被大家推舉而她自己也甘心誠願作為禮物的姑娘，她的衣衫還未理好，哭得很傷心，說：「郝姐姐，我們沒有壞的意思，我自己也是情願的，可是徐大哥這人為甚麽這麽怪呢？」

「妳不懂，第一，因為他是個君子，其次，因為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慾，對于這種事，他當然也想，却有該不該作，當不當接受之別。小妹，妳如果是他，也是個君子的話，妳也會發怒的……」

×　　×　　×

二十一個肉票失踪還是小事，馬老大身上又揹了九條人命。當然，死的人不會全擱在那兒，昨夜事情發生不久馬老大就派人去察看交接情況，也就發現了。

當屍體統通移走時，却在現場上發現了一張小紙頭，上面只有一組號碼，交給馬老大，却不知是甚麽意思。

馬老大自己的人死了不要緊，一埋了事，可是烟台山下的何大嬸交際廣，連富商巨賈，軍政要員也都很熟，何大嬸一旦失踪，怎會不找？但何大嬸和龜頭及保鏢去接人，並未告訴別人，找人找不到，下面的人也沒有主張。

馬老大派郭基到烟台山下去充當嫖客，探聽虛實，也就放了心。折騰了一天，手下報告，一切料理妥善。所謂料理妥善，是指那九具屍體，已經入土為安了。

晚餐桌上，馬老大在喝酒，眼珠子又是紅紅地，說：「小徐，你看看這些號碼是啥意思？他奶奶個熊！簡直是踏着頭拉屎咧！」

徐步雲接過看了一下，說：「會不會是一組電話號碼？」只有三位數字：八一九。

「對對！八成是，可是這又是誰的電話號碼呢？」

「問問電話局就知道了。」

當郭基一問之下，說是羅時雨的電話時，馬老大又跳了起來，說：「他奶奶個熊！又是他！各有各的竈口，他也作這檔子買賣，怎麽？吃獨食呀！操他個老妹子！俗語說：光棍不擋財路，是不是以為俺馬老大是軟皮鷄蛋，好小子！你是誠心不要朋友，上炕認識你的老婆，下炕只認識你那雙鞋子。那好！咱們就豁上，頂着幹吧！」

郭基說：「老大，你先別急，這檔子事兒還是先研究研究再下定論為妙，我以為羅時雨是個『羊蒙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顫』的貨色，這種人不大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老大的痲煩……」

「呸！別文縐縐地，他奶奶的！眞是豬八戒挾半刀火紙——混充唸書的人！」

郭基不出聲，徐步雲說：「老大，事情未明朗之前，也不能認定就是羅時雨，郭兄說的也沒有甚麽不對。」

馬老大說：「小徐，這檔子事兒交你去辦，查清了以後，你說怎麽整就怎麽整。俺聽你的。」

「這怎麽敢當？我盡快查就是了。」

郭基深意地瞅了徐步雲一眼，只是馬老大和徐步雲都沒有注意。

三天後，徐步雲來到難民窩，知道那些姑娘都找到工作，這是小徐介紹的。孫旭和郝嘉芬眞摸不透他到底是甚麽來路？孫旭說：「徐先生，嘉芬說你不理她了！」

「沒那回事，只是我當時很惱火。」

「徐先生，你越惱火，她們就越喜歡你，這種事兒就是這麽煩。」

嘉芬走過來時，孫旭知趣地走開了。她說：「徐大哥，對不起……」

「想不到妳這麽認眞，我當時發過脾氣也就算了！」

「徐大哥，這些也難怪，我們這難民雖有報恩的心情，又怎麽配得上你呢？」

「嘉芬，不許妳這麽說，在我心目中，妳……妳很好！」

「得了吧！我在你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個女扒手。」

徐步雲說：「我就是喜歡女扒手，妳說怪不怪？」

嘉芬笑了。徐步雲說：「眞的！嘉芬，我要多看妳一眼，就覺得妳更美些，好像妳的美會生長的，像有機的。」

「謝哩！徐大哥。」面色一整，低聲說：「徐大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多心？」

「快說呀！」

「有人踩你的脚印。」

「噢？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中等身材，眼很大……也許上身長下身短才是此人較明顯的特徵吧！」

「是他？」徐步雲微微一震。以為自己的警覺性很高了，但被踩上了綫還不知道，說：「嘉芬，妳甚麽時候看到的？」

「剛才你來的時候，那個人本是站在一輛大車之後，後來又移到這庫房轉角處，不久之前走了！」

徐步雲並沒有去搜，他以為不會錯了。郭基以前在馬老大面前舉足輕重，自他去了之後就吃不開了，不會不恨。再說他自己暗地作了些整馬老大的事，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就可能會懷疑的。

「嘉芬，妳的警覺性很高，但妳自己也要小心！」

「你更要小心！徐大哥，你似乎猜出那個人的身份了？」

「八九不離十兒，是馬老大身邊一個叫郭基的智囊，自我去了之後，他就不受重視了！」

「噢！那就不會錯了！會不會他已知道是你……」

他微微搖頭，說：「恐怕也僅是剛開始注意我而已，所以你們如果去看那些姑娘們，要特別小心被人踩上脚印。如要到我那住處，更要小心。因為我那兒是絕對秘密的。一旦有危急之事，可作隱身落脚之處！」

「我會告訴孫旭小心的。徐大哥，田、謝和李小姐三人的下落，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徐步雲攤攤手說：「盡力而為吧！我只怕小麥會焦燥不安，有空去看看他。不過我以為，就算那陰謀者得到那戒子上的遺囑，也未必能輕易奪產成功。」

「他們處心積慮，就必有八九分的把握吧？」

吃過晚飯，去看麥繼武，的確，由于一個人悶得發慌，又不能徹底瞭解小徐的立場及整個事情經過，他對小徐就十分冷淡。

小徐說：「麥先生，你暫時要委曲一下。人是絕對能找到，而且對方也不敢加害她們的。」

「徐先生，你到底是幹啥的？我難道無權知道嗎？」

「麥先生，我不是說因為怕影響了大局。」

「恐怕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徐先生，如果你也是圖謀麥家遺產者之一，你不妨明說，我可以寫下字據，有一天如果我繼承了遺產，一定有你一份如何？」

這是侮辱，但小徐仍然忍下了，說：「麥先生，就憑這句話，你顯然還不大成熟，小孩子脾氣！」

麥繼武厲聲說：「光動嘴皮子不成，要行動表現才行——」突然燈火驟熄，一片漆黑。

麥繼武正要找火柴去點蠟燭，可是徐步雲却發現，只有這幢房子內的電燈突熄，就立刻下了戒心，幾乎就在這個念頭一動的瞬間，突感背後微風拂動，似有似無的影子一幌。

嚴格地說，他的反應比閃電還犀利，却仍然稍慢了一步，這正是一個主動和一個被動的差距。

時間可以決定生死，在這一瞬間，一個念頭在腦中一閃，全身而退既不可能，只有冒險賭上一賭，根據腦後的銳風所的方向，他一撤左肩，比閃電還快，身子半轉，右手貫了八成內力向左後方一抓。

「格崩」一聲，右腿一掃，「蓬」然大震，地上的青磚破了五六塊，來時一條龍，如今變成一條虫了，但徐步雲却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此人本是上次在澡堂子神秘施襲的那個。上次由于此人的左手揑在小徐左頸上的大動脈附近，他斷定此人是個左撇子。

這判斷是有根據的，一個人在面對高手時，雖是施襲，也必然用他最精奇的招式及最有力而熟練的一隻手，此若人非慣用左手，就不會冒此大險使用左手的。

而今夜的熄燈及背後施襲的作風又很類似，所以小徐判定又是他，當然，這也是拿性命作賭注的。

「麥先生，亮燈！」

麥繼武剛才乍聞一聲微哼，接着就是「蓬」然大震，似乎連地也震動了一下，不由駭然，急忙點起蠟燭，看到地上躺着一個卅來歲的漢子，而徐步雲的右手抓住此人的左肘，血已自他指縫中淌出來。

「小五子：：我沒有叫錯吧……？」

這人似已失去了反擊的能力，說話也很吃力了，口中冒着血泡。

「沒錯！」

「我……我栽得也值……值了……因為我的對手是大小通吃的小五子，不論是和你比胳膊……或者比背後撐腰的勢力……我都差一大截子。」

「朋友，你是一條漢子，犯不着為陰謀奪產者賣命。那主使人是誰呀？」

「就算我，……不是一條漢子，你想想看，我會說嗎？」

「你不說我也知道，朋友，你一定知道田莉，謝玲和李小姐被誰架走了吧！」

「我的任務只是行刺……她們不在我的手中！……」

「是不是在『二把刀』的手中？」

「小五子……你是聰明人……不過……你要和他碰……恐怕你吃……吃不了……兜也兜不了……小五子……不是說你一定會輸給他……而是你明他暗……」

「朋友，你大概可以透露一點，『二把刀』既已架去了三女，戒指必然到手，這奪產之舉已完成十之七八了吧？」

「小五子，我……十分驚服你……你的判斷力……僅由于上……上次在澡堂子中的一次施襲……你根本未回頭……就猜出我是慣使左手的人……小五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主要是……叫人別高估自己……輕犯別人……可是這毛病人人都會常犯……為了讓你交個鬼朋友……我可以透露一點……戒指還未找……找到……而且在找之後……雷霆萬鈞的奇襲，會……會前仆後繼……小五子……就算你最後也……也像我一樣……我仍然折服你……因為，你是深知老爺子……而又敢和他硬碰的人……」

「朋友，朋友……」連叫數聲，證明此人已經死亡，因為徐步雲學過鷹爪力，此人的左肘已粉碎，而那一摔之力，已把他的內臟震成重傷。

當然，此人眞正能快速死亡的原因，却是心已經死了。人在絕望之下，也就產生了「哀莫大于心死」的結局了。

搜了此人身上，除了兩塊大洋，還是一個口袋一枚，別無他物，刺客多半如此。而這兩枚銀元，可能也是必要時當作暗器用的。

此人可算是一條漢子，至死不吐最高

機密，對徐步雲來說，所謂最高機密不是主使人是誰？而是「二把刀」是誰？因為此人的身手奇高，而田、謝及李三位姑娘可能都在此人手中。

使徐步雲想不通的是，三女到了手，那戒指為何還沒有到手呢？

歉然地，麥繼武搓着手說：「徐先生，以前對你的誤會，希望你能原諒！」

徐步雲冷冷道：「我早就原諒你了！不過，我要奉勸你老兄，今後作事說話，一定要先斟酌一下再出口，以免傷人。」

兩大黑帮大火併

「是羅爺嗎？」

「請問您是……？」

「我來自連雲市，奉老爺子之命，協助你李代桃僵……」

「我知道了，你就是准駙馬爺……」

「不敢，不敢，羅爺，時機已到，希望見面決定動手的時間和一切細節。」

「在我的別墅中好不好？當然不是烟台山那個……」

絃外之音，似乎對于移屍嫁禍使雙方火併之事已瞭若指掌了。

「成成，就這麼辦，請羅爺指定時間和地址！」

「從現在開始，一小時後，你在朝陽街口永康造鐘無限公司大門前等我，有車子帶你一道去。」

「好，一小時後見……」

一小時左右，徐步雲準時在永康大門前等候，此刻入夜七點半左右，北大街和朝陽街上，人車仍然繁忙。

一輛黑皮汽車停下來，打開車門的正是羅時雨，探出頭來，說：「老弟，請上車！」兩人坐在後座，開車的是譚士魁。簡簡單單，只有這兩個人，這顯示對方不怕他弄鬼，已有準備。

「駙馬爺越來越瀟洒了！」

「羅爺，你也越來越穩健了！」

「和你老弟比起來不免自慚形穢。」

「客氣，客氣：……」路上的交談到此為止。

這別墅在南山附近。在南山上，一些果農大戶，蓋了不少的別墅，一是果熟之期看園的人有個棲身之所，也是果商們的夏日避暑之地，烟台的「國光」蘋果和萊陽梨是齊名的。

只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美婦和一個女傭在此，也沒看到其他保鏢之類的人。當然，徐步雲不信就這麼幾個人。

美婦端上茶點，羅時雨為他介紹：「老弟，她叫呂琴，是我的女人。」

呂琴禮貌地週到地見了禮退下。譚士魁喝了一杯茶，吃了兩塊點心就迴避了，因為羅時雨要開門見山，他說：「老弟，你來了多久？」

「三個多月了吧？」

「似乎是一來就和馬志騰搭上了。」

「正好適逢其會，機不可失。」

「老弟這話是啥意思？我這人的腦筋死，點不清楚我不會不明白的。」

「還不是實行李代桃僵計劃……」

羅時雨臉色一變，翹起二郎腿，漠然說：「得了吧！老弟，你到底在玩什麼花樣，咱們這些鄉能實在摸不透呀？」

「有什麼摸不透的？」

「啪」地一聲，擂了茶几一下，羅時雨大聲說：「快別來這一套！什麼『李代桃僵』？恐怕是馬老大的『上馬金、下馬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你捧昏頭了吧？別的先不說，烟台山上別墅中那檔子事兒是你幹的吧？你能否認嗎？」

「我為什麼要否認？」

「你……好！好樣的！果然是一條漢子。不否認，有種，那麼就請你交待清楚，那一手和『李代桃僵』能扯上任何關連嗎？」

「當然，我的一切舉措，都不是毫無義意的，第一是試探馬老大的反應和他的應變能力，是否裏外一樣？其次，你這邊的人在緊要關頭有退縮趨向，是被我宰掉的。老爺子對那種人一向是不姑息的。」

「還有一個江阿根呢？」

「只有他還像個男人，因被我制服，閉目等死，所以，我把他放了！但他一再表示，他忠于你更忠于老爺子。」

「可是他沒有回來。」

「腿長在他的身上，回不回去那就是他的自由了，但我相信他會回來！」

冷蔑地一笑，羅時雨說：「這叫做死無對證。老弟，少打這份馬虎眼吧。」

臉色一寒壓低嗓音，徐步雲說：「乾脆，就讓你來說好哩！我的動機何在？」

「要不是見異思遷，還有什麼其他解釋嗎？」

吁口氣，他攤攤手說：「羅時雨，我不妨告訴你，馬老大剛自鄉下弄來二十一個黃花大閨女，被人架空弄走，還被宰了幾個保鏢的，連烟台山下的何大嬸和老龜頭常三也到陰間應卯去了！你怎麼說？」

羅時雨又是一陣激動說：「又是你老弟的傑作？」

「不錯。」

「目的是啥？」

「把成果獻給老爺子呀！」

「我看這又是片兒湯了！你可知道你來這一手，馬老大又以為是我幹的嗎？我看你老弟是唯恐天下不亂呀！」

「不……不！你錯了。羅爺，經過這一陣試探，攪和之後，馬老大固然懷疑你，却對我推心置腹，心服口服了！」

「對你推心置腹，你落得吃香喝辣的，這和姓羅的有啥關係？」

「這不就談上正題了嗎？我們今日之會又是為了什麼呢？正因為他信任了我，可以說言聽計從……」

「這個我知道，自從你制服了漁船帮，就開始紅哩！」

「這算不了什麼。現在咱們言歸正傳，我在他的身邊，在緊要關頭可以下手擺倒他，試問頭子倒下了，下面的人像郭基之類人物哪一個能扛得起來？」

想想徐步雲的身份，他的確沒有理由背叛老爺子。先不說老爺子一句話生殺予奪，就以老爺子的財產來說，娶了黃姍，不就等於娶了黃寶齋的一切了嗎？除非這小子瘋了！而這小子是够聰明的，自然不會把財神爺攢出門外的。

老爺子這個人物在羅時雨的心目中，近乎「太公在此，諸神退位」的封神人物

叛了他，中國雖大，也會身無立錐之地呀。於是羅時雨臉上忿恚之色略消，說：「老弟，既然如此，就讓我先聽聽你的。」

徐步雲在他耳邊說了一陣子。羅時雨的五官都擠在一起，想了一會才說：「老弟，你是說今天晚上？」

「對。只有緊三火四地幹，不給準備的機會才有一網打盡的希望。」

「可是地面上治安機關這些日子緹騎四出，正在辦那幾件案子，這麼大的場面，數十人明幹，萬一把事情弄大了……」

「不要緊，老爺子已有安排。」徐步雲語重心長地說：「這件『李代桃僵』的任務，關係你一生中的成敗榮辱。我記得去年八月節，在老爺子家裏過節，飯後在後園涼亭上賞月，談話扯到他手下的人物上，也就談到了你……」

羅時雨極不願在這年輕人面前顯示急欲知道老爺子對他的印象，却是十分急欲明瞭這一點，說：「老弟，人家說，說半截話不長壽呀！」

想了一一，徐步雲說：「我是有一句說一句，好的，你也別高興，因為那可能是[illegible]話一句，壞的，你也別擱在心上，老爺子說：時雨這人的忠，是沒有話說，要是果斷方面也像忠心一樣，那就堪當大任了……」

羅時雨自然相信這幾句話，過去老爺子說過，他作事不够明快果决，是他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說：「老弟，原則上，我同意你的辦法，但不一定要今夜。」

「不，夜長夢多，在馬老大那邊，拖久了更不好。我是怕他對我的身份開始懷疑。羅爺，你是知道，偽裝得再逼真，終是不可能長久的。」

羅時雨點點頭。徐步雲說：「至于在你這邊，風聲透露，對你有害無利……」

「老弟你是說……」

「羅爺，自己人又何必顧左右而言他呢？你背後那個影子一旦知道，還有你决策的權力嗎？這件功勞本來是你的，他這麼一來……」

羅時雨微微一窒，說：「老弟，你眞厲害，啥事也瞞不了你的。」

「羅爺，厲害倒不見得，不過我畢竟是老爺子的身邊的人，老爺子也許不太信任我，可是黃姍她……」

「當然，當然。大小姐啥事不對你說？本來我也以為這一步棋是多餘的。結果你果然覺察了！碰過嗎？」

「嘿！羅爺，事到如今，你還在攷我！『二把刀』之名，沒見過也聽過呀！」

「這……這就是了！這瞞不了你的。尤其你們見過……而且常見……」

徐步雲心中一動，「見過？而且常見？」把所有見過的人，包括在連雲港及此處的統通過篩一下。應該不難猜出來，但他是詐出這句話的，還要繼續顯示，他知道「二把刀」這個人是誰？正因為如此，更深入的就不便問了，再問就穿帮啦。

面色一整，羅時雨下了决定說：「老弟，你的話也對，我羅時雨是庸才，却也到烟台來打下點小基礎，可不能被別人來檢便宜。我看此人表面上是來監視你，骨子裏還不是來搶我這現成的立功機會？」

「羅爺，你畢竟想通了！就請立下决定，今夜如何？」

「細節呢？」

又在羅時雨耳邊咬了一陣耳根，羅時雨提出幾點質問也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

匆匆分手，各自進行。

由譚士魁駕車把他送到北大街與朝陽街口處，他看看無人追踪，首先來找孫旭和郝嘉芬，說了他的計劃，以及希望他們担任的角色，他們自然願意。

然後他再來找麥繼武和江阿根，交待麥繼武別出門，和江阿根密商一會，這才返回馬老大處，此刻已經快到九點鐘了。

「老大，有件秘密，要馬上報告你，請你攷慮，是否趁這機會把姓羅的……」和馬老大咬了一陣耳根。

「眞的？」馬老大望着小徐，未如預期中那麼高興。

「當然囉！消息來源可靠，而且我親自潛到附近看了一下，果然是二十一個，一個也不少，只是老鴇子何大嬸，大茶壺常三以及幾個保鏢的都沒有看到。」

「他奶奶的！那些人早就埋咧！小徐，怎麼能證明這消息……」

「老大，有個人質在此，被我收服，你要不要見見他？」

「是羅時雨的人？」

「當然，自從他在漁船碼頭上目擊我折服數十個打漁的，他就服了我，以後又遇上兩次，在我誘導之下，他作了我的耳根神。」

「那敢情好，快叫來俺問問看。」

徐步雲出了門，馬老大和郭基交換一個曖昧的眼神，但他們都沒說什麼？下見馬老大果然是粗中有細，並未完全不信任郭基，只是在表面上較為倚重小徐而已。

當然，他雖然接納了郭基的一些對小徐的懷疑，却尚未抓到他的實際證據，不一會，徐步雲帶進一個年輕人，說：「老大，他叫江阿根，是羅時雨身邊不太蹩脚的人物。」

江阿根向馬老大見禮，說：「馬爺。儂好……」

「好，好！江阿根，你既是羅時雨的親信，怎麼會背叛他？嗯？」

「老大，阿拉最初是佩服徐小開，在漁船碼頭上的表現，噱頭弗是一眼眼！拆那！打服幾十人，還把聯合糾察隊的人唬走了！迭格事體，不但碼頭上無人不知，羅時雨那邊也都對徐小開吃得死脫哩！」

馬老大說：「是羅時雨搶了我的二十一個大閨女，又殺了何大嬸那一人？」

「是啊！羅時雨說：馬爺也不能踏着他的小肚子拔下他的老二當橫笛吹！拆那！迭格癟三，眞是殺千刀！」

「那些大閨女藏在什麼地方？」

「南山黃家果園中的別墅內。」

「江阿根，你不是快刀切豆腐兩面光那種人吧？」

「老大，儂那能？阿拉要是服了一個人，永遠不變。把阿拉當作牆頭草，拆那！早知如此，可犯不着担一份危險來出風頭哩！」

看了郭基一眼，馬老大說：「江老弟，俺不能不小心點對不對，你知道那地點嗎？」

「當然！徐小開也知道，不過今夜過

了十二點，羅時雨交待親信，要把那些姑娘送走，好像知道藏在那兒不妙。拆那！移到什麽地万？阿拉就不知道哩！」

馬老大又看了郭基一眼，而郭基並沒有什麽顯著的表情，他盡管懷疑小徐，可是對這檔子事兒却不敢一口咬定是假的，但要前往印證也來不及了。因爲現在已經是十點多了。南山很遠，尤其前去刺探，可不是開着車去兜風那麽簡單。

馬老大見郭基沒有進一步的表示，略一尋思，就說：「郭基，馬上連絡一下，除了必要留守的人手以外，有一個算一個，都去。」

「小徐……」馬老大說：「他奶奶的！今天晚上可要看你的咧！你就跟着俺好咧！」

「是的，老大，不過江阿根馬上要回去，以免回去太晚羅時雨會犯疑。」

馬老大說：「江老弟，你眞能放冷鎗幹掉姓羅的嗎？」

「是的，阿拉要是分不到槍，總會有把刀吧？萬一失敗，拆那！這條命阿拉也捨上哩！」

拍拍江阿根的肩胛，馬老大說：「好小子！行！他奶奶個熊！俺猜想羅時雨到烟台來是要弄垮俺的，黃寶齋的勢力也就自連雲港伸過來咧！操！他那吃鍋望盆的作風俺還不知道？小江，只要你幹掉姓羅的，俺要重重賞你！」

江阿根說：「謝謝儂！馬老大，阿拉這就回去了……」

江阿根眞的返回羅時雨處，羅時雨在這緊要關頭，接見不好，不接見也不好，但爲了進一步瞭解馬老大的虛實及徐步雲的立場，還是在秘室內接見了他。

只是譚士魁在一邊監視，而其餘的人也整裝待發了。

「小江，你這幾天沒回來，是怎麽回事呀？」

「羅爺，阿拉本來是死了人的哩！承徐小開不殺，本無顏回來丟人現眼，後來聽徐小開透露，要弄垮馬老大，阿拉想這是唯一報効羅爺和老爺子的機會，決定回來戴罪立功。」

羅時雨說：「說說看你的戴罪立功的點子是什麽？」

小江笑笑說：「羅爺，儂那能？忘了阿拉玩這個有那麽點噱頭哩？」右手姆、食，二指伸出，作側着鎗身射擊狀。

羅時雨說：「這個我沒忘，你的鎗法和譚士魁一樣的高明，可是……」

「羅爺，儂要知道，到了地頭，兩雄對峙的檔口，要是譚爺站在你的附近，對方必然提防，而阿拉，阿土生一個，對方不會懷疑，才能盡到保護你以及狙殺馬老大的目的……」

「嗯……」羅時雨摸着下顎踱了一匝，說：「也不無道理，老譚，你的看法又如何？」

譚士魁當然不願意讓一個小嘍囉搶去風頭，可是那場面之凶險，閉上眼睛一想便知，尤其徐步雲那小子身手了得，而且心中在想什麽，誰也摸不透，既然羅時雨也以爲自己陪他面對馬老大時的目標太大，何不順水推舟？

譚士魁說：「羅爺，小江的鎗法和我比試過五鎗，不分上下，要是繼續比試十鎗之後，我自信要比他高明，不過他的顧慮也不無道理，他不惹眼，對万的戒備必鬆，馬老大主要是同你問罪要人的，還沒想到要剷他的根，所以……」

「你也有這看法是不是？好！就這麽決定，由小江陪我面對馬老大，小徐怎麽說的？」

小江說：「徐小開說，他本是奉命帮儂羅爺弄垮馬老大的，所以阿拉萬一失敗，他也會在馬老大身上補上一鎗……」

南山果園區幅員遼闊，小戶頭三五畝，大戶頭百畝或數百畝不等，如果地形不熟，黑夜入果林，十之八九會迷路。

兩撥人，約百十來個，全都準時地來到南山山麓黃家果園內，而且到達了果林中央一幢別墅前的空曠之地處。

雙方相距約五十碼，各伏在左右林中，羅時雨說：「馬老大，你來幹甚麽？」

馬老大說：「他奶奶地！問問你自己來幹甚麽？不就知道俺來幹甚麽咧？」

羅時雨說：「既然遇上了咱們還是面對面把前仇舊恨說個清楚如何？」

馬老大說：「難道俺還怕你不成？」

「馬老大，咱們是先小人，而後君子，兩撥人都站到明處來，一字排開，如果帶了鎗來，都要丟在地上，然後各派出二三人到別墅中及四周先搜察一下，以免弄鬼！」

「姓羅的，這法子俺不反對，你這雜碎不弄鬼，他奶奶的誰會弄鬼？」

羅時雨說：「我喊到『三』字，咱們都緩緩地走出果林，一字排開如何？」

「就照你這雜碎的辦法好咧……」

兩撥人都緊張兮兮地自林中緩緩走出，這工夫誰也不敢拔鎗，一拔鎗就亂了，各走出二三十步停下來，大約每隔半步一個人。

馬老大這邊四十一人，羅時雨這邊三十九人，由小江伴着羅時雨緩緩離隊再向前走出十來步，小江在羅的左手約兩步之處。

但伴着馬老大出隊的却是郭基，也走出十來步站定，雙方頭子相距約十五碼，兩隊之間相距約三十五碼。

看來每人身上都有鎗的樣子，所以誰也未出鎗。

當然，可能誰身上都有鎗，只是藏得好而已，藏在身上不易看出的是「掌心雷」及「勃郎寧」之類手鎗，因爲鎗身小而薄，像「十三響」「自來得」這類鎗身雖扁可惜大而鎗管較長，至于「五蜂子」「六輪子」「七星子」「八音子」及「九連珠」等等，鎗身有輪較厚，容易看出來。

而徐步雲所站的位置，正好是馬老大這一排人的中間，也就是在馬老大身側郭基的正後方。

馬老大知道，必要時小江會幹掉羅時雨，萬一失手，還有郭、徐二人。幾乎是萬無一失。

羅時雨的想法又不同，小徐幾乎站在馬老大身後，小江萬一失手，還有小徐，這近的距離，再蹩脚的鎗手也不會連邊兒也掛不上吧？

「姓羅的，你說吧！俺作俺的生意，你幹你的買賣，他奶奶個熊！你殺人刦貨

是甚麽意思？」

羅時雨說：「馬老大，我說我絕對沒有刦貨殺人，你一定不信，我說在烟台山上是你殺了自己的叛徒及我的人，却故佈疑陣，把我的部下放在你的別墅中，又把你自己的人放在我的別墅，以便造成火併致死的印象，這你一定也不會承認囉？」

「放屁！俺會殺自己的人？姓羅的，麥繼武是你刦去的吧？」

「你才他媽的滿口噴糞哩！我要是逮住了麥繼武，也不會和你在此乾耗了！」

雙方都沒有握到對万的證據，即使有一點也不願在這場合上說出來，就在這一窒之間，兩個隨在雙方頭子身邊的人拔了鎗。

江阿根不愧爲鎗手，未見他自何處拔鎗出來，「砰」！只見馬老大的心窩處冒出一點青烟，身子震動着退了一步，接着是張口要說話却未出聲而倒下。

在此同時，只見馬老大身邊的郭基也由袖內取出手鎗向羅時雨射擊，而且身子蹲下，羅時雨的眉心有一個血洞，身子也退了一步半，仰身便倒。

相形之下，郭基的鎗法比江阿根還高明。

雙方兩排站在後面的人幾乎全被這意外景象震住了，但旋即伏地找掩體，展開了混戰，一時烟屑泥塵風揚，鎗聲大作。

這兒距市區太遠，又是逆風，倒不必担心治安方面的人在短時間內會趕到現場鎮壓。雙方都退回兩邊果林中，在黑暗中盲射一通。

至少有三四個人在退入林中之前已倒地不起，羅時雨這邊是譚士魁和于得寶，馬老大這邊是郭基和另外三個人。

兩邊的智囊全倒下了，幹了約十來分鐘，估計再不離開會有麻煩了，各自把死的弄走，林中只留下了血漬，又恢復原來的沉靜，軍警趕到時一根人毛也未逮到。

×　×　×

兩大地面上惡勢力頭子被殺，就算屍體已經弄走藏了起來，或暫時草草掩埋了，也瞞不了地万上某些治安人員。

有些人員是吃黑社會的，這是公開的秘密，那麽羅時雨的死，屍體弄走，自有人出頭暗暗地收拾殘局，却一面觀望，因爲他們還要看看馬老大那邊有什麽動靜？

兩邊的頭子死了，都心裏有數，馬老大這邊也一樣，等着瞧瞧羅時雨那邊有什麽動靜？反正不管你有多大的勢力，總是黑社會火併的勾當，不敢明目張胆地表示沒完沒了，還要大幹。

但事實上，他們確是不能甘善罷休，只不過他們要報復的對象目前並不是對万，而是一石二鳥，從中搗鬼的徐步雲。

馬老大有治安單位中臭味相投的哥們，羅時雨有連雲市兼程趕來的親信人物及殺手。這本應該是「二把刀」動手的時候了，但暫時被擋了駕。

爲了怕瘋狂地報復，難民們已疏散到市外去了。只有孫旭，郝嘉芬和小江在徐步雲的身邊，就連麥繼武，爲了他的安全，也不得不把這個關鍵人物送到牟掌櫃的家中。

徐步雲在他的房子中暫避鋒頭，晚上，江阿根和孫旭外出買食物，郝嘉芬在燒水冲茶，一邊洗小徐的衣服，大約是八點左右，她邊洗衣服邊問：「步雲，兩個傢伙到底死了沒有？」

「包死不活。」

「有十成十的把握嗎？」

「沒有這點把握，那還混什麽？……」站在厨房門外，望着她洗衣服的姿態，十分動人，事實上，你要是喜歡了一個人，他的任何動作都是賞心悅目的。

爲了收攝這份閑情，他扭身向後走去，這兒有個較大的休閑室，裏面有乒乓球桌，還有些其他運動設備，却都已失修堆在內間小屋中，整個屋子空蕩蕩地，他向內探頭一看，不由心頭一凉，雖然黑暗，由于窗框已毁，迄未修理，窗子等于是一個大洞，下弦月光瀉進來，勉可視物。

一個微胖的大姑娘，就坐在乒乓球桌子一端，兩腿懸空，悠悠盪盪地望着他。

來得太快了，羅、馬兩人死了才三天，或者是在馬、羅未死之前她已經到了烟台却一直未露面吧，如這猜測不錯，他的一切計謀，十之八九她已知道了。

「是不是很驚奇？」她說。

「有一點，黃姍，妳來了多久，爲什麽也不打個招呼？」

「連我爹你都敢叛，我除了佩服之外，也就不敢再抱什麽奢望了。在不久之前，我爹就獲得密報，說你心懷叵測，我那時還不信呢！我只是百思不解，你到底是爲了什麽？」

自嘲地攤攤手，他說：「有些話本來我不說妳也該明白，所以我以爲不必浪費唇舌……」

「我沒有你那麽靈，話不說清楚我怎麽知道？我黃姍在連雲市被譽爲女財神，爹的財富連我也算不清，至于容貌方面，我知道姿色平平，不能和郝嘉芬比，可是人生在世，哪有十全十美的呢？如果不太挑剔，我也不能算是個醜女人吧？所以不但我想不通，也沒有人能想得通。」

「這並不稀奇。」他走進來，說：「凡是想不通的人，都是利慾薰心，良知已泯，要求這種人能想得通，也就不會有人包娼包賭，魚肉鄉里了，山東數十縣蝗、旱災，哀鴻遍野，多少人在生死邊緣上掙扎？多少人被誘拐賣入烟花，俗語說：人心是肉做的，這話簡直叫人懷疑，簡直是冷血——」

「啊！什麽時候你變得慈悲心腸了？這不是工於責人，憚於責己嗎？你初到我們黃家，負責四出強徵規費，折服了不信邪的人物，表現了何等如狼似虎的作風？到了烟台，又爲馬老大到漁船碼頭上打天下，下手又何曾留情？至于陰謀挑撥馬、羅之間火併，出手之下，幾乎不留活口，這又豈是菩薩心腸的人物所當爲？」

冷峭地一哂，徐步雲說：「爲了取信於令尊，自然要表演一番，以示我的心腸與禽獸無異，要不，令尊又怎能對我推心置腹？至于到此總爲馬老大打天下，也是暫時取得他的信賴，而殺死一些冷血，爲什麽要留情？」

黃姍冷漠地說：「這麽說，你到黃家是有所爲而來，黃家財富根本未看在眼裏了？」

「妳現在才明白，那未免太遲鈍些，

令尊兩手血腥，雙手送上，我也嫌它骯髒呢！」

「格……」黃姍氣極而笑，這世界上居然有人不愛黃姍的萬貫家財和勢力的，她的確忍不住要笑，她恨的是，像她父親那樣算無遺策的老江湖，居然也被這小子耍了。她一字字地說：「徐步雲，這麼看起來，你似乎頗有點來頭！」

徐步雲笑了，就在他笑聲未畢，黃姍手一揚的瞬間，衣袂撕裂着空氣之聲乍起，窗外射進兩條黑影，呈交叉形向他頂上瀉到，冷森七首已瞄向他的頸部大動脈。

徐步雲挫身仰頭，正要給這兩人一點顏色看，幾乎同時，背後門外衣袂聲破空而來，以他的經驗，這兩個也是呈「×」型射來的。

非常明顯地，這四個人想在他的頂上以「米」字形通過，試問，當今誰能在「米」字形的奇襲之下全身而退。

瞬間的危機，也必須在瞬間解除，反之，他就會死于瞬間。

應付奇襲必須奇招，他仰臥地上以「滾膛刀」的路子施出了「蟠龍腿」，而「蟠龍腿」並非不用雙手，就在那「米」字形剛剛形成，四柄七首有如剝落漫天的銀鱗向他掃落時，「貫手」「刀手」及「竹葉手」，加上閃電翻絞的十三腿，一時「唰唰」及「蓬啪」和「嗷嗷」聲乍起，又迅速地結束了。

他的腿上被划了七道血槽，「唰唰」聲就是褲子破裂之聲，四個殺手在地上蠕動，一個胯下稀亂，一個胸骨陷塌了五根，另外兩個都是腹部中腿，內臟碎裂。

幾乎同時，人影一閃掠近三步，寒光隱現的鎗聲，已在黃姍手中幌動，也幾乎同時人到手到，一手已卡在那大機頭處。

黃姍只有混身顫抖的份兒，說：「姓徐的，動手吧！」

奪下鎗，卸下子彈，把鎗丟在乒乓球桌上，說：「黃姍，妳可以袒護令尊，昧着良心不正視他的罪行，一意孤行，我却仍然不願親手殺妳，妳走吧！」

黃姍切齒說：「諒你也不敢！」

冷蔑地一笑，他說：「對我來說，只要是當作的，幾乎沒有我不敢作的事，同去勸勸黃大叔，多行不義必自斃，不要說一個地方上的黑社會人物，就是朝野中的大佬，他們的升沉興衰，又豈是他們自己所能控制的，自民國元年三月十三日起到現在，三十二屆內閣，換了多少國務總理？光是段祺瑞一個人就是五退五進……」

「不要說了！徐步雲，今夜你不殺我，有一天你落在我的手中，我可沒有你這麼假慈悲！」

手一伸，他冷冷地說：「請吧！妳不說我也知道！」

黃姍抓起乒乓桌上的手鎗往外走，郝嘉芬就站在門外，黃姍看了她一眼，說道：「誰的男人妳都敢搶，妳可眞是葷腥不忌！」

開了大門走出，正好孫、江兩人買食物回來，手上懷中抱了一大堆，眼見一個女人把一支匣子鎗掖入斜襟上衣之內，兩人一緊張，菜都掉落地上了。

門內的徐步雲說：「緊張什麼？該緊張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門外不還有輛車子，黃姍說：「把人給我弄上車，留在這兒你們還有麻煩。」

黃姍把車子倒過來，孫、江二人把四具屍體塞入後箱及車後座中，黃姍探出頭來說：「徐步雲，你的身手和機智雖比我們預估的高些，你仍然要栽在一個人的手中。」

淡然一笑，徐步雲冷冷地說：「可能！世上本就沒有天下無敵的人！」

江阿根說：「黃大小姐，徐小開已盡了力，阻攔不了馬、羅兩人的火併，這怎麼能怪他呢？拆那！」

「你就是江阿根是不是？叛徒！從現在開始，你還是多費點精神保命吧！告訴你們，馬、羅面對面是徐步雲出的主意，而羅時雨身上雖有兩個彈孔，眞正擊斃羅時雨的却不是郭基，而是在郭基後面一排人當中的徐步雲，當時郭基持槍挫身射擊，只射中了羅時雨的左肩，非致命傷，故意蹲下以免擋住徐步雲，所以羅時雨眉心一槍斃命，是徐步雲幹的……」說完，噙着陰笑，車子疾馳而去。

孫、江、郝三人望着小徐，由於他未否認，這才知道殺羅時雨的不是郭基而是他，他這麼安排，是爲了暫時不使老爺子那邊知道。

可是老爺子那邊還是知道了，這可能又是暗中的「二把刀」弄的鬼，由此可見「二把刀」是如何的詭詐神秘了。

雖然那刺客透露了一點，有關「二把刀」的身份，所謂「見過」及「常見」的人，那會是誰呢？還是不易猜出。

「步雲，看你的腿上，傷得可不輕啊！快進去嘛！我給你療傷。」

「先不要急着療傷。」徐步雲說：「我討厭被人家踩上綫，這兒本來十分秘密，現在却已經不能住了！三位有沒有什麼好地方，絕對保險，也好暫時棲身。」

江阿根說：「阿拉有個地方，絕對無人知道。那是一個同鄉，他在清華池澡堂子作總管，他自己有三間小屋在『新世界』遊樂場附近，他是孤家寡人一個，拆那！一間小屋就够他住的了！另外兩間，咱們四個人勉強可住。小開，儂看行嗎？」

徐步雲點了頭，叫三人盡快收拾東西，並派人去叫輛馬車。到了「新世界」附近還有一段距離就下了車，四個人分成兩撥向相反方向走去。

這是因爲怕人跟踪，三間小屋沒有院子，實在不方便，本來徐步雲要在此住高樓大廈都有，只是目前他不願招搖。

江阿根有把鑰匙，開門閃入，立刻由郝嘉芬爲小徐腿上敷了藥，七道口子其中有一條頗深。而江、孫二人不久就把在那邊買的菜弄好端上了。

吃到十點多，剛剛收了，江阿根的朋友回來了，小江開了門說：「老張，阿拉有幾位朋友，暫時在儂這兒住一兩天，儂不會見怪吧？」

「儂那能？儂的朋友就是阿拉的朋友……」人一進門，目光停在郝嘉芬臉上，突然色變，說：「拆那！迭格『壳子寡老』不就是那次在丹桂東園門帮那小偷逃走的那個嗎？拆那格娘格細皮！小江，儂迭格小癟三，拆爛污拆到阿拉頭上來啦！阿拉那天丢了一杖金戒指，拆那！」

江阿根可不知道有那麼一段，茫然說：「老張，儂以迭格態度對待阿拉的朋友弗來斯呀！拆那！」

姓張的大聲吆呼着：「小江，儂把阿拉當作豬頭三啦？拆那，儂問問迭格長頭髮，有沒有帮一個扒手？」

就在雙方不可開交，徐步雲有點窩囊，正準備換個地方時，小屋前後左右人影幢幢，大概足有二三十個持步槍的保安隊，槍上膛，刀出鞘，還有七八個手持匣子槍的，把小屋團團圍住。

姓張的一愣，嚇得不敢出聲，孫旭正要拔槍，但徐步雲按住了他的手，低聲說：「不要冒這份險，不但四週圍住，四周屋頂上還有十五六個，至少有三挺『手提式』……」

小江說：「保安隊是抓土匪的，咱們不哭圍恐怕要糟，都是阿拉亂出主意，而老張罵山門才抬來了……」

「不。」徐步雲說：「我們的行蹤一直在『二把刀』的監視之下，剛才並沒有擺脫他……」他往門口一站，說：「請問老總們是奉何人的命令抓人？」

有個持手槍的中年人說：「大隊長的命令。」

「抓誰？」

「就是你們，你姓徐吧？」

「不錯，什麼罪名？」

「亂匪，有人密告，你有屢次殺人的證據。姓徐的，把手舉起來！」

徐步雲說：「好漢作事好漢當，殺人的只有我一個，與其餘的無關！如果不難爲他們，我就舉手出來。」

那人年人說：「你想得倒好！我們知道那都是你的黨羽，乖乖地舉手走出來，那是你小子的造化！」

小江想開槍撂倒這中年人，徐步雲說：「你瘋哩？他們目前只要找到藉口，就可以亂槍打死我們。老實說，十幾二十支步槍，我根本不放在眼裏，可是『手提式』運放，那就全憑運氣了！走吧！不過你們放心，還不至於栽在這保安隊的手中……」已舉手領先走出……。

× × ×

保安隊大隊部這個牢房的建築破舊狹小，五個人在裏面要想撩撩腿，甩甩臂活動一下，一定會打到別人。地板都裂了些縫隙，可能下面潮濕，跳蚤極多。

這已經是第二天了，自進了這牢房，張春圃就罵個不停：「姓徐的！儂迭格小癟三！殺千刀的！阿拉前世欠了儂的，這輩子來要賬！拆那！你們說說看，阿拉不是倒了八輩子楣了？

「老張，求求儂！」小江說：「別罵哩！都是阿[illegible]錯。罵累了也沒有人給你一口水喝。拆那！在外面混了這多年，怎麼老是不開竅？」

「拆那格娘細皮！可不都是儂迭格瘟生，沒事找事做？屈死！阿拉是作了什麼孽喲！」

「拆那！剃頭捏脚的貨式，就是上不了大枱面！搭槳！十三點！連徐小開都沒有抱怨一句，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什麼人？癟三！豬頭三！拆那格娘！你們以爲到了這兒，能輕易出去嗎？嗚嗚……」竟捂着臉哭起來。

小江說道：「拆那，儂是男人還是女人？」

一聲「敬禮」！有個人大步走了過來，手中提了皮鞭，自鐵欄中伸進手來亂抽一通，還怒罵着：「媽個臭×！自從你們來了！我這小隊長都要負責輪班站崗啦！你們這些王八蛋，沒有事找事作，要是活够了！何不拔根鳥毛吊死？」「叭叭叭」猛抽不已。

小江又要去抽鞭梢，徐步雲說：「別招惹他，護住臉，別讓他傷了臉，尤其是雙目……」

小江這一天多來也受够了，他本以爲小徐是條漢子，十分折服，沒想到到了這兒，時時叫他們忍讓。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小的疤，看來是個儒種。他本想諷刺他幾句，終於忍下了。

直到這小隊長打累了才收鞭，說：「吵！再吵！媽拉格皮的！眞欠揍！媽的！我要是大隊長，乾脆拖出去斃了算哩！這可好，今天這撥人來要，剛要交出，明天那一撥人又來要，媽的！都埋在土裏一半的貨哩！又變成了搶手貨！」鞭子打在站崗的士兵面前地上，說：「記住！再吵就給我抽！」

「是！隊長……」

「這位隊長慢走！」徐步雲說：「可否請你給代打個電話？」

「打電話？」小隊長一扭身，吼着說：「報喪是不是？還沒有那麼快！」

「不……不，請您代爲打通電話給找……」小隊長已經走遠了。

張春圃壓低嗓門眼譏誚地說：「拆那！認了吧！有胆量在外面胡整，沒有胆量吃一顆花生米嗎？」

小江雖未出聲，那表情和目光中却也有這意思。郝嘉芬說：「張先生，此刻在危難中，大家該同舟共濟，一條心，共謀自救之道。這樣互相抱怨，於事何補？」

「拆那！都是妳，要不，阿拉也不會……」孫旭忍無可忍，揚手就是一個耳光。張春圃捂着臉要發火，孫旭說：「你活够了是不？叫啊？吆呼啊！娘的！對小姐也滿口髒字兒！果然是揚州師傅出身，一身的脚丫子味兒！」

外面的守護大兵爲人還不錯，低聲說：「你們是不是不挨鞭子就不舒服。惹火了他，轟你們兩槍，你們也是乾瞪眼！」

孫旭冷笑說：「沒有王法了吧？」

「王法？」那大兵笑笑低聲說：「你們可知道我們的大隊長是什麼人？」

「胡跛子，胡剝皮……」徐步雲喃喃地說。

「噢？你知道了？那就好，他的左腿就是剿匪時掛彩殘廢的，所以土匪被他捉到，連一顆槍子兒也不捨得浪費，一概砍頭！」

張春圃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脖子上的刀口，五人都坐了下來，孫旭說：「這小隊長說兩撥人都在要我們……」

「當然！」徐步雲說：「一撥是馬老大的死黨，一撥是老爺子的人。所以這兩撥人相持不下，胡剝皮必然爲難。交給馬老大的同路人，老爺子的死黨不肯罷手，交給老爺子的人，馬老大的人也不是好纏的，張宗昌身邊的人爲他們撐腰。」

郝嘉芬說：「也許正因爲如此，咱們的死期才能順延，是不是步雲哥？」

徐步雲點點頭又搖搖頭，他現在眞正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可是有些話又不願多說。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捏捏嘉芬的手：「最使我內疚的是連累妳和老孫……」

「徐老弟，你這話等於瞧不起我這剪綹的偷兒，不配交你這個朋友。」

嘉芬倚在他的膀子上，說：「步雲哥，如果眞會拖出槍斃，只要讓我死在你的身邊，我沒有怨言！」

徐步雲沒說什麼，只是大力捏着她的手，嘉芬含着淚，却故意努力瞪眼，不使淚水溢出來，他只要能打出一通電話就够了，但他不想說。

深夜，五人都昏昏欲睡時，高喊「立正」口令聲非常刺耳，自然也傳來了崗位士兵的立正挺身聲，這勢道似又與小隊長的派頭不同。

果然，兩個馬弁和一個副官陪着一個高大的跛子來到牢門前。馬弁之一吆呼着：「起來！大隊長要問話！」

徐步雲坐了起來，其餘四人也不敢怠慢，都坐了起來。胡剝皮叨着烟捲兒瞇着眼向內掃了一眼，說：「哪一個姓徐？」

「我！」徐步雲不卑不亢地回答。

「噢？就是你這個小兔崽子，看不透，會有這麼大的道行！你大概知道我是誰了吧？」

「一看你的腿不就知道你是胡剝皮了嗎？」

「你……」胡剝皮三角眼一瞪，齜着大金牙，吼着：「來人哪！」

「有！」馬弁齊聲答應。

「拿鞭子來，給我每人抽一百鞭！」

「慢着！」徐步雲說：「胡剝皮，你先別咋唬。現在固然是我在裏面，你在外面，可是我知道，你是來求我的！」

此刻就連郝嘉芬也以爲小徐有點失常了，他曾不斷勸人忍耐，見了胡剝皮却硬起來了，這不是玩命嗎？四個人一齊緊張起來，甚至以爲他自作多情，胡剝皮還沒說出來意，怎知不是要槍斃他們的？

「你是說我來求你？」

「當然，絕不是要殺我們而來送行的吧？」

「好小子！就算你聰明，李副官！」

「有！」

「帶着所有的人先下去，我叫你們進來再進來！包括衛兵！」

「是！」李副官揮揮手，所有的人都到外面去了。

四人捏了一把汗，這工夫又不得不佩服小徐了。屋中靜了一會，胡跛子咳了一聲，取出一盒「三炮台」烟，彈出一支伸進手來，說：「來一根吧！」

徐步雲捏了一根，胡跛子親自爲他燃上。然後再爲他自己點上，猛吸了幾口，把他自己的頭藏在濃烟中，說：「小徐，我很佩服你這條漢子……」

「少來片兒湯，有話快說，有屁快放！我說過，你是來求我的，說出來讓我聽聽。」

「好好！够爽快！雖然別人不敢對我這麼說話……」乾咳了一聲，說：「你知道自己身上揹了七八條人命，叫誰來辦這件案子，也是……」

「當然是死罪。」

「你知道就好辦了！小徐，男子漢大丈夫，死也要死得硬朗，更要使活着的人得到妥善的安排，父母後半輩子的生活不必發愁，這樣死了就可以瞑目了……」

「少囉嗦！」

「小徐，你如果能答應我一個要求，你的朋友全部無罪開釋，而且還送上兩百個小元寶作爲建交的見面禮，這鬼朋友我是交定了！」

四人聽了這話，先是一喜，繼而心瓣淌血，至少嘉芬和孫旭有這種感受，小江差不多。

「兩百兩？你拿了多少？」

「娘的！」胡剝皮三角眼一瞪，說：「你是什麼東西要和我比？」

「你說，你又算個什麼東西？拿尿罐子的勤務兵出身！要不是手散點，加之時來運轉，這大隊長不輪到你哩？」

嘉芬在後扯了一下，小徐故作不知。

胡剝皮獰視着他，唇上的烟捲兒在顫抖，五官都移了位，說：「娘的！你以爲我不敢斃了你？」

「你斃了我如何向馬老大和黃寶齋的人交待？我知道，他們兩方面都要活的，對不對？」

胡剝皮楞了一陣子，吶吶說：「兔崽子！你果然有點道行！無怪就憑你一個人，能把兩個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撂倒哩！好！就算你猜對了！老弟，只要你說一句話，就算帮了我的忙，我立刻放人，而且馬上送上兩百個小元寶到府上去。」

「我的要求之一是現在就放人，小元寶我不要。」

「你……你不要，一百兩金子？」

「不是我不喜歡黃金，而是你的金子不好拿。」

「現在放人也可以，不能全放，最多先放兩個。」

「胡剝皮，如果你和我來陰的，表面上放了人，出了保安隊的大門馬上又逮回籠，告訴你，我有辦法知道，也有辦法對付你。」

「得了吧！老弟，我胡剝皮是長大的而不是被人唬大的！」

「信不信由你。」

「你要是答應了，我先放兩位，保證不會來陰的。老實說，馬老大這邊只要你一個人，黃老爺子那邊要兩個，還有一個叛徒姓江的，不過這個也許並不堅持。」

小江先是一驚，立刻處之泰然了。

徐步雲說：「先讓我聽聽你的要求是什麼？」

胡剝皮猛吸一口烟，說道：「兩撥人的代表，明天十二點以前會微服來此見見你……。」

「幹啥？」

「在左右爲難，不可開交之下，這也是我的主意，讓他們當你的面，親自聽你說明，願意跟誰走？」

冷冷一笑，小徐說道：「你這大隊長似乎是爲北洋政府幹的，只要人家一瞪眼，或者伸出幾根指頭，你就可以放人是不是？」

「礙於情面，不能不如此。」

「馬老大這邊能出多少？黃寶齋那邊又給多少？是不是因爲雙方所給的數字一樣，不知道該賣給誰才好？」

「媽拉格皮！聽你的還是聽我的？」

冷冷一笑，小徐說：「老實說，現在你要聽我的，除非我猜錯了！今夜你來此還不是求我的？」

「兔崽子！你似乎並不是眞的知道胡剝皮這個人的作風。」

「我對你太瞭解了！你對小老百姓當然可以隨時剝皮，遇上狠角色，你也够窩囊的。」

「兔崽子！你再對我不敬，在鎗斃你之前，就先讓你嚐嚐老虎櫈和辣椒水的滋味。」

「我不妨提醒你，馬老大雖死，肯爲他賣力說話以及付諸行動的人還很多。而黃寶齋却仍活着，由于他認爲我是叛徒，他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甚至于他寧願化五百兩要活的，不願化一百兩金子要個死的，不要說把我弄死，只要先弄個半死不活，就算這次交易成功了！他也不會輕饒你。我對此人的瞭解，比他女兒還要深。」

胡剝皮楞了一會，似乎後悔騎虎難下了。

徐步雲說：「爲什麼我會說你是來求我的呢？因爲一見你接受了他們雙方的好處，就等于濕手插在麵粉缸裏，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

「什……什麼路？娘的，又要吃胡稽拉蓆子了……」

小徐斷然說：「只有聽我的。」

「娘的！說你胖你倒喘起來哩！你還知道自己姓什麼嗎？」

徐步雲躺在地板上，雙手托着後腦，閉目養神。胡剝皮又燃了一支烟，鼻尖滲出不少的汗珠。憑他胡剝皮，怎麼能向一個死囚求計？

「小徐，娘的！你倒是說話呀！你有啥辦法？」

徐步雲淡然說：「把人偷偷一放，然後故作姿態派兵四處搜捕，就說人犯越獄，然後把定金退回去……」

「放你娘的八寶屁！呸！」胡剝皮大力摔了烟捲兒，齜牙咧嘴地低吼着：「你把我當作穿開襠褲子的……」

「要不，你先把他們四位全放了！他們走了之後，咱們再談。」

胡剝皮似乎脫骨換胎了，在鐵欄外往地板上一坐，又丟進一盒烟，小徐每人要了一根，只有嘉芬不抽。燃上烟，胡剝皮眞有求計於他的低調，說：「老弟，我一搭眼就知道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眞的！只要是烟台的老百姓，見了我胡剝皮能不轉腿肚子的，簡直少見，而你非但敢頂我，罵我，還把我唬得一楞一楞地！我算服了你！」

「你以爲我只是在唬你？」

「當然，不，老弟，你倒是說說，如何才能帮我個忙，別讓我坐蠟呀！」

「好吧！看你可憐兮兮地，咱們就交換個條件。讓我打一通電話。」

「幹啥？老弟，快別張羅哩！就算許道尹下令特赦，恐怕也有許多忌諱，想想看，在這節骨眼上誰能救你，趁早別打這個譜了！」

「你不要管，我只是死前的道別，作一番交待，絕不會枉想求人開脫。」

胡剝皮以爲，他收了人家的部份好處，還沒想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來，無論如何，現在不能漏了口風，所以他略一思考就連連搖頭。

「只是一通電話……」徐步雲大聲說：「你是越混越回去哩！大隊長是怎麼幹的，你怕一通電話把你賣了？何况我打電話，你就守在一邊呀！」

「噢……不……不必麻煩了！小徐，我只求你，屆時，你向任何一方面的代表說一句話，如：我寧願到黃老爺子那邊去認罪，或者我要到馬老大那邊去！只要這麼一句話就成了！被拒絕的一邊就只好認，如他威脅你，你就表示：寧死不變。老弟，這件事在你是輕而易舉，何况，反正你是……」

徐步雲得不到打電話的機會，等於虎落平陽，他相信，必是「二把刀」向保安隊告密才把他們包圍起來的。

老爺子爲什麼不派「二把刀」對付他？一時還想不通。

電話打不通，也就是不讓他與外界連絡，這後果是十分凶險的。他說：「胡剝皮，先放兩個人再說。」

胡剝皮說：「先放哪兩個？」

徐步雲回頭望去，說：「這位張師傅是清華池澡堂子的總管，人家的確是無辜，首先要放。」

「行行！」

「其次，這位小姐是災區的難民，當然更是無辜，也要放。」

「放，放！這兩位馬上就放如何？」

「我不走！」嘉芬說：「胡隊長，除非連徐步雲一起放，要不，我不會先出去的。」

「嘿！娘的，這自田戀愛，還眞有點道理啦！老弟，人家不出去，你說這怎麼辦？」

徐步雲連連使眼色，說：「先去吧！我的命大，死不了的！但妳走了才會使我無後顧之憂……」

「不，步雲，我如果在外面會更加痛苦……」

徐步雲冷漠地說：「郝小姐，事到如今，有句話我不能再蹩着不說。家鄉有句粗俗的俚語說：寧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我們是普通朋友，其他還談不上，就算有了點交情，家父母那一關也……」

「你……」非但郝嘉芬面色驟變，孫旭和小江也爲之色變，過去建立的好印象，瞬間被這幾句話一掃而光。孫旭說：「徐老弟，依我看，嘉芬的家世、程度和容貌，配你綽綽有餘，怕是你未必能配得上吧？」

小江也忿忿地哼了一聲。但郝嘉芬立刻就體會到，這可能是徐步雲激她，希望她一怒拂袖而去，她說：「孫旭，不要管我的事，我只是不想走。」

徐步雲冷峻地：「留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在身邊，我感覺很彆扭，妳請吧！」

郝嘉芬氣得發抖，就算明知他是蓄意激她，在衆目睽睽之下，也是無地自容，所以忍不住流淚。

「嘉芬小姐，走吧！」小江說：「要

是能准許第三個人走，我也不願留在他的身邊。」

孫旭說：「嘉芬，妳犯不着呀！憑妳，何必有豬頭送不上廟門似的。快走！如果我是妳，馬上就走人！」

胡剝皮說：「小妞，妳可別不知愁呀！進了這個門，能不蛻縷皮，囫囫圇圇地出去，是前輩子燒了高香，娘的！妳是發的什麼羊角瘋呀？」

郝嘉芬大力扭着手指，低頭垂淚無語，小江忍不住了，說：「儂那能？拆那！阿拉就不信，儂非他不可！」

徐步雲說：「各位先別激動，剛剛不過是一句『能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引起大家的不快。這只是家父母的一句閑話。只是還有句話我又不能不說明白，在過去，我以爲沒有必要，現在則有必要了。我已娶了親，內人二十一歲，只因爲是小脚的，我……我不喜歡小脚的女人，所以出了門就不想同家了……」

郝嘉芬突然抬起頭來，孫旭說：「胡隊長，我相信她願意走了，準備放人吧！是不是嘉芬？」

良久，她才勉強地點點頭。胡剝皮大聲吆呼：「來人哪！」副官，馬弁及衛兵都來了。

在五六支槍的監視之下，開了鐵門放出了張春圃和郝嘉芬，但她仍然叮囑他多保重，然後被衛兵送出。

副官和馬弁又被逐出，胡剝皮再次坐在欄外地板上，說：「老弟，現在可以敲定了吧？」

「人是否眞放了！也只有你自己心裏明白。」

「我起咒好不好！如果是哄你，就叫我死在亂槍之下。」一般來說，軍人忌諱這種話，是不輕易發這種誓的。

徐步雲說：「你要我怎麼樣？」

「向兩方面的代表表示你願意去哪一邊？」

「你勞師動衆，逮捕了我們，却又不按正規方式處理，如何向上級交待？」

「那是我的事，老弟你少操心。」

「那你希望我表示願到哪一邊去？」

「這……」胡剝皮思考了一下，說：「黃老爺子那邊，你看如何？」

徐步雲說：「很抱歉，我想到馬老大這邊……」

「老弟，我發現你這人很難纏，叫你往東你偏要往西，牽着不走打倒退，這會吃虧的。」

「胡隊長，你是要我自己決定嗎？」

「可是你問明了我希望你去黃老爺子那邊，你就偏偏唱反調，娘的，我胡剝皮這一輩子也沒受這麼多的氣。」

嘆了一口氣，徐步雲說：「你是知道，黃寶齊那邊恨不得吃我的肉，啃我的骨頭……」

「怎麼？你以爲馬老大的拜八兄弟會輕易放過你？」

「我考慮的結果，還是到馬老大處好些。」

「你這是最後決定嗎？」

「胡剝皮，如果你把這兩位的朋友也放了，我可以考慮到老爺子那兒去。」

「娘的！你這小子一會這樣，一會又哪樣，我怎麼能相信你，轉了半天彎子，原來是爲了要放這兩個人。」

「對！他們都沒有罪，主要是我唆使他們去作某些事的，你胡剝皮既敢一手接小元寶一手放人，根本不把國法和軍紀當回事，放兩個不關重要的人又算甚麼？」

孫，江兩人互視一眼，他們開始懷疑，小徐到底有沒有成親？家裏到底有沒有一個小脚的老婆？的確，這人太聰明了，轉彎抹角大半天，原來志在放掉他們。

胡剝皮說：「就這麼決定，你去黃老爺子這邊，我明天一早放人。」

「很抱歉，要現在放人才成。」

胡剝皮揮着拳頭，說：「你現在有甚麼資格向我討價還價？嗯？」

「胡剝皮，是你來求我的吧？」

「我還可以讓他們抽籤來決定你的命運。」

「對！那就照你的意思去作好哩。」

胡剝皮眞是哭笑不得，說：「我只能再放一個人，多一個絕對不成，你別吃鍋望盆不知足。」

徐步雲想想也不錯了，說：「兩位是哪一位先走？」

孫旭說：「江老弟和黃家多少有點關係，落入他們手中不妙還是你先出去。」

江阿根也改變了主意，說：「不，自徐小開俘了阿拉而不殺，阿拉就說過今生一定跟定了他，孫兄，儂先出去，不必客氣。」

孫旭說：「我和徐老弟認識在先，你較晚，你先走。」

江阿根說：「儂那能？拆那，那些難民還要儂照料，儂不去誰去？拆那！」

胡剝皮眞火了，吼着說：「你們不走，等着槍斃是不是？娘格皮，別一個勁地磨洋工好不好？」

徐步雲說：「老孫，你先出去，速找嘉芬，」一使個眼色，堅決地要他先出去，且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孫旭終於勉強點頭而被送出。

徐步雲答應了胡剝皮，總算敲定，胡剝皮這才走了，此刻已是凌晨一點多了。

×　×　×

第二天又是一天沒有動靜，徐步雲對小江說：「老孫仍在他們手中。」

江阿根愕然說：「你怎麼知道老孫沒出去？」

「我交待他的事，到目前一點動靜也沒有。」

「什麼事？」

「如果老孫已脫出胡剝皮的掌握，今天不會靜悄悄地沒有人來電話找我聽電話，或者有人來要人……」

江阿根說：「小開，儂有這種辦法，爲甚麼不早說，或者乾脆對胡剝皮說出你的來歷？」

微微搖頭，他說：「那不是我的作風，再說，如果眞的拿大帽子壓他，萬一他來個先斬後奏……」

江阿根說：「小開，如果儂的靠山硬，他也不敢。」

他笑笑，說：「世上的事是不可以常情去衡量的，比喻說，黃家父女絕對想不到我敢和他們卯上，當然，在他們四周的

人更不信，我還不是卯上了，你要知道，第一是胡剝皮這麼做了已經犯紀失職，加之重利所誘，極有可能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有許多狗急跳牆的事都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做出來的。」

「是的，可是阿拉眞不明白，本來儂時時叮囑，不可和他們頂撞，而儂昨夜却一點也不給他面子，所以我們四個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這你就不懂，在猜到他的來歷和動機之後，爲甚麼不儘量利用，不利用他，他也不會感激你，還有，我抓住了他的弱點。」

江阿根說：「小開，儂這份胆識和噱頭，眞弗是一眼眼，阿拉就是猜出他的動機也不敢那麼做，拆那，如果孫旭眞的沒出去，是不是張春圃和郝小姐也沒有獲得自由？」

徐步雲想了一下，說：「按理說，姓張的應該被放了，但他爲了保密，也很難說，這個嘉芬，八成也沒出去。」

江阿根怔了一會，說：「小開，儂有甚麼辦法？」

苦笑了一下，他說：「我不能和外面連絡，就一籌莫展，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拖延時間，時間對我們太寶貴了。」

大約十點半左右，衛兵忽然撤走，不久，胡剝皮一身便衣，帶進兩個陌生人來，這兩人也都是便服，一個四十來歲，頗有點氣派，另一個三十五六，年紀不大，却十分穩重。

徐步雲盤膝坐在地板上，他知道，這一刻，前後不需十分鐘，就很可能決定他們的生死，所以他必須定下心來應付。

「這就是……」胡剝皮抬抬下顎，然後對徐步雲說道：「小徐，這兩位就是黃、馬兩家的代表，你說吧，案子你是坐實了，誰也救不了你，把你交給這兩家之一，如果你的造化好，說不定還有活命的希望……」

靜了約二十多秒鐘，不但小江緊張，胡剝皮更緊張，事已至此，他只希望快點把這燙手山芋交出去，事實上一個大隊長當然還沒有這份担當，敢把一個揹了七八條人命犯隨便處理了，而是他的上級的命令，只是他也有好處而已。

其實這兩個代表才是最緊張的人了，他們在這兩方面的人手之中，縱橫捭闔，各具長才，要是爭取失敗，非但自己沒有面子，更會被對方譏笑自己的頭子。

「小徐……有一天一夜的時間，你應該都攷慮好了……」胡剝皮鼻尖上又出了汗。

兩位代表迄未出聲。這是他們未來前的約法三章，事已到了攤牌檔口，到了這兒各憑運氣，不准亮出身份來。

小徐終於抬起頭來，說：「你們兩方面，任何一方面我都不去……」

「操！你……你這是幹什麼？我斃了你這個不守信的小王八旦……」眞的拔出身上的小手鎗，「嘩啦」一聲拉上拴了指着欄內，說：「你……你爲什麼要耍我。是不是活够了？」

「誰要誰？」徐步雲目光一寒，連那兩個代表都不敢逼視，却不能不想，這小子眞有種，可能有點來歷……

「你這是什麼意思？娘格臭皮的！」

「問你！」小徐厲聲說：「姓徐的落在你手中也就認了，可是你要知道，一旦認了，我就不聽你擺佈，大不了把這六陽魁首掖在褲腰帶上！一百來斤，爛命一條，你還能怎麼樣？」

「你……你……你這個小兎崽子是不是吃熊心豹胆？爲什麼要這樣？」

「我問你，答應放人你放了幾個？」

胡剝皮好像嗆了一口冷風，囁嚅着說：「至少……我總放了一個人吧，當……當然，我暫時不放，只是怕他們在外面弄鬼……」

「講好的以放人爲條件，人沒放還談什麼？」

那個年紀略大的代表就開了腔，冷冷地說：「胡隊長，我們在使勁，你却在鬆勁，你老總到底有什麼打算？」

一個人要是沒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堂堂保安隊的大隊長，誰敢以這口氣和他談話，尤其他是胡剝皮。

尷尬地收起手鎗，胡剝皮說：「我這就放人，你可以表示意思了。」

一邊的小江簡直服服貼貼，心想，也只有這種穩沉的人才能作大事。

淡然一笑，徐步雲說：「兩位代表，我以爲目前對二位最重要的是視胡隊長放人，人若能確實放掉，我是絕對守信，我相信，他最多只放了剃頭揑脚的張春圃，其他如孫旭和郝嘉芬兩人還在他手裏。」

兩個代表說：「我們保證負責叫胡隊長放人就是了！」

徐步雲說：「多謝，此刻放了人，明日此時或稍早些，在下就可以間兩位明白表示意向，絕不會使二位失望。」

胡剝皮三角眼一瞪，說：「怎麼，又要推到明天？」

「這不能怪我！」徐步雲說：「昨天你要是不弄鬼，老老實實地放人，我此刻一定會決定去向的。」

那兩個代表也看出多說沒有用，立刻督促胡剝皮放人，言明明天傍晚六點左右再來，屆時希望不要再橫生枝節……

牢中靜下來，小徐一躺，小江也躺在他的身旁，喟然說：「小開，阿拉今天才知道，老門檻交關不同。拆那！有沒有見過大場面，是不是獨擋一面的材料，就在這關頭可以看出來。」

徐步雲說：「小江，你也該出去的，在這裏面總是凶險，告訴你，如果今夜十二點以前仍然沒有動靜，很可能，老孫仍在他們的手中。」

江阿根一驚，說：「兩個代表不是親自監視放人嗎？」

搖了搖頭，徐步雲說道：「在胡剝皮的地盤上，能逃出他的掌握嗎？本來應該利用張春圃的，只是我看出這人不大靠得住……」

「是的，迭格癟三，翻臉不認人，要是阿拉，也不敢托以重任。」

「而他，却是最可能已被放掉，且不受監視的人。」

「小開，迭格事體不能怪儂，張春圃出身寒微，不重視義氣，這次放他出去，他都沒有向儂打個招呼。拆那！就算託了這種人，也可能『看冷舖』袖手不管。」

「我就是有這種顧慮，才沒有利用他，當時我也知道，他被放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午夜過了，仍無半點消息，小江有心事睡不着，見徐步雲側臥不動，以爲他睡了，也不敢問他。明天就要攤牌，事關生死，那會不緊張？

十二點這班衞兵已下班，十二點到兩點的也換了班，這個衞兵像隻蝦似的，那支步鎗幾乎和他一樣長，三十五六歲，一看就知道是個老兵油子，點了個烟屁股吸光，似不過癮，不停地打呵欠，而且邊打呵欠邊淌淚水及流清涕。

「老兄：：：老兄：：：」徐步雲滾到鐵欄邊低聲呼喚着，這衞兵瞇着有眼屎的死羊眼，說：「入你姐，幹什麼？」

小江眞服了他，還以爲他睡了呢。

「老兄，是不是上了癮？只要你幫個小忙，喏！這個送你，包你當也能當二十快大洋。」

「二十塊大洋」這聲音多悅耳，就像口袋中二十塊大洋互撞的聲音一樣，這衞兵看了他一眼，說：「入你姐！你動什麼歪腦筋？」

「絕不是動歪腦筋，也不會讓你受牽連，只要你打個電話，這塊金錶就送你，如果賣得好，値一百多塊：：」

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眞是一點不錯，不要說一百塊，甚至十塊，就是有一塊錢，他的問題就解決了，但這是要命的邊兒，過癮要緊，也沒有小命要緊，他說：「去作你的春秋夢吧！」

「老兄，這對你是無害的，你只要掛這個電話號碼，問明對方是不是姓許，如果是，就說『小五子在胡剝皮手中，快設法』就成了，一共不過一二十個字，而且對方也不知道你是誰呀！」

「這：：：」這衞兵不由心動，一雙死羊眼盯在金錶上說：「眞：：眞是金錶？」

「如果對方識貨，叫他打開來看看，非但殼子是二十四K的，裏面還有七顆金鋼鑽。」

這衞兵心已活，但有芙蓉癖的人一旦上了癮，即使是殺頭的事他們也敢幹，何況這通電話不須報出自己的身份，一個月三塊半大洋的薪餉，百十塊大洋是具有吸引力的。

「你打這電話幹什麼？」

「老兄，我的命運你是知道，還不是託個人將來也好料理後事，總不能沒人收屍，讓野狗：：：」

「好好！別說了！我明天一早給你去打。」

「不，現在去或者四點鐘下了崗再去也成，老兄，你先打了電話，然後就把這錶拿到烟館去，讓掌櫃的鑑定一下，就算他給的價碼不太合理，包你够一個月吞雲吐霧的開銷就是了。」

這衞兵目光直直地盯着金錶，顯然在天人交戰，而徐步雲這一手正擊在他的要害上，他說：「其實這塊金錶是紀念品，我還不捨得呢！」

衞兵伸進手來就抓，徐步雲立刻把手縮回。

「怎麼？你反悔了？入你姐！」

「不，你要記住，電話一定要打，而且一定要打通。要不，我會叫你吞下去再吐出來，那可就不好受哩！」

「不會的，我現在就找人代班，出去一趟，這麼晚了有人接電話嗎？」

「只要接電話的是男人，而且姓許就成了，一定有人接。」

這小子忙不迭地點頭，說：「保證不會誤事，拿來：：：」

× × ×

大約是在那個鴉片鬼外出的二十來分鐘左右，突然外面傳來了「立正」的口令聲，這工夫胡剝皮會來此，當然必有十萬火急的事。

小江心頭蹦跳不已，會不會是趁黑「出紅差」？很難說，萬一胡剝皮拉不開栓了，蠻幹一番，也並非不可能。

五個人匆匆來到牢房欄外，有個馬弁用手電筒照射進來，五人是胡剝皮、副官及兩個馬弁，另外一人是個穿西裝，留着中分頭的中年紳士。

「這一位是道尹身邊的許秘書，」胡剝皮覺未睡好，心情又窩囊，臉色十分難看，說：「道尹剛剛接到陸軍第二軍團軍團長及海軍張總司令的急電，說你可能和革命軍有關連，下令立刻交道尹公署，尅日解往濟南：：：小徐，我是帮不了你的忙哩！」

徐步雲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地說：

「這件案子交張宗昌來辦，希望也就更微渺了，胡隊長，咱們來世再見了：：」一揑揑小江的手，雙雙站起把衣衫整理一下，

這時候牢門已經打開，而且胡剝皮自動放了孫旭。

在大隊部外，還有軍法處的法警一班人，乘一敞車，擁護着許秘書和徐、江、孫三人的汽車絕塵而去。

車子剛走，就有兩人求見胡剝皮，聲言張宗昌不可能知道此事，指責胡剝皮八成洩了秘，而小徐在烟台也很有點後台關係，胡剝皮捶足搗胸，破口大罵不已，眞正是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至於郝、孫二人，胡剝皮昨夜確在兩個代表的監督下放了郝嘉芬，孫旭却在放了之後不久又囘了籠，因爲胡剝皮看到徐步雲和他耳語，猜想孫旭出去必然設法營救。

因而，即使不幸得罪兩個代表，暫時也不放孫旭。

這都在徐步雲的意料之中，若非老孫仍在胡剝皮手中，昨夜就該有消息了，根本不必收買那個大烟鬼衞兵，不過胡剝皮並不知道是那衞兵的電話，如果知道了，那個大烟鬼怕是鎗斃兩次也難消他心頭之恨。

直到第二天晚上，徐步雲才和孫、江二人溜出了許秘書的私邸，原來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時，前往參加慶祝的不是許道尹，而是許秘書代理，他親眼見過小五子折服日本副總教習十段的場面，而且由於他要到烟台辦事，就和許秘書拉上點關係，要不，他找許道尹不是更有力些。

由小徐開着許秘書的汽車直駛郊外，那是福山縣界地，難民老弱全住在呂家祠堂內，但是，當他們叫開了門，發現開門的竟是李小翠，而李天爵李大叔負手站在照壁側面，一臉曖昧之色時，徐步雲幾乎

驚呼出口，這才恍然大悟地走進來，說：「不用問，李大叔就是『二把刀』了？」

「既稱不用問，又何必多此一問？」

徐步雲示意二人入內看看難民及郝嘉芬等人在不在，他泰然說：「我明白了，事實上我一到烟台你們就把我盯上了！」

李天爵說：「應該說還要早些。」

「不錯，我駕老爺子的舊遊艇由連雲市到烟台，就隱隱發現有一艘百十噸的小火輪跟着，只是當時沒在意，還以爲是跑運雲港和烟、威綫的定期航運船隻，甚至我的舊遊艇被小火輪撞沉，又被你們救起，仍未想到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以便到了烟台，常來常往，可以掌握我的行踪：：：」

「不錯，」李天爵說：「雖然你來烟台之前，老爺子表示，不論你以什麼方式，或什麼身份來協助羅時雨，把馬老大的勢力消滅，却沒想到你來那一手。」

「很簡單，那兩撥人包娼包賭，販賣人口，他們都死有餘辜。」

「也難怪，你有那麼大的本領，原來你是吳俊陞的外甥，張總司令的義子。」

「不，他有意認我作義子，我一直沒點頭，李天爵，你的僞裝功夫不錯。」

「當然，因爲我一直沒有輕估你，可惜我知道你的底細太晚，老爺子在烟台剛有了立足點，又被你瓦解，今夜，我要爲老爺子及我的四個師姪報仇！」

「你的師姪？」

「不錯，就是和黃大小姐一起去找你那四個人。」

冷冷一笑，徐步雲說：「那種奇襲很別緻！可惜他們仍然輕估了我——」他忽然發現孫、江二人站在正屋門口，淚流滿面，不由大驚，說：「老孫，發生了什麼事了？」

小江悲聲地指着李天爵父女說：「都是這兩個殺千刀的，他：：：他把郝姑娘毁了容：：：」

徐步雲心頭像被刀子捅了一下，如果不堅持要她先脫身，就不會發生此事，雖然那也是爲了她的安全，他向前猛撲，想進去看看，但李天爵擋住了他，陰聲說：「毁了就是毁了！你如果眞愛她，就不必在乎她的外型！」

徐步雲面孔抽搐着，說：「老孫、小江：：：你們兩位請馬上把她送到一家大醫院去，越大越好，並同時通知許秘書叫他打個招呼，盡一切努力，快點！」

孫旭說：「我一個人開車子去，小江留下帮你。」

「不必，這需要兩個人，我會照顧自己的。」

李小翠一直並未顯示窮凶惡極的樣子，但先動手的却是她，徐步雲一試，知道比孫、江兩人都難纏，立刻拔出了劍七，這是一柄樣子像七略彎却有雙双的怪兵双，柄四寸，双長九寸。

他所以要拔出極少用的劍七來，主要是對付「二把刀」的，傳說中此人的飛刀從無虛發，爲了應付這個心腹大敵也可以說是仇人，一式「蟠龍腿」的腿中腿，把小翠踢出五七步，在地上翻滾。

那知小翠在翻滾中抖手就是一柄飛刀，這飛刀是黑色的，長約三四寸，倒像個小鏟，速度並不太快，由下而上，有些上飄，劍七一格，飛刀被格飛的瞬間，李天爵的兩柄同樣同色却略大些的飛刀也出手。這兩柄交叉而來，就像上次他的師姪交叉奇襲略似，但人的交叉奇襲，畢竟沒有飛刀快，太快了！瞬間就到，徐步雲格飛一柄，奇的是乍看被格飛的這柄威脅較大，所以才先格這一柄，另一柄也許可以閃過，却是正好相反，因爲這飛刀是鏟型的，能適度變同。「奪」地一聲，釘在小徐的腰部及胯骨之間。

如果不是小翠這柄飛刀，多少分散了他的精神，他或能閃過這一刀，幾乎同時，李天爵握着一把刀子疾撲上來。「二把刀」不但飛刀速度太快，手底下也不含糊，小徐在中刀之下，有柄刀子在骨縫中，劇烈活動，刀身在體內割切，怎會不影响動作，才五七個照面，小徐挨了一脚，身子一踉蹌，對方的刀子又出手。快，是此人最特殊的優點，事實上快也是武技中至爲重要的條件，又慢了那麼一點點，左肩窩上又中了一柄飛來的刀子。

這也正是老爺子爲什麼要「二把刀」唱壓軸戲的原因了。「二把刀」勢如餓虎撲噬，在小徐倒下時，已拔下了胯骨上邊的飛刀，就地一滾，李天爵的一手已向他胸腹之間猛戳，而小翠也悶聲不响自後側持小刀掃到。

絕對的意外，少徐的兩腿幻起一片腿浪，首先在李天爵的胸部踩中，李天爵的身子上昇七八尺之高，胸骨全塌，小翠的脊部被掃中，一直滾到她的父親身邊。

但小翠還沒有死，說：「徐步雲，雖然家父奉命監視你：：：我却對你：：另眼相看，只要你不叛老爺子：：我願獻出一切：：：但是：：：你已經瘋狂了：：：你沒有爲自己留一步後路：：：而且我不喜歡那：：姓郝的女人：：：」她想笑，但却咯出一些血。

徐步雲囘想某次到李宅去，見到桌上擺了一瓶花，那不正是謝女冒充賣花女用的鮮花嗎？

「小翠，田莉和另外兩位姑娘以及戒指呢？」

「就：：：：就在我們原先住的小屋子裏，事已至此，相信老爺子：：：也不能不放：：：放棄奪產計劃了：：：」

「在人和棧殺人的是誰？」

「就：：就是第一個：：：被你放了血的：：：的那個殺手。」小翠說：「麥飛當年荒唐：：：被麥世昌逐出：：：後來被老爺子攏住：：：當他發現老爺子：：：圖謀他們麥家的財產時：：：他想脫離：：：但被囚禁：：在他死前把遺囑留在K金戒指內部：：：託姓劉的：：：友人帶到烟台：：：現在：：：金戒指在本小姐的：：：未婚夫手中：：：因爲田送了謝：：：而謝又送了李：：：李以此戒指作爲定情之物了：：：。」

小翠也嚥了氣，徐步雲跟蹌着奔出呂家祠堂。

郝嘉芬左頰被划了兩刀，差點輕生。

一個月後，運雲市的黃寶齋銷聲匿跡，這還是蘇督李純的面子，至於烟台的十來條人命案，在軍閥時代，處理起來，是相當單純的：：：：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衆俠在白馬山達摩古寺召開救國驅胡大計，由龍虎俠僧仁濟和韋光禪師主持會議，討論暗殺異族鷹犬、民族敗類，支持朱洪武大軍驅逐異族光復山河大計，丁天心等也及時趕來參加，並滙報目前情況，第一件事去刦糧車燒掉胡虜的糧食，衆俠完成計劃之後，第二件事是參加方氏兄妹的比武招親，其目的是招攬志士，光復山河，比武結果是朱天士入選，但民族敗類吳大剛屢次托媒求親遭方府拒絕，將朱天士用迷藥迷倒，叫兒子吳良輝冒充，被衆俠揭穿，制服吳府總管嚴南圃、袁三勇，他們本是綠林悍惡，爲虎作倀，衆俠將他倆武功廢掉同去吳府……

支援軍南下　驅虜復山河



民間歷史俠情　傳奇故事

寶刀壯山河（下）

青萍客・文
可　飛・圖

譙樓已响三更。

吳大剛與心愛的倪姨太相對夜酌，二婢一僕遠站侍候。嬌媚娟美的倪姨太頻頻勸酒，顯出無限情意，吳大剛則神思凝重，好像心事萬緒，時而起立徘徊，時而搔首捋鬚，臉色乍愁乍喜，倏忽多變，坐立不安。

今晚吳大剛聽從嚴總管巧計，以愛子吳良輝頂冒朱天士以締良緣，若天從人願愛子得個如花似玉的媳婦，以了千番百計的心血。但想到方家父子兄妹明智過人，恐怕夜雨難瞞。愛子身在虎穴能否平安渡過？又想及自己豢養多士，以暴力刦親豈不便當？如今用此冒替之計太於犯險，若被發覺愛子性命難保。忽又想到朱天士刦來於此，看其容貌果然與愛子五六分相像，只是痴呆不知人事，故而不忍欺凌他。一方面又恐愛子變生意外，須留朱天士爲人質，以便討價還價，所以優渥相待，居以客房，留下四名得力親信守衞，以防有變。

吳大剛正當心中忐忑，患得患失之際，聳耳聽得外邊大門開動，步履雜亂之聲，不禁大爲驚異，想如此深夜那來不速之客，又想道：不對，沒有通報請准，用人怎敢擅作主張，這倒不尋常！

心念未已，只見一羣人衆已到達內廳，燈光之下看去，但見個個英氣逼人，殺氣騰騰。何姨太已驚得魂不附體，跟蹌跑進房去。

吳大剛大爲慌張失措，陡然人衆中滾出三個人，踣跌地上。這三個人中一個雙頰紅腫，口鼻滲血的正是吳良輝，二個臉似死灰，神形萎頓不堪的是嚴袁正副總管。吳大剛一看情勢，感覺到大大不妙，分明大禍降臨了。

袁三勇強撑起半身道：「東翁！屬下無能，這回徹底垮了！」

吳大剛面色慘變道：「看這場面，你不用說，我亦看得明白。」語頭一轉問吳良輝道：「輝兒！你受罪了！」

吳良輝很恐怖地道：「爹爹！孩兒並沒有多受罪，諸位大俠是對孩兒手下留情啊！」

薛川道：「吳大剛！你看今日此事如何善後呢？」

吳大剛抬頭一望，道：「大俠怎樣稱呼？」

薛川道：「這個你不必問！我只問你要如何解決今日之事？」

吳大剛嘆道：「今日我們全面栽了。大俠如何吩咐，我一切都認。」

薛川道：「哼！看不出你却很光棍。」頓一頓對丁天心道：「丁少兄！你怎主意？」

丁天心肅容道：「吳老板！論罪你罪不容誅，不過我們今日亦不想趕盡殺絕。就這樣吧，我還你這三個傢伙，你快將朱少俠送還，以三換一，再無條件，你認爲滿意麼？」

吳大剛大出料外，一連聲道：「萬分滿意，丁少俠寬洪大量，老朽太感激了。」回頭對嚴袁二人道：「二位總管快請朱少俠。」

吳良輝急道：「爹爹！二位總管武功已廢，待孩兒代勞吧！」

白素芳冷笑道：「吳良輝！你想借機溜走麼？勸你不必枉費心機，安份留在這裏吧！」

吳良輝悚然不敢動。

方楚燕道：「我看還是你吳老板親走一遭吧，不過話說在前頭，倘若朱少俠有一毫釐傷損，本姑娘先把這小畜生斬成八塊。」

吳大剛此時才發覺方家兄妹亦在場，疊疊連聲說：「不會不會，方小姐多心了

，老朽款待朱少俠爲貴客，絕無怠慢之情。唉！老朽這就親自去請！」

說着自去，二婢掌燈隨行。這時諸俠暗中戒備，以防吳大剛別生詭計。一頓飯時份，吳大剛携着朱天士出來。諸俠細細觀察朱天士，但見他雖痴呆呆視而不見，神形却無不妥之處，衣著亦十分整潔，看似沒有受苦遭難，大家才放下心頭重壓。

吳大剛諂笑道：「諸位，朱少俠請來了，沒有不妥之處吧！」

丁天心截住道：「解藥呢？」

嚴南圃跌坐地上良久不動，一聽解藥二字，忽然眼露兇光，冷冷一笑。

吳大剛笑道：「解藥？實在說，這蕩魂散遇酒即解，是不用解藥的。」

諸俠啊的一聲，相顧愕然。

吳大剛篩來一大杯酒，丁天心接過。

李兆祥忽然道：「丁兄！提防酒中有毒。」

丁天心笑道：「不會的。」說着把酒餵朱天士，一口口慢慢地嚥下去。

吳大剛道：「唉！老朽爲了兒子豈敢下毒，再說諸位大義大仁放過我父子，我怎忍下毒，就算有心下毒，又豈能瞞過諸位？」

這時諸俠皆神形緊張注視着朱天士的反應，看見他幾口酒飲下形態由呆呆中漸轉清醒，終於神思安定，大家十分欣慰。

方家兄妹上前各握朱天士一手，問道：「朱少俠，你好麼？」

朱天士笑道：「哦！原來是賢兄妹。我很好，有什麼事麼？」

方楚燕嬌笑道：「等一會告訴你。」

朱天士亦不在意，偶擧目間，見丁天心諸俠望着他笑笑，不覺駭異道：「原來大家都在這裏。」又環視一週：「這裏又是什麼地方？」

李兆祥調侃道：「這裏是個好地方，待回去後再詳細告訴你。」

朱天士駭異地道：「回去？回到那裏去？」

丁天心笑道：「當然是方府。」

朱天士忽有所悟望着方楚燕，方楚燕嫣然一笑，兩人相視含情脈脈。

方楚生道：「朱少俠，覺得餓麼？」

朱天士道：「對呀！你一說起，眞個覺得很餓。」

吳大剛乘機討好地道：「諸俠已餓了，容老朽作個東，好得酒餚現成的。」

「盛意心領，不必了。」丁天心臉色一整道：「吳老板，我有片言奉勸，可是逆耳忠言，聽不聽在你。按說你年過半百，累積財富不少，倘若急流勇退，以保晚景，却是上上之策。」

吳大剛裝出虔誠狀態道：「多謝少俠金玉良言，老朽謹記。」

丁天心接着道：「一般喪心病狂，甘爲異族虎倀，禍害家國，殘殺志士，不但死後愧見祖宗，在生亦必受慘報。懸崖勒馬，愼之愼之。」

這一席說得吳大剛胆顫心驚，面色大變。他想這些秘密，怎會洩漏出去，百思不得其解。又想：諸俠已知內情，此來爲何不興問罪之師，反而寬洪大量，又是何故？」

一時思潮起伏，目瞪口呆。

諸俠亦不瞅睬他，一聲「告辭了！」相將離去。

吳大剛呆立半晌，從驚訝中清醒過來，眼光望着大門外，一陣陣冷笑。

× × ×

皓魄當空，萬里無雲。

方家庭院深處，垂柳輕舞，花香沁人，小亭之旁一對璧人手兒相攜，喁喁私語。男的濃情似蜜，女的柔美如水。

這對年青男女正是丁天心與白素芳。

原來自從救出朱天士，方錦堂盛意拳拳地懇邀丁天心等諸俠移居府中。薛川伉儷閱歷豐富，行俠半生，與方錦堂意趣相投，時常杯酒談論復國大計。年輕一輩更是相逢恨晚，有時談詩論文，有時印證武功，間或與羣雄策劃驅韃大計。丁天心與白素芳，朱天士與方楚燕這兩對情侶，則每在花晨月下纏綿低訴，卿卿我我相偎相依。李兆祥與石文堅方楚生性投道合，縱論天下大事，石文堅間亦指點他倆武功。在融洽的氣氛下，一幌已是四天過去了。

這一夜，丁天心與白素芳在這月下花前，訴不完欵欵衷曲。一會兒，白素芳忽然長歎一聲道：「心哥！聚短離長，我們明天又要離別了！」

丁天心怔住道：「啊！明天……」

「心哥你知道，現在揚州戰雲瀰漫，風聲鶴唳。姑丈家在揚州，雖然高堂數年前逝世，他家中尚有兄嫂及三個侄女，故而急着要回去巡視。自前日來此，本思隔日就要北上，莫奈方家伯伯再三欵留，如今姑丈姑母已決定明天上道！」

「唉！在蘇州匆匆相遇又匆匆相別，在這裏正喜歡聚，驪歌又將高唱，怎不使人黯然魂銷？」

「雖然如此！但定安與揚州遙遙相望，數日路程而已。心哥此地大事粗定，可到揚州相見，或者揚州戰局平息，小妹自當回來。暫時分離望你珍重！」

「敦敦親情，令姑丈手足情深理當北去探望。素妹，我輩厠身江湖不作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之感，正是兩情相好豈在朝朝暮暮！不過希望下次相聚，再不分離！」

「這個小妹亦有此想，但願光復大業早能完成，我們可以退隱園林，過着恬淡生涯，勝似湖海奔波啊！」

此時花間忽傳來嘻嘻笑聲，朱天士與方楚燕接着珊珊走出來。

方楚燕俏皮道：「你二人躲在這裏恩恩愛愛，情話綿綿倒亦罷了，還計議什麼退隱生涯。須知道大丈夫壯志未酬，國難方殷，胡奴未除，談什麼退隱？豈不笑煞人……」

她一心要裝老氣橫秋，旣裝不像，咭的一聲笑出來，引得大家亦一陣笑。

頓一頓，白素芳黯然道：「燕姐，朱大哥，小妹正想向你倆告個別。」

方楚燕道：「素妹要告別上揚州麼？告訴你，你去不成了，天留佳人伴住丁大哥呢？」

丁天心驚異道：「這裏從何說起？」

朱天士笑道：「我們此來有二個佳音捷報，第一是素芳妹妹暫時不會離開，第二是要請你倆吃喜酒。」

丁天心道：「啊！你是說你們要洞房花燭，什麼時候？」

方楚燕雖是江湖奇女人，說到婚事來，亦不禁紅暈上臉。

朱天士道：「剛才岳父提起婚事，說要在日內成親，以了『比武招親』一樁公案。愚兄以未得師命，驅胡義舉未成為辭。薛前輩及石大哥都認為不相干，說兒女婚姻是私情，國族大計是公事，並不相違背。所以經已商定本月廿三黃道吉日完婚，女家大媒是勞動丘亦山前輩，男家大媒是薛前輩。師弟你想，薛前輩既然答應為大媒，怎能上揚州去，素芳妹妹豈不順理成章地留下來。」

白素芳嬌笑道：「原來是為你們『大喜』留下來，這順水人情小妹不心領。」

說着大家又是相視大笑。

方楚燕沉思一下道：「小妹有個笨主意，丁大哥芳妹，你倆說好不好？」

白素芳奇道：「是什麼一個主意？」

方楚燕道：「我們四人兩對，到時一同拜堂成親，豈不佳話留傳。」

丁天心急道：「這個做不得！家嚴在堂，不告而娶，實在孝道有虧。朱師兄則不同，比武招親名正言順，我可沒有名堂呀！」

白素芳笑道：「燕姐瘋言瘋語，心哥不要聽她信口雌黃。豈有『大喜』要拖人家作陪！」

大家又是一陣大笑。

× × ×

翌日晌午時份。

方錦堂設宴，羣議分發喜柬事件。座中有方家父子三人，丁天心等三俠，薛川伉儷及白素芳，石文堅丘亦山共十一人，方錦堂決定大為舖張，廣邀江湖人士，凡屬義會中同志及參與打擂之各地英雄，親戚友好等都不遺漏。達摩古寺諸禪師則議由韋光禪師約邀。

吉期既定廿三日，距離只有五天，喜柬即飭管家安排多人繕寫分派。

部署告一段落，談鋒又轉到光復大計方面。所計議而決定者共四點——

第一：曾兆明副將被囚監牢多天，雖有人事關係不致受苦，但總以能及早營救出獄為上策。營救辦法以人情以賄賂為原則，絕對不可採用暴力刼犯，以免影响光復義會大計，但在危急關頭亦在所不計。

第二：連日義會派人監視吳大剛行動，沒有什麼收穫。料定此人奸滑詭詐，必然不甘雌伏，且蓄養江湖敗類甚衆，一朝為禍，可能害及義會大計。故須刻刻提防勿怠，或者乘便一舉殲滅之。

第三：揚州徐達將軍本來不時遣派專人來此，如今已十餘日無信息，未知揚州戰情如何？應派誰前往聯絡？此事由丁朱二人在今天午後往訪韋光禪師定派，順便稟明婚事。

第四：義會自丁天心三俠帶來一大筆銀項，現在經濟大大充裕，應該加強招買人馬，由石文堅李兆祥負責訓練。但切防不肖之徒混入。

各項問題剛剛談妥，管家匆匆入報韋光禪師到訪，衆人正待起身出迎，韋光禪師已帶同二位貴客走進大廳來了。原來方錦堂與韋光禪師感情深厚，時相過訪用不着通報的。大家敘禮寒暄過後，重開筵席，葷素俱備。

這二位貴客生得十分威武，年皆在三十上下，那較高大的姓花名光祖，那稍矮小的姓林名必全，都是徐達麾下悍將。

衆人紛紛詢問揚州戰況，花林二將一一作答，並詳問定安義會各事畢。

花光祖接着環顧各人道：「揚州城池堅固，兵馬強盛，且各路援兵糧草支援，故而久戰未捷。近來西面支援之韃兵已被截斷，這南面支援之韃兵粮草又為諸公截斷燒燬。現在揚州城內韃兵外援既絕，糧草將斷，兵無鬥志，民心生變，欲光復揚州已非難事，如今徐達將軍已鐵定在本月廿日全面搶攻，城內義民已準作內應，此舉定然成功。所慮者外援，西面已派孫其雄負責截殺，這南面的重担就落在諸公肩上。徐將軍千萬拜托，同心合力恢復大漢江山，這截斷韃兵支援，全靠諸公了。」

方錦堂慨然道：「驅逐胡虜，還我山河，凡我炎黃子孫，人人有責。這個截斷支援責任，我等一力担承，義無反顧。」

花光祖道：「方前輩為民前鋒，徐將軍與晚輩等十分欽佩。」

薛川插嘴道：「未知揚州百姓生計如何？」

花光祖道：「金面俠前輩問的是城內抑是城外？說城內百姓，則官兵尚缺食，百姓可想而知，挨餓受飢苦不堪言，城外百姓却生活良好，且常取糧犒勞義軍，軍民打成一片。金面俠此一問，豈是有親眷在揚州。」

薛川道：「正是！我本揚州人，家在城南外五十里蓮峯鄉，現在只住家兄合家五口。」

花光祖道：「如此！前輩絕對可以放心，城南一帶非常平靜，全未遭兵燹。」

薛川夫婦聽得欣慰非常。

這時花光祖又道：「晚輩剛才說的是第一件事，現在說到第二件事，徐將軍知道定安城義會在衆位前輩領導之下，實力雄厚，愛國志士衆多，義民陣容盛大。所以徐將軍的意思，敬請諸公全面策劃，各事安排妥當，即時通報徐將軍，因徐將軍要以得勝之軍乘勢南下，裏應外合，一鼓光復定安城，以免久戰禍及百姓。」

韋光禪師道：「不錯！我人赴義，旨在解除民困。兵燹之下，民不聊生，實在有傷天和。若能速戰速決為上策。」

丘亦山道：「不錯，謀定而動，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策。但是這個全面計謀，必須策劃縝密才好。」

方錦堂道：「諸位高論極是！但這個全面計劃不是三言兩語可決，好在花林二位將軍既肯留此共襄大計，大可集思廣益，慢慢計議吧。現在先決定兩樁事：第一是訓練義兵，花林二位久在軍伍，當然駕輕就熟，有瀆協助石文堅李兆祥二位，指點訓練。第二截斷定安援兵一事，鄙見以為應先截刦敵方往來公文，因為揚州城在危急之時，必然派員馳檄求援，我方若能斷其信息，等於斷其支援。此乃避重就輕之法，諸位以為然否？」

花光祖撫掌叫道：「這是上上之策。不過徐將軍約定廿日總攻，今日已是十七，最重要的是這三二天，所以須即採取行動。」

韋光禪師道：「這事交由老衲負責，從定安直通揚州只有一條大路，我方可在中途燕子嶺谷口設埋伏，飛鳥亦難渡。不過在座諸俠能夠協助巡邏更百無一失。」

方楚生道：「這個弟子等自當竭盡棉力，輪流前往。」

花光祖道：「這個燕子嶺豈是上次諸俠刦焚糧草地方？這個地方眞個險要。」

韋光禪師道：「正是！現在就這樣決定吧！二位將軍遠來亦該休息了！」

誰知話未說完，只見一位老管家神急氣敗慌張而來，吶吶說道：「老爺！鄧參將送來一大堆聘禮，說是求聘小姐的。如今在外廳等見老爺。」

這話使諸俠不禁大駭，忖道：方府只有一位小姐，已經公開比武招親，而且婚期定在日內舉行。這鄧參將來求什麼聘？又為誰求聘？

方錦堂滿頭霧水，亦不及多問，向諸人告個罪，急步到外廳去。

花光祖笑道：「今天不速而來，恰逢方府有喜事，眞是可喜可賀！」

方楚生急道：「花兄誤會了！」指一指方楚燕：「舍妹日前公開比武招親，此事傳遍遐邇，轟動整個定安城。乘龍佳客就是這位朱天士朱少俠，現在有人來求親豈不是笑話？」

丘亦山道：「是呀！老夫還是女家大媒，薛川老兄則為男方大媒，佳期亦定好本月廿三日，啊！對了，韋光禪師，這事是剛剛談妥，本來朱少俠是要稟明師父之後才肯完婚，可是我們一衆說由你這大師伯做主亦一樣，所以就如此這般地決定下來。」

朱天士很難為情地說道：「大師伯！侄兒本想午後與楚燕妹妹上山禀告的。」

韋光禪師拈鬚笑道：「這沒有什麼不妥。旣然是比武招親，顧名思義這親是招定了。二師弟為人十分明達，何況這是美事，那有見怪之理。這事師伯為你做主就是！」

朱天士連連恭身稱謝。

花光祖看看朱天士又看看方楚燕，滿臉歡容笑道：「如此一對璧人，眞是天生佳耦。」

說得朱天士方楚燕臉泛紅霞，二人眼光相投脈脈含情，又各低下頭去。

方楚生沉思一下道：「這求聘事眞莫名其妙，事先旣無媒妁上門說親，今日何來下聘？看來大有蹺蹊！不是投錯門戶，就是有意挑釁了。」

這時候，方錦堂惱容滿臉，恨恨連聲走進來，氣憤憤向椅中一坐說道：「豈有此理，眞眞氣煞人！」

諸俠紛紛問故。方錦堂道：「你們猜測求親是誰？原來就是人人可誅的定安將軍，這人是韃虜，名孟必，生得兇猛粗大，膂力過人，出身行伍，累積軍功陞至定安將軍。生性殘酷，以人命當草芥，且性好漁色，妻妾盈庭。如今竟起狂妄之心，欲娶小女，聲明為正室夫人。又未經媒妁說合，強行下聘，眞眞可恨！」

薛川道：「難道不可拒絕麼？」

方錦堂道：「他乃是一城之主，操着生殺大權，欲風得風欲雨得雨，豈容得拒絕？」

方楚燕道：「爹爹！女兒以為此事必

有所因，斷無平地起雷，無風起浪，爹爹可有向鄧參將查問？」

方錦堂道：「當然問到！鄧參將雖然不是我們義會中人，却是曾副將同僚知交，與爲父頗相投契，所以他說得很明白。他說這個孟必將軍，只知道女兒比武招親，却不知道女兒容貌。可恨那個吳大剛惡賊，竟在孟必韃子面前，說得女兒只是天上有人間無，什麼美若天仙，什麼武功卓絕，把個韃子說得心花怒放，時不容刻命鄧參將到來送聘。」

方楚生恨恨道：「哼！原來是吳姓惡賊報仇來了！這計很毒！」

李兆祥怒氣冲冲地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合力將吳賊挫骨揚灰，夷平其地。」

薛川道：「李兄！請勿激動，大家冷靜討論應付之策才是！」

韋光禪師道：「對！誅殺吳賊，隨時都可下手，目前之急是婚事問題。」

石文堅道：「請問方世叔，孟必什麼時候到來迎娶？」

方錦堂道：「本月廿三日酉時初。」

「廿三酉時初？」朱天士方楚燕同聲叫着。

「廿三酉時，不是朱方聯婚佳期嗎？這個韃子怎麽亦選在此日？」李兆祥奇怪的自語着。

韋光禪師道：「今天是十七，離廿三日祇有六天，時間緊迫，快想良策罷。」

大家聞言，各各沉思細想。

李兆祥奮然道：「何不就此起義，把孟必韃子殺了。」

薛川道：「只怕強弱難敵！」

方錦堂急道：「不可！我們義會全數不過四五千人，這定安城兵馬約在五、六萬人以上，一舉敗潰，影响光復山河大計。方家事小，國族事大，時機未至，不可妄動。」

石文堅道：「如此，不如遠走高飛，到師尊處暫避，孟必將奈我何？」

朱天士道：「遠走高飛亦非善策。」

方楚燕道：「不遠走高飛，難道要我嫁了他麽？」

丁天心笑道：「不錯！嫁他。」諸俠大吃一驚。

方楚燕奇道：「嫁他？」

丁天心道：「不錯！」

方楚燕面現鄙視之色道：「丁大哥！你沒有開玩笑罷？要我嫁韃奴，生不如死了。」

白素芳笑臉如花望丁天心一眼，輕聲道：「俗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朱天士笑道：「師弟！莫非要用荊軻刺秦皇之計麽？」

丁天心笑道：「這比荊軻刺秦皇更輕鬆，更香艷，更熱鬧。屆時由楚燕妹妹扮新娘，素妹扮伴娘，白前輩扮青娘婆，師兄與弟扮轎夫，薛前輩李大哥等扮挑粧奩的挑夫，深入龍潭虎穴。再以數百志士的援兵，何愁大事不成？」

諸俠轟然叫好！

白素芳打趣地說：「如果燕姐爲着要做眞新娘，不好意思做假新娘，那小妹可代勞。」

方楚燕忸怩地道：「這個不敢勞動素妹。這種殲敵除韃子的事，是義無反顧的。何況這定安城認得我的人很多，假扮露出馬脚豈不全功盡廢？你還是扮你的伴娘吧！」

薛川笑道：「只是我們這些人物扮起轎夫挑夫來，可像麽？」

石文堅一聲哈哈道：「婢扮夫人是件難事，夫人扮婢可容易得多了。」

丘亦山道：「丁少俠人才出衆，機智過人，眞眞令人佩服。」

方錦堂見諸俠話告一段落，頓一頓道：「丁少兄這條妙策，如果沒有異議，那就照行吧！」

當然沒有異議的。

丁天心環顧諸俠道：「諸位！剛才的計策是小方面的，現在再談大方面的，說得不好尚望補充指正。」

諸俠表示洗耳恭聽。

丁天心接着說道：「剛才花兄傳來徐將軍的意思，要我們這方面加強義會工作，最短期內發動起義。徐將軍則以得勝之師南下，外攻裏應。啊！花兄，是這樣的吧！」

花光祖道：「正是這樣！」

丁天心道：「那麽，廿三日那天，新娘混進將軍府，同時義民並起，斬將奪關，徐將軍直來攻城，裏應外合，一舉定奏全功。但是現在離廿三日僅存六天時間，往還揚州來得及否？」

花光祖大喜道：「來得及，我們日夜奔馳，快馬二天可達，來得及之至。」

諸俠聽得雄心勃勃，豪氣千丈。

丁天心又道：「那麽，有勞花兄林兄即刻馳回揚州，轉達徐將軍部署一切，廿三日酉時攻城，只聽得城中口號『寶刀明月』，便是義會奪關接應之時。」

花光祖連聲喝彩道：「好！太好了，這條妙計太妙了，太週詳了。我們馬上回揚州，告辭了！」

韋光禪師道：「只是二位征塵勞頓，太爲辛苦。」

花光祖道：「爲國爲民何苦之有。」

韋光禪師道：「好！老衲要到燕子嶺佈設暗樁，正好奉送二位一程。」

於是羣起作別，互道珍重。

×　×　×

城北道上！

丁天心與白素芳並轡慢馳，神態悠閒，臉綻笑貌，各露着無限情意。

白素芳忽然勒住馬兒，笑問道：「心哥！這裏是什麽地方了？距離燕子嶺還有多遠？」

「此處我沒來過，我們出城到這裏已有一個時辰之間。那麽離燕子嶺還須二三個時辰的路程吧！」

「心哥你猜度揚州敵方會派人來討救兵，難道眞個如此湊巧。」

「天下事難料，不過防患於萬一，却是不可少的。」

「既然有韋光老禪師負責設置暗樁，心哥又何必跋涉巡視呢？」

「我們亦是空閒着，來此巡視一番，亦可藉以觀賞風景。」

「心哥！前面大樹旁邊，有一茶棚。俺何不歇歇喝杯茶！」

丁天心循着白素芳指處一看，果然有三椽茅舍，前面擺着幾隻桌子，疏落坐着數個過路行客。於是點點頭拍馬上前。

茅舍有些破舊，桌子簡陋，賣茶的是一對年老夫婦。丁天心二人選在較遠之處坐下，賣茶老兒上前打招呼，輕聲道：「丁少俠！在下呂厚，少俠記得吧！」

丁天心細細注視着，這老兒分明化了裝，但化裝術高明，粗看是不會發覺的。乃作會心一笑道：「原來是東村三雄中的呂大哥！這兩天情況怎樣？」

呂厚道：「還沒有動靜。昨天是二個舍弟輪值，在下是今晨才換班。這是第一站，由愚兄弟日夜輪流。」

丁天心道：「從城北至燕子嶺有幾個暗樁？」

呂厚道：「四個暗樁。不過第一站與第三站沒有茶棚，其餘二站沒有。」

丁天心道：「這茶棚看是原有的？這位老婦又是誰？」

呂厚道：「這老婦並不老，年紀與在下一樣都是[illegible]多歲，亦是義會中人。至於[illegible]是一雙老夫婦的，我們給了一[illegible]資，叫他們暫行避開幾日。啊！衆兄弟每班輪值十人，現躲歇房中，丁少俠是否要見見？」

丁天心道：「暫時不必，呂大哥，你忙你的吧！」

呂厚應着，轉身向內叫道：「老婆子，來一壺香茶，一碟豆糕，一碟酥餅。」說着走開了。

「來了來了！」老婆子連連答應，隨後把東西送到。丁白二人細看這老婆子，化裝亦維肖維妙。大家作會意的點點頭。

一陣兒，遠處三騎來到，下馬進入茶棚坐下。這三個大漢，爲首一個穿錦袍，另二個穿全黑勁裝，一高一肥，都是滿臉驃悍之色。

只聽那肥漢拍着桌子高聲喊道：「老兒！有什麽吃？快些取來。」

呂厚急忙上前道：「客官！有有，有豆糕，酥餅，炸花生。」

那肥漢叫道：「這撈什子怎吃得飽？麵呀飯呀可有？」

呂厚道：「沒有這些！」

肥漢生氣道：「他媽的！好的，好吃的都取些來。」

高漢子勸道：「老七，這荒村野外有什麽好吃，時間進城完了公事，你怕沒有大酒大肉麽？鬼叫什麽？」

穿錦袍的橫視高長大漢一眼道：「老三，你怎麽又口沒遮攔了，我警戒多少次了。」

高漢子噤若寒蟬。這時肥漢發現白素芳，大爲驚異，露着一副饞醜相，牽着錦袍人道：「頭兒你看，這荒郊之地怎有美若天仙的人兒？」

那錦袍人循高漢子眼光望去，不覺神魂飛蕩，目定口呆，良久才醒覺過來，心神一斂，道：「公事在身，不要節外生枝吧！」

這時呂厚捧着東西擺上，躬身替他們倒茶。那邊丁天心白素芳把三個大漢的舉動看在眼裏，二人相視一眼。白素芳裝出輕佻模樣，走近錦袍人身旁，搭訕道：「客官是揚州城來的麽？」

錦袍人雖目迷美色，警覺性却高，斜睨白素芳說道：「你問來做什麽？」

白素芳嬌笑道：「豈是要上定安城送公文的麽？」

錦袍人大大吃驚道：「你說什麽？」

「什麽」二字尚未說完，白素芳纖指已快如閃電點出。二個黑衣大漢駭極正待應變，又先後被呂厚白素芳點倒，伏首桌上。

呂厚大叫道：「不好了！三個客官趕路中暑，昏倒過去。老婆子快來相帮，扶進房裏歇息救治！」邊說邊扶挾錦袍人進房。

那老婆子嘰咕道：「唉！爲了貪趕路，却中了暑。可憐可憐！」邊說話邊走上前來扶高長大漢。這老婆子氣力大得出奇，輕輕一拉大漢應手而起。但她却裝作力不從心，對旁站着的白素芳叫道：「有勞你這姑娘帮帮手吧！」

白素芳叫道：「哎唷！奴家那來的氣力。」

口雖這樣說，竟裝模作樣眞個帮扶進房。呂厚出房再扶挾肥漢進去。口裏一路不停地喊着霉氣。

呂厚又作慌張狀踉蹌出房來，唉聲歎氣道：「眞不造化！解暑藥用完了還不覺察，這如何是好？那個客官有解暑藥，行個好心吧！」

丁天心道：「我這裏隨身帶有。」

呂厚道：「那太好了！相公，請進房帮忙救治救治，功德無量！」

「好吧！」丁天心應着，隨呂厚進房去。

房中隱藏着十位俠義之士，加上三個大漢及丁天心等人，亦不怎樣侷促。因爲二房相連，厨房亦可爲退步，後面是菜園，開着後門光綫空氣亦已足够。

白素芳丁天心接踵進房，由呂厚引見各位義士。老婆子則自走出外頭。

丁天心向地上昏穴被制的大漢看了一眼，示意呂厚帮同搜查，結果並無所得，一衆皆感到失望。呂厚作手勢徵求得丁天心同意，把錦袍人的昏穴解了，另點上麻穴。

錦袍人悠悠醒轉，抬頭見羣豪環伺，十分驚震。強作鎭定地問道：「你們要怎樣？」

丁天心道：「要你說實話！」

錦袍人道：「這可奇了！我們素昧平生，無仇無寃。不知實話從何說起？」

白素芳冷笑道：「看你却裝得極像，我看你還是快些實說，以免吃苦。」

錦袍人道：「我眞不明白你們要我說怎麽樣的實話呀！」

丁天心道：「好！公文在那裏？」

錦袍人道：「公文？什麽公文？我是行商之人有什麽公文呢？」

白素芳道：「你這人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心哥！再問亦屬多餘的，給他個苦頭吃罷！」

呂厚接道：「不錯！喂！賊子，你再不說就要嚐嚐『分筋錯骨』手的滋味。」

錦袍人咬定牙根道：「你，你別坑了好人。」

呂厚再亦不出聲，倏地一指點去，錦袍人面色連連慘變，汗珠大如黃豆，像殺

豬般大嚎大叫，又因麻穴受制，身體手足不能動，肌肉却顫抖抖得可怕。一會兒，他抵受不住慘呼：「我說！放過我吧。」

呂厚冷哼着，將他道穴解了道：「說吧！」

錦袍人痛苦地道：「在我靴裏！」

呂厚話不多說，懷中摸出匕首把靴割開，取出一個薄薄的油紙包，撕開一看果然是一封揚州求援檄文。丁天心接過看得很仔細，一聲冷哼把公文撕得粉碎。

錦袍人面成死灰，慘然道：「失去緊急公文是死罪，你們就把我斃了吧！」

白素芳笑道：「你失了公文才得生路，量此定安些微援兵如杯水車薪，怎能救得揚州？你今不必去討救兵等於逃得一死，懂嗎？」

丁天心道：「這種人與他嚕囌什麽？」一頓對呂厚說：「呂大哥！念在大家都是大漢子孫，將這三人暫行囚禁，等待事平放了吧！」

呂厚頷首應納。接着說道：「唉！韋光禪師的指示，只囑咐各站截查軍官，想不到這三賊子却化裝而來，今日若非丁少俠好機智，險些誤了大事。我看還須即行通知各站一聲。」

丁天心道：「這個不必了，我與白姑娘正欲到燕子嶺去自會一路說知關照。」

×　×　×

廿三日，是方府嫁女之期。

門庭張燈結綵，賀客盈庭，一片鬧哄哄，儼然有喜慶氣象。

時近晌午，方府後院密室，羣雄畢集。大家不是登門道喜，而是在計議着今天酉時的起義大事。新娘子方楚燕亦不忙於粧扮，抱着激動的心情偎坐在白素芳身傍，白素芳含笑輕握她的尖尖玉手。

丁天心的機智胆識已深深爲羣雄衷心敬佩，如今衆多眼光齊集注視着他，在等他調度起事中各人崗位。

丁天心躬身起立，肅然道：「剛才所談論的輕重急慢，大家必已明白。現在是分發各人負責任務，在下年輕識淺，如果有所疏忽或不妥，尚請隨時匡正。今日起事是全面發動的，一舉定安城光復，韃奴全數可以殲滅，同時亦可救出獄中曾兆明副將，清除爲虎作倀的吳大剛。所以前日所商定的計劃，今日稍有更變。」

羣雄鴉鵲無聲，全神注聽着。

丁天心接着道：「現在分撥如下：第一撥由石文堅大哥及夷山五俠率領志士義民二千，酉時初在北門接應徐達將軍兵馬，以『寶刀明月』口號爲信號。使大軍能兵不血双而長驅直入爲最好，不然亦不惜奪關斬將。第二撥由李兆祥大哥及東村三雄率領志士義民二千，搶奪東門接應龍虎俠僧。第三撥由龍虎俠僧率領所有僧侶及各鄉義民攻入東門會合，情況當如北門一般。就在下臆度，如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進，城門可能來不及閉守，那就更好了。然後二處人馬會師分別攻佔西門南門。這樣四門皆入掌握中了。」

羣雄聽得神采飛揚，心中歎服。

丁天心頓一頓又道：「第四撥薛前輩丘前輩精選藝高志士百名，於酉時前半個時辰直搗珍寶齋，把吳大剛巢穴連根拔起。以吳大剛之爲惡，而屬下皆亡命之徒，趕盡殺絕亦不傷天和的。還有一件事，這吳大剛積聚財產極多，可留有以作義軍善後之需。再者珍寶齋了結後，原批人馬直闖將軍府支援。第五撥由方楚生少俠與在下率同志士百名，攻入監獄救出曾副將，由曾副將帶其隸屬部隊倒戈起義。事後在下與方少俠亦趕到將軍府去。」

白素芳忽然插嘴道：「那麽，扮新娘這齣活劇又怎樣安排？」

丁天心柔和的看了她一眼道：「現在就要說到了。本來娶親是要由新郎登門迎娶，可是孟必這個韃子昨日遣派鄧參將來說，孟必不親來迎娶，囑由方府送女上門。如此囂張跋扈眞令人髮指，但是這樣却省却我方很多顧慮，調度人手亦方便得多。現在可依照原有計劃，由方楚燕賢妹扮新郎，白素芳賢妹扮伴娘，白前輩扮乳娘，朱師兄及二三十武功最好的英雄，分別扮轎夫挑夫及吹鼓手，各人短兵器暗器隨身隱藏，刀劍等件則藏進花轎夾層及粧奩箱中。吹鼓手須大聲大響吹打，以亂內外聲响。鄧家豪老英雄率領二百名志士扮爲觀禮閒人，一聞裏面殺聲起處，即闖進接應。」

方楚燕苦着臉道：「到時穿上新娘裝怎能殺賊呢？」

白素芳笑道：「你內穿勁裝，新娘裝脫掉就可耀武揚威的。」

這時候，家人引領花光祖林必全匆匆而至。二人滿面征塵，顯見經過一番辛勞跋涉，但在倦容中含有一份興奮之色。

羣雄紛紛起身相迎，招呼入座。

花光祖喜氣洋洋地道：「報告諸位一個天大喜訊：徐將軍終於如期在廿日克復揚州城，並即日調派常遇春胡大海二位大將，率領大軍一萬南下，現在已過燕子嶺，先遣小弟來送信聯絡。」

羣雄大爲振奮歡騰，有些甚至抑不住激動高呼。

頓一頓，方錦堂將丁天心此次舉事的全盤大計複述一番，花林二人聽得呆了，怔怔出神。

花光祖衷心地道：「萬想不到丁少俠智謀如此卓絕，周瑜火燒曹操八十三萬大軍亦不過如此！」

丁天心笑道：「花兄謬奬了！」

朱天士道：「現在距離酉時只有兩個多時辰，小弟以爲大家應該各各分頭準備了。」

丁天心道：「不錯！時間有限得很，花林二兄跋涉辛勞，先行休息用餐，遄回軍中，雙方不斷聯絡吧！」

花光祖道：「正該如此！」

丁天心道：「還有一件事，請花林二兄轉達常胡二位大將軍，攻城之時，韃子可能倉惶無備，沒有機會閉守城門，所以最好不要用火攻。因爲此城將屬於我們的了。」

花光祖道：「小弟明白。」

大會到此爲止，羣雄磨拳擦掌離去。

×　×　×

珍寶齋古玩店，近幾天生意奇佳，原來一般縉紳大戶到來選購古玩珍品，作爲本城將軍榮婚賀禮。吳大剛因大主顧上門，忙着親身招呼。現在時過申時，生意已告一段落，吳大剛急於要趕酉時到將軍府

道賀，匆匆回到後堂準備更衣。

後堂上坐着嚴南圃袁三勇，二人面色慘白，舉止鈍拙抖顫，眼光薄含憤恨，這大概因爲武功被廢之故罷。二人一見吳大剛走進來，一齊起立躬身。

嚴南圃道：「酉時將屆，大哥還不準備上將軍府去麽？」

吳大剛道：「我這就要去了！啊！這次老弟妙計眞絕，不但出了我們一場大大冤氣，亦把方家醜丫頭害得慘了。」

「大哥！這樁事我細細想來，覺得有些不對勁。以方家丫頭之眼高於頂，怎肯甘心嫁給孟必將軍？方錦堂公開拔選佳婿，又怎肯答應這門親事？其中恐怕另有文章。」

「未必吧！以方家來說，雖然做過按察司，畢竟已是在野之身。孟必將軍却是一城之主，難道方家敢以卵擊石，不怕家破人亡麽？何況方家丫頭一躍而成爲將軍夫人，飛上枝頭榮耀無比，天下女子誰個不慕虛榮富貴？」

「大哥錯了！方家父子兄妹，並非簡單人物。他兄妹奔走江湖，勾結武林不法之徒，斷非安份守己之輩，近來與達摩古寺結納，高倡什麽驅胡光復義會，看來必有一番不軌作爲，大哥理應留心才好！」

「這個我早已得密報。方家既然與孟必將軍結親，暫時定不敢輕舉妄動，甚且會改弦易轍。達摩古寺並沒有什麽實力，隨時可以消滅，候待孟必將軍吉期過後，發兵圍剿這個組合一擧可殲，老弟又何必杞人憂天？」

嚴南圃欲想反駁。一旁默默無聲的袁三勇忽然開口道：「東翁，屬下武功被廢，已不能爲東翁効勞，很想回鄉以渡殘年，不情之請尚乞允納！」

吳大剛蹙着雙眉道：「唉，老弟想退隱歸去，這個我不反對，並當有厚資奉贈，但你要考慮考慮，你連年與人結仇結怨多多，如今武功已廢，仇家尋上門去，將如何應付，以我借箸代籌，不如長住這裏，有磐石之安。」

嚴南圃接口道：「對！吳大哥一片義氣，你亦不必見外。」

袁三勇面露感激之色，頷首者再。其實吳大剛不是爲這二個武功已廢的人打算，一來嚴南圃機心靈活，鬼計百出，吳大剛還須事事借重。袁三勇武功造詣甚高，正在留下傳授兒子武藝。他之極力挽留，看是義氣十足，這正是他的老奸巨滑處。

這時吳良輝醉醺醺從內室走出來。

吳大剛憐惜地看着他道：「輝兒！你又喝醉了！」

吳良輝幌頭幌腦道：「鳳凰已飛入別人家，不醉做什麽？」

吳大剛歎了一口氣道：「唉，事到如此，你亦不必難過，待爲父替你另行物色較之方楚燕更美更好的，不要說一個，十個八個亦可娶得。」

吳良輝道：「世上還有比方楚燕更美更好的麽？我想難難難！」說着向椅上大力坐下，不再出聲。

吳大剛搖頭苦笑道：「好了好了，輝兒，看開些，你在這裏與兩位總管聊聊吧！爲父要趕上將軍府去！」

「嘿！將軍府用不着去了。」

吳大剛聞言一怔，忽回頭一看。不知何時門口擁進一堆人，爲首的正是薛川丘亦山，後面緊隨着十個大漢，剛才說話的是薛川。

吳大剛笑臉相迎道：「金面俠再度駕臨有何見教？」

薛川冷冰冰道：「特來送你歸陰！」

吳大剛怒道：「你說什麽。」

薛川道：「前次我等諄諄勸誡于你，叫你洗心革面，懸崖勒馬，誰知你長惡不悛，變本加厲，甘心認賊作父，如今又巧使毒計教唆孟必韃子到方府迫親。人性全失，禽獸不如，豈能再讓你活在人世？」

吳大剛陰沉沉冷笑道：「哈！薛川，你自料能殺得我麽？」

丘亦山罵道：「無耻小人，你還有什麽毒計陰謀麽？」

吳大剛桀桀笑道：「你們胆敢闖進龍潭虎穴，管教恁死無葬身之地。」

薛川哼聲道：「好啊，看你這龍潭虎穴又如何？納命來！」

話落快劍揮出，吳大剛倒躍丈餘，身形靈活之極。這使薛川大大吃驚，因爲他只知吳大剛乃是縣官，斯文之輩，詎料却是一個深藏不露的行家，實非意料所及。然而薛川名震江湖，豈是等閒之輩，微微一頓，疾如閃電的追殺過去。

吳大剛一退之後，摘下壁上掛劍，一面大聲喊道：「來人呀！」

剎那間，數十勁裝大漢手執利器破壁而出，作包剿式將薛川等團團圍住。

薛川一聲長笑道：「殺！」

丘亦山應聲好，振臂一揮與衆志士奮勇殺上，一時刀光劍影交輝，血光四濺，吳大剛想乘機退進內室，却已遲了一步，去路已被薛川封住，只得捨命應戰。

丘亦山恐夜長夢多，誤了時限，倏然一聲吟嘯，平地裏四方八面擁進近百勁裝志士，大家見敵就殺，亦不顧慮什麽江湖規矩，所以一時血腥處處，屍横遍地，珍寶齋三五十個凶惡殺手盡皆命喪當場，連嚴南圃袁三勇吳良輝亦刧數難逃。

吳大剛眼見大勢已去，急欲奪門外逃，薛川脫手擲出，一劍穿胸。

薛川下令前庭後院全面搜殺，除婦女外，男子無留活口，珍寶齋這個組合，終於除名江湖。隨後指派八位較老誠志士，留下清理孽產，以作義會軍需，其餘一衆急奔將軍府而去。

×　×　×

定安牢獄！

牢獄這種地方，除了必來的探監人之外，平素都是閒人絕跡，獄官獄卒大都善於欺凌折磨犯人，向探監人索取賄賂，令人談起，不禁搖頭三嘆。

這時獄前，一片冷清僻靜，十數個巡哨兵無精無神踱來踱去，幾個獄卒聚坐門前閒聊。今天下午一個探監人亦沒有，敢情大夥兒趕上將軍府看看熱鬧。

忽然間，一陣吶喊之聲傳來，百多個勁裝漢子如瘋虎出柙，從天而降擁至獄前。那些巡哨兵尚未弄清是怎樣一回事，已逐個被打倒在地。這羣人爲首的丁天心方楚生二人劈開獄門，羣雄一擠而入。

分頭尋找，找着曾副將號房，房中只囚一人，看曾副將雖帶着鐐鎖，却是神態

安然，衣着整潔，分明有好人事未受苦，曾副將看見丁方二俠闖進，沒有驚訝神色，好像料定有這麽的事發生一樣。

方楚生逼出獄卒鎖匙，打開監房替曾副將開了鐐鎖。

曾兆明懇切說道：「二位！我囚禁在這裏十天，對監中情況頗清楚，這裏人犯當然有些罪有應得的，有些却是含寃受屈的，今日既然反了獄，何不一齊放了。」

丁天心沉吟半晌道：「這件事要考慮才好，犯人中若有十惡不赦，殺人放火的，放走了他，何異放虎食人麽？」

方楚生道：「這個相信百無一二，放了爲是。」

丁天心終於同意，即吩咐大家將全數囚房洞開，讓各人自行逃去，方丁二俠隨即將今日大舉全盤大計說出，曾逃明聽得十分興奮激動。

曾兆明道：「那麽要我担任什麽？」

丁天心道：「曾副將，你是帶兵的，現在最好趕快到北門或東門，說服敵方兵士投誠反正，或倒戈殺敵，這不但是大功一件，亦可挽救多少生命。」

曾兆明惕然道：「不錯，事不宜遲，我這就去。」

他說走就走，只見雙手一揖，人已去遠。

這時丁天心忽然哈哈大笑。

方楚生奇怪問道：「丁大哥有什麽好笑了？」

丁天必笑聲未已道：「早知這牢獄如此輕易得手，我們何必勞師動衆。」

方楚生道：「話不是這樣說，我們根本就要作攻擊將軍府的支援，此來等於多做一件事而已，而且不必流血總較流血的好。」

丁天心道：「好罷，現在正近酉時，大家走吧！」

× × ×

定安將軍府。

將軍府雖不見堂皇宏偉，却有一派威勢壯觀，府衙佔地廣闊，前面廣場可容數千兵士駐守。此時全府內外張燈結綵，賀客盈門，禮品有如山堆，婢僕川流不息走動，份外忙碌。在正廳中堂掛有一幅大大喜幛，紅燭高燒。

一般趨炎附勢的文武百官縉紳大戶，穿戴十分華麗，一早到來送禮伺候，有的爲了奉承孝敬，不惜整天餓着肚皮裝笑臉，有的奴顏婢膝鞠躬如也，這種種醜態，各形各式，無異是一幅人生寫眞圖。

酉時初，已屬吉時良辰。

孟必將軍刻意裝扮，全身上下一片鮮明顏色，儼然一新郎倌。但看他碧眼鷹準，濃髮短髯，一張血盆巨口，兩隻兜風耳朶，身段粗大魁梧，惡形惡狀眞像寺廟中之怒目金剛，使人一見心生畏懼。

這時他躊躇滿志從內室跨步出廳，裂着血口黃牙露出笑容，環向賀客點首爲禮，他這一笑更形出面目猙獰可怕，賀客羣爭阿諛頌賀，一片鬧哄哄却亦充滿喜慶氣象。

正在嘻哈歡騰之際，忽地傳來鼓樂聲，由遠漸近，大家知道是花轎到了，相將趨出廳外觀迎。

花轎眞個來臨，鼓樂隊前面引導，中間是一頂雅緻大方的花轎，自然是假新娘方楚燕坐着，後面兩頂小轎是假乳母白雲蘭及假伴娘白素芳，挑粧奩的走在最後，這行伍頗爲浩大，府衙門口圍觀民衆擁擠，有些不値新娘嫁韃子，露出鄙視眼光，更有人發出吁吁之聲，有些却現出羨慕新娘做將軍夫人之福氣，至於一班愛國志士混在羣衆中，只待時間殺韃子。

羣衆要看新娘，廣場內的衙兵亦要看新娘，可是新娘坐在轎裏，轎簾密遮怎能見着。

花轎停在廳門口，白雲蘭姑侄先下了小轎，打開花轎扶新娘出來，方楚燕見衆目眈眈，不覺芳心稍微驚悸。

白素芳悄悄地道：「今日是大喜吉期，心神把定些！」這大喜吉期當然另有含意。

方楚燕會意螓首輕點，因爲沒有絹布覆額，只好垂低粉頸蓮步搖曳走進內廳。

這時衆多賀客眼光大大發亮，尤其身爲新郎的孟必將軍，竟睜圓一雙火辣辣的碧眼。他們所受吸引的是白素芬，白素芳那份清雅絕俗，艷光四射，美目流盼，優美風姿，看得每個人心蕩神馳，意迷情痴，一時間口呆目定。

因爲衆人呆住，一時大廳寂然無聲，方楚燕大爲駭異，不禁抬頭四望，這一望又把衆人眼光凝住了，衆人剛才被白素芳美艷所惑，正感失態，急急懾定心神，如今再見方楚燕嬌艷如花，冰肌玉骨，婷婷英姿，婀娜體態，不禁又魂蕩魄搖，痴呆呆望着。

忽然一聲：「新郎新娘拜堂！」把衆人昏眊眊神智拉醒回來。

白素芳等三人驟地一驚，拜堂是行不得的，三人互視一眼，本欲有所行動，但是羣雄口號未傳出，絕不可妄動輕舉，朱天士等化裝爲轎夫挑夫則在進廳被擋住了，環顧全廳並無一個義會志士，心中忐忑，求助無計。

這時忽地一個武將，驟騎而來撞撞跌跌落馬走進大廳，步伐踉蹌，甲胄不整，血跡斑斑，半奔半走到孟必面前，嘶聲喊道：「將軍！大事不好了！」

孟必惱道：「哼！今日是我大婚良辰，你慌慌張張鬼叫什麽？」

那武將喘着氣道：「朱洪武大軍驟然攻城，北門東城危急……」

孟必大驚道：「不好！快快傳命固守，調兵馳援。」

那武將道：「城中暴民造反，爲賊兵內應，斬殺城上守兵，奪取城關，接應賊兵進城，現在右營兵馬到援，但賊兵聲勢浩大，恐難久戰。」

孟必滿面焦急道：「你即提我令箭帶本府兵馬馳援，我即披掛親自迎敵。」說着快步進內室，取出令箭：「令箭在此，快快去吧！」

那武將接了令箭應道：「領令！」

一般賀客文武，對此變生非常，驚得魂飛神震，惶悚之極。

那武將正待出廳急去，高處恰在此時竄下二條人影阻擋去路，來人正是丁天心方楚生。

丁天心劍鋒一幌，對那武將道：「我看你亦不必去了？」

那武將大驚道：「你，你是何人？」

方楚生利劍已出手，一劍穿胸。那武將尚未弄清楚是怎麽一囘事已魂斷當場。

原來丁方二俠離開牢獄直闖將軍府，已聞遠處砲聲隆隆，知道那邊攻城大戰已發。但這砲聲爲鼓樂聲所掩蓋，孟必與衆人又魂迷美色，並未驚覺。丁天心武功卓絕當然聽得清楚，如今那武將到來求救，證實民族義軍已佔勝，豈容他去搬援兵去。白素芳等三人見丁方二俠現身，芳心大定，精神大振。孟必見有人胆敢在將軍府當場殺軍官，大驚且怒，暴喝道：「何方孽民，殺官造反，罪當抄家滅族！」

丁天心冷冷笑道：「哈哈！現在正欲抄你們韃子的家，滅你們韃子之族。」

方楚生憤然大聲道：「你們化外韃虜侵佔我大漢錦綉江山，蹂躪我大漢百姓，現在報應當頭，韃囚，你還不快快引頸待戮麽？」

這席話激得孟必七孔生烟，呱呱大叫道：「左右！把這二個惡賊碎屍萬段！」

八個手執長槍的武衛，大聲吆喝，蜂擁上前聲勢洶洶來捉丁方二俠，方楚生劍鋒疾起，幾招輕描淡寫，但見血肉橫飛，八個武衛陳屍地上，看得衆多賀客心寒胆戰。丁天心却在這時間，平地縱躍出廳外，一聲長嘯，接着高喊：「寶刀明月！」

「寶刀明月！」是朱天士反應喊聲。一班轎夫挑夫打扮之志士，已取出暗藏之兵器，隨着朱天士出現，直闖府門，又將白素芳等人武器送到。

「寶刀明月！」鄧家豪隱在府牆外，這時亦大聲呼應。

「寶刀明月！殺韃子呀！」一時喊聲震天。

「殺韃子呀！殺韃子呀！」志士們怒吼着，羣衆亦怒吼着：「驅除胡奴！還我河山！」

「殺呀！」鄧家豪振臂疾呼，萬衆雷動。鄧家豪率衆攻闖府門，廣場近千衛兵紛紛上前攔住厮殺，但見刀槍拚鬥，血肉迸飛。義勇志士個個奮不顧身，努力殺賊，這一戰眞個殺得日月無光，天地昏暗。

這天搖地震殺伐之聲，傳到廳內羣醜，個個嚇得魂魄飛蕩。孟必的猙獰面色連連慘變，陡地高叫一聲：「來人呀！」聲如狼嘷。喊聲剛落，內院奔出數十勁裝武士，四個錦衣中年人爲首，這四人都是西域高手，爲孟必重資聘致的武師，都是酒色之徒，來到中原得孟必醇醪美人欵待，死心爲孟必効力。

「殺！」孟必一聲令下，四個錦衣人躬身應聲，羣吼撲[illegible]天心等人。

這時薛川丘亦山已率衆湧至，薛川下令帶來之[illegible]廣場助戰，自己與丘亦山則迎戰錦衣[illegible]，朱天士白雲蘭相繼迎出，變成四對兒鬥殺，假扮轎夫挑夫之志士則迎戰敵方武士。

白素芳方楚燕方楚生丁天心四人心意相通，羣向孟必撲去。賀客一衆驚惶失措，縮避不迭，其中幾個武將見主將被迫，爭相提取刀劍攔阻，這些武將雖可征戰，在武功上却非所長，尤其在高手之前豈能爲力，所以幾個照面先後被傷被殺，一班賀客驚惶四走，喪身在雙方混戰中。

（以下轉入第八十八頁）

湖海恩仇錄

高陽生·文
可　飛·圖

血斑指環

不惜生命　誓保指環

渭城。

春末季節，四月初頭。在白天，巳有驕陽如夏，炎熱逼人之勢。一入夜，却又寒意侵人，頗有春寒料峭況味。

城之東街，「春雨樓」。

萬家燈火時候，也正是「春雨樓」最熱鬧的時候。它的生意很好，雖是樓高三層，由於客似雲來，巳是座無虛席局面。

祇有最高層的三樓，靠近南窗的一副座頭，僅有一位客人在輕斟細酌，那份悠閒，瀟洒更使人感到突出，也顯得孤單。

因爲，那是一副八仙席的座頭，上好的紅漆樟木枱面，一看就知道平時是專供有頭面身家的人「定席」而設的。他顯然是在等候來賓，使跑堂伙計們奇怪的是這位客人是昨夜來包下這個座頭的，他今天大早就來了，換了三次酒菜，也即是說，他由清早到現在，巳經吃過三次酒菜了，而每次都是點了整桌的酒菜。他一個人當然無法消受，何況，他祇是喝酒，很少吃菜，等於三次酒席都是原封不動地撤下去，而每次點的菜式不同，全是八菜二湯，伙計們心內嘀咕着，如是嫌菜餚冷了，可以重新「熱過」呀，何必這麼糟塌銀子？難道是故意來充場面擺闊嗎？不對吧？因爲他的穿着很平常，不像是有錢的大爺，更沒有暴發戶的派頭。是他請客？等人的樣子是沒錯，爲什麼一整天了，却沒見半個來？一些小心眼的伙計就蹩不住私下咬起耳朵來了，有的認爲是個癲子？有的判斷是來白吃，等下一定會有撒賴好戲……

恰好，他在招手，一個跑堂勉强陪笑哈腰上前聽候吩咐，他漫不在乎地輕聲細語地：「再換一席菜來。酒嘛，先來兩罐龍駒寨的——要哈記老店的貨。」

伙計應着，剛想開口，和他的眼光一接觸，好像冷電一閃似的，嚇得伙計喉骨轉動，把想「請問客官請的客人有幾位？爲何還沒來——」的話也隨口水嚥下去了，低頭退下，匆匆來到櫃枱邊，壓低聲音對胖胖的禿頭帳房道：「二掌櫃的，恐怕有邪門了——」

「他——來了一天了啦，這又叫換第四次菜了。却沒有一個人來，您看……」

禿頭帳房道：「有何邪門不對頭？」

「他換了四次菜，也叫了四次酒，一次是汾酒，一次是竹葉青，一次是二鍋頭，這次又要龍駒寨哈家老店的白葡萄。」

禿頭帳房不耐煩地一瞪眼道：「你管人家大爺喝什麼的？還不快去伺候？」

「二掌櫃的，他巳喝了一天了，巳六罐原裝下肚了，現在是第七，第八罐了啦，他却沒一點酒意似的？」

禿頭帳房眼珠一骨碌，漫不經意地緩緩偏過頭向南窗偷瞥幾眼，他巳留上了意，心內也嘀咕。

看這位客人一身青衫，風塵樸樸，于思滿面，可以看出他是剛由關外歷盡風沙而來，還未經梳剪，如果剃光了滿腮鬍鬚，那是多麼挺拔、英俊的一張面孔了。他呷光了杯中酒，也正好兩個伙計各捧來一罐龍駒寨的葡萄酒，熱騰騰的菜餚也陸續端上了。

他點點頭道：「有賞，拿去吧！」

是二粒蠶豆大的紫金，在桌面上閃光，兩個送酒來的伙計同時眼睛發光，同時伸手，同時拔尖喉嚨「謝賞」。連連哈腰躬身後退，必恭必敬的。這種罕見的紫金砂，黃豆大一粒，可抵黃金一兩，白銀十兩以上呢，一顆就付四席酒菜帳還有餘，何況只是「打賞」呢？難怪伙計意外驚喜之下，嘴臉一下大不相同。

青衫客輕輕一嘆，好像自語：「俗子胸襟誰識我？人面高低犬認人。唉！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呢？」他仰面乾了一杯葡萄酒，目注窗外，正飄洒着絲絲細雨，他有感觸地把指頭輕敲着枱面，輕哦着：「渭城春雨挹輕塵，草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他又自斟了一杯，又沉吟自語：「奇怪，他不像是失約無信的人，怎麼失約了呢？去年今日，約定在此會面，不見不散！我風沙萬里，昨天趕到，今日等了一天了，子駿，子駿，你爲何不來？……」

他一仰脖子，一飲而盡，又自斟滿，

一下子由原來的輕斟細酌，變爲牛飲鯨吞了。就在伙計們愕然注視，全場客人巳引起注意之下，他竟把一罐葡萄酒喝個涓滴不剩，招手叫道：「結帳。」等伙計們搶迎到身前時，他打了個酒呃，掏出十片金葉子，往桌上一放：「都賞你們了。我走後，如果有一位姓朱的朋友來找我這個姓柳的，請記住——告訴他：年年躍馬長安市，不醉無歸小酒家——我姓柳的在長安不醉居等他就是了，聽懂了嘛？」

伙計們異口同聲地：「聽清楚了。恭送柳爺！——謝——賞！」

在伙計們大聲唱喏，客人們訝異聲中，青衫客翩然下樓，匆匆走了。

他，青衫客，竟是近幾年來叱咤武林，由「洛陽俠少」而被人稱爲「長安浪子」的柳青雲。黑白兩道，一致刮目的「白馬銀劍」也就是他。

× × ×

馬頭向東，又偏向北。「白馬銀劍」柳青雲在濛濛細雨中連夜離開渭城。心神馳向長安、洛陽……

他最服膺太史公「游俠列傳」中說的「……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最不喜歡——甚至厭惡不守信諾的人。他和朱子駿於去年今日，萍水相逢於渭城的客邸「柳舍」行棧。一見如故，投緣訂交，當時是柳青雲有急務要出關，而朱子駿却是北上長白山有事，惺惺相惜，依依話別之時，訂下今年今日，同踐渭城「春雨樓」之約，他早到一天，昨夜就先去訂了席，未料到由早到晚，不見朱子駿人影，他冷靜地等，朱子駿的失約，使他狂飲澆愁，再好酒量的人也不能喝急酒，龍駒寨的葡萄酒後勁最烈，酒意湧起，他不耐俗人眼光及伙計們可憎嘴臉，拂袖而去，趁着酒意，策騎夜奔。

一陣疾馳後，他又感到後悔了，自己能由大早等到晚上，爲甚麼不能一直等到打烊？甚至秉燭以待良朋呢？朱子駿遲到，必是中途有急事躭誤了，人都難免出意外的，尤其人在江湖，朱子駿不像是輕諾寡信的人，如是因爲躭擱而遲到，自己一離開「春雨樓」，而朱子駿却趕到了，就此錯過，朱子駿的失望，可能比自己呆坐恭候一天還要悵然……

× × ×

柳青雲幾次想兜轉馬頭回渭城，不由放緩了疾馳之勢，但一想到這個時候「春雨樓」巳打烊了，整個渭城也夜闌人靜了，何況巳交代了「長安不醉居」之約，他又放轡疾馳向北。

雨越下越大，估摸初更後，竟成傾盆潑瓢之勢，人馬盡濕，還得担心視綫爲雨簾所蔽，馬有失蹄，四顧未見房屋，只右手里許外有一片叢林，便加鞭三下，想入林避雨。

飛騎約半里，正是三叉路口，三條驛路，那一片叢林，就在半里外，却只有阡陌間的泥濘小徑可入林，柳青雲不禁緊控繩韁，猶豫了一下，是冒雨直馳驛路，或是走進叢林避雨？

突然，他長眉連軒，手搭涼蓬，遮住雨箭，向叢林凝神注目。

他聽到了蹄聲起於林際，只是，明明是馬蹄奔跑一陣子，却時遠時近，倒像是有人騎馬奔向這邊驛路，却又馳回林內。

柳青雲疑念湧起，立刻策馬馳上泥濘小路，直奔叢林，適時，馬嘶起自林中，柳青雲沒來由打了個冷噤，頭皮一炸，那因爲他深知馬性，能由馬的鳴聲中分辨出牠的喜、怒、哀、樂。而剛聽到的馬嘶，不止充滿了悲哀，而且是絕望的哀鳴。

那必是馬的主人死亡或牠快要力竭倒地，才有這種死亡性的悲嘶！

風狂、雨驟，深夜，荒野，那大片叢林黑黝黝的，陰森可怖，柳青雲却只一怔之下，不但毫無退意，反而加緊催馬，只是雨太大了，風更大，視綫爲雨簾所掩，最多也只可分辨出一丈、二丈間的週遭情景，坐騎一個猛蹶，失陷在一片泥濘間，爛泥沒及馬腹，牠掙扎不起，柳青雲掠落泥地，眼看無法把坐騎拉起，只好摘下劍鞘，行囊也不顧了，展開身形，身如怒箭，飛掠林際。

他看到了，是一匹黃驃馬，一顚一跛地由林中奔出，又掉頭顚跛着奔入林中，好像牠就是這樣反反覆覆地奔來跑去。

牠顯然受了重傷，柳青雲凝神一看，就巳看出牠是遍體鱗傷了，由項下到腹背，都是翻捲的肉，傷口的血，大約都巳流乾了或被大雨冲掉了，所以只見慘白裂開，牠後面左腿大約骨折了，馬股上還深插着二支勁矢。

白光飛閃，柳青雲銀劍出鞘，護住頭面，飛射入林，在情況未明時，他不得不全力戒備突發的襲擊，江湖道，一向有「逢林莫入」的禁忌。

黃馬正好又顚跛奔進林間，柳青雲目送牠停在林內七八丈處黑沉沉的陰暗角落，却不見牠再次跑出來了，只聽牠悲嘶幾聲，忽然倒下了，抽搐了幾下，寂然不動，牠是傷重倒斃了。

柳青雲閃身掠落呻吟之處，只見大樹根下一團黑影蠕蠕而動，一手按住肚子，一手抖索着不住抓着黃馬的鬃毛，似想爬上馬背去，還聽到黑影呻吟，喘息，斷續地：「馬……兒……快跑……去……春……雨……」

柳青雲心神大震，衝口而出，「是子駿兄？柳青雲來了……」一面劍入鞘疾俯身，雙手扶住黑影肩膀，緩緩地把對方扶起。

一身黑衣，一身血污的人抽搐着，嘴唇烏黑地只在抖動，却不能說出話來。

他，正是朱子駿，巳不成人影，雙目無神，面色青白，連頭面到全身，盡是泥污與血漬。

柳青雲血冲腦門，有後悔遲來一步之痛苦，自己在「春雨樓」喝酒呆等，怎知朱子駿却在距渭城幾十里外的荒野和人浴血苦鬥，眼看朱子駿是巳傷重垂斃了，自己還怪他「失約」……

柳青雲迅速地把朱子駿背靠樹根，探手取出貼胸革囊，由一個小玉瓶中取出丹藥，一手倒出另一玉瓶的外敷藥粉，打算給朱子駿內服，外用，救人第一。

但一瞥眼間，他呆住了，他看到朱子駿破裂的衣衫露肉處都在泛青色了，胸口赫然一團烏紫，是一個巨大掌印，而最刺眼的，是肚破腸流——朱子駿一手按住的，竟是一截二三寸拖出肚外的腸頭。

柳青雲倒抽一口冷氣，他是大行家，這時才知道朱子駿不止內外重傷，而且中了奇毒掌力或暗器，毒性已經發作，蔓延了，他還能支撐到現在沒斷氣？已算是奇跡了。

柳青雲明知神仙難救，內外丹藥，也無法續命了，還是迅速地一掌貼在朱子駿背心「命門」穴上，以眞氣傳功，想護住朱子駿心脈，一面把丹藥塞入他的嘴內，而牙關已緊閉了，正要捏開他的下巴，朱子駿的泛青臉上，突然湧起一陣紅暈，一陣急促喘息，喉骨一陣滾動，又呻吟出聲了。

柳青雲大喜過望，忙道：「子駿兄，快抱元守一，我行功渡氣給你，再給你包紮就好……」

朱子駿全身一陣猛烈痙攣，抖顫不已，好像用盡了氣力，發出斷續的聲音：「柳……兄……把戒……指……送……洞庭……紫……荊……顏……姑……」

柳青雲凝神傾聽，朱子駿卻喉底一陣咯咯響，雙目大張，全身一挺，一口氣斷了。

柳青雲不得不頹然鬆手，朱子駿是死了，卻不瞑目，本來，早就死了，卻因功力深湛或生命力特別强，支持到現在，迴光反照，居然還能交代遺言，雖不完整，但已聽出是託他把「戒指」送到洞庭湖什麼「紫荊……顏姑」，柳青雲伸手按捏朱子駿的雙眼皮，兀自瞪着，眞不瞑目，使他一陣鼻酸，心痛，英雄淚下。

找戒指，右手，沒有，按在肚上，還捏住腸子的左手緊握成拳，已快僵硬冷板了，柳青雲用力分開死人的五指，指尖觸着一團絲質軟物，又似硬物，他凝聚目力細看，死人掌心內是一團絲絹，沾滿了血，而硬物卻是死人掌心原來緊按住的那截肚腸。

柳青雲心頭一動，捏住那截掉在死人肚皮上的腸子摸索一下，對了，有硬物稜角，果然是一個戒指，小半突破腸外，大半在腸內，他用力一捏擠，一顆指環沾着血汚掉在死者肚皮上。

朱子駿爲何把戒指吞下自己肚內？這個指環一分十分重要，不惜下肚，也不願它落入別人手內？卻在死前託他送給什麼「紫荊顏姑」？

由朱子駿左手緊捏腸子不放——死也不放手，可以想到這個戒指的重要——比他生命還要緊了，還有他掌心內的那一絲絹，難道也很重要？

柳青雲小心地把指環放在血染的絲絹上，緊緊包好，放入革囊，貼胸藏好，得先安葬好死者再說。

他劍、掌並施，在這株千年大樹下挖了大坑，抱起朱子駿，平放入坑，掩好土，還加蓋了一堆落葉，又再在附近加挖一坑，埋了馬屍，對着朱子駿埋處含淚再拜：「子駿兄，我先給你辦事，等問清府上，再召魂回府，明年今日，小弟當再來備酒拜祭……」

他悽然出林，大雨未止，他的坐騎卻掙脫泥坑，在不遠處奔跑，嘶鳴。

他投入雨中，掠射上馬，向林中回顧再三，策騎馳上了驛路，三叉路上，馬頭向南……

×　　×　　×

三更左右，柳青雲在大雨滂沱中到了一處村落，他記得這裏叫做「駐馬店」，人困馬乏，他想稍歇避雨，換下濕衣。

還剛到村口，就聽到犬吠甚急，眞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難道村犬老遠就聽到了他的坐騎蹄聲？

不對，還夾雜叱喝，叫喊及女人、小孩的啼哭聲，還有噪雜的馬蹄聲，他凝神一聽，估計至少有十來騎在村子內奔馳。

他猛加鞭，坐騎希聿聿驕嘶着，剛飛奔入村，倏地前蹄揚起，人立起來，柳青雲及時勒住了嚼口，銀虹電掣，叮咚暴响，掃落了十二支怒箭。

蹄聲驟起，比驟雨更急，由竹籬轉彎處大樹下馳出五騎，一字排開，擋住了去路。

柳青雲長眉揚起，星眸暴射寒光，怒喝：「鼠輩何於暗算某人？亮萬兒吧！」

暴雷似的狂笑道發，是五騎馬上五個鐵塔似的慓悍大漢一同縱聲大笑，當中一騎衝前一丈多，馬上大漢一抱拳，聲如裂帛道：「若問咱們姓和名，五虎大名如雷震！」

柳青雲輕輕一笑，哂然道：「原來是關中五虎，爲何暗算柳某？」

當中一騎再策馬靠近二丈多，仔細打量了柳青雲一下，哦了一聲：「是咱們兄弟招子不亮，原來是柳公子當面——」又一抱拳，致歉。

柳青雲心中有氣，冷然地說道：「如果不是柳某還有三招兩式，豈不變成刺蝟了……」

後面四騎中突有人揚聲叫道：「柳公子恕不知不罪，咱們是奉命辦事，敢請教公子爺，有沒有遇上一位黑衣騎黃馬的年青人？」

柳青雲心中一動，點點頭：「剛過去不久，各位找他嗎？」

當中大漢蟹臉一硬，又嘻開血盆巨口：「不瞞柳公子，那小子初更前連折咱們十多個高手，咱們大撒網，在方圓三百里內搜他，既然已過去了，咱們就不用再在這個鳥地方窮折騰了。」

說着，指頭勾入大嘴內，連打幾個胡哨，村子內也口哨此伏彼起呼應着，女人、小孩哭聲也漸停了，眨眼間，蹄聲急驟，陸續有十多騎集中馳來。

當中大漢拱手道：「謝過柳公子了，咱們兄弟就睬下去啦，回頭報告瓢把子，再到長安致謝。」

一揮手，吼喝着：「點子就在前頭，已全身掛彩，快追！」

柳青雲想到朱子駿慘死，雙目不瞑之狀，仇火大熾，仍沉住氣，輕聲細語說的：「且慢！那——點子爲何和你們結下樑子？」

正要縱騎馳出的大漢乾笑一聲：「這個，咱們只是奉命行事，瓢把子才清楚是什麼過節！」

「那——點子的啞旗請挑開一下，如何？」

「那小子姓朱，道上叫他什麼『湘江一條龍』？是江南七省年青一代的有數硬把子，果然扎手，嘿嘿！阻上生毛，竟敢搶了咱們瓢把子一張藏寶圖……呃，沒什

麼，咱也攪不清……走哇！」

潑刺刺，當先一馬馳出，其餘的十多人一窩蜂放馬，柳青雲手按劍柄，指骨節都泛白了，全身起了一陣顫抖，咬牙控制了激動的心頭怒火……

×　　×　　×

白乾山，飛來峯下，房屋穿雲，正是威鎭北六省，虎視關洛的黑道巨霸「赤髮閻羅」佟嵩的總堂口，他滿頭如血的紅髮在根根直立，咆哮如雷，連巨大的虎皮椅也簌簌作响，他暴怒地把醋缽大的拳頭，驚天動地的擂打着扶手：「你們這班膿包飯桶，先讓姓朱的小子做掉十一個，又傷了七個，被他單騎溜掉，窮折騰了三天三夜，包抄週遭三百里，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碰上了姓柳的小子，他不是說見過姓朱的嗎？你們爲什麼不把他擺平？又讓他大搖大擺溜了，你們幹什麼吃的？氣煞咱了！」

聚義大廳中，黑壓壓的跪下一大片，不下百餘人，全是他手下高手，關中五虎矮了半截，面無人色，噤若寒蟬，都是滿頭豆大的冷汗，也不敢揩一下。

佟嵩左手端坐一個皮包骨，削腮勾鼻的老者，八字鬍一翹一翹地，陰惻地笑：「老大息怒，這也不能全怪五虎兄弟和各堂堂主，香主等……」

佟嵩一翻三角眼接口：「難道怪某家統馭無方？」

老者皮笑肉不笑的道：「老大，您永遠是對的，我是說：五虎不敢招惹姓柳的，一則他們當時忙于追殺姓朱的，不便躭擱，二則姓柳的一劍九花，三十六把柳葉子，還沒有人吃得消，實在硬紮！何況，洛陽七少，長安十友，燕雲十八騎等和這浪子有過命交情，一沾上了，好比捅了馬蜂窩，咱們犯不着招惹姓柳的……」

佟嵩怒道：「你這陰司秀才，一把嘴怎麼攪的？剛才你還說姓柳的嫌疑最大，姓朱的那個玉斑指環和藏寶圖十九落在他手上，爲了李闖王（李自成）埋寶九宮山的那張圖，一定是姓朱的小子藏在戒指夾層內，咱們非拿到手不可！別人怕姓柳的，咱家可不含糊，馬上飛鴿傳書，撒出閻羅帖，不管多大代價，咱們非把那個戒指弄到手不可！」

拳頭揚起，連幌着：「不論誰得手，只要能由姓柳的手上奪回戒指，打賞黃的（金）千兩，白的（銀）萬兩！」

全場歡呼剛起，那老者冷丟丟的搖頭又搖手：「老大，姓柳已過去三天四夜了，早已渡過黃河了，飛鴿通知各地分舵也來不及了，也未必能截得住他！」

佟嵩大怒，巨拳幾乎幌到老者的蒜頭鼻子上，吼起來：「難道要咱罷手？不用想！咱就要發出閻羅帖！」

老者面不改容，瞇着老鼠眼，一手遮着嘴角，湊近佟嵩：「不可力敵，就用智取——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佟嵩大喜，一拍大腿：「好個老小子，咱眞想親你一個嘴！哈哈哈……」

×　　×　　×

「顧萬頃之茫然」。柳青雲徘徊在洞庭湖邊，面對這汪洋巨浪，浩瀚烟波，只有皺眉出神。

他無心登岳陽樓瀏覽，更沒與趣一泛木蘭船，只是喃喃自語，反覆地唸着「紫荊……顏姑……」四個字。他千金一諾，萬里投環，人已到了洞庭湖，快半個月了，就是弄不清這四個字的意思，又不便向人請問——因四字不完整，怕被人當作瘋子，又防打草驚蛇，洩漏隱秘，只好日夜自己推敲，打算先環繞洞庭湖邊多走幾轉再說。

×　　×　　×

那個斑玉指環，他早已洗乾淨了，不知反覆摩娑多少次，看不出一點異狀，再名貴值錢，也不會超過百金吧，朱子駿——是岳州、長沙朱家兩房一祧的單傳命脈，生意遍及南七省，富可敵國，文武全材，有「湘江一條龍」的美號——這是柳青雲一到岳州就打聽出來的，怎麼會把這個戒指愛逾性命呢？當然不會「搶」「赤髮閻羅」佟嵩的什麼「藏寶圖」了。問題在朱子駿這樣以「死」相托，不惜吞下肚內，要他由腸內取出這個戒指送到洞庭什麼「紫荊——顏姑」？

對了，顏姑？一定是一位姑娘——姓顏的姑娘吧？一定是朱子駿心上人兒，這個戒指是他和她「定情」的紀念品？所以，朱子駿臨死託他送交那位素心人？對！情呀！

但「紫荊」又是什麼意思呢？是「顏姑」的芳名嗎？

至于朱子駿爲何單騎出關，北上長白？又爲何遭遇「赤髮閻羅」佟嵩的手下，雖突破重圍，卻傷重而死了！情能生人，也可死人，這個指環的意義，是這麼大？

自己非把這個指環交到那位「姑娘」手上不可了，只是，受人之託，如何忠人之事呢？

想着，想得頭昏了，驕陽似火，汗出如漿，該找個地方打打尖或喝喝茶，又餓，又渴，該歇下腿了。

轉入湖邊小徑，綠蔭夾道，修竹萬竿，清風徐來，暑熱爲之一消。哈，半里外，好像一角酒帘高挑？眞是「江南好」，大大不同北國風光，「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可不就是了？

一想到有酒喝，柳青雲喉嚨發癢，連嚥口水，酒虫好像爬到嗓門了。加快步子，幌眼到了。

妙呀，巨樹成蔭，廣披數畝，露天內擺了許多竹桌、竹椅、三間茅屋，半畝荷塘，竹圍松繞，是賣酒飯，兼營茶館的，茅舍內，也是竹桌、竹椅，窗明几淨，潔無纖塵，酒架上，擺滿了原裝酒罈，櫃枱邊還有一排大酒缸。另一邊，則是茶罐林列，點心紛陳，熱氣氤氳，不少客人在品茗對弈，揮扇清談，也有水果，西瓜，活像一幅神仙行樂圖。

柳青雲是經過梳洗打扮的，文士裝束，頭帶冠玉透風軟巾，綠鬢朱顏，手搖杭州紙扇，一身越羅輕衫，前擺精繡着對對文魚，簇簇黃金柳，那份又俏又瀟洒的勁兒，够瞧的，所以，他一腳踏上青磚台階，頓使全場注目。

而他卻呆定了，連一腳已跨進門檻，也忘了收回。幸好，他迅速回過神來，含笑入座，連說道：「好風雅，好清爽的地方。」

卻不由自主的又向門外抬頭看了一眼

，游目四掃，目光又停在門口與隔壁酒店交界處的一株開滿紫色繁花的樹……

原來，他在上階進門時，偶而抬頭瞥見門楣上方有一塊古木，中間鐫刻了三個八分書的字，赫然是「紫荊軒」，上方兩個六分書的小字是「品茗」。

筆力遒勁，以紫砂金色漆底，「紫荊」二字，就使他大吃一驚，又心頭狂喜。

而當他現身台階之際，他也瞥見後院竹簾底有倩影一停，一張宜喜宜嗔春風面和兩條油光水滑的髮辮子依稀可見，頓時使他有着蒼然驚艷感覺。

頭頂匾額，簾底窈窕，使他忘形失態了。

而他注視的那株開滿紫色繁花的巨樹，腦中已轉動十幾遍——「它是不是紫荊樹」？

一位駝背茶倌上來打招呼，笑容可掬，他忙道：

「點心四樣，水果兩碟，雨前香片一壺，再來四個熱炒，一罐女兒紅—越陳越好。嗯，我得好好受用半天。」

駝子喃喃笑地張羅去了。先端來點心，一個小姑娘端來兩種剛削皮的水果，承着新摘的荷葉，特別入目心凉。一壺滾水泡的景德瓷壺與雨過天青色的茶杯蓋碗由漆盤托着送上。

茶香、肉香、菜香、花香，陣陣隨風透鼻，柳青雲舒泰極了，悠閒地磕着飽滿溜光的桂花瓜子，心內却恨不得就問這裏有沒有一位姓顏，芳名紫荊的姑娘？或主人姓顏？那株樹是否叫「紫荊」？

但他却遲遲不敢開口，因一時想不出恰當的措詞，江南是魚米之鄉，詩禮傳家，風俗淳厚，必須恂恂守禮，可不比在長安，洛陽可以亂和窰子或校書院內的粉頭們打情罵俏……

怎好問人家女眷芳名？連想偷看一下方才竹簾底的倩影在何處去了也不敢隨便賊眼溜溜。

有了！他一面吃點心、品茗，一面由襟底革囊內取出那條絲絹包着的戒指，先套上左手中指，故意左看右看，不時摩娑，連左手也放在顯眼位置，把那片絲絹也平舖在面前，不時拭拂一下。

絲絹薄如蟬翼，當然是姑娘、婦道人家用的，血污早已洗淨了，但仍難免有些微餘漬，它的中間，是精工湘繡的一對戲水鴛鴦。他拂拭間無意中發現四面捲邊是夾層，陽光由樹隙中照射在絲絹上，竟隱約顯出捲邊夾層內好像有極微細的字跡。

他好奇地張開對着陽光一照，凝目細瞧，果然是神針巧手，精繡的簪花小楷，字如蠅頭，却筆劃分明，每邊七字，合成四邊就是一首詩了：

洞庭灣處是兒家，
即若閒時來喫茶。
黃土爲牆茅蓋屋，
門前一樹紫荊花。

柳青雲心跳個不住，暗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他眼角餘光，早已瞥見竹簾底下，人影時隱時現，逡巡不已了。正好駝子送來一罐「女兒紅」；小姑娘端來四個色香味俱全的熱炒。他想：「妙哉，我只要一罐下肚，仗着酒蓋臉，肚胆，不怕問不出來，最好是那人兒先出面向我請教……」

主意一定，擺架子啦，他把戒指褪下，小心地用絲絹包好，放入襟底革囊，一手挾菜，一手持杯，大吃大喝，開懷暢飲起來。

忽然，附近一陣嘈雜叫喊，幾個村漢拉着一個黃皮寡瘦，八字鬍的老者跌跌撞撞的由湖邊過來，老者一身水汚泥巴，老淚縱橫，喘着氣，哭喊着：

「這是什麼世界呀，青天白日，强搶民女呀，救命呀，那個仁人君子，英雄好漢快救命呀！……」

所有的茶客、酒客、老板、跑堂的都跑出去圍着老者，七嘴八舌問出了什麼事？老者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哭，直喊快救命！

那幾個村漢結結巴巴的講，原來老者帶着女兒遊湖，來了一條大船，把他標緻如花女兒强搶上大船去了，把老頭推落水中，是他這些船伕把他撈救上岸。

柳青雲拋杯而起，疾喝：「匪徒走那邊？」

「在大湖內。」

× × ×

「快！找船來，我把姑娘找回來。」

村漢們一齊應着：「有船，我們自家的船。」

柳青雲跟着大步飛奔的村漢船伕，幾隻瓜皮小船就停靠在附近，幾個村漢一齊動手，橈櫓並用，柳青雲坐的這條船就如箭掠波，直駛湖心。

柳青雲瞥見由「紫荊軒」後面也駛出一艘輕舟，舟身細長，還有竹蓬，影綽綽可見到三四條苗條人影在船上，也掠波逐浪而來。

村漢們喝着：「大船就在那邊，還沒走開。」

柳青雲手搭凉蓬望去，果然半里外有一條大船在兜圈子，估計一下，這條小船和那條大船距離大約二里左右。不用多久，可以追上了。那條長形小船却距離自己這小船約百來丈。已隱約可辨那船上有紫衣、青衣、綠衣、黃衣四個女人，只是面目模糊，分不清老少美醜。

轉眼間，小船已逼近大船了，大船竟拋了錨，好像停在湖面等候，船頭上，兩個大漢挾持一位淡素衣裙，却十分美貌的少女。

柳青雲一聲清嘯，銀劍出鞘，揚聲疾喝道：「朗朗乾坤，胆敢擄刦民女？請快些交還人家姑娘，免得驚官動府，傷了和氣。」

大船上哈哈狂笑震天：「柳公子，見義勇爲，大湖救美，眞是風流極了，哈哈哈……」

大船艙內，走出一個高九尺，頭如巴斗，紅髮蓬起，隨風飛舞的鐵塔巨漢。在他左右，八個大漢，各執一張巨型漁網，作勢欲發，還有論百計的壯漢，怒箭上弦，挽弓待射，他的背後，十二大漢各持兵刃與暗器，都在獰笑。

柳青雲眉頭一皺，接着笑吟吟的道：「佟大瓢把子，雅興不淺呀，也遊江南來了？……」

「赤髮閻羅」仰面大笑接口：「柳公子，咱家是明人不說暗話，你上了咱家拜弟大當了……」

柳青雲一怔，恍然有悟：「我忘了『陰司秀才』黃瓜瘦了！好個鼠鬚老賊，等下會拔光他的鬍子，再好好消遣他……」

佟嵩狂笑接口：「遲了！他已下水了，柳公子咱們交個朋友，請你把姓朱的玉斑指交給咱，這位姑娘馬上交你帶走，由你快活受用，某家敬奉黃金百兩，以助公子江南買酒尋歡之資，回到江北，還有重謝。你是聰明人，總不會爲了一個戒指和咱們頂着硬幹吧？哈哈！」

柳青雲笑瞇瞇地說道：「這筆生意不差，一個戒子恁地值錢，一定是人間至寶了？」

「那不干你的事了，一句話擺下來就是了。」

「佟黑炭你是仗着人多勢衆？以爲吃定了柳某了？柳某人一不高興，你手下那些土鷄瓦犬，可知有多少要血濺湖水了？包括你的大號吃飯傢伙在內！」

船上羣雄，一致怒吼欲動。佟嵩紅髮豎立，鬚髮怒張，大吼如雷：「姓柳的，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小子狠，在陸上，算你硬扎，別忘了你是旱鴨子，至少水性不精，咱一伸指頭，船就會翻倒，看是誰狠？小子你—」

柳青雲龍嘯長吟，人劍合一，白虹衝天，凌空拔起六七丈高下，掉頭如巨鷹攫兔，直撲佟嵩頭頂。

他是想避開大船巨網罩下之劣勢，想居高臨下，先制住佟嵩，奪船脫困，未料到佟嵩倏地暴喝一聲，怒箭破空，颼颼齊發！一波接一波的各種暗器，也紛紛破空疾射！

佟嵩狂吼如雷，猛揮兩柄各重一百二十斤的八角銅錘，盤旋頭頂，隨時有劈空拋出之勢。

柳青雲心中暗叫：「罷了！陰溝內翻船了！」

他確實不精水性，也是他最弱的一環，北人御馬，南人駛舟，他未練過水性，雖然劍光如蛇，在半空連環擊落亂箭與飛蝗似的暗器，人在空中，連換二口氣，就難以爲繼，攻敵無望，只好斜身疾落，想重回小船。

但這時小船却船底朝天，船上的人全下水去了。

只瞥見水花一冒，一個橄欖尖腦殼和兩撇八字鼠鬍一翹，又沒入水中了。

撲通！水响處，柳青雲力盡落水，立即滅頂了！不精水性的人，一入水就成了沒脚蟹，柳青雲連想換氣也未不及，口鼻灌水，頭昏眼花，胸前發脹，身如鉛塊，直墜十多丈深的湖底！他想：「完了！本想躍馬江湖，和五湖四海的英雄一比高下，置身溫柔鄉內，在紅衫翠袖間軟玉溫香，現在却變成柳毅傳書，要作洞庭君的駙馬去也……」

湖面湧起團團血花，越來越多越紅了，狂笑不已的佟嵩忙喝：「別戮這小子太多的洞了！要活的，先把戒指搜出來要緊，掉入湖底就他娘的難找了！」

湖水不斷地在冒紅，氣得佟嵩暴跳如雷。

突然，大船一陣强烈搖幌，傾側，艙底有人大叫：「不好了，船底破了大洞，進水了！」

佟嵩以下，全部失色，手脚無措，因爲，除了「陰司秀才」黃瓜瘦這個狗頭軍師精通水性外，佟嵩及手下高手，十九也是旱鴨子！

大船在緩緩下沉，到了吃水大半時，下沉得好快，突然，幾十丈的大漩渦，衝天水柱，大船被巨浪吞沒了！

柳青雲沒有見到洞庭君，也沒看到水晶宮，昏昏沉沉的，好像騰雲駕霧，飄飄蕩蕩一陣子，嘴內被人灌了大杯水，不！酒香透鼻，他大叫一聲：「好酒！」

張眼一看，人在長梭形小船上，四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珠淚盈眸，那位紫衣全濕，兩條大辮的姑娘泣然地柔聲問：「柳大俠，我們姐妹在等着，請問我們朱大哥是活着？還是……」

她語不成聲，倏然低首，淚如雨下，其他三女也嚶嚶啜泣。

柳青雲問：

「姑娘姓顏？」

「是的。」

「我會帶妳們去看子駿，現在，我好累……」

他緊緊閉上了眼，實在，他也無話可說。

（全文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對在清眞寺高塔死亡的人，出告示招死者親屬來認屍，目的是引誘火狐來認屍，火狐以爲侄兒賀昇已死，來到高塔內，被龍飛常護花用機關困住，勸火狐合作對付天地會，火狐知道賀昇還未死，他因爲事前偵查侄兒的下落，曾到過天地會匿藏的地方——安陽王府，只找到一條地道，通往隣街的一間棺材舖，那棺材店除了前後門之外，還有三道暗門，王府和棺材店之內找不到一個人，故再潛來高塔偵查，知道龍飛邀請的誠意，欣然答應合作，但又担心在事情進行中，怕宗薩巴會因爲私仇對他採取行動，有些顧慮……

血洗臥龍寺　火併黑羅剎

龍飛沉吟道：「其實一開始我便應該聘請更多的江湖人，那最低限度，消息會更加靈通，有很多事情可以在開始的時候便將之壓下，不致於不可收拾。」

火狐道：「既然王爺認爲這種事沒完沒止，現在開始也一樣。」

龍飛微笑：「我不是已經開始了。」

火狐大笑，接問道：「你們以爲要爲造一支那樣的火炮，需要多少時間？」

龍飛道：「那需要最好的匠人最好的原料，天雷曹霸估計，怎也要三個月。」

「有三個月的時間，應該足够了。」火狐笑接。「你們也別要低估了自己的實力。」

龍飛道：「儘管如此，我還是作最壞的打算，由現在開始，加派人手去保護可能被襲擊的人。」

「這也是一個辦法。」火狐笑接。「若是交給我便想不到的了。」

龍飛道：「若非我這種人也不會有這種笨辦法，也只有這種笨辦法之下才能够顯示出官府的勢力。」

火狐道：「也因爲你想出這個辦法我才省起你王爺的身份。」

龍飛笑笑。「聽你這樣說話，可見你並不是一個太難相處的人。」

火狐道：「王爺也與一般的官府中人不同。」

官府中人一向給人的印像都不大好，當然，這是可以改善的，却不是現在。」

龍飛輕搖摺扇。

「事有輕重，這個我雖然不是官府中人，也明白的。」火狐的笑容更盛。

龍飛道：「這個笨辦法之外，還有一個比較聰明的辦法。」

火狐道：「王爺到現在才提出來，是要看看我是否也有點小聰明？」

龍飛道：「你這樣說可以肯定非獨有，而且絕對是一個聰明人的了。」

火狐道：「他們抓去了賀昇，我就是沒有找到去，他們也應該會設辦法跟我聯絡談條件。」

常護花道：「那最低限度可以避免你那種激烈的救人方式。」

火狐道：「而且不談賀昇便等如廢物一樣，以目前天地會的環境，怎容得這許多的廢物？」

常護花道：「但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會祈望太高，即使派人來談條件，也不會讓那個人留下太多的綫索，甚至有可能一些綫索也沒有。」

火狐道：「絕對有可能，所以王爺才會說這只是一個比較聰明的辦法。」

常護花道：「也許他們現在已安排跟你聯絡談條件。」

火狐道：「這並非一件難事，賀昇在他們手中，大概也不用怎樣迫使會將與我聯絡的方法和盤托出來。」

常護花道：「你當然不會怪責他。」

火狐道：「當然了，我就像一般人那樣，絕不希望自己的親人遭受損害。」一頓接問：「你可有興趣跟我走一趟。」

常護花道：「只要前輩同意。」

火狐道：「我事實也需要一個你這樣的高手相助，看能否找到甚麽綫索，早一些將賀昇救出來，但你們放心，我們還是會繼續合作下去，一直到火藥火炮的事平息。」

龍飛插口道：「多謝甚麽的話我不說的了。」

火狐道：「抱歉甚麽的話我也一樣說不出口。」接着舉步，往梯級那邊走去。

常護花看看龍飛亦舉步跟在火狐後面，目前他們也只有這條路可以追查下去。

× × ×

長安的碑林，被譽爲集中國碑碣之大成，一共有千多塊碑石，在南城垣東府學巷內，更南是文廟側，傍臥龍寺。

碑林創始於宋，歷代都有增修，羣碑中以石經最有名，分天寶及開成二種，都是唐刻。

入門照壁上嵌石六塊，是元人重修碑記，大門內分七室，第一室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註孝經碑，火狐也就在這個室停下來，仰首看了看，道：「我們到臥龍寺去。」

常護花沒有問火狐看甚麽，只是跟在後面。這時候天色已經大亮，火狐雖然是越牆進來，衣服已換過就像個文士，無論怎樣看也不像一個偸兒更不像一個殺手。

× × ×

臥龍寺可以說爲長安城中首刹叢林，相傳爲隋時建築，宋初改名爲臥龍，據咸寧縣志：臥龍寺在六海坊四牌樓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像及佛足跡，初以像名觀音寺，宋有僧某長臥其中，人以臥龍呼之，故名。寺內有一口形如大冬瓜的古鐘，銅質純樸，叩之鏗鏘，是唐朝的東西，方丈室前左廊壁上有一塊唐人刻石，文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乃唐咸通中刻，大殿左方也有一碑刻：「長安臥龍寺建於唐初」，可是這一座古刹，的確是隋唐時遺物。

在咸通碑石上有宋太宗時刻石一方，還有一個古蹟，即縣志所載臥龍寺的佛足跡，在另一方「明洪武十五年臥龍禪寺碑記」之陰，鐫有精細的釋迦如來雙跡靈相圖，却非佛足。火狐進寺之後，只管向常護花介紹種種古蹟，其他甚麽也不說，一直到看過那塊唐咸通石刻，來到了方丈室前，火狐才歎息一聲，轉過話題道：「賀昇的資質無疑過人，神偸門也實在有幾下子，他這個神偸門下絕對有資格成爲一個大宗師，揚威天下。」

常護花道：「你說了這許多，目的其實在指出他有一個致命傷。」

「不是一個。」火狐又歎息。「他太重感情，不知不覺便爲感情支配，當然這一次，就是沒有宗薩巴一夥的加入，他最終的處境也一樣。」

常護花道：「重感情的人通常都不够狡猾。」

「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却是不能不狡猾。」火狐笑笑。「我以爲你會用『機智』這種字眼。」

常護花道：「我想斟酌一番才說。」

火狐笑接道：「那是你一向都認爲我們這種人都很狡猾的了。」

常護花道：「不錯。」

火狐大笑道：「我喜歡你這種青年人，直言而令人沒有被輕視的感覺。」

常護花道：「賀昇除了太重感情，對死亡還有一種強烈的恐懼。」

火狐道：「他未必怕死，但胆小却是眞的，所以未必要以殺來恐嚇他，也會甚麽秘密都和盤托出。」

常護花道：「臥龍寺也是個秘密。」

火狐道：「我與他私底下有一個協議，就是他一定要我帮忙，可以在碑林留話，在碑林打點的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當然不知道我眞正的身份，只知道若是有人將話或東西放在碑林某處，便將之送到化覺巷口的文泉居，那是一間賣字畫的小店子。」

常護花道：「我們進碑林的時間還早，你那位老朋友還沒有開始打點。」

火狐道：「所以我只有自己看了，賀昇留下的話是要我到臥龍寺走一趟。」

「臥龍寺與你又有什麽關係？」

火狐道：「臥龍寺的方丈閒雲是我的好朋友，閒雲與世無爭，是一個老好人，我本來不想給他任何痲煩，可是這附近我沒有更可以信賴的朋友。」

常護花道：「你只是想不到這竟然會帶給他痲煩。」

火狐道：「人往往就是這樣，在平日很少會考慮到有事發生的時候變成怎樣，這當然不是全部。」

常護花點頭道：「正如你本身的安全甚麽，你當然已考慮清楚。」

火狐道：「但好像我這個老朋友，應該也都瞧出他不是一個江湖人，不會為難他，事實他一直都是活得很好，也所以他一直也都沒有考慮到他會因為替我們傳話而招致生命危險。」

常護花道：「不會這樣嚴重吧。」

火狐道：「平日這個時候臥龍寺已經很忙碌，閒雲也應已將早經念罷，準備吃早飯的了。」

現在的臥龍寺卻是一片死寂，常護花目光一轉，微喟：「這間寺院的確是靜得反常。」

火狐道：「文泉居與臥龍寺的作用其實沒有多大分別，平日我不在文泉居，就是在臥龍寺的了。」

常護花目光再轉，上下打量了火狐一遍道：「看你這一身打扮，我不相信也不成。」

火狐悠然道：「字畫佛經方面你若是對我有所懷疑，並不難給你一個明白。」

常護花道：「可惜近年來我對於字畫佛經都已經提不起興趣。」

「換轉我是你，也一樣提不起興趣的。」火狐搖頭接道：「我是我，現在也已有些懷疑。」

常護花道：「我佛慈悲，我現在的處境卻是非狠毒不可，慈悲便會死亡。」

火狐一笑道：「我也是。」

常護花的手隨即落在劍柄上，火狐與之同時將方丈室的門推開，那一推之後，他雙手便三個變化，若是有人從室內撲出，縱然能夠避過常護花的劍，也難以避開他那種機簧暗器的射擊。

撲出來的是一股濃重血腥味，火狐常護花目光及處，齊皆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方丈室內遍地都是血，似乎還沒有乾透，二三十個和尚橫屍在雲床前，堆得高高的，對門的照壁上掛着一個老和尚，眉心四肢都釘着一柄狹長的匕首，一個大字的，雙眼仍睜大眼瞳中彷彿充滿了疑惑。

常護花目光落在老和尚的面上，道：「這就是閒雲方丈？」

火狐點頭道：「他一向都認為人性是善良的，無論怎樣子的惡人都能夠以佛法點化。」

常護花道：「你一向都反對他這個理調？」

火狐道：「最近已被他說得有些動搖的了，那知道卻發生這種事，大概是這樣他臨終才這麼奇怪，怎麼竟然真的有這麼殘忍的人。」

常護花接道：「閒雲方丈既然是一個老好人，這些和尚就是壞，應該也罪不至死的了。」

火狐道：「我也很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來一場這樣的屠殺。」

常護花道：「室內的殺人兇手應該會給我們一個明白的。」

一個陰沉的聲音隨即從室內傳出。「這是要你們知道我們什麼事也幹得出。」

語聲一落，一個黑衣人蝙蝠也似從橫樑上倒吊下來，面色慘白，全無血色，驟眼看去，與死人並沒有分別。

火狐目光落在黑衣人面上，冷笑道：「狠心辣手黑羅剎，當然沒有什麼事幹不出來。」

黑羅剎亦自一聲冷笑。「火狐原來是這般樣子，今天總算見識過了。」

火狐道：「沒有隱藏面目的時候我從來不會隱藏面目。」

黑羅剎道：「也所以我到現在才知道你就是火狐。」

「黑羅剎什麼時候變成了天地會的人？」火狐突然問。

「很久的事了，沒什麼值得奇怪。」黑羅剎放聲大笑。「火狐也會變成朝廷走狗，我變成天地會的人更就是平常事。」

火狐道：「那是黑羅剎承認比不上火狐的了。」

黑羅剎道：「看來我這個人是謙虛不得的。」

火狐道：「我們先後已三次交過手，有那一次你不是失敗的。」

黑羅剎的面色彷彿又白了三分，道：「這是第四次，這一次你以為你還能夠佔到便宜？」

火狐道：「是司馬縱橫叫你到這兒來？」

黑羅剎道：「可惜沒有叫我殺你。」

「只是叫你殺閒雲等合寺僧人？」

「也沒有，只是我認為這樣做比較好，可以省卻很多話。」黑羅剎冷笑。

火狐道：「他其實只是叫你告訴我若是我有所行動，就會將賀昇殺掉。」

黑羅剎道：「也當然不是一下子殺掉，這也要看你的。」

火狐道：「黑羅剎雖然聲名狼藉，但也是黑道上一個高手，以這樣一個高手傳話，這種話的可信性當然很高。」

黑羅剎道：「會主正是這個意思。」

火狐道：「除了不殺我之外，他沒有限制你傳話的方式。」

「他認為我會做得很好。」黑羅剎面有得色。

火狐接道：「你跟着司馬縱橫應該有一段時間的了，我以為你多少總會知道他的行事作風。」

黑羅剎道：「他做事只要成功，不擇手段，寧可他負天下的人，不容天下的人負他。」

火狐道：「應該就是這樣，奇怪你既然知道，竟然還這樣得意。」

黑羅剎有些詫異的。「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火狐搖頭。「人笨就是沒藥可救，到這個地步你竟然還不明白。」

黑羅剎接問道：「明白什麼？」

這句話出口他便後悔了，那無疑是等於承認自己是一個笨人。

火狐反問：「司馬縱橫當然也很清楚你的行事作風。」

「這個當然，」黑羅剎冷笑。「他一向都很懂得用人，從來不會胡亂派一個人去做一件事。」

火狐道：「他當然也知道你我之間有過節，在好幾件事上你都敗在我手下。」

黑羅剎道：「那不能說敗，只是你快一步，我們一直都沒有交過手。」

「以你的為人，既然有機會報復，當然會放開手腳，而最後一定會引起我的惡感。」

「你現在心中當然很不舒服。」黑羅

剎大笑。「就是這個閒已經夠你後悔一輩子的了。」

火狐很冷靜的道：「你當然要看看我這樣不舒服心裏才暢快。」

黑羅剎道：「這種機會難得碰上。」

火狐道：「司馬縱橫這應該意料之中，他的意思也應該是以你這種行動警告我，若是不依照他的話，什麼他也做得出來的。」

「正是！」黑羅剎笑接：「所以這件事你還是不要插手，否則那個賀昇也不知變成怎樣子。」

「司馬縱橫能夠將他變成怎樣子？」火狐又冷笑。

黑羅剎道：「會主也許不懂得將一個人怎樣，我們卻是懂得的。」

火狐道：「若是這樣子，也不錯。」

黑羅剎大笑道：「這樣子當然是的，但賀昇若是死得這樣痛快，就是我們願意，會主相信也不會願意。」

火狐道：「你當然會建議先傷殘他的四肢，送來給我看看。」

黑羅剎道：「你果然知道我的心意，也不枉我們相交一場。」

火狐道：「好像我這樣聰明的人，根本不用說得太清楚，也會明白的。」

黑羅剎道：「這是話中有話。」

火狐道：「原來你也不太笨。」

「卻是沒有你的聰明，到現在仍然不明白你話中意思。」黑羅剎笑望着火狐，這種笑當然不怎樣自然，也不怎樣好看。

火狐道：「你跟了司馬縱橫既然日子已不少還是不明白他的心意，當然沒有我的聰明了。」

黑羅剎道：「怎會不明白，他要我做的，我都做得很好，從來也沒有說過我的不是。」

火狐道：「這之前，你做的有什麼大事？」

黑羅剎怔住，火狐冷冷的接道：「最大的一件大概就是這一件的了。」

黑羅剎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火狐接又道：「以你在江湖上的地位，在天地會中竟然是無足輕重，你就是不覺得可憐，我也為你可惜。」

黑羅剎方要接話，火狐話已接上：「你在天地會中到底是幹什麼的。」

黑羅剎冷笑道：「我以為你已經看到的了。」

火狐搖頭，道：「我是問你是什麼職位。」

黑羅剎又是一怔，道：「我專責替會主處決違背命令的人，是會主的親信。」

火狐道：「也是說，你只是一個殺手唯命是從，所以說你無足輕重沒有錯。」

黑羅剎冷笑道：「這個時候你挑撥是非並沒有好處。」

火狐道：「我是說事實，以你身份的低賤，難怪司馬縱橫知道你的弱點了，你卻完全不懂他的心意。」

「你說他又是什麼心意。」黑羅剎忍不住追問。

火狐道：「你先後敗在我手下多次，以你的積怨之深一有機會，當然會盡量折磨我，殺閒雲，殺合寺僧人，事實已令我非常難過。」

黑羅剎笑道：「這不說我也知道，也就是知道我才下手。」

火狐道：「司馬縱橫有考慮到我的反應，你有沒有？」

黑羅剎大笑。「難道你竟敢殺我？」

火狐冷靜的反問：「我就是殺了你，司馬縱橫又能夠拿我怎樣？」

黑羅剎道：「你若是完全不在乎賀昇的生命當然不能夠。」

火狐道：「你是你，賀昇是賀昇，怎麼混在一起說？」

黑羅剎道：「你若是殺我，無疑是表示你完全沒有誠意，會主當然會跟着殺賀昇。」

「殺人若是表示完全沒有誠意，你的殺閒雲，殺合寺僧人應該就是表示司馬縱橫的誠意不足的了。」

黑羅剎怔在那裏，火狐接問：「賀昇死了我會找司馬縱橫算賬，你死了，那一個會替你找我算賬？」

「會主……」黑羅剎只說出這兩個字便閉上嘴巴。

火狐道：「好像你這種人當然不會有什麼朋友，六親只怕亦早已斷絕。」

黑羅剎冷笑道：「我只知道你殺我是拒絕合作的表示，會主一定……」

火狐截道：「本來是的，可惜你先殺了我的人，我殺了你只是要一個公道，司馬縱橫應該明白。」

黑羅剎道：「會主若是明白，怎會不跟我說清楚有這種事可能發生？」

火狐道：「當然就是為了要看看我的反應，然後再作出決定，我若是忍下了這口氣，除了肯定賀昇的重要，還可以肯定我是一個可以要脅得來，甚至可以買得動的人。」

黑羅剎道：「天地會的價錢一向都很不錯。」

火狐道：「可惜我的錢已經賺够。」

黑羅剎道：「這你說，你要動手了，會主又將會有什麼反應？」

火狐道：「他當然會再派一個人到來跟我好好的談談。聽聽我的條件。」

黑羅剎道：「你有什麼條件？」

火狐道：「什麼條件跟你都沒有關係，而且你也不能够替我轉達。」

黑羅剎道：「這是什麼意思？」

火狐道：「司馬縱橫仍然在人間。」

黑羅剎冷笑道：「我也仍然是一個活人。」

火狐沒有再說話，只是將長衫的下擺撩起來，塞進腰帶內，常護花腳步同時橫移。

黑羅剎目光閃動，道：「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真正交過手，死的到底是那一個，未免言之過早。」

火狐搖頭，常護花終於開口：「你雖然不知道司馬縱橫的心意，也應該相信司馬縱橫的判斷。」

黑羅剎目光霍地落在常護花面上，第一句卻是問：「什麼判斷？」

常護花道：「火狐若非比你更有利用的價值，司馬縱橫又怎會要你走此一趟？這個利用的價值也當然包括武功在內，否則要你乾脆殺掉便是了。」

黑羅剎的臉又沉下來，沉聲問：「你

又是什麼人？」

火狐回答道：「萬花山莊的莊主常護花。」

黑羅剎震驚，火狐接道：「天地會的人對他應該不會陌生的。」

黑羅剎只是冷睨着常護花，道：「萬花山莊不是已經給我們燒了？」

常護花道：「這筆賬我也一直跟天地會算着。」

火狐接道：「我也忘了這個萬花山莊的莊主現在已成了一個御用殺手。」

黑羅剎道：「被譽爲武林中最有前途的年青劍客想不到竟成爲官府的爪牙。」

「在你們這早已不是秘密的了，你現在這樣說更沒有好處，他一怒之下，與我聯手對付你，我看你如何應付。」

黑羅剎道：「江湖上的俠客若是也喜歡以衆凌寡，我也無話可說。」

火狐笑道：「這種話到底來了。」

常護花接道：「幸好我已是一個御用殺手，只知道要盡力快將任務完成。」

火狐道：「你就是沒有投身官府，相信也不會是一個迂腐的俠客。」

常護花道：「應該不會是的。」

火狐接道：「對黑羅剎這種人若是也講什麼江湖規矩，這個人就不是笨蛋思想也應該有問題。」

常護花道：「江湖上的敗類，有時候也會裝作很有原則，好像他這樣給我們看到他做過什麼壞事的到底不多。」

火狐道：「也是說，笨蛋並不限於正道的俠客。」

黑羅剎冷笑截道：「你們要怎樣也可以，反正這裏沒有人看到。」

常護花一笑。「就是有其他的江湖朋友在，相信他絕對同意我們這樣做。」

黑羅剎道：「你們要怎樣做，果眞以二對一？」

常護花拔劍作答覆，火狐接向前踏進一步，黑羅剎即時一聲尖嘯，身形扭動，看似便要連人帶劍，從樑上飛擊過來，但身形却只是一下扭動便停下。

飛擊的是另外四個黑衣人，兩個藏在門後左右，兩個仰臥在那堆屍體上，披着袈裟。

他們先用暗器，隨即拔劍，動作都非常敏捷又是出其不意，的確不易應付，可惜他們這一次遇上的是兩個眞正的高手。

火狐反應在他們之上，兩枚暗器搶先在袖中射出，急勁而準確！

那兩個從屍體上翻身撲擊的黑衣人暗器才出手，一個咽喉便中了火狐一枚暗器，連慘叫一聲也沒有便喪命，身子亦被震得倒飛了回去！

另一個暗器正中眉心，慘叫着亦倒飛，撞翻了那堆屍體。

火狐暗器出擊，身形同時橫移，那兩個黑衣人的暗器都在他身旁射空，另兩個黑衣人的暗器亦追不上他的身形。

他們緊接撲出來，一個立即吃了常護花一劍，慘叫中飛摔門內。

常護花的武功要襲擊一個人，除非那個人的武功與他很接近，反應也相當靈敏，否則如何閃避得開，承德行宮中，襲擊也是一項重要的訓練。

另一個黑衣人持劍立即刺向常護花，時間把捏得很準確，可惜常護花暗器已出手，那份快速雖然沒有火狐機簧發射的那樣，却也不是一般的可比。

那個黑衣人驚呼欲閃，暗器已打在肩膀上，身子不由得打了一個旋子，常護花劍接至，閃電也似擊中了他的眉心要害！

黑羅剎似乎也知道那四個黑衣人不可能對付得了火狐和常護花，與之同時，身形往上再一翻，撞碎了一片瓦面，竄了出去。

火狐却已在等着他，暗器射殺了那兩個黑衣人，便往上拔起，掠上了飛簷。

黑羅剎才竄出瓦面，一枚暗器便向他射來，他滾身揮劍，居然給他震飛了那枚暗器，身形接連七個變化。

火狐沒有再出擊，只是冷冷的看着他，等到他站起身子，常護花亦從另一個方向上來了。

黑羅剎目光一轉，冷笑道：「果然不愧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火狐替常護花回答：「當然了，否則怎能夠將你那兩個手下這麼快殺掉？」

黑羅剎接道：「却只是劍客而已。」

火狐道：「我就是沒有見過你這樣嚕嚕嗦嗦的人，他不是早就說得很清楚，現在既不是什麼劍客，也不是什麼俠客，只是一個御用殺手？」

黑羅剎冷笑道：「我以爲這只是一個藉口，好得不依江湖規矩處理這件事。」

火狐大笑道：「無論你怎樣說話，今天你都是難免被前後夾攻，命喪臥龍寺的惡運。」

黑羅剎道：「死在這樣的兩個高手之下亦無話可說，但要我死可也不容易。」

火狐道：「也不會怎樣困難，不過我們可以再給你一條路選擇。」

黑羅剎道：「要我向你們臣服，說出天地會的秘密？」

火狐搖頭道：「司馬縱橫這樣叫你來送死，你知道的秘密有多少？」

黑羅剎正要說什麼，火狐話已接上：「我們的意思是，你可以自殺！」

黑羅剎一怔，突然放聲大笑，也就在大笑聲中身形突然拔起，向常護花射出了一蓬暗器，人劍凌空飛刺向火狐，用的是同歸於盡的招式。

火狐射出了兩枚暗器，都被黑羅剎的劍擊下，這個黑羅剎的劍術其實也有相當造詣。

火狐暗器射空，一柄彎月也似的細刀已然在手裏出現，弧形劃起一道光環。

黑羅剎的劍正落在光環上，「嗆」的一蓬火星閃耀，火狐刀光一歛又暴長，疾抹了過去，黑羅剎劍一引，迎向來刀，身形同時斜刺裏落下，突然又躍起來。

一蓬暗器正打在他立足的瓦面上，竟然全都是他的暗器。

火狐的刀緊抓住這剎那的空隙削進，閃電般削進了他的小腹，他慘叫，一個身子弓起來，一隻蝦米般倒飛出去，小腹鮮血迸射，那一刀傷得顯然不輕。

他身子摔在瓦面上，一滾彈起來，左手不由自主的掩住了傷口。

火狐沒有動，盯着他冷笑。「你現在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領了。」

黑羅剎一張臉已慘白，沉聲。「果然

是傷在你之手。」

「之前我不是沒有機會殺你，只因爲大家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你對我也沒有多大的威脅，也念在你一身本領得來不易，才得過且過。」

黑羅剎道：「這番話你在我倒下之前說我未必相信，現在我當然不能不承認是事實，常護花就是不出手，我也未必能夠接得住你多少招。」

火狐歎息道：「事實那之前幾次衝突都是巧合，我並非有意跟你過不去。」

黑羅剎一怔道：「傳說中你不是這種人。」

火狐道：「傳說有幾個是眞的，一直以來我只是在維護個人的原則，不要給任何江湖朋友麻煩，也不要他們將麻煩帶給我。」

黑羅剎道：「不管你是那種人，我還是會這樣做，你也知道的，我……」

火狐道：「你是那種絕不會接受任何失敗的人。」

黑羅剎道：「你應該說我的心胸非常狹窄，是一個眞正的小人。」

火狐沉吟一下終於道：「你是的。」

黑羅剎接道：「你根本不必對我說這些，但你已說了，我還是感激得很，無論如何我這樣死去總會比較舒服。」

火狐振刀道：「可要我助你一刀？」

「不必。」黑羅剎搖頭，巨大的冷汗從額上滾滾淌下來，目光轉向常護花，道：「你竟然能夠接下我所有的暗器而且反擊。」

常護花道：「敎我暗器的先有唐門掌門人，後有唐門千手老祖宗。」

黑羅剎仰天大笑。「但我死得是不瞑目？」

火狐無言轉身，常護花亦轉過身子，正要離開，黑羅剎突然又叫住道：「等一等——」

火狐回身道：「閣下是不是有什麼要我們代替去完成或交待？」

黑羅剎道：「我們這種人隨時都準備死神降臨，那會再有什麼牽掛，只是司馬縱橫不仁，我也不用再替他保留什麼的秘密……」

常護花這才問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黑羅剎道：「大雁塔。」

常護花問：「那將會去什麼地方？」

黑羅剎沉吟着道：「這個不清楚，但我會無意中聽他提及太陽什麼的……」

「太陽？」常護花陷入思索中。

黑羅剎說得很辛苦，但仍然說下去。「那應該是一個地方名，只是我從來沒有到過，之前也從來沒有聽說……」

「謝謝你。」常護花說得很誠懇。「我們會全力找尋這個地方。」

黑羅剎笑道：「看見司馬縱橫，告訴他以後不要這樣對待屬下，否則他一定會後悔。」

常護花道：「我們會告訴他的。」

黑羅剎大笑着倒下，火狐常護花等他笑盡氣絕才躍下瓦面，往寺外走去。

火狐一面走一面道：「我們先趕去大雁塔。」隨即一聲歎息。

常護花道：「也許我們還趕得及。」

火狐搖頭道：「老弟，你這是安慰我，却忘了我是個老江湖。」

常護花正要回答，火狐又道：「司馬縱橫當然已算準了我只有兩種反應，一是接受他的條件，一是拒絕，也當然已考慮到我是拒絕的多。」

常護花道：「好像他那種人，只要還有一分機會也不會放棄的。」

火狐笑道：「我這種人也是。」

常護花搖頭道：「只是他這樣輕賤下屬的性命，總會惹起下屬的反感。」

火狐道：「以我看他早已不再考慮到這方面去，這相信是因爲你們傷害得他已太重。」

常護花道：「應該是的。」

火狐道：「若是他仍然有足夠的力量，應該不會考慮到利用火藥火炮。」

常護花點頭道：「火藥火炮雖然厲害，却是不便携帶，一擊之後，便須放棄，當然，他們的勢力若是已到了可以攻城掠池，與朝廷一戰的地步，火炮火藥則是不可以缺少的東西而且亦無須加以掩飾。」

火狐道：「也許他們根本連想都不敢想。」

常護花道：「到底是烏合之衆，雖然有大志却不知道如何去實行。」

火狐道：「會不會是在等待時機？」

常護花道：「時機應該是去找尋去製造的，他們的確是缺乏了一個有魄力而且有眼光的人。」

火狐道：「但無論如何，對付江湖人，司馬縱橫還是有一套。」

「他到底這是一個老江湖。」常護花歎息。「也幸好如此，在對付朝廷的幾次大陰謀中都判斷錯誤。」

火狐道：「我現在就是要投身朝廷也來不及的了。」

常護花方要說話，火狐已接道：「生死有命，再說我們這種人就是死於非命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常護花深注火狐一眼，道：「江湖人大都是這樣的。」

火狐搖搖頭又道：「大雁塔只怕已設下陷阱。」

常護花道：「應該會的。」

火狐問：「你還是要與我走一趟？」

常護花反問：「你不是要說服我不去的吧？」

火狐大笑，沒有再說話，快步前行。

×　×　×

大雁塔和小雁塔可以說是僅存的唐代建築遺制瑰寶，是長安古蹟之冠。

小雁塔在小南門外約三里，大雁塔則在南門外約十里，唐人有詩「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空」，可見這座塔的雄偉，遠遠望去，便已有這種感覺，走到塔邊仰望，更如高山仰止。

這座塔原稱慈恩寺浮圖，是慈恩寺的一部份，唐高宗東宮爲太子的時候，思念母后的慈恩，建立了這個慈恩寺，後來玄奘法師由天竺回來，高宗特別在大慈恩寺敕建翻譯院，玄奘於是改由弘福寺駐錫這個寺，並且上疏建大石浮圖，因爲工程浩大，改用磚瓦，這座寶塔也就是唐三藏的藏經樓。

（未完・六）

江山處處哀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文·皐飛
圖·高可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蛇娘子救出何日飛，同去找馬驥葉寄萍弄個明白，到客棧找錯了張府五傑的馬明遠，他是民族敗類張克紹手下的人，夥同蛇郎君一道當然不會放過何日飛，經過一場厮殺，雖然二人都脫險，蛇娘子流血過多暈倒，幸遇師父蛇魔樊淆救治，知道何日飛想救葉寄萍，便將他扮作師弟羊洪，傳授武功。何日飛拜辭樊淆，來到樊縣玉藏齋酒樓，碰見了元虜的玉樓郡主和神力蘇獻一起喝酒，並請何日飛——假扮羊洪的過來同桌飲宴，此時都統張克紹進來，請郡主和假羊洪同去醉桃莊，假羊洪到莊後知道葉寄萍被囚在莊裏，正計劃如何着手援救……



一劍飛魂寒敵胆　風起雲湧舉馬旗

假羊洪——何日飛冷哼一聲道：「老夫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誰敢攔阻，老夫就叫他趴在這兒！」

月桂輕輕嘆道：「羊大俠是高人，小婢久仰，只不過血肉之軀必然敵不過火器的轟擊，羊大俠何不珍惜有用之身……」

何日飛聞言一呆，暗忖：「月桂說的不錯，看來這位面色冷肅的姑娘是別有懷抱了。」

他正在遲疑之際，一片噪雜之聲忽然由前院傳來，「蛇，蛇……」

蛇，莫非是師父來接應他了？不管怎樣，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他立即騰身而起，由樹梢之上向前面撲去。

躍出不及十丈，一條纖細的人影正由前院奔來，何日飛瞧出她是蛇娘子，迅即迎上前去道：「師姐：師父在那兒？」

蛇娘子道：「師父沒有來，你救的人呢？」

何日飛道：「快走咱們出去再說。」

他們衝出醉桃莊，身後火光耀眼，轟隆之聲響得震耳欲聾，元虜的狗腿子使用火器了，他們師姐弟雖巳逃出險地，進莊的蛇兒難免會遭到一刧。

他們不敢停留，直待奔出百里之外才放緩脚步，蛇娘子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抬頭向迷朦的夜色瞥了一眼道：「師弟：那邊有一塊山石，咱們去歇歇。」

何日飛道：「好的。」

他們在山石上略作調息，何日飛輕輕一吁道：「師姐：師父去了那裏？」

蛇娘子道：「師父找卞師兄去了，怎麽，葉姑娘不在醉桃莊裏？」

何日飛憤然道：「在，不過，她巳經飛上枝頭變鳳凰，投向元廷的玉樓郡主去了！」

蛇娘子呆了一呆道：「會有這種事？旣有今日，何必當初？」

何日飛一嘆道：「河山蒙塵，草木同悲，凡是我炎黃子孫，都應該爲國家，爲民族，而獻出自己，居然有些數典忘祖，熱衷富貴之人，不惜出賣靈魂，認賊作父，能不叫人痛心！」

蛇娘子柔聲相勸道：「人各有志嘛，師弟，少了一個葉寄萍，無碍於咱們救亡圖存的大業，你就忘了她吧。」

山風蕭蕭，夜涼如水，這一對爲國仇家恨而冒險犯難的大漢兒女，在悲愴氣氛中默默的呆坐着，良久，何日飛躍下山石道：「巳經快接近天明了，師姐，咱們走吧。」

他們向西南聯袂急馳，在天色大明之際，他們趕到了陝縣以北的薛店。

此地雖然只是一個山鎮，由於地當官道，商業倒是不俗，何日飛師姊弟一日奔波，早巳飢腸轆轆，當務之急，是找一個莊塡飽肚皮再說，他們很容易的就找到了飯一個飯莊，及一脚踏進店門，竟然神色一呆。

敢情店裏高朋滿座，幾乎座無虛席，」領頭的是蛇郎君卞天仇，這般食客原來全是陰山門下。

蛇娘子呆了一呆，立即奔上前去道：「師兄：你在這兒，見到師父沒有？」

蛇郎君道：「師父找秋前輩去了，我是在等候你們。」

他說話之間，目光掃向何日飛道：「他是師叔還是師弟？妳可不能騙我，讓他佔我的便宜！」

何日飛趨前兩步，雙拳一抱道：「小弟何日飛見過師兄。」

蛇郎君道：「帮主師弟不必多禮，你們只怕餓了吧，快坐下來。」

蛇娘子噗哧一笑道：「你在說些什麽？師兄，甚麽帮主師弟，那來的這麽一個新鮮的詞兒？」



蛇郎君微微一笑道：「師父收了他作弟子，又叫我投効洗劍帮，何師弟原本具有雙重身份，我這麽稱呼，豈不是公私都兼顧了。」

何日飛道：「師兄不必客氣，今後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他們早餐之後，立即南下寶豐，逕向葉縣奔去，現在是由陰山弟子二人前往探道，這一路之上倒也省去不少痲煩，因爲陰山門下全是驅役蛇虫及施放奇毒的能手，一般武林人物，誰敢招惹他們！

在葉縣，他們發現了洗劍帮的暗記，箭頭指向南方，八成仍在荊山會合。

翌晨他們離開葉縣，發覺有人在暗中窺伺，顯然，他們師兄妹的處境，是處於密雲不雨的環境之中，及進入伏牛山區，他們的境遇，巳由密雲不雨變爲風雨欲來了。

此時竟有不少成名巳久的武林高人，在時隱時現的跟隨着他們，也許由於陰山派太難招惹，一直到達保安驛，還沒有遇到什麽阻碍。

保安驛是一個大鎮，由豫北到豫南的商旅，多數會在保安驛停歇，因而稱作士宦行台的客棧，竟有六家之多。

但這六家客棧此時全都住了很多旅客，而橫眉竪眼的武林豪客却佔了一大半。

何日飛等一行的運氣不算太壞，他們不僅找到了宿處，還包下了「南雄」客棧的整個後院。

晚餐之後，他們在燈下閒聊，蛇郎君忽然雙眉一挑向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師妹：咱們抓一頭狐狸玩玩，妳看可好？」

蛇娘子道：「好是好，但要捉一頭活的。」

蛇郎君笑笑道：「這就要看狐狸的運氣了，愚兄可不敢寫包票。」

他語音未落，猛的一揮大袖，但見一縷青光閃電般的穿窗而出，何日飛在一怔之間，窗外巳經响起一聲慘嚎，一名陰山門下迅速奔出，捉來一個身着夜行衣靠的彪形大漢，他右腕之上正釘着一條閃閃發光的碧青小蛇，他巳經全身顫抖，面無人色了。

蛇郎君將青蛇收入衣袖，再喂給那大漢一粒袪毒靈丹，再順手點了他們的穴道，才轉向何日飛道：「帮主：此人不請自到，咱們正好摸摸他的底。」

何日飛道：「明瞭敵情是必要的，師兄問吧。」

蛇郎君道：「我只會殺人，這等穿針引綫的水磨工夫，還是師妹比較高明。」

蛇娘子也不推辭，她向俘虜打量了一陣道：「如果本姑娘猜的不錯，尊駕可能還是一位官大人，對麽？」

那大漢呆了一呆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難道你們當眞造反不成！」

蛇娘子哼了一聲道：「莽莽神州，是咱們漢家的基業，子承父蔭，理所當然，怎能稱爲造反？如果說尊駕是在出賣祖宗，倒是一點不錯！」

那大漢雙目一瞪道：「妳胡說。」

蛇娘子淡淡道：「也許咱們是在胡說，但尊駕此時是咱們的階下之囚，大槪不會錯吧？」

大漢撇撇嘴：「哼，釜底游魂　江湖

亡命，難道你們敢動本大人一根汗毛！」

此人受傷被擒，居然還敢如此桀傲不馴，倒大出蛇娘子的意外，不過這麼一來，就挑起她的怒火了。

鼠輩不過是虜廷的一個走狗罷了，殺了你比殺豬屠狗又有什麼兩樣？哼，那樣太便宜你了，姑奶奶要你先嚐嚐比死還難過的滋味！」

不容對方開口，她巳一指點出，這是封閉他的啞穴，免得待會他鬼哭狼嚎，引起客棧中的紛擾，然後十指齊飛，凌空向他週身一陣敲擊。

這個神態傲岸的大漢，面色先是一紅，接着是由紅變青，由青變白，刹那之間，他的肌肉在不停的跳動，冷汗由全身暴了出來，他在忍受着極度的痛苦，驃悍的神色巳經蕩然不存了。

約莫盞茶時分，他巳雙目上翻，神光渙散，眼看要暈死過去，蛇娘子這才停止敲擊，然後纖掌一揮，拍開他的啞穴，道：「這只是連台好戲的開始，尊駕先歇息一下，咱們再慢慢的消遣。」

大漢嘶聲吼叫道：「大爺認栽，妳要怎樣？說吧。」

蛇娘子道：「這才對嘛，請你先報個姓名。」

大漢道：「黑木賓。」

蛇娘子一怔道：「這不像漢家子孫的姓名，莫非閣下當眞連祖宗都賣了？」

黑木賓面色一紅，現出一股羞慚之色，看來此人的良知還沒有喪盡。

蛇娘子道：「是誰派你來的？」

黑木賓道：「大督都府。」

蛇娘子道：「張宏範？」

黑木賓道：「不錯。」

蛇娘子冷哼了一聲，說道：「像閣下這等脚色，張宏範絕對不會要你獨當一面，你的頂頭上司是誰？還有什麼人跟你一道？」

黑木賓道：「一等武士六人，二三等武士各二十人由都統張宏範全權指揮。」

蛇娘子道：「閣下是三等武士吧，你們今後要怎樣陷害咱們？」

黑木賓道：「不知道。」

蛇娘子嬌靨一寒道：「這麼說來咱們的連台好戲，還要繼續演下去了！」

一片恐怖的陰影，在黑木賓的臉上掠過，他極口哀告道：「小的實在不知道，請姑奶奶高抬貴手……」

蛇郎君哼了一聲道：「眞的？」

黑木賓道：「小的只知道都元帥見簪花書生不僅能逃過天下武林的追捕，而且還當起什麼帮主來了，所以……咳，才有派遣都統大人插手的打算。」

蛇郎君道：「你們都元帥府的武士全都到了保安驛？」

黑木賓道：「這個……小的也不太清楚……」

蛇娘子一指飛出，點了黑木賓的死穴，叫陰山門下將他拖出，並以化骨丹毀掉他的屍體，然後回顧何日飛道：「張宏範親自插手，早在咱們意料之中，現在又出來一個玉樓郡主，往後咱們的處境就更困難了，不過，在武林精英未失，民間元氣未喪之前，張賊還不敢公然出面。」

蛇郎君卞天仇道：「咱們就放手一拚，先攪他一個天翻地覆，事有可爲，就直搗大都，否則，蛇海蠍林之間，自有咱們的樂園。」

何日飛奮然道：「漢家兒女的氣節，不是暴力可以屈服的，所謂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咱們只管放手去做，不必管他什麼成敗利害。」

「好志氣，出來吧，小子，請老夫掂掂你有多少斤兩！」

一縷細聲，被晚風送進房來，聲浪雖然不高，但却清晰無比，這是千里傳音的絕頂內功，說話之人至少當在一里之外。

何日飛等全都心神一震，估不到追躡他們的竟有如此高明的人物，不過他們並沒有被對方氣勢所懾，何日飛說了一聲「走」，但見人影嗖嗖，聯袂向發聲之處飛馳而去。

當他們撲近一座峯嶺之際，一聲長笑在一個山口響了起來，道：「有勇氣，來吧，老夫在前面等你。」

前面是一片荒山，巨石森森，犬牙交錯，地形顯得十分險惡，蛇郎君卞天仇趕上幾步，揚揚眉道：「師弟：咱們不能讓人牽着鼻子走，先停下來，讓我對付這隻狡猾的老狗！」

何日飛認爲這話不錯，他脚下剛剛一窒，蛇郎君巳經發出一陣豪笑道：「老兔崽子，你儘他娘的脚板心抹油，大爺們只好失陪了。」

那人怒叱道：「野小子，你敢出口傷人老夫先廢了你！」

語音一落，來勢若風，十幾丈遠近的距離，眨眼巳到眼前，同時右臂急吐，掌風像萬鈞鐵鎚一般猛向蛇郎君當胸撞來。

蛇郎君掄掌一揮冷冷道：「別唬人，老雜碎，咱們還不知道誰行誰不行呢！」

砰的一聲巨響，蛇郎君當場被震退數步，顯然，他的功力比對方差了一籌。

不過，當蛇郎君一掌拍出之際，另有一綫青光像閃電向對方飛去，那發掌之人是身隨掌現的，由於距離較遠，他知道這一掌可能傷不到對方，因而在一掌推出之後同時幌身前撲，存心要蛇郎君的好看。

當他拔身空中之時，那青光巳奔近他的面門不足五丈之處，來勢勁急，較離弦強弩還要快上幾分。

驟逢奇變，他不由大吃一驚，所幸他一身功力，巳達運用由心之境，就在危機一髮之間，他猛地一沉眞氣，身軀像殞星般急劇降落，向一片山石之上飄了下去。

那青光一擊不中，陡地臨空一個轉折，仍向那名老者的面目奔去。

此時那名老者巳經看出來襲的是一條蛇兒，牠長得青葱翠綠，形象十分好看，不過這條美麗的小蛇奇毒無比，只要被牠噬上一口，他這條老命就算報銷了。

他不敢以肉掌迎擊，迅速取出一柄摺鐵軟刀，烏芒一閃，一片刀光向青蛇捲了過去。

青蛇似乎巳通靈性，牠也知道那片刀光的利害，因而一弓一折，避過了那道刀鋒，這一人一蛇，就這麼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搏殺，鬥得驚險以極！

何日飛向那老者瞥了一眼道：「此人是神刀蘇猷，這片山林之中，可能還隱藏着其他的敵人，咱們要當心一點。」

蛇娘子柳眉一挑道：「對付這般敗類，咱們用不着慈悲，師兄的左右雙將呢？今天可以派上用場了。」

蛇郎君道：「別忙，等敵人全部現身之後咱們再來個聚殲，現在尚非其時。」

何日飛道：「師兄：你那條蛇兒只怕不行了，快收牠回來吧。」

那條青蛇雖是通靈之物，却無法突破神刀蘇猷綿密的刀幕，而且飛騰之勢巳大爲遲緩，有幾次險些傷在刀鋒之下，蛇郎君立即撮口發出一聲短嘯，青光一折一彈，便巳飛入蛇郎君的衣袖之中了。

此時人影幢幢，大批強敵巳由四週現身，其中有嵩陽帮的帮主一掌分生死馬延，及一名青衫老者，一名黃衣中年大漢，神刀蘇猷用衣袖抹了一把汗水，衝着嵩陽帮主馬延尷尬的一笑道：「跑了半輩子江湖，幾乎被一條蛇兒弄得丟人現眼，咳，咳……」

馬延哼了一聲道：「蘇兄不必介意，對付陰山派的蛇虫，咱們巳有萬全的準備，不過兄弟還是不忍不教而誅，待我向姓何的交待幾句。」

語音一頓，轉身對何日飛道：「閣下一介亡命，竟然能夠在江湖上活到今天，這確是一樁空前的奇蹟，不過……嘿嘿，奇蹟不可能永遠跟着你，你說是嘛？」

何日飛冷冷道：「要怎樣尊駕儘可划下道來，何須說這麼多的廢話！」

一掌分生死馬延道：「好，那老夫就告訴你，今天咱們巳經佈下天羅地網，你縱然脇生雙翼，也不可能再有奇蹟出現，聽老夫的忠告，還是識相一點吧。」

寒光一閃，何日飛巳經撤出肩頭的長劍，道：「尊駕也是炎黃子孫，漢家兒女吧？眼見河山蒙塵，民不聊生，你們還要助紂爲虐？」

馬延怒叱一聲道：「小子死在臨頭，居然還敢教訓老夫，動手。」

隨着這聲叱喝，一片火光忽然匝地而來，倏忽之間，何日飛及蛇郎君兄妹的四週，巳變爲一片火海，自然，蘇猷馬延等早巳隱身退去，火圈之中只留下何日飛及陰山門下了。

更使他們氣惱的是那熊熊烈火之中，飄來一股強烈的雄黃味道，陰山門下雖然擁有不少蛇虫，在此等情形之下，也成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蛇郎君氣得大喝一聲道：「好陰險的毒計，小爺跟你們拚了……」一聲虎吼之後，縱身就待闖向火圈，但蛇娘子一把拉住他道：「別衝動，師兄，咱們應該從長計議。」

此時四週的火把在不斷的拋進，火圈也在逐漸的縮小，他們如果不[illegible]時突圍，必然會葬身火窟之中。

正當危機一髮之際，蛇娘子忽然精神一振道：「咳，咱們當眞笨得可以……」

蛇郎君道：「怎麼啦？師妹，是不是想出了突圍的辦法？」

蛇娘子道：「不錯，那般賊人雖然制住了咱們的蛇虫，却不知道本姑娘另有法寶，你們先別忙，瞧我的。」

話音甫落，立即引吭發出一陣嬝嬝清嘯，片刻之間九隻黃金色的鳥兒「鵾鵂」忽然出現於火光的上空，蛇娘子向牠們投下欣然的一瞥，嘯聲再起，巳是一片殺伐之音，那些鷙猛無比的鳥兒，倏地雙翼一斂，以星跳丸擲的速度，向火光後的敵人俯衝而去。

牠們飛行絕跡，啄尖爪利，一旦展開攻擊，使人防不勝防，而且牠們的爪上淬有劇毒，並經蛇娘子施以搏鬥訓練，一隻鵾鵂，較一名一流高手更具震撼之力。

火光後面那些埋伏的弩箭手遭了慘禍，立時哀聲四起，使鬥場變得一片凌亂！

蛇郎君見狀大喜道：「咱們衝……」

他們先以掌力震飛燃燒中的柴草，然後以猛虎出柙之勢衝出火圈。

這一關他們是闖過來了，但並未脫出大批敵人的包圍，因此，他們又楔入一片龐大的人潮，在枯草槁木的荒山之中，與敵人展開捨死忘生的拚鬥！

顯然，嵩陽帮是有備而來的，在場的不僅包括該帮四堂十六衛的全部屬下，還有很多面目陌生的高手，他們一個都具有不凡的功力，那麼何日飛等一行自然要陷入苦戰之中了。

令馬延想不到的是蛇娘子還有九隻不畏雄黃的鳥兒，陰山派雖是處於下風，還可以維持一個不太均衡的局面。

此時何日飛力拚神刀蘇猷及馬延兩大高手，蛇郎君師兄妹被幾名陌生的高手纏上，其他陰山門下與嵩陽帮的四堂十六衛在拚命的搏殺，九隻鳥兒鵾鵂，也參加了這一十分慘烈的戰鬥。

何日飛習得藝冠當代的浮雲劍法，及陰山派的神奇內功「風雲變」，與「鬼王神抓」，身具兩家之長，功力之高，巳不是一般人能夠望其項背的。

只是神功蘇猷名列當代九大高人，一掌分生死馬延是雄據一方的霸主，這兩大高人聯手，任是何等高明的人物，也不易討得好去，何日飛雖是身具兩家之長，由於臨敵經驗不够，自然要手忙脚亂，迫落下風了。

不過蘇猷馬延是名滿湖海的前輩高人居然以兩搏一，聯手對付一個後生晚輩，如果傳之江湖，他們的老臉往那兒擺？

因此，他們雖是一前一後的堵住何日飛，但兩人之間似乎有一項默契，當蘇猷攻擊之時馬延並不出手，如若何日飛退到馬延兵刃可及的範圍，蘇猷就不再出招。

乍看起來這場搏殺是一對一，但蘇猷馬延輪番出手，以車輪戰對付一個年輕的晚輩，仍然是不公平的。

何日飛畢竟火候不足，在力拚百招之後，他巳氣喘心跳，劍法也顯得凌亂了。

當蘇猷以連環九劍迫得他翻身後竄之際，鐵筆嘶風，馬延的判官筆巳點向他的期門大穴，他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便擧劍架了過去。

噹的一聲脆響，他被震得斜跨兩步，脚下還沒有立穩脇下忽然傳來一陣劇痛。

敢情馬延擲出了一隻甩手箭，在何日飛的左脇划下一道血槽，傷勢不算太重，却也不算太輕，看來何日飛這次無法再創奇蹟了。

蛇郎君師兄妹的對手，是十幾個極爲頭痛的人物，他們來自元廷，是玉樓郡主手下的鷹犬，其中一名黑衣老者及一名黃衣中年功力最高，決不在一掌分生死馬延

之下，如非九隻鴟鵂帮忙，他們只怕早已飲恨荒山了！

縱觀全場，嵩陽帮已經掌握着絕對的優勢，因而馬延嘿嘿一陣冷笑道：「姓何的，老夫向你提出最後一次忠告，放下兵刃，俯首就擒，否則，嘿嘿，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哦，只怕未必……」這是對馬延的答覆，但並非出自何日飛之口。

一縷琅琅清音，由遠山遙遙傳來，它像暮晨鐘一般貫入每一個搏鬥者的耳鼓。

馬延心頭狂震，他知道來人功力已臻化境，單憑這手千里傳音，當今之世，除了名列天宇九雄之首的秋弔眼，只怕無人能够，那麽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豈不又讓煮熟的鴨子飛掉了！

一聲暴喝，他擊出一股剛陽絕倫的掌力，他要在來人到達之前，先將何日飛擺在這裏。

他的渾號是「一掌分生死」，在掌力上確有驚人的成就，此時以全力擊出一掌，威勢之強，當眞像排山倒海一般。

何日飛明知馬延的用心，他卻無力自保，他雖然勉力提起「風雲變」，並以「鬼王神抓」全力迎擊，由於他內力損耗過多，已是強弩之末，雙方掌力一觸，他立被撞得飛去丈外，並連續噴出幾口血水。

馬延一聲長笑，彈身一躍，巨掌再揮，這一掌如果被他劈出，何日飛必然難以倖免。

一聲悽厲的慘嗥，在這迷朦的夜空中飄蕩着，這伏牛山區的窮山惡水之間，終於又留下一個慘死的寃魂。

不過他並不是簪花書生的何日飛，而是以一雙鐵掌飲譽武林的嵩陽帮主馬延。

當他躍上半空，揮掌下擊之際，一縷晶芒來勢如電，噗的一聲由他的後胸插入，他像高樓失足一般，翻翻滾滾的摔了下去，落地之後雙腿抽搐了一陣就再也不動了。

月光在雲堆裏露出半面，投在一張清麗絕塵的粉頰之上，她的目光還帶着幾分驚悸，同時櫻唇微微張開着，在不停的喘息！

顯然，一掌分生死馬延死的不算太寃，以秋紅那等功力之人，適才一劍遙擲，已使盡了她全身的力道，半晌，她伸手掠了一下披覆前額的亂髮，道：「帮主，眞嚇死人，你傷得不重吧？」

一挺身形，何日飛倔強的站了起來，道：「一劍飛魂，咳，當眞讓我開了一次眼界。」

小嘴一噘，秋紅白他一眼道：「你這人怎麽啦？我問你傷勢怎樣，你扯到那兒去了！」

何日飛用衣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跡，道：「我？不要緊，咱們還是先收拾了敵人再說。」

確然，噓長問短，尚非其時，因爲鬪場之上，還在上演着激烈無比的搏殺。

神刀蘇獻遇到了尅星秋弔眼，兩名功力最高的元廷高手被許夫人及蛇魔樊淆接了下來，最令人難解的是鐵甲山主葉嘯風，及禪門魔尼崔妙常，這兩人應該是何日飛的仇家，他們卻在協助陰山門下作戰，對嵩陽帮四堂十六衛作無情的屠殺。

援軍人數不多，但每一個都是藝業通玄的絕頂高人，因而搏殺雖然慘烈，但爲時並不太久，除了神刀蘇獻負傷逃脫之外，來敵可以說全軍盡墨，而且嵩陽帮從此江湖除名，十幾名元廷高手，也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何日飛原是要前往參戰的，但爲秋紅所阻止，她說道：「用不着你出手，你還是好好的療傷吧。」

何日飛道：「我還支持得住，而且此時運功療傷也不太相宜。」

秋紅道：「那……咱們就聊聊吧。」

何日飛道：「好，我正想問妳，那天我負了傷，待要找妳們却找不到……」

秋紅哼了一聲道：「還說吧，我跟娘及絹姑找遍了附近的山區，都找你不到，我還未問你呢，你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何日飛道：「我跌到一個捉野獸的陷阱中去了。」

秋紅道：「那你就乾脆睡上一覺，是嘛？」

何日飛道：「咳，那裏是睡覺，我暈了過去。」

秋紅愕然道：「對不起，我錯怪你了，當時咱們找不到你跟萍姐姐，就只好直去荊山，萍姐姐呢？你沒有找到她？」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人家青雲得路，飛上枝頭當鳳凰了。」

秋紅道：「這話怎麽說？」

何日飛嘆息一聲，接着就將拜師習藝，改扮羊洪，進入醉桃莊的經過，爲秋紅作了一番敘述。

秋紅錯愕半晌道：「萍姐姐會是這樣的一個人？實在使人不敢相信，她不是有病麽？也許是迫於無奈，當時你應該找機會跟她聊聊的。」

何日飛道：「妳說的對，當時我心情惡劣，沒有作深長考慮，聽妳這麽一說，倒叫我寢食難安了。」

秋紅道：「不必自責，帮主，萍姐姐機智果敢，她會保護自己的，啊！葉伯伯、樊伯伯在笑咱們呢，我不跟你說了。」

秋紅紅着臉跑了開去，秋山夫婦面含淺笑，陪着蛇魔樊淆，葉嘯風，崔妙常等緩步走了過來。

何日飛雙拳一抱道：「參見師父及各位前輩。」

秋山哈哈一笑道：「帮主不必客套，哦，那位是帮主的師父？」

蛇魔樊淆微微一笑道：「人之患好爲人師，老朽慚愧得很……」

許雙城道：「陰山驅蛇使毒之能天下無雙，多傳幾個弟子並沒有什麽不好，只不過……」

蛇魔樊淆面色一正道：「我知道秋夫人的心意，也明瞭役蛇使毒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敝門還有幾招莊稼把式……」

秋山啊了一聲道：「不錯，陰山出自鬼王一派，風雲變及鬼王神抓，都是震撼江湖的絕代奇學，帮主能够拜在陰山門下，老朽應該向賢師徒說一聲恭喜。」

蛇淆樊魔道：「好說，風雲變及鬼王神抓，如果與浮雲劍法或雷音指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不值一提了，所以兄弟只收他爲記名弟子，今後還望秋大俠成全了。」

許雙城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樊山主何必客氣。」

語音一頓，雙目向鐵甲山主葉嘯風投下一瞥說道：「適才聽紅兒說，令媛她……咳……」

葉嘯風神情緊張的道：「小女怎麽啦？秋夫人請說。」

許雙城一吁道：「聽說令媛落入張克紹的手中，而且身染重病……」

葉嘯風道：「張克紹現在何處？請秋夫人賜告。」

許雙城道：「在禹縣東南醉桃莊，不過她的重病已被玉樓郡主治癒，她已投向元廷，目前是玉樓郡主的麾下大員了。」

葉嘯風面色一沉道：「她敢認賊作父，老夫要親手斃了她……」

禪門魔尼崔妙常道：「山主不必憤怒，依貧尼猜忖，其中只怕別有蹺蹊。」

葉嘯風道：「師太是說……」

崔妙常道：「萍姑娘深明大義，極富民族思想，而且精明果斷，決非朝三暮四之人，否則她就不會爲何帮主而離開鐵甲山了。」

葉嘯風沉吟良久，長長一嘆道：「知女莫若父，按說小女不是一個心無主見，朝秦暮楚的人，不過人心難測，難保她不是爲榮華而喪失了志節，現在老朽不便說甚麽，待找到了小女當給各位一個交待，告辭。」

女兒變節投敵，他這個做父親的如何待得下去，但他身形剛剛移動，秋山已幌身攔住他的去路道：「山主：請聽我說，你不能走。」

葉嘯風嘆息一聲道：「弔眼兄：你認爲我還有臉待下去？」

秋山道：「山主，你非待下去不可……」

葉嘯風面色一變道：「你要將我扣做人質？」

秋山微微一笑道：「山主言重了，咱們數十年的交情，莫非你還信不過我？」

葉嘯風面色一霽道：「那你說，留下我做甚麽？」

秋山道：「如果萍侄女的投敵是心懷大志，你這一去，豈不破壞了她的計劃，使她的苦心白廢了！」

葉嘯風道：「要是她喪心病狂，當眞認賊作父呢？」

秋山道：「就算她當眞認賊作父，你也不能去，須知維持父女之情，他日還可能加以利用，一旦撕破了臉，對你們父女及復國大業都沒有好處。」

葉嘯風沉吟半晌道：「看來我只好聽你的了。」

蛇魔樊淆道：「如今神州震蕩，人慾橫流，一般自命清高的正派人士，不是向虜廷賣身投靠，就是杜門謝客，以期苟全於亂世，所以當年國公爺孤忠奮烈，終於獨力難支，咱們這些孤臣孽子，雖然抱着成功不必在我的決心，至少要爲大漢民族保留一點浩然之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奮勵不復還，天意是如此的難測，咱們只有盡其在我，葉兄何須爲些須小事而動心？」

葉嘯風呆了一呆，然後雙拳一抱道：「多承指敎，小弟知過了。」

語音一頓，再對何日飛道：「日前帮主寵臨敝山，老朽竟矇然不知，疏失之處，還望多加鑒諒。」

何日飛道：「前輩言重了，日飛一介忘命，朝不保夕，承蒙各位前輩不棄，竟至棄名位毀家業，倒使日飛萬分不安。」

秋夫人微微一笑道：「此處不是暢談之所，咱們先清理一下戰場，再找一個地方從長計議。」

他們清理戰場之後，找到一座可避寒風的山谷，略事歇息，曙色已現，秋夫人令人打來野獸，大家飽餐了一頓，才由秋山向何日飛提出幾項建議，第一，葉嘯風，樊淆，崔妙常，都聘爲洗劍帮的護法，第二，設立「破虜」，「揚威」，「復漢」三堂，至於堂主的人選，他也加以一番解說。

天風鏢局局主笑裏藏刀黎元徽，被元虜疑爲放走簪花書生的奸民，除了派人毀去天風鏢局，並將黎元徽拏獲擬予處死，當時秋山在洛陽久候秋紅不到，後來又突然離開，就是爲了搶救黎元徽，現在天風鏢局的人手已被黎元徽重行掌握，並集結在邙山等候洗劍帮的調遣，只要一紙相召，可以立刻趕來，破虜堂主之職，似應由黎元徽充任。

鐵甲山的總管三絕神猴鄢展鵬，包藏禍心，暗中與元虜互相勾結，三眼秀士鄢大椿是鄢展鵬的心腹死黨，以前數度追擊何日飛，都是他們目無山主的擅自行動，他們負傷敗歸之後，由於山主的責罵，他們竟敢暗中下毒，實行判變，設非秋山與樊淆湊巧趕到，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由於此次內鬨的結果，鐵甲山的九路提調只剩下四人，其中以君子劍程浩機敏穩重，功力最高，所以「揚威」堂主擬由程浩担任。

陰山派武功獨出一格，役蛇使毒之能天下無雙，蛇郎君卞天仇是陰山派的衣鉢傳人，「復漢」堂主一席，自應由卞天仇充當。

其次，綜計鐵甲山，陰山，天風鏢局的人手，約莫兩千之譜，人數不算太多，却全是武林精華，退守西南固可生聚敎訓，就此揭竿起義，未嘗沒有一番作爲，究竟如何？請何日飛予以裁奪。

何日飛熟思半晌道：「人事的安排，日飛完全同意，只不過元虜獲得回回阿老瓦丁及亦思馬因二人之助，製成無堅不摧的炮火，昔年先朝襄陽安撫呂文煥以勇悍知名，終因無法以血肉之軀抵禦炮火而慘遭失敗，咱們揭竿起義，以激勵民心爲大漢兒女保存一點浩然之氣，是咱們無可旁貸的職責，但在實行上則須從長計議。」

秋山道：「中州是四戰之地，元虜軍力過強，咱們將難有作爲，最好是在西南舉義，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才不失爲萬全之策。」

何日飛道：「貴州丘陵起伏甚大，有地無三尺平的號稱，元虜的鐵騎將難以用其所長，咱們以貴陽爲根據，再北定遵義，西下關嶺，先固根本，然後揮軍，東出玉屏，以進窺湖南，這樣，無論成敗，必然可以收到激勵人心的效果，未知各位以爲如何？」

秋山道：「這是一個好計策，最好能

使後理國作咱們的大後方，咱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蛇魔樊淆道：「老朽年前赴漢西採藥時，與後理國王段挺套上了一點交情，元虜好戰喜功，臥榻之側豈容姓段的鼾睡！咱們與後理是同仇敵愾，段挺應該會同情咱們的，所以老朽想去作一個說客。」

何日飛道：「那好，不管咱們在貴州舉義的成敗，結好後理國都是必須的，那就請師父辛苦一下。」

沒有人反對這個決策，何日飛即以大軍調遣之權付託秋山，另派飛騎密令鐵甲山，天風鏢局，陰山等各路人馬，限期在貴陽東南的雲霧山聚齊。

蛇魔樊淆去雲南，絹姑與他同行，就便到大雪山傳令睡獅盧舒帶領紅黑二隊前來接應。

現在他們分批下山，三三兩兩的趕往貴陽，途中裝着彼此無關，但却以帮主何日飛為中心，暗中相與支援，互為呼應，在這般隱秘愼重的措施下，終於順利的抵達了貴陽。

三個多月之後，各路人馬均陸續到齊，何日飛將他們編為三隊，每隊約莫六百餘人，這些隊伍歸由三堂堂主率領。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貴陽城的北門首先燒起一片火光，接着人聲鼎沸，火光四起，這個黔省首府，立刻陷入空前的動亂之中。

元虜的幾名百夫長在獲得報告之後，率領着大隊騎兵，趕往各門鎮壓。但這般虜酋全都夜空飛頭，變做無頭的屍體，如今是兵無主將，號令不行，虜兵只好紛紛逃命。

此時兩名千夫長聯袂趕往將軍府，但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失去生命的將軍，自然，這兩名千夫長，也未能逃過死亡的命運。

城裏喊殺之聲不絕於耳，虜騎狼奔豕突，哀嚎四竄，整個貴陽似乎都在戰抖顫慄。

動亂持續到黎明時分，貴陽城才安靜下來，但兵燹後的慘狀，仍然令人不忍卒覩。

此地是黔省的首府，平時駐守的虜騎不下萬人，他們是用以對付後理國的邊防部隊，洗劍帮雖是以兩千之衆奇襲成功，却無法殲盡元虜，至少有三至四千人逃了出去。

貴陽附近的貴定，惠水，狗場，都駐有元兵，如果他們聯手反攻，將是一個不易應付的難題，因此，何日飛當機立斷，四道手令同時頒發下來。

第一是張貼安民文告，說明自己是繼承先父越國公張世傑的遺志，為驅逐元虜，還我山河而舉起義幟，希望漢家兒女風起雲從，協助他完成驅逐元虜的艱巨任務。同時命令笑裏藏刀黎元徽負責招募兵員，及編組成軍的事務。

第二道手令是頒給君子劍程浩的，要他檢點擄獲的兵器炮火，並且立即加強城防工作。

第三是派秋紅，辛玫，黃素素，絹姑等四員女將，率領部份義軍扮作難民，分向貴定，惠水，開陽，狗場等地滲入，以作內應。

最後一項，是要蛇郎君卞天仇派遣精幹手下，担當刺探敵情的工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時何日飛才能一展抱負，發揮他指揮若定的天縱才氣。

募兵工作進展得極為順利，青年子弟攘臂相從者八千餘衆，黎元徽將他們分作三隊，分屬破虜，揚威，復漢三堂。

在稍作整頓之後，第三天就用這倉促成軍的隊伍，分掠附近各地，由於各地皆有內應，虜軍防不勝防，旬日不到，義軍便巳席捲黔省的心臟地帶，控制着西南的神經中樞。

不久，睡獅盧率領紅黑二隊趕到，他晉謁何日飛時，並將大雪山銀龍谷所建立的基地圖呈閱，然後請命北征遵義，以固根本。

何日飛壯其志，除命他帶領黑衣隊外，另由卞天仇領着五千騎兵，協助盧舒北征。

此時義師的人數巳逾七萬，除貴定由黎元徽率重兵駐守外，附近縣鎮也派有義師駐紮。

當然，這還不能算作一個小康之局，以元虜軍力之強，縱能規復全省，前途也未可樂觀，不過義軍的目的，只是在激勵民心，為大漢子孫保留一點浩然之氣，所謂前人播種，後人收粮，大可不必顧慮一城一地的得失。

果然不到一月，元虜大軍壓境的不利軍情，就像雪片一般的不斷傳來。

第一是睡獅盧舒久攻遵義不下，卞天仇率領的五千健兒，無法抗拒元虜犀利的炮火，因而傷亡頗重。

其次是元虜以十餘萬鐵騎，沿驛道向貴定反撲，義軍接戰不利，守將黎元徽終於以身殉職。

現在，他們就面臨一項抉擇了，究竟是撤？還是守下去？在元軍搶城的前夕，何日飛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

退，可以全師入滇，然後徐圖恢復，但他們此次舉義，就有點得不償失了，因為，這對當地附義的漢家子弟，是一個極大的侮辱！

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況今日的結果，原在他們意料之中，撤，可以說是他們既定的政策。

於是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之後，他們作出下列的一個決議：「為了反抗元虜的暴政，必須留下復仇的種子，使它萌芽，使它開花，所以決定撤退。但在撤退之前，還要背城借一，給元虜一點顏色瞧瞧。」

根據這項決策，何日飛立即頒下一道命令：「婦女老弱，及不必需的人員，立即撤退，由秋夫人許雙城率領，向銀龍谷基地進發，君子劍程浩將留下的隊伍重行編組，準備迎接戰鬥。」

貴陽城在這一紙命令之下震動了，因為要在一夕之間，撤退千萬老弱，是一件極為艱巨的工作，好在這般孤臣孽子，沒有一個願意降志辱身，他們無分老幼，都在胼手胝足的工作着。

漸漸的，撤退的隊伍出了西門，它像一條怒龍，在起伏的山道上蜿蜒的移動着，一股熱淚不由自主的湧了出來。

良久，他吁出一口長氣，回顧立在身側的秋紅，蛇娘子辛玫，及絹姑道：「妳

們也應該走，日飛如果不死，咱們……」

「甚麼？」秋紅不待他說完，首先叫了起來，道：「你要我們也走？」

何日飛道：「是的，因為妳們也是婦女。」

秋紅哼了一聲道：「不錯，咱們也是婦女，但咱們却要跟元虜拚個死活。」

何日飛道：「咳，紅妹子，我這是為妳們着想。」

秋紅撇撇嘴道：「別打錯了主意，咱們不領這個情。」

「唉」何日飛苦笑一聲，再對蛇娘子辛玫道：「師姐：妳勸勸她吧。」

柳眉一挑，小嘴一抿，蛇娘子輕輕哼了一聲道：「我要勸的是你，咱們的大統帥，你還是收回成命吧。」

何日飛道：「這個……」

絹姑咭咭一笑道：「不願收回成命也可以，反正軍令如山，把咱們三人來個就地正法，倒也可收殺一儆百之效！」

何日飛一怔：「甚麼，妳也不走？」

絹姑撇撇嘴道：「為甚麼我就該走？殺元虜我也有一份責任！」

這三位姑娘，每一個都是口齒伶俐，心似水晶，縱使是辯才無碍之人，只怕也說她們不過，何日飛原本訥於言辭，自然要甘拜下風。

其實這就是英雄肝胆，兒女情懷，一點小小的插曲，却巳含一腔熱血，滿懷忠義，也充份發揮了漢家兒女的凜然氣節。

自然，在如此形勢之下，何日飛只好答允她們留下，最後連十丈軟紅黃素素，以及娘子軍組成的紅衣隊，也一併留了下來。

這一天秋紅悄悄召集這般娘子軍，不知道她們做了些甚麼，不過她們却携着許多沉重的布袋，在東門外約莫一里之處的斜坡上，暗中做了一些手腳。

翌日晌午時分，東路塵頭大起，元虜十餘萬鐵騎，以雷霆萬鈞之勢，由官道直薄城垣，只見烟雲蔽空，蹄聲如雷，聲勢之猛，連貴陽城都在輕輕的顫抖。

義軍幾個首腦人物，多半站立城頭，在作嚴密戒備，他們每一個人的神色，忽然全都為之一呆。

敢情他們瞧到一幕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竟然在城外斜坡之上發生，虜騎剛剛衝上斜坡，像是遇到極端可怕的攻擊，立時人仰馬翻，慘呼四起，前進之勢，不由為之一窒。

何日飛雖然不明白虜騎遭遇什麼打擊，但大軍擁塞於斜坡之前，正在火炮射程以內，大好良機，焉能輕輕放過！於是他沉聲叱喝道：「開炮！」

四門犀利的火炮，同時噴出了火焰，無情的炮彈，像萬雷齊鳴一樣，一起向虜騎擊了過去，但見烟屑所至，血肉橫飛，元虜那橫掃歐亞的鐵騎，遭到一次可怕的毀滅，剩下的殘兵敗將，只好亡命般的逃了回去。

何日飛立命程浩守城，親與秋紅等率領萬餘壯士跟蹤追擊，他們追擊的路綫是繞過斜坡的。

由於虜勢太過強大，他們不敢追得太遠，稍有斬獲，立即回師，但也擄獲了不少戰利品，及生擒二千餘人，元虜的遺屍更多了，竟達六千餘具。

此時何日飛再檢視斜坡，才發現這片寬廣數十丈的斜坡，竟然佈滿了鐵釘及竹籤，這就勿怪虜騎會人仰馬翻了。

他回頭向秋紅，雙拳一抱，道：「兵不血刃，殲敵近萬，女諸萬葛果然智勇過人！」

秋紅撇撇嘴道：「這是咱們婦道人家的小玩意，在你們大男人的眼中，實在算不了甚麼。」

何日飛道：「咱們羣策羣力，共襄國事，紅妹子就不必客氣了，艱苦的戰鬥，還會接踵而來，咱們到各處去瞧瞧，也好預作準備。」

回到城裏之後，何日飛請秋山審問俘虜，再令人將僅有的四門火炮作適當的調配，他將火炮移離城樓，各以兩門火炮在東西二門之外構成交叉火網，另以石炮數門，配置於南北城樓。

待調整就緒，秋山的審俘工作，也巳獲得結果，但收獲並不太多，一共只有兩點，一是元虜用兵西南的統帥是張克紹，此人武功機智均臻上乘，頗獲部屬的信賴。其次是西南元軍數十萬，正向貴陽集結，看來元廷對他們這些義軍極為重視。

果然，翌晨天剛破曉，虜軍巳像潮水般的湧來，隆隆炮聲，首先掀開了大戰的序幕。

貴陽是古代名城，邊防重鎮，城垣之雄厚，在西南一帶，堪稱首屈一指，元人雖擁有犀利的炮火，轟擊終日，仍無法擅越雷池半步。

在夜幕降臨時，虜軍停止了炮轟，但營火遍野，號角之聲此起彼落，貴陽四週巳被圍得水洩不通。

此時何日飛與秋山父女正在城頭向虜營凝視，餘人都在督工修繕被炮火所毀的城牆，及埋死救傷等工作。

何日飛向虜營瞧看半晌，不由嘆息一聲道：「元虜軍威如此之盛，這座孤城只怕難以久守了！」

秋山道：「咱們原本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盡其在我就够了，聽說張克紹給網羅了不少江湖人物，夜間倒是大意不得！」

何日飛也顧慮到元虜會派人夜襲，除了飭令守城義軍加強戒備，並將原屬洗劍帮護法以下的高手派各門，以便相機策應，他自己也帶着秋紅，辛玫，絹姑等到各處往返巡視督導，及行經西門，遙望大好河山，竟然遍地虜夷，不由感慨萬端的，低聲沉吟，道：「萬里夕陽垂地，江山處處哀鳴，咱們這些不肖的子孫，竟無能守着祖宗留給咱們的基業，清夜捫心，能不愧煞？」

緬懷國仇家恨，不禁悲從中來，這般戍守城頭的孤臣孽子，立即熱淚沾襟，响起一片悲泣之聲。

蛇娘子辛玫抹了一把淚水，幽幽一聲長嘆道：「雖云天道無常，遽使虜夷肆虐，但咱們漢家兒女不會屈服的，師弟，你太疲倦了，查城的事交給咱們，你先回去歇息一下吧。」

何日飛還沒有回答，絹姑忽然嬌呼一聲道：「帮主：你瞧……」

（未完・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喪屍山莊

馮嘉·文
可飛·圖



槍聲一响　博士遭殃

那人的身上散發着一陣令人難以忍受的臭氣，就像他巳經一年沒有洗過澡——不，就是一年未洗澡，還是不會臭到這個程度的，這更像是一架垃圾車，而把全車的垃圾發出的氣味濃縮起來——這是那二個警察能够想到的最接近的形容。

這個人因爲形跡可疑，在深夜的街上遊蕩，所以被這二個警察喝令停步檢查。這個人亦沒有拒絕。

但是那臭氣使二個警察無法執行檢查的工作。

他們接近到可以碰着他的距離之時，就巳經快要忍受不住而嘔吐了。

那個人站定在那裏，對着牆壁而用背朝着他們，可不是拒絕搜身，祇是二個警察無法做到。

「媽的，」其中一個警察氣結地說，「你是誰？在這裏幹什麼？」

那人祇是站在那裏面不回答。

「你聾了嗎？」另一個警察說，「聽不見嗎？」

那人仍是沒有做聲。第一個警察說：「好了，算了，走吧！」

那人移動着生硬的脚步走開了，步伐很奇怪，就像他的關節很不妥，走起路來很痛苦似的。

一個警察說：「他這樣臭，也幹不了什麼呀！」

事實上他們爲了面子起見，不好自己走開，祇有命令那人走開了。而那人走開了之後，另一個警察巳經沒有回答的能力，就蹲在渠邊，嘔吐起來了。

「老天！」另一個說，「怎會有人這樣臭的！」

那個嘔吐的警察終於嘔吐完了，呻吟着說：「媽的，晚飯全都吐出來了！」

他的同伴遞給他紙巾讓他抹乾淨，一面說：「我看你應該找杯水喝？」

「不！」這個警察說，「這個人實在可疑，我們不能搜身，也要跟踪着，看看他在攪什麼鬼！」

那個奇臭的人此時巳經轉了街口，他們匆匆走前去，也轉了街口，看見那人正在前頭，把手伸進褲腰裏，向兩腿之間摸索。「奇怪，他在幹什麼？小便？」

那人却從那個地方取出了一把手槍！

在城市裏，即使在街上拿出一把玩具槍來，對法律亦是有所抵觸的，因此這二個警察馬上拔槍叫喊，一個挨在牆角，一個則是跳到一隻路邊的廢物箱後面，以那廢物箱作保護物而把槍伸出去。

「唏！你！停下來！」

「喂！槍放下來！」

他們此時是沒有去想如何抵受那臭氣而把此人拘捕的問題了。

不過這人却沒有反應，對他們的叫喊完全不加理會。這人此時是巳經到達了一度花園住宅的大鐵柵的面前，槍正對着鐵柵內。事實上，其中一個警察所躲的墻角，亦就是這座花園的圍墻的一部份。

這個人與鐵柵之內的人可能是有點衝突的，不過從這二個警察的角度望過去，是看不出來的。

原來這個人是正在與鐵柵之內的守衛人員衝突。裏面的守衛人員外表上看來也是與普通人不同的，是穿制服的保安人員，而且還是身上有槍的。這裏面的人是要這個奇臭的人走開，而這個人不但不肯走開，而且還拔出槍來，這是難以容忍的，於是裏面的守衛便拔出槍來，而且馬上開火。

這個奇臭的人身上中了幾槍。

那二個警察則是不知道誰開槍的，總之看見這人有槍在手，又聽見槍聲，他們就着慌起來，馬上放槍。

距離此較遠，而這二個警察的槍法亦不是很準，所以他們的槍彈並未擊中。不過，這個奇臭的人亦不理會他們了。他那

槍乃是眞貨，而他向柵門內放了兩槍。

那個守衛員想不到人中了槍也仍然無事，在驚訝之中倒了下來。他中了槍則是有事的，他不能再抵抗了。

這個奇臭的人上前在搖動那鐵柵，身上中了槍，對他竟然全沒有影响，他的放槍，並不是在失去抵抗力之前用餘下的氣力放的。

這二個警察驚駭地繼續放槍，却是把槍中的子彈都用完了，仍沒有射中一槍。

那奇臭的人搖動柵門是要進去，但是門是鎖着的，推不開，他便開始爬上去，準備越過門頂而進入。

「唏！」那二個警察叫喊着制止，但是槍中巳沒有槍彈了，而那人手中有槍，他們是不敢衝過去的。

於是他們匆匆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對講機與總部聯絡，報告這件事，請求最接近此區的巡邏車盡快到來增援。

不過，在警車未到之前，那座花園內巳有別的守衛聞聲而出了。

此時，那個奇臭的人巳經爬到了柵門的頂上。

從屋子那邊衝出來的是另外二個武裝的守衛人員，他們看到這人手上有槍，也看到他們的其中一個同伴巳經倒下，就知道事態很嚴重。

其中一人舉槍喝叫道：「不要動！停在那裏！」

但柵門頂上那人却是毫不理會，一脚跨過了柵門頂！就準備跳進園內。於是那人就放槍。他手中的却是一把雙管的鳥槍，由於看不見柵外有人，而那人可在高高的柵頂上，向上放槍不虞擊中外面無辜的路人，那是最方便的了，「蓬！」其中一隻槍膛中的鐵砂飛出，柵門頂上那人給轟得搖搖幌幌，顯然全身都中了鐵砂，却沒有跌下來。他再爬下了一格，就一跳跳了下來，着地時仍然是站立着的。那個守衛再度扳機。「蓬！」餘下那隻槍管中的鐵砂亦射過來了。仍然是射中的，由於鐵砂射擊的範圍很大，不比單獨一顆子彈，要射不中才是一件難事。

這個奇臭的人中了槍，一時被鐵砂射的撞力一推，靠到那柵門上。照理任何人這樣屢次中槍，都是應該倒下來的了，但是他却並沒有如此。

他停了一停，忽然拔足就跑，逃進了旁邊的園內的樹林中。而在他逃走的時候，另一個守衛亦放槍了。這守衛手中的却是一挺輕機槍，他一連串地掃射，相信那人是一定給掃中了的，但那人仍是沒有倒下來，還是能够逃進林中。

「老天！」那守衛說，「怎麼可以打不死的？」

「快找！不能讓他亂跑！」另一個說着，再在鳥槍中裝上新的子彈，而用輕機槍的一個則摘下身上的無綫電對講機，與屋中的其他守衛聯絡，要求增援。

在屋外那二個警察亦不敢到柵門口去，祇有在原地守候着。其中一人說：「這裏不正是克里賓博士的住處嗎？」

「對了！」另一個表示担心地說，「克里賓博士是一個重要人物，我們却把一個兇徒放了進去！」

「但這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巳經極力制止了！而且，他們裏面亦是有很多守衛呀！」

不過仍然是值得担心的，因爲那個奇臭的人進去了之後，園中的槍聲仍在間竭地响着，顯然此人是並未給制服的。而事實上屋中的守衛亦大感困難。屋中的守衛此時都巳來了，包圍着那人躲進去了的樹林，勸喻投降不聽，便向樹叢中掃射。那人是一定中槍的，但是却仍然能够在樹叢中還擊。偶然射出來一响冷槍。

「媽的！怎麼了？難道是穿上了避彈衣？」

「避彈衣也沒有用呀，」第一個放槍的守衛說，「我剛才是用鳥槍迎面射他，即使他身上有避彈衣，臉上亦是難免會給鐵砂擊中的，眼睛中了一下的話，就應該什麼都完了——呀！」他叫了一聲，就身子一震而倒了下來。

他也中了那人一槍。

他的同伴們連忙向那樹叢中更加密集掃射，而一面則把他們這個中了槍而倒下的同伴搬走。

外面，第一部警車趕到了。

那二個警察過去報告了經過情形。車上的警長說：「這件事我們亦知道了，屋中的守衛也有電話向我們報告，屋裏的情形也很混亂，現在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守在這外面，以防兇徒逃出來。」

又有一部警車來了。

由於這屋子裏的克里賓博士的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所以警車陸續到來。

屋裏，那些守衛們仍然與那個奇臭的人展開着激烈的槍戰。

「媽的！」其中一個守衛說，「這個人這樣做算是什麼呢？這樣闖進來，簡直是送死！」

他沒有想到，這乃是一個聲東擊西的計劃。當守衛們的力量集中到這邊的時候，花園的另一邊就有另一個拿着槍的人越牆而入。

牆頂上的防盜設備馬上使警鐘大鳴起來，不過要去追截這個人則是巳經遲了一點了。這人迅速深入，直向屋子奔去。

克里賓博士本人，當然就是在屋子裏的。

而雖然有大部份的守衛都調到了花園門口去圍攻那個闖入的人，仍有二個守衛是守在克里賓博士的旁邊，寸步不離的。

克里賓博士是一個老人，有着一把山羊似的鬍鬚，一隻單眼鏡，樣子古老，而身上穿着的亦是古老的西服。他喃喃着說：「這算是什麼呢？爲什麼要來攪我？」

「我們也不知道，」其中一個伴着他的守衛說道，「我們祇是接到情報，知道有人想綁架你，所以，就要把你保護着吧了！」

「這樣闖進來，也不能把我縛走呀！」克里賓博士說。

「其實我們也不明白，」那守衛說，「不過還是小心一點爲好！」

就在這個時候，那另一個潛入的人巳到達了。

克里賓是在屋子的廳中的，本來進入廳中要通過露台的門口，但是這個人却不如此，他祇是一跳，身子就撞在廳子的窗外，把玻璃撞破了，而飛進了廳中。

那二個守衛也爲之措手不及，祇是其中一人及時提起槍來射擊。那是輕機槍，一排槍彈射過去，剛好射中來人的頸子，這竟使來人的頭部與身體脫離而飛走了，飛出窗外。不過即使把這人打死亦是巳經太遲了。因爲這人也是在同一時間放槍。

他放了兩槍，克里賓博士叫一聲，倒進了另一個守衛的懷中，用輕機槍的一個仍用輕機槍向那巳沒有了頭顱的人繼續掃射。那具身體也倒回了窗外，跟着，身上的不知什麼就發生爆炸，「轟隆」一聲，窗前的牆壁也崩碎而塌了進來。

這二個護着克里賓博士的守衛一時也給震得混混噩噩的，陷入了半昏迷狀態。

此時，花園中那個奇臭的人也終於不敵了。似乎他的身上亦是携着爆炸品的，何以起初時連中多槍都沒有發生爆炸，就不明原因了，總之他現在就忽然爆炸了起來，樹枝樹葉的碎片向空中射上去。

圍攻他的人此時亦聞到了那一陣奇臭，顯然是由於他的皮肉飛到了接近的地方來了。

「他死定了！」其中一個守衛說。

由於他們都沒有投擲炸彈，而他們亦根本沒有携帶炸彈，因此他們可以肯定這爆炸乃是那個兇徒自己造成的，也許他是想投擲炸彈之類，但是來不及擲出就爆炸，而炸着了自己。

他們小心地圍成一圈而進入樹叢之中，巳經找不到這個人，這個人顯然給自己的爆炸物炸得碎掉了，連齊全的屍體也沒有留下來。

不過他却留下了那種强烈的臭，臭得令人難忍。

而另一方面，在屋子那邊，那二個保護克里賓博士的守衛從爆炸之後的震驚中恢復過來，發覺克里賓博士巳經死去了，那個暴客在死前所放的槍有一彈是射中了克里賓博士的心臟。

一切的保護工作都是白費了。

×　×　×

「我不明白，」探長說：「我以爲祇是有人要綁架他而巳，但是這兩個闖進去的人却不是要綁架他，而是刺殺他。」

「而你們作的祇是防備綁架的措施，所以就無效了？」司馬洛說。司馬洛穿着一身很齊整而剪裁得很講究的西服，領帶襯衣，以至一鞋一襪都是一流的，這個神通廣大的人亦是一個英俊不凡的人，當他的時間容許的時候，他是很講究打扮的。

「又不是這樣，」探長說：「我們所作的保護措施，與防止刺殺的措施其實也沒有很大的分別，行刺的人除非是置生死於度外，用自己的性命去交換，否則是不能成功的，這兩個人却願意用兩命換一命，用這樣的方式，行刺什麼人都幾乎是可以成功的，假如你能找到肯犧牲性命的人來執行的話。」

「而這兩個人就是肯犧牲性命的，」司馬洛說：「他們却死得離奇，連他們是什麼人都不知道！」

「我們總算有這個，」探長說着遞出一張照片，「假如有人認得就好了，可惜面部是沒有可靠紀錄的，假如是留下指紋的話，我們反而容易調查！」

照片上所示的就是一個人頭，沒有身體的。

這個人頭就是屬於那個開槍射死克里賓博士的暴客的。在他開槍的同時，那個守衛亦用輕機槍向他掃射，使他的頭顱飛掉，而跟着他的人亦飛出了窗外，他的人身上有爆炸品，引起爆炸，爆炸之後，身體都找不到了，不過他這個頭顱却是剛好滾到了一個爆炸力影响不及的地方，並未跟着炸掉，所以還是原整的。

另外一個暴客則是連頭顱都沒有留下來。

身體不見了，自然雙手亦找不到了，雙手找不到，就不能够檢驗指紋，而警方多年來都是靠指紋證實犯罪者的身份以及一件事情是否一個犯罪者所做的，給他們一隻頭顱而不給他們指紋，他們就感到束手無策了。

不過有一個頭顱也比沒有一個頭顱的好。

探長又說：「我看這些人是有人主使的，表面上，案子應該是巳經了結了，殺人者當場被殺，可惜，我們知道却無法證明這兩個人一定是受人主使的。」

「這也不是你們的工作，」司馬洛說：「你們的工保巳經完了，正如你所說，殺人者巳當場被殺。」

「剩下來就是你的工作？」探長問。

「是的，我們的工作，」司馬洛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端詳着那張照片。

探長祇是無心地作此一問而巳，但是司馬洛的回答却是使他吃了一驚的，司馬洛說：「我認識。」

「這是誰？」探長問。

「這是我的工作。」司馬洛說。

探長聳聳肩，上頭有命令，這件事情要與來人緊密合作，因此司馬洛的身份就是特殊的，他不能够因爲司馬洛承認這個人就把司馬洛拉住而向他盤問。

司馬洛又說：「這張照片！借我一用！」他老實不客氣，就把照片放進了自己的上裝的袋裏。

探長也不反對，不過他又提出另一件事情：「假如你看過了驗屍官的報告，你就會覺得……這眞是離奇，這個頭顱的主人……」

「巳經死了很久是嗎？」司馬洛說：

「多久？」

「三個月，」探長說：「那即是說他在行事的時候巳經是一具三個月的死屍，這是豈有此理的。」

「這解釋了爲什麼那麼臭！」司馬洛說。

「你是說——」探長瞪目看着他。

「其實全部的報告我都巳經看過了，」司馬洛說：「你們那兩個警員發現第一人時，就臭到忍不住而嘔吐起來，祇有腐屍的臭才是會臭到使人忍不住的！」

「難道你是誰——」探長的眼睛又再突出了一點。

「這一次很幸運！」司馬洛說：「留下了一個頭顱，就可以證實了，假如連頭顱都炸掉了，那我們就祇能够懷疑爲什麼會那樣臭而巳。」

「你是說——但是——」探長說：「我還以爲是醫官檢驗的時候弄錯了。」

「沒有弄錯！」司馬洛說：「我來這

裏的目是就是請你不要追究這一點，並且盡可能守着秘密，讓我們來調查！」

「難道你是說——有人派一些——一些殭屍來行事？」探長難以置信地說。

「巳經死了的人，就不會怕死了。」司馬洛說。

「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探長說。

「我也希望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希望這件事情不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得查清楚，肯定這件事並不是眞的。」

探長的眼睛好像隨時要跌出來了！他吶吶着說：「假如是這樣的話，那豈不是行刺任何人都可以成功？」

「所以，」司馬洛說：「我希望這件事情不是眞的！」

他站起來，離開了，探長呆在那裏，凝視着牆壁。他實在又並不是因爲牆壁上有什麼可看的東西，因爲那裏是一片空白的，並沒有什麼特別，剛才，他還是肚子很餓，但是現在，忽然之間，他覺得他什麼都不想吃了。

×　×　×

司馬洛第三次按門鈴，門才打開了一綫，但他知道在他第一次按門鈴時，巳經有人從門洞裏看他了。

開門的是一個穿着透明睡袍的女人，相當美麗，不過年紀是大一點，巳經超過三十歲，她雖然穿着睡衣，但是看樣子並不是正在睡覺。

她對他作一個嫵媚的微笑，不過司馬洛的經驗豐富的眼光巳看出這是一個相當牽强的微笑，她說：「哦，是你！」

司馬洛說：「碧玉，許久不見了，你還好嗎？」

「不好也不壞，」碧玉說。

「我可以進來嗎？」司馬洛問：「假如你沒有男朋友在裏面。」

她的笑意變成眞一點了，也許是因爲她沒有男朋友在裏面。她把門大開，說：「進來吧！」

司馬洛進去了，他可以看到她的透明睡袍下面是什麼都沒有穿的，而下身雖然有一條三角褲，但與上身的質地相同，祇是最重要的地方是相重的，這仍然遮不了很多，而她亦沒有企圖遮掩，例如披上一件睡袍之類，她親熱地按着他的肩，把他推向廳中的沙發，說：「你坐下來吧，你要喝什麼，讓我替你斟來。」

「不必了，」司馬洛說：「我祇是要跟你談談。」

她親熱地與他並排而坐，腿子貼着他的腿子，問道：「談些什麼呢？」

「你的弟弟，」司馬洛說。

「我們——可以不談他嗎？」她充滿誘惑性，懶洋洋地在沙發上一靠，兩條腿子就搭在他的腿上，他可以看到很多，而她雖然巳不是少女，但是仍然有一具未殘的身體，可惜這具身體的誘惑性現在完全不起作用。

司馬洛冷酷地說：「你這樣做，證明你知道他是在此地了。」

「爲什麼你一定要苦苦追他呢？」碧玉說。

「你願意獻出一切，做任何事情，」司馬洛說：「就是爲了維護他，叫我不要再追他。」

「對你才是這樣？」碧玉說：「因爲我是喜歡你的。可惜你却不感興趣，什麼都不接受。」她把腿子收回來曲着，嘆一口氣：「眞可惜，你可以告訴我，假如不是爲了我的弟弟，你對我會感興趣嗎？」

「我們現在是談你的弟弟，」司馬洛還是冷酷地說着，掏出那張人頭照片，交給她。

碧玉隨便地接過來，看了一看，就不隨便了，因爲照片中的人頭就是她的弟弟，她的眼淚好像射出來似的，她尖叫一聲，整個跳起來，撲到司馬洛的身上，手指上那長長的指甲好像鷹爪似的向他的臉上亂抓。

「唏，等一等，」司馬洛叫着，擋格着，把她推開，跟着狠狠地揮出一掌，擊中她的臉。

她打着轉跌開了，跌到地毡上，一時呆在那裏了。

司馬洛其實是不喜歡打女人的，不過碰到這種情形，也祇有這個辦法了，祇有把她震一震，才能够使她安靜下來，而她則捧着臉，嚎啕大哭起來。

「你——你殺了他……但也不必這樣殘忍呀，你把他……把他……」

「我沒有殺死他！」司馬洛說。

「你却有這照片！」碧玉說。

「我這照片是從警局拿來的，」司馬洛說：「你記得幾天之前發生的那件事情嗎？那個克里賓博士被殺的事情。」

「我……我平時祇是看娛樂新聞，」碧玉飲泣着說。「但是——這件事——我也聽人講過，在電視上也見過，這件事跟我弟弟有什麼關係？」

「其中一個兇手給機關槍射中，整個頭飛掉了。」司馬洛說。

她猛的又從地上跳起來，但這一次，不是撲向司馬洛，而是站在那裏，定着眼睛看着司馬洛。「我的弟弟？那是我的弟弟？」

「這是你弟弟的頭。」司馬洛說。

她掩着臉，凄酸地飲泣起來：「我的弟弟……他怎會幹這種事情。」

「你得面對現實！」司馬洛說：「你的弟弟是什麼都敢做的，我一直在追他，當然不會是毫無理由的。」

「他……死得這樣慘！」

「與他一起去的人更慘，連頭也找不到！」司馬洛說。

「你們這些人，」碧玉嗚咽着說：「眞殘忍，怎麼可以這樣殺人！」

「即使你不注意這種新聞，」司馬洛說：「你也應知道這不是我們殘忍的問題，那裏的守衛是沒有炸彈的，而你的弟弟和他那同伴身懷炸彈，把自己炸死了！」

「爲什麼他會這樣做？」碧玉問。

「他顯然是受了利用，」司馬洛說：「主使他的人不打算讓他活下去，事情一成功就把人炸掉！」

她懷疑地看着他。

「你想一想，」司馬洛說，「那裏的守衛也是不想殺人的，他們都是希望活捉，這樣就可以知道幕後主使的人是誰，而一網打盡了。幕後主使的人則是不想給人查出來，所以早巳定下了滅口之計！」

「我的弟弟……他會那麼笨，上這樣的當？」她說。

「他不是笨人，」司馬洛說，「但是世界上未必就沒有比他更聰明的人！」

她六神無主地呆在那裏，看着地面。

「你顯然知道你的弟弟在此地，」司馬洛說，「也許你亦知道與他來往的是一些什麼人。你告訴我一些名字，我就可以調查！」

她還是看着地下，沒有做聲。

「利用你的弟弟的人，」司馬洛說，「你一定也不想他們逍遙法外的。我可以替你對付他們！」

她還是不做聲，好像一個木頭人似的站在那裏。

「你考慮清楚好了，」司馬洛說，「我明天再來找你，或者，你打電話給我？」他站起身來。

她忽然又活過來似的，猛的轉身對着他：「不要走，你……你不能丟下我……我害怕！你在這裏陪我！」

「很好，」司馬洛又坐下來，「我們可以慢慢地談談，用不着急的。你也坐下來吧！」

「我要喝酒！」她走過去打開酒櫃，拿出一瓶酒來，拔去瓶塞，就這樣把瓶子拿起來，瓶口舉到嘴邊一灌。

司馬洛祇是看着她。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她是需要喝一些酒的，而且，在喝了酒之後，她也會更容易開口說話。

她却喝個不停，整瓶酒都喝完了。

司馬洛知道她的酒量，知道她喝了這一瓶酒亦不會醉到不省人事的，所以並沒有制止她。

不過，酒喝下去了之後，却似乎使她有了另外一種反應，她挨在司馬洛的懷中，幽幽地說：「你實在喜不喜歡我呢？」

「你是一個好人，」司馬洛說，「爲了你，我巳經給了你的弟弟很多機會了，但是他却一直都不肯改過！」

「他巳經死了，」碧玉說，「別再談他了！」

她挨在他的懷中，用手撫着他的臉。

司馬洛苦笑着，呼吸着她身上發出來的女性特有的幽香——和其間夾雜着的酒氣。

她忽然推開他，站起來，說：「我得到床上去，假如你眞的喜歡我，那你兩分鐘之後進來！」

她一跌一撞着走向睡房的門口，到了門口時又回轉頭來對他說：「我……是很乾淨的，我巳經……很久沒有……很久很久……」

她進去了，半掩上了門。

司馬洛拿起酒瓶，喝下了瓶中剩餘的一點酒。他其實並沒有騙她，她確是一個好人，而他是很喜歡她的。

他等了兩分鐘之後走過去推開門，就看見她巳躺在床上，房內祇亮着幽暗的床頭燈，她身上的衣服巳經全部棄在地上，而一隻手放在眼睛上遮着。

他走到床邊坐下來，低頭輕輕吻她的腹部。她沒有什麼反應，祇是均匀地呼吸着，他的吻沿着她的身體而上，到了她的耳朶，她仍然是沒有什麼反應。

他把她遮在眼睛上的手拿開，才發覺她巳經睡着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走進她的浴室去洗了一個澡，在她的身邊躺下來。他是要等她醒過來跟她談的，而他又不好在這個時間離棄她，所以睡在這裏是最好了。

他在接近天亮的時候醒過來，是給她擾醒的。她正在吻他的身體，吻得很狂熱，一個男人在睡着及睡醒之時本就是特別雄勁的，而在她的刺激之下就更加了。

她起先是按着他不讓他起身，不過後來他的雙手騷擾引起她的强烈反應，她就忍不住了，於是她放軟了身子躺了下來，讓他佔有。

她狂熱得好像沒有過去，也沒有明天似的，很容易就一次又一次登上了高峯，而最後更貪婪地好像要把他的一點一滴都吸收似的。

終於，暴風雨過去了，他們平靜下來，她躺伏在他的肩上哭泣起來。司馬洛就等着她哭完，女人的心理很複雜，許多原因都會令她哭泣，而這都是無法勸解的，最好就是讓她自己哭完。終於，她又再度平靜下來了。她說：「你得帮我們，帮我的弟弟，殺死他們！」

「我是願意這樣做的，」司馬洛說，「不過，你要我帮你，你却得先帮我！」

她伏在他的胸膛上沉默着，司馬洛相信，假如告訴她，原來她的弟弟是一個巳經死了一個月的屍體，也許這更能刺激她開口，不過他認爲如非必要，還是別讓她知道這一點好些。因此他說：「我不是逼你，不過這些事情總是快一些好，因爲時間一久，有些人會提高警覺，亦可能有些人巳經逃掉了。」

「我會怎麼樣？」她說：「雖然我是他的姐姐，但是他所做的事情，與我是根本毫無關係的！」

「我到警局拿到了這張照片之後就來找你！」司馬洛說：「他們不認得照片中的人是誰，我亦沒有對他們說我認得，因此，他們應該是不會來向你找麻煩的！」

「我的弟弟，」碧玉說：「我巳經很久沒有見到他——有三個多月了。他初來這裏時打過一個電話給我，他告訴我，他這一次是幹一件大事，可以發達，這之後他就可以洗手不幹了，他本來是願意改過的！」

人巳經死了，本來是否願意改過，也沒有什麼分別了。不過司馬洛沒有對她指出這一點。司馬洛說：「做一件怎樣的大事？」

「他當然不肯對我講的，」碧玉說，「不過他說他是跟他的舊搭檔田子明合作，他對田子明是特別有信心的！」

× × ×

田子明在這裏一座拆車的工場工作，這裏所經營的，就是把那些太舊的汽車拆開，還可以用的零件取出來，完全不能用的車子就索性打成鐵餅，當廢鐵賣。這裏好像一座墳墓，堆滿了汽車的屍體。

田子明在下午一個人在那鐵板搭成的屋子的鐵棚的陰影下喝着啤酒，半閉着眼睛，雙脚擱在桌子上，生意淡而工作清閒，他也樂得休息一下。

忽然之間，他聽見機器開動的聲音，連忙張開眼睛，就看見那架吊起汽車的起

重機的臂正在移動。汽車的屍體遮住操縱的部份，看不見是誰開的。

「唏！」他大聲叫着跳起來。

那臂却向他移過來，那用以夾起汽車的大夾子也正向他盪過來。

「喂，喂！」田子明大聲叫着，但是操縱那起重機的人可能根本聽不見，因爲機器的聲音實在太响了。

田子明恐怖地看着那隻巨大的夾子盪過來。既然他看不見操縱的人，操縱的人也是未必能看見他的，但是仍有誤中的可能性，因此他很小心等着，以便萬一那夾子向他飛過來時，他便跳開閃避，不過，這隻夾子似乎像是有眼睛似的，並不是襲向他，而是向屋前不遠，那條小泥路旁邊的一部車子降下去。

喀嚓！夾子向車子一夾，就刺破了車窗的玻璃而插了進去。

「喂！喂！」田子明焦急而痛心地大叫着：「不能這樣呀，那是我的車子！」

但是他的呼叫完全無效，那起重機的巨臂一升，他這部車便給吊上了空中。

田子明一面咒罵着一面急步而跑，繞過一大堆汽車的屍體，過去看看究竟是誰在攪鬼。他跑到半路，那起重機巳停下來了，他的車子就這樣吊在半空。

他繞過去的時候，看見起重機的操縱車中巳沒有人在，顯然那個搗蛋的人在他來到之前巳經逃掉了。田子明惡毒地咒罵着，跑過去，登上操縱車中，再開動了，小心地使橫臂再垂下去，把車子放回地上，然後再拉動機鈕，使那隻巨爪分開。

他跟着又匆匆下去，再兜了一個圈子，再回到屋子前面，看見車子是巳經放回地上了，不過却不是四輪着地，而是側臥在那裏。田子明暴跳如雷，大聲咒罵着。凡是擁有車子的人，看到自己車子受到如此待遇，必然是很痛心的。車子這樣翻側了，他是可以把起重機開過來，小心地將之扶正的，不過目前車子這樣側着並無大碍，他可以不必理會，他認爲最要緊的是找到搗蛋的人報復。

「媽的！」他罵着，「我拿把槍，替你在身上開幾個洞！」

他跑回屋前的凉篷下，順手拿起那罐本來喝着的啤酒，舉起來喝一口，一面走進屋中。但那一口啤酒喝進嘴巴裏，原來却有外物在其中，他狠狠地連忙吐出來。

司馬洛的聲音在屋中說：「我在裏面放了兩隻烟蒂！」

此時田子明巳經踏進了屋子，他呆呆地看着那個坐在屋子的陰影裏，悠閒地靠在一張椅子上的司馬洛。

「唏，你！」田子明叫喊道：「你是誰？」

司馬洛却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舉起垂在身邊的手，手上拿着一把手槍，說：「你是要來找這個嗎？」

田子明知道搗蛋的一定就是這個來人，當他繞過去看那起重機時，這個人便從另一邊繞過來而進入屋中。由於自己的槍巳在別人的手中，所以田子明不能不低聲下氣了。他吶吶着說：「朋友，我有什麼跟你過不去的地方嗎？」

那把槍，司馬洛本來祇是托在手掌中，此時一轉動，他便握住了槍柄，而槍嘴則是指着田子明。田子明下意識地連忙舉起手，哀求地說：「唏！等一等！有什麼事，可以好好地商量的！」

「這是你的槍，」司馬洛說，「你自己的槍殺死了你自己，那是自殺。給你一個機會，你祈禱吧！」

「唏！等一等！」田子明又叫道：「我——我跟你素不相識，」無仇無怨，爲什麼要殺我？」

「你是區玉成的老搭檔呀！」司馬洛說。區玉成就是碧玉的弟弟。

「他……他不論幹了什麼，都不關我事！」田子明說，「不能要我負責呀！」

「我找不到他，」司馬洛說，「我祇好找你了。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

田子明小心地望望周圍，他發覺自己巳經太深入屋子，要跳出門口是未必來得及的，這個人看來可能很會用槍，而且，就是逃了出去，與一個手中有槍的人在那些汽車屍體之中捉迷藏，亦是很吃虧的事情，這裏附近沒有屋子，而車場中又剛剛好沒有人在着，他是求救無門的。於是他決定不輕舉妄動，而小心地說：「你找小區究竟有什麼事情呢？」

「算帳！」司馬洛說，「他除了欠我很多錢之外，還有其他的帳要算！」

「你要殺死他？」田子明問。

「你問得太多了。」司馬洛說。

「你——究竟是誰？」田子明又問。

「我說你問得太多了！」司馬洛咆哮道。

「呃——我不能替你找到區玉成，」田子明說，「我——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裏！」

司馬洛把玩着那把槍，打量着田子明，慢慢地說：「我看，你也是要吃一點苦才能學乖的。告訴你，我先射右脚，你仍不肯講時我就再射左脚！」

田子明好像跳起一種奇怪的新潮舞似的，左脚伸到右脚的後面，右脚又伸到左脚的後面。他是下意識地想到把脚收起來，但這當然是無效的。他連忙急急地說：「區玉成巳經死了！」

司馬洛一震：「什麼時候？」

「差不多——唔——總有三個月了！」田子明說。

司馬洛又放鬆了，嘆一口氣。區玉成死了，他也知道，他還以爲田子明知道區玉成就是前幾天在那件事件中死去了的人，但田子明說三個月，顯然就不是了。

司馬洛又問道：「是怎麼死的？」

「人巳經死了，」田子明說，「你找他也沒有用了呀！」

「我不能憑你講一句話就相信，而不找這個人，」司馬洛說，「我要弄清楚了情形才能相信的。現在再告訴我，區玉成是怎麼死的！」

「我們幾個人本來約好了在這裏做一件大買賣，但是他們衝突起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當時我在外面，區玉成死了，還有——另一個人也死掉了！」

「在這裏發生的？」司馬洛問。

「是的，」田子明說，「你看！」他伸手一指。司馬洛可以看到，造成屋牆的一塊鐵板上果然有兩個子彈洞，顯示這個

地方的確曾經發生過槍戰。

「區玉成是一個一流的槍手，」司馬洛說，「他死了？」

「我不知道，」田子明說，「那時我在外面拆一部車，我猜他沒有提防，誰先拔槍就佔便宜！」

「唔，」司馬洛說，「你們要做一些怎樣的大買賣？」

「現在做不成了，」田子明說，「人都死了，人手不够，而且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綫路，死去了的綫路就沒有了。你看，這裏祇有我一個人，本來大家是僞裝在這裏工作的，但計劃不成就散了——」

「我問你，」司馬洛冷酷地說，「你們要做的是什麼買賣，廢話少講些！」

「呃——」田子明由於雙手仍舉着，不能够做手勢，所以祇有動起脚來，「你看，我們這裏，有時是一塊塊一塊塊的廢鐵，用汽車打成的，有時是一些性能仍然完好但欵子已經過時的車子，都是運到外地去的，車子則是多數運到落後地區，唔——一部車子，或者一塊廢鐵，裏面都是可以收藏東西的——」

「走私？」司馬洛問。

「是的，」田子明亦承認，祇要是小件而又值錢的東西，譬如黃金——」

「或者海洛英？」司馬洛說。

田子明聳聳肩：「總之現在是已經散了，不能做了。」

「那麼，」司馬洛說，「區玉成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死了呀，」田子明說，「這是眞的，我也希望不是死了，那樣我們的計劃就可以——」

「死了也有屍體的，」司馬洛說，「屍體呢？」

「人已經死了，」田子明說，「難道你還要向屍體報復嗎？」

「要有屍體，才能證實這個人是已經死了呀。」司馬洛說。

「我們把屍體埋了，」田子明說，「你也知道的，這情形很尷尬，我們不能够報警處理，而且反正人死了也是不能再活過來的——」

「埋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埋屍的地方就在車場對開的一座荒山的山岡上，他們當然是不能把屍體搬到太遠的，而事實上這裏也是一個很好的地點，假如人死在別處而要埋起來的話，也是應該搬到這些地方來的。

× × ×

田子明拿着鏟子在掘着泥土，掘得滿頭大汗，而司馬洛則是悠閒地坐在旁邊的一塊大石上。由於槍在司馬洛的手上，拿槍的人也是做主的人，田子明就祇有硬着頭皮做這苦工了，而且洞越掘越深，他就越恐懼。會不會是司馬洛在叫他自掘墳墓呢？掘到够深時，祇要給他一槍，然後把泥土再蓋回——」

「這巳經够深了！」司馬洛說道。

田子明的身子不由得通過一陣冷顫，抬起頭來，可憐地看着司馬洛。他所恐懼的一刻，可能是現在就來臨了。

司馬洛却並不是如此打算的。他說：「你上次埋屍，是埋得這樣深的嗎？」

田子明這才醒起來。因爲一直担心着自已的性命，他一直都沒有醒起這一點，現在才醒起來了。他皺着眉頭：「我不明白！」

「你不會是找錯了地點吧？」司馬洛問道。

「不會呀，」田子明搖着頭，「雖然我埋屍時並不打算把屍體再掘出來，但是這地方很易認，就在你坐着的這塊大石頭的前面，而且——來時你也看見，這上面的泥土與旁邊的不同，草還沒有生回以前那樣！」

「也許，」司馬洛說，「你是掘得不够深？繼續掘下去如何？」

「不可能，」田子明做着手勢解釋，「你看，我們上次埋的時候，那個洞不過祇深到我的腰部，現在，已經深到我的肩部了！」

他是站在洞裏的，很易量度，而他的身體的高度，在三個月之內不可能改變得那麼厲害。

「算了吧，」司馬洛說，「把泥土蓋好！」

「但——我不明白——」田子明說。

「我相信你的故事，」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你喜歡掘的話，你也大可以繼續掘下去的。」

「這個——我眞不明白，怎會不見了的呢？」田子明迷惑地搖着頭。

「假如你不反對，」司馬洛說，「那你就把泥土蓋好，我們繼續談談！」

田子明當然不反對。屍體巳經在泥土裏埋了三個月，掘出來並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實在掘不到更好。於是他爬出洞外，把洞旁邊的泥土再剷回洞中。本來他考慮過把一鏟泥土撞向司馬洛的臉上就乘機反抗的，但司馬洛站得太遠，他知道不能成功，就沒有這樣做。而現在則似乎是沒有需要這樣做了。

司馬洛則是早巳知道屍體不在了，由於屍體巳在別處出現。而且，在開始掘的時候，他巳注意到泥土的表面有異。

不錯，正如田子明所講，埋屍的地方因爲掘過了，所以表面的草生得與旁邊的不同，但是不同的程度太大了。經過了三個月時間，雖有不同，草也應該長得相當好的了。而田子明對司馬洛講過，爲了不想被人發現，所以埋時是很小心的，埋的時候小心，草就會長得齊整得多。然而那些草却很參差，一塊一塊的，主要是因爲泥面不平坦，唯一的解釋就是埋好了之後，又被人掘過，而匆匆把泥土才塡回，沒有弄平，草才會長成如此。

被人再掘過，這亦是意料中事了，因爲假如不是有人來掘過，而把屍體偸去了，現在就不會找不到屍體，而屍體亦不會在別處出現。這一掘，祇是證明司馬洛早巳知道了的。

「奇怪，」田子明還是莫明其妙，「怎會不見了？」

「給人偸去了。」司馬洛說。

「偸去了？爲什麼？」田子明說，「死屍也好偸？又不是車子！」

「車子不是世界上唯一會有人偸的東西，」司馬洛說，「現在，你告訴我，除了你之外，還有誰人知道這裏埋着兩具屍體？」

「當然是還活着的兩個人了，」田子明說，「我和熊貓，是熊貓殺他們的。當然，熊貓雖然可能把這件事透露出去，但我認爲他不會做那麼笨的事情，到底，人是他殺的呀。」

「是他自己來偸的？」司馬洛說。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田子明問着，又自己回答。「也許他是不放心，最好把屍體毀滅，或者搬到另一個連我也不知道的地方。」

「那爲什麼他又不殺你呢？」司馬洛問。

「我？」田子明說，「我是他的朋友呀！」

「他殺的兩個也是朋友。」

「但——但——我是不能失踪的，」田子明說，「我不見了，這地方沒有人管，就會有人調查了！」

「唔，」司馬洛說，「這也是一個理由！」

「現在你滿意了沒有？」田子明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再把情形對我講得詳細一些！」

小啓

「長劍篇」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祈請見諒。

・編者・

田子明祇好又把經過情形再講一遍。

司馬洛小心地聽着，有時亦會提出一兩個問題。他並不認爲田子明是在騙他的，他祇是不希望田子明所講的有什麼遺漏之處。田子明所講的，大致上與以前的版本差不多。

終於，司馬洛說：「熊貓並不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而區玉成與另一個死者亦不是，爲什麼他們會吵到拔槍互殺呢？」

「我也不明白，」田子明說，「但是當時我不在場。雖然熊貓自己也是不願意提的，但是可想而知，他們一定是爲了一件很生氣的事而爭吵了，那兩個人的槍都是很快的，假如熊貓不是很生氣，也不會開槍。」

「熊貓一個人，」司馬洛說，「他又不是一個很好的槍手，他却對兩個用槍好手拔槍，而且把他們殺掉了？」

「熊貓假如是先拔槍——」田子明說。

「講到假如，」司馬洛插嘴道，「另一個假如是可能性更高的，那就是假如他們根本沒有爭吵，那兩個人就不提防了，熊貓在他們不覺得的時候放槍，這是最可能把兩個人都殺死的方法。譬如，正如你所講，他們那時是正在圍桌飲酒，他們兩個舉杯飲酒的時候，熊貓却在桌子下面拔槍發射，如此就可以把兩個槍法好而且拔槍快的人都殺掉了！」

「但是這是謀殺了！」田子明說。

「難道你是說，貓熊做不出謀殺這種事情嗎？」司馬洛說，「照你所講，在你們這幾個人之中，熊貓也是最心狠手辣的一個。他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出來的？」

「但是，」田子明說，「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呢？我們是正在合作一件可以發財的生意，熊貓這樣做，豈不是等於自斷財路嗎？」

「兩具健康的屍體很值錢的，」司馬洛說，「尤其是還是用槍好手的屍體。」

「屍體拿到什麼地方去賣？」田子明錯愕地看着司馬洛。

「研究科學的人，」司馬洛說，「就可以出很高的價錢購買一具屍體。」

「難道價錢可以高得過我們的生意？」」田子明還是絕不同意司馬洛的講法，那是因爲他不知道區玉成的屍體出面殺人的事情。

司馬洛也沒有對田子明作詳細的解釋，而祇是堅持他那個講法。他說：「告訴你，田子明，你應該謝天謝地，你既不是善用槍的人，亦不是善於打架的人，而健康又不好，否則的話你亦會變成死屍！」

「你這講法眞是莫明其妙：」田子明說：「而且——會用槍的人的死屍更值錢之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不會用槍了，假如身體健康而屍體更值錢，都還有點道理，但是會用槍——」

「熊貓的確是把這兩個人殺了，」司馬洛說，「而且屍體也的確是不見了。」

這一點，田子明却也是無法否認的，他緊皺着眉頭不說話。

「好了，」司馬洛說，「我也得走了，但是田子明，我提醒你，不要宣揚這件事，爲了你自己的安全起見，就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而我也沒有來過，不要通知熊貓。」

「熊貓？」田子明說：「我根本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我亦沒有辦法與他聯絡。」

「假如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的話，」司馬洛說：「那你最好通知我，這對你是有好處的，」司馬洛上前，在他的衣袋塞進一張名片，便轉身離開。

田子明把名片掏出來看看，那上面就祇有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號碼。他再把名片在袋裏放好了，看着司馬洛走下山坡，隱進了那些汽車的屍體之中，後來，他又看見一部簇新的汽車從那些殘破的汽車叢中開出來，遠遠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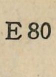
這部車顯然就是司馬洛來時開來的，在這許多車中隱着，假如不是開動，就不易察覺。

田子明自己也走下山坡，他巳經決定了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不亂講話，亦不亂做事。一件他不明白的事情，最好就是不要去管，這才是生存之道。暫時，他祇有繼續經營這座汽車墳場了。

他回到那部起重機的旁邊，爬上去，把它開動了，開到一個較好的位置，開動了橫臂，把自己那部翻側了的車子吊起來，此時，他那部車的汽油巳經漏得一地都是。他喃喃地咒罵着，現在，他的車子暫時不能開動，要等那些汽油完全乾了之後再充新油，而且他還要修好破了的玻璃。

田子明果然不再作什麼不規矩的事情，只是留在那裏修理他的汽車，以及計劃繼續經營這座汽車墳場 這生意雖然不能使他發達。但總算也不會把他餓死。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磨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楚峻見祖十三把金面甲神擒住，要脅青木狂神退兵，然後才將金面甲神放走，摩天嶺上丐帮和五行盟的一場劇鬥才告終結……楚峻覺得祖十三很面善，經過思索，恍然不悟，原來他就是東山爺爺，怪不得他自稱東山，意思是東山復出之意，爲什麽他要這樣做作，聽他的言談舉動，忖思他不是個正派人物，越想越覺得不對，此時歐陽虹到來，正想把事情說清楚，祖十三過來打發歐陽虹先回去，便將楚峻踢下懸崖，幸好他跌落水潭裏沒有死，經過強力的瀑布冲刷，打通任督二脈，解除封閉的穴道，再經師父侯百通解救後，二人同去許昌城……

掌門師弟　企圖篡位

侯百通只得躍上屋頂，叫道：「乖徒兒，等等我！」

可是楚峻似沒有聽見般，發足狂奔，薛文鴻對他恩情甚重，不但敎他學文習武，還救了他一命，嚴格來說，師徒倆的感情，比父子之情還深。

往日楚青雲一向對楚峻神色嚴厲，不苟言笑，雖說嚴父出孝子，在世人眼中是不易之理，但在此種情況之下，上下兩代，終難免有隔閡，而薛文鴻則一向以理服人，因此效果大不相同，這就難怪楚峻一聽他有危險的消息，便心急如焚，趕着去查個究竟。

侯百通對待徒弟的方法與薛文鴻不同，但他愛惜楚峻的心情與薛文鴻並無不同之處，當下立即對下面的司徒富貴道：「老弟，你莫等我，我得去看看我徒兒！」

言畢抬頭一望，已不見了楚峻的踪影，忙吸氣飄身飛去。

楚峻自從打通了任督兩脈，內力陡增，而且提氣之下，眞氣自動循環，內力源源不息，全力奔馳之下，不但沒有倦色，而且越馳越快。

馳了一陣，心頭一動，忖道：「我該去那裏找尋師父？」回心一想，假如師父有危險的話，即說明他與諸葛錦暉必有一場惡戰，若是發生在城內，司徒富貴必然聽到風聲，既然聽不到風聲，血戰便很可能不是發生在城內了。」

想到此，他顧不得驚世駭俗，躍落街上，提氣展身望東城門馳去，不消片刻，已馳出城門，脚步不由一慢。「城外範圍極大，得找個人問問！」

官途上路人行色匆匆，楚峻抬頭一望，兩旁都是高大的樹木，便信步走至樹下乘涼，不料樹下也坐着一個守城門的官兵，手上捧着一碗蓮子湯，吃得津津有味。

官兵見到楚峻走來，頭也不抬地道：「裏面去，不必多問。」

楚峻這才發覺樹上掛着一枝布招，上書一個甜字，他探頭到樹後一望，只見裏面有一座草棚，兩張破桌子，板櫈上蹲着幾個漢子。

這些漢子都是敞開胸膛，捧着碗兒。

楚峻走前，才見桌後有個老漢在賣甜湯，老漢露出一個習慣性的微笑：「客官要什麽解渴？」

楚峻心頭一動，道：「來一碗蓮子湯吧！」

老漢立即打開一個大水缸的木蓋，裏面裝了半缸井水，水中放着三隻木桶，木桶之內便是他要賣的甜湯了，老漢舀了一碗蓮子湯，含笑遞與楚峻，道：「老漢家裏那口井，裏面的水比別處的冰冷得多，客官試過便知道了！」

楚峻一邊付錢，一邊問道：「老丈一直在這裏做買賣？」

「是的，老漢在這裏擺賣已有三四年了！」

「不知昨日這附近可有發生過什麽怪事沒有？」

「怪事？」老漢搔搔頭皮，道：「客官愛聽怪事？嗯，有一件，就在這草棚後面，昨日早上那些樹木，忽然斷了很多枝葉，你說怪不怪？」

他見楚峻皺着眉，忙乾笑一聲，道：「老漢不懂講故事，客官包涵一二！」

楚峻問道：「在昨天之前，那些樹木都是好好的？」

「是啊，一點也沒損傷，但昨日早上便斷了很多。」

「也許是被人砍斷了的！」

老漢笑道：「當然是砍斷了的，否則又怎會掉落地？不過那人乘夜砍樹，事後又不把枝葉帶回家，你說他是幹什麽的？嘿嘿，除非他是有氣力沒處使，才拿大樹出氣！」

他見楚峻並不怪他故事沒有新鮮味兒，便滔滔不絕。

楚峻把蓮子湯喝盡，道：「多謝老丈，待小可去看看！」

老漢興緻勃勃地道：「老漢帶你去！」他引楚峻到草棚後的樹林中，「吶，就在這裏，客官你慢慢看，老漢還要去做買賣！」

楚峻在樹林中仔細觀察起來，果見地上散放着不少樹枝，看樹葉的色澤，證明離枝並不太久，樹枝的斷口十分平整，一望而知是爲利器所削。

再一看，附近樹木都有傷跡，其中一道甚深，楚峻心頭一跳：「打鬥的人，是使劍的，是不是師父與諸葛錦暉在此惡鬥？咦，看地上凌亂的脚印，打鬥之人，起碼也有五七個。」

想到此，他心頭一驚，隱隱覺得不妙，唯有暗暗地禱告：「老天，希望師父沒事。」

心念至此，他立即沿着地上的脚印走去，那些脚印向林內延伸，忽然發現地上有一兩團暗褐色的泥土，列成一行，他身子一抖，叫道：「是血滴在地上！」再一看，脚印越來越整齊，細數一下，當眞有七八個之多。

楚峻由此而得到一個結論：「人多那一方得手了，否則他們的脚印必定是凌亂無章的，受傷的是不是師父？若是的話，他如今已落在對方手中。」

他如熱鍋上的螞蟻，在林內轉來轉去：「那些人是不是五行盟的成員？」目光一掠，見一棵樹下的草叢中似有一角葛色的衣角，便走前拾了起來。

目光一落，脫口驚呼道：「這是道袍，那些人是道士？啊，一定是武當派的人，他們要向師父追討劍譜！諸葛錦暉知道之後，便故意引師父來此，好讓師父死在武當派的手中，哼！好毒的一條借刀殺人之計。」

不過回心一想，武當派既然是爲了劍譜，師父料必暫時沒有生命之危，心頭略寬，又在四周檢視起來，希望能再找到其他綫索！

找了好一陣，終於又再找到一塊青色的衣角，他對自己的懷疑便更加堅定，因薛文鴻對青色有偏好，長年都是穿着青衣青袍！

又一個問題泛上他腦海：「武當派的牛鼻子把師父抓去那裏？」他立即沿脚印追踪下去。

可惜脚印兜了一個彎便上了官途，官途上人來人往，脚印雜亂，而且泥土堅實，不似林內的泥土又鬆又軟，更有青草，有跡可尋！

楚峻在官途上發了一會怔，想道：「管他這許多，我這就上武當山向他們要人去。」

主意一定，脚步立即暢快起來，午後，經過一座小集，剛好有馬賣，楚峻買了匹黑馬代步，馬雖劣，但長途跋涉，可也少不得牠。

楚峻折向東行，到了次日黃昏，才買到一匹健馬，曉行夜宿，一路向南進發。

武當派在鄂西的武當山上，因此楚峻

過了漢水之後，又轉西而行，不一日便到了小店子集，小店子在武當北麓之下，離主峯只三數十里。

楚峻因連日趕路，饒得他內力深厚，但即將面對強敵，也不敢怠慢，找了家客棧，歇了半日。

次日天未曉，楚峻便把自己扮成一個年老的香客，携着香燭菓品上山。

武當派設在主峯武當峯的玉虛宮內，武當峯又稱紫霄峯，太和山，山雖不太高，但雄奇險峻，七十二峯，三十六洞環抱交錯，甚是難行。

辰時未過，楚峻已越過上、下十八盤，來至解劍岩下。只見那裏立着幾個武當派的弟子，正在檢查上山的香客。

一個武當弟子見到楚峻，立問：「施主身上可有帶什麽刀劍麽，有的便請解下，下山時再來取回。」

楚峻佝僂着腰，用拳頭擂一擂脊骨，嘆了一口氣道：「老漢連這籃菓品也幾乎拿不動，那裏還會帶什麽勞什子刀劍！」

那青年道士道：「不論如何，貧道也得檢查一下，這是本山的規矩，請您見諒！」這道士雖然因做這種無聊的事，而顯得無精打采，但語氣依然甚是謙恭，楚峻暗讚武當不愧是名門正派。

當下楚峻放下菓品，把雙臂高舉，道：「道爺們請搜。」

兩個武當派弟子隨意摸了幾下，便放楚峻上山了。楚峻到紫霄宮轉了一圈，便拾級而上，到太清宮。大殿上的神像高大而嚴肅，神案上白烟瀰漫，把神像包圍起來，顯得聖潔而又神秘。

楚峻把菓品供上，插上香燭，跪下輕聲禱告：「請太君保佑弟子能够順利救出師父！」

禱告之後，楚峻頗覺好笑，武當三宮屬武當派管，而師父又很可能是被武當弟子捉上山，自己却求道教開山祖師太上老君，保佑自己順利救下師父，也不知老君要保佑自己，還是保佑武當弟子了！

他來武當並非志在遊玩或景仰，也無心觀賞，收了菓品，便從後山走去。

不料走了數十丈，前頭山道上便出現了很多武當派的弟子，爲首一個中年道士道：「施主請住步！」

楚峻道：「老漢沒帶刀劍！」

那中年道士道：「上面是本派的禁地，任何人也不准上去，請施主回去吧！」

「這個老漢也知道玉虛宮去不得，但老漢是要去金頂！」

金頂又稱金殿，在最高處，裏面的神像都是青銅所鑄，十分聞名，每年都吸引不少慕名者來朝拜。

中年道士道：「施主要去金頂，請由左首那條小路上去！」

楚峻道：「多謝道長指引。」依然佝僂着背，慢慢走去。原來金頂雖在玉虛宮之上，但方向不同，相差頗遠。路上不斷發現有武當派的巡山弟子，在禁區附近走動。

楚峻說要去金頂，自然非眞，不過看情況要潛入武當派的重地，却不容易，他見越走離去玉虛宮的路越遠，心急如焚，一望四周無人，立即躍到一塊岩石後面，冒險向右邊走去。

蛇行鼠伏了一陣，便見到前面來了兩個年青的道士，兩人正在交頭接耳，楚峻忙悄悄飛上一棵大樹上。

不料，那兩個道士來至樹下，竟然停下來乘凉，楚峻後悔不已。

只聽兩個高大的道士道：「靈石師弟，聽說抱雪師伯及抱石師伯抓住了那姓薛的，不知將來由誰執掌本敎！」

矮小的道：「管他的，總之不是咱們師父！」

高大的道：「雖然沒咱師父的份兒，但總也有點關係！」

矮小的淡淡地道：「有什麽關係？」

高大道士把聲音稍爲放輕。「師弟，咱們說的話，可不許傳出去！」他見靈石點頭，才續道：「抱石師伯凶得很，他若做了掌門人，咱們可就得受罪了！」

靈石道：「但抱雪師伯比較深沉，罸起人來，更加令人難受！」

高大道士道：「咱們若不讓他處罸，便不用怕了，所以愚兄倒希望由抱雪師伯當掌門人！」

楚峻本甚懊喪，但聽至此處，精神不由一振。「武當派的掌門人不是抱月道長麽？這兩個道士年紀雖輕，輩份却不低，他們這樣說，一定有所根據，莫非武當派要改選掌門人？」他邊忖思邊偷聽。

只聽靈石道：「其實最熱衷做掌門人的是抱玉師伯，他們一起下山，只不知爲何反讓抱雪及抱石兩位師伯，把大功搶去了！」

高大的道：「這大概是天意吧！聽說那姓薛的十分厲害，本派的三十六招『無量劍法』已練齊，抱雪及抱石師伯一定……一定不是他的對手……」

靈石眼睛立即向四周一瞧，道：「輕聲一點，這句話讓人聽見，最少也得罸你挑七七四十九日的水，你怎知道抱雪師伯及抱石師伯不是那姓薛的對手？」

楚峻一聽，師父果然是落在武當派手中，當下更加凝神偷聽，不敢放過一字。

高大道士道：「聽說連掌門師伯也只學了三十四招，而那姓薛的三十六招全部學成，抱雪師伯及抱石師伯又怎會是他的對手？」

靈石道：「喜訊已傳上山啦，證明薛文鴻已被擒，師兄你還担心什麽？」

「愚兄才不担心哩！薛文鴻的武功既然這般了得，證明兩位師伯一定是以衆敵寡才能得手，那麽這件功勞便要平分秋色了……」

靈石一拍大腿，脫口道：「對呀！兩人都有功勞，該由誰做掌門人？嘻嘻，回來便有好戲瞧啦！不過，這又未必，咱們的劍法走的是內家的路子，講究以氣爲本，內功的深淺便起了很大作用了，姓薛的雖然學全三十六招，但他出身邪派，內力只怕不行，兩位師伯也未必需要聯手才對付得了他！」

「但師伯送上山來的信都說明是他兩人擒住的，嘿嘿，誰肯眼睁睁把功勞拱手送給別人，自然是一湧而上，去分一杯羹啦！」

靈石道：「這也有理，反正有機會做掌門人的都不是咱們師父，你想這些徒然增添煩惱，又是何苦！」

「是的，不過這到底是一件好事，薛文鴻落在咱們手內，愚兄便不相信他敢不把劍譜交出來，嘿嘿，三年之後，咱們武當派又可揚威武林啦，這份光采，咱倆也有份！」

「是極！看樣子，師伯們明早便可押薛文鴻上山了！」靈石道：「師兄，咱們到前面巡巡吧，免得出了紕漏要領罸！」

兩人邊說邊走，楚峻已聽出了個大概：武當必是有一條規矩，誰人得到「無量劍譜」的，便可登上掌門寶座。師父雖然落在武當派手中，但大概自己趕得急，反而比他們早到。

楚峻略爲鬆了一口氣，又忖道：「我該在山上相機下手，還是下山截刦？」

照理應該在山下截刦比較安全，可是又估計，只剩一日路程，武當派必然會派人下山迎接，則兩方面都沒有把握。

楚峻想了一陣，覺得既然已入禁地，就不如摸上玉虛宮相機行事，而且說不定師父肯把劍譜交出來，他們會放了他，則在山下截刦反而不美。

主意一定，立即自樹上躍了下來，向上攀登，由於他不敢走山路，又要避開武當派巡山弟子的耳目，所以速度甚緩。

楚峻專在沒路之處攀登，越高越是崎嶇陡直，只要稍一不愼，便將跌下山去，是故小心翼翼前進。

也不知是否由於峭壁太過陡直使武當派弟子產生痲痹，還是向來沒人敢來捋虎鬚，使他們疏忽起來，一路上，竟沒有人發覺楚峻。

楚峻行行停停，到黃昏前便遠遠望見巍峨雄偉的玉虛宮殿宇。

玉虛宮建在山上的一塊土坪上，由於殿宇佔地甚大，使得宮外的地方甚小，一條石級逶迤而上，土坪上站着不少武當弟子。楚峻不敢造次，藏在石後靜待日落。

烈火一般的夕陽，照射在玉虛宮上，更顯得莊嚴肅穆，山風送來若隱若現的誦經聲，使人靈台爲之一清。

楚峻偷得浮生，靜靜欣賞了一陣落日的奇景，暮色終於悄然降臨，大地的景色也由絢爛而歸於平淡。

入黑之後，山風漸大，附近一片寂靜，偶爾由上面傳來一兩道咳嗽聲。

楚峻摸出乾糧，吃了一點，盤膝於地，練了一陣功，疲勞盡消，眼看已近三更，他才再度向上攀登。

到了崖邊，探頭向上一望，只見玉虛宮外，掛着幾串風燈，朦朧的燈光下，人影幢幢，楚峻不敢造次，悄悄在崖下兜了半圈，走向宮後。

玉虛宮後的那片斷崖更是險峻，若非楚峻已打通了任督兩脈，根本不能攀登。

宮後守山的武當弟子果然少了很多，楚峻等待了半頓飯工夫，才等到一個弟子到石後解手，憑此機會，冒險翻上土坪，幸而宮後有幾棵參天大樹，他幾個箭步衝前，躍上樹上，當眞點塵不驚。

饒得如此，一個武當弟子仍似略有所覺，轉過頭來，另一個問道。「師弟，什麽事？」

「好像有人經過……」

「有誰能自宮後摸上來？你莫疑神疑鬼，愚兄入門七年，從未聽過！」

師弟道：「但是小弟明明聽見有衣袂聲！」

「嘿，有衣袂聲有什麽奇怪，咱們都穿道袍，山風吹過，衣袂聲特別响！」

師弟信心也動搖了，道：「是的，也許是自家師兄弟走過。」抬頭望了一陣，不見有絲毫異狀，才放下心來。

楚峻待他們戒備稍鬆，才提氣橫掠，凌空越過圍牆，躍落宮內。

這是座後院，類似大富人家的後花園，種了很多松樹及竹叢，竹叢旁邊尚有一座石亭，亭內石桌石椅一應均全，夜風吹來，竹葉沙沙而响，甚是清靜。

後院有風燈，樹下倚着一個仗劍的武當弟子，正在打瞌睡，楚峻見機不可失，標前幾丈，踏上迴廊，接着便進入宮內。

楚峻雖然藝高人胆大，但此時身臨險地，一顆心也不由自主地懸了起來。

暗廊甚長，兩旁都是禪房，房內不時傳出一陣陣如雷的鼾聲，走了一陣，出了後殿，前面又是一座院子，不過這院子沒有樹木，只有花樹，香味撲鼻，院子內好幾個武當派弟子來回走着。

楚峻眉頭一皺，覺得進又不是，退又不是，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聽左邊傳來一陣步履聲，他抬頭一望，無暇細思，立即躍上橫樑。

不消一刻，一個小道長雙手捧着一盤茶具，快步在暗廊前走過。

院子內的一個道人問道：「白松，又要送茶給掌門人麽？」

「是的，師祖要蓮花茶！」那小道童說着向右邊走去，不久便消失在右首那方的黑暗中。

楚峻細看一下，心頭一動：「有了，我去看看那個武當掌門人，若果他爲人不錯，我便錄下劍譜與他交換師父的自由，又有何妨？」

他見後殿靠院子那邊有一道走廊，便飛身出去，振臂輕舒，抓住走廊的橫樑，翻身上去。

走廊頗長，但橫樑甚密，每根只相距八尺，楚峻匿在橫樑上，由於瓦面傾斜，內高外低，院子內的人不易發現他。

楚峻利用這地形，不斷自橫樑向前飛躍，疾如猿猴，終於至走廊的盡處，這才知道，在後殿與中殿之間（中院的右首）尚有一棟殿宇，這殿宇小而樸實，附近甚是寧靜，也沒人來往。

就在此刻，那殿宇的木門打開，白松道童雙手空空走了出來，快步踏上走廊，如飛地去了。

遠處又傳來剛才與白松說話的道人的聲音：「白松，你走得這般快作甚？」

「師祖要找抱風師叔！」白松言畢，便已去久了。

楚峻暗道：「既然尚有人來，我且等一等！」

過了幾盞茶工夫，院子中傳來一陣咳嗽聲，只聽衆道人道：「師叔！」

「小心戒備，不可大意，任何人來，也得先通知一聲，我跟你們師伯說話，沒事不要走近！」

衆道人恭恭敬敬應了一聲，接着楚峻便見一個中年道人穿過院子，走至小殿宇外，伸手扣起門來。

裏面傳出一個沙啞的聲音：「是七師弟麽？」

抱風道：「正是小弟！」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楚峻因角度問題，看不到開門的人，只聽木門又再關閉，料抱風已進去。

楚峻暗中想道：「抱月道長半夜召師弟到房內商量什麽？爲什麽只傳一人？而且抱風還叮囑下輩不得走近，難道他倆要商量對付我師父的辦法？」

心頭再一動：「反正其他人都不准走近，我何不走向前偷聽他倆說些什麽？若是欲對我師徒不利，也好先有個防範及準備？」

心念一決，便輕輕巧巧自橫樑躍了下來，先匿在柱後，結束一下衣衫，把衣角提起，塞入腰帶內，接着飛身掠前，一掠二丈七八，再一掠又是二丈，便已至小殿外。

只見小殿有個牌匾，星光下隱約辨出是「圖難於其易」五個字。

這是摘自老子的道德經第六十四章的一句，意即說防患於未然，楚峻熟讀經書，心頭不由一愣，忖道：「武當有什麽難？」心頭疑雲頓生，便輕輕走前，伏在窗台後偷聽。

只聽抱風道：「是的，若沒阻碍的話！抱石及抱雪兩位師兄明日便將回山！」

話音甫落，房內又傳出一道長嘆。抱風訝然道：「大師兄，咱們找尋薛文鴻多年都未果，如今人已落在咱們手中，不怕他不交出劍譜，這是大喜之事，你爲何反而悶悶不樂？」

只聽抱月道：「能找到劍譜自然好，但這劍譜……唉，師弟，你尚記得這條規矩是誰訂下的麽？」

抱風問道：「那一條規矩？」

「誰能找到『無量劍法』的劍譜，誰便可當本派掌門！」

「啊——」抱風叫了一聲，聲音立低：「這是青虛師伯臨下山時訂下的，當時是面對全派弟子宣佈的，也是師兄你接任之日，小弟怎會忘記！」

「這就是了，抱石與抱雪兩位師弟，正是青虛師叔的愛徒……」

抱風道：「大師兄是怕他倆回山要跟你爭這掌門之位？但本派自師兄接掌以來，一切頗有進展，小弟看他們也未必能際出青虛師伯訂下的規矩來！」

抱月嘆了一口氣，道：「七弟，你秉性淳厚，又是個直腸子的人，不錯，你是非分明，能分黑白，對人老實，却也以爲別人也會學你一般，不過，若非如此，愚兄今日也不敢招你來此商量！」

抱風苦笑一聲：「小弟確實如此，奈何咱到底是同門師兄弟……嗯，假如三師兄及四師兄向大師兄提起此事，小弟一定反對！」

抱月乾澀地一笑。「你又誤會愚兄的意思了，你以爲愚兄眷戀這掌門位子？而且他們一上山也必立即與愚兄攤牌，迫愚兄遵守青虛師叔訂下的規矩！」

抱風顯然甚是驚訝，問道：「師兄若不是怕……那又是顧慮什麽？眞教小弟難明！」

楚峻也是一怔，暗覺奇怪，更加凝神而聽。

抱月道：「本派尚另有一條規矩，三十年內不得下山以及參與任何江湖盛會，除非有特殊的意義，例如這次丐帮推選帮主的大會是一例，但二師弟（抱玉）、三師弟（抱石）、四師弟（抱雪）却經常借故下山，理由是爲了找尋『無量劍法』劍譜……」

抱風道：「這理由沒有問題。」

「這理由的確堂皇冠冕，但有一次愚兄故意對他們說要下山去找一找，他們却齊聲反對，說掌門人不該違反規定！嘿嘿，這樣說來，你明白了沒有？」

抱風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楚峻暗道：「抱石等人覬覦掌門之心，昭然若揭，偏抱風想不到！」

半晌，抱月才長嘆一聲：「他們便是要迫愚兄讓位！」

「啊！不錯不錯，必是如此！三師兄他們爲何要這樣做？」

抱月道：「他要做掌門人也不打緊，愚兄担心的也不是日後處境，而是……」

抱風急問：「而是什麽？」

「近年來三師弟他們的行爲如何？」

「拚命在下輩中樹立威信，這……這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對！」

抱月長長一嘆。「也許是愚兄過慮，愚兄却隱隱覺得他們似乎有什麽圖謀，任意下山，有時一去半年一年，回山也不向愚兄交代一聲，只怕他與某些人，有所來往！」

抱風一驚：「不會吧！嗯，大師兄你說某些人，那是些什麽人？」

抱月道：「若是俠義道上的人物，不但不壞，而且是大大的好事，怕只怕他們權利之心太重，唉……」

楚峻心頭猛地一跳，暗道：「假如師父是因迫諸葛錦暉才陷於武當的手中，而諸葛錦暉是五行盟的副堂主……抱石抱雪跟他們有來往？這抱月好生厲害，雖然沒有下山一步，却把師弟們的性格行爲，推測得八八九九，難怪他會担心！」

抱風大聲道：「假如三師兄四師兄敢做出對不起大師兄的事來，小弟便跟他們翻臉！」

抱月道：「不可！咱們武當一派自從失落了劍譜之後，威名一落千丈，咱們受命於危難之中，萬萬不可爲個人的恩怨而影响大局！」

這幾句話說得大義凜然，抱風忙道：「小弟受教！」

抱月聲音一凝，冷冷地道：「若爲愚兄個人名譽而翻臉，傳出去教人笑話，下輩們也心灰！但假如他們敢做出對不起祖師以及本派的事來，拚着玉石俱焚，也不足惜了！」

楚峻又暗自讚道：「抱月道長不愧是一派之尊，公私分明，大義凜然！」

抱月又嘆口氣，道：「萬一愚兄有甚麽不測，七弟你最好冷靜一點，還有八弟最善看風駛悝，平時可用，大難來時，不能倚重，但六弟雖然沉默木訥，性子極是堅毅，將來有什麽事，要多跟他商量。」

這幾句話好像在交代後事，偏抱風聽不出來，抱月又嘆息道：「明早請七弟你負責守山之責，任何外人都不得上山！」

「是，小弟遵命。」

大概抱月揮手叫他出去，木門忽地一响，楚峻大吃一驚，不及細想，立即翻上殿瓦上，果見抱風走了出來，道：「師兄請早休息。」

抱月站在門外，直待抱風已去遠，才抬頭傳音道：「那位朋友賁夜到訪，請下來吧，貧道掃榻以待。」

殿宇上，夜風雖大，但抱月的聲音，仍然字字送入楚峻的耳鼓，他吃了一驚，知道剛才因爲過於匆急，落足時稍重，瓦片發出响聲，讓抱月發覺。

這刹那，他心念電轉，却也知道逃不出去，只得硬着頭皮躍了下去，拱手傳音道：「掌門人好靈敏的耳目。」

「閣下是誰？賁夜來訪，有何貴幹？」抱月年紀看來只有五十餘歲，但頂上之髮經已灰白，但雙目烱烱，一眨不眨地瞪着楚峻。

楚峻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只得道：「在下對掌門人及貴派並無惡意。」

抱月眉頭一掀，道：「閣下偷聽別人密談，說無惡意，敎貧道如何能信？」

他倆一直以「傳音入密」交談，遠處那些値夜的武當弟子都聽不到。

楚峻道：「在下本有事要來找掌門，湊巧聽見掌門與令弟的談話……咳咳！可否借一步，在下才詳談之？」

抱月略一沉吟，拂塵一動，道：「假如施主無所畏懼的，便進貧道丹房一坐如何？」

楚峻道：「在下胸懷坦盪，自然無所畏懼！」

「請。」

兩人走入房內，抱月立即把門關起，在靠門的一張蒲團上盤膝坐下。

楚峻見房內頗大，正中放着一個大丹爐，几上的油燈微弱如豆，架上堆放着經書，牆上高掛着一柄形式古拙的長劍。

抱月欠身道：「施主有話就說吧？」

楚峻咬一咬牙，道：「實不相瞞，晚輩是薛文鴻的弟子。」

抱月微吃一驚，他實在意料不到，瞪了楚峻一眼，問道：「施主不打誑？」

楚峻道：「晚輩絕不打誑，現在這個面貌是經過易容的，掌門若不相信的話，在下可以證明給你看。」

抱月含笑不語，顯然仍不大相信，楚峻道：「請掌門人借一柄劍一用，」目光一掠，又說道：「啊！不必了，就用這個吧！」

原來他見丹爐之旁倚着一根三尺半的木棍，便立意以棍爲劍，表演一遍「無量劍法」。

當下他由頭開始，一招一式表演起來，直至三十六招全部使畢，才躬身道：「請掌門人指教。」

抱月淡淡地道：「貧道學劍不全，指敎兩字豈敢當，咳，少俠此來所爲何事，大概可以說了吧。」

「晚輩身上雖無劍譜，但可用口述筆錄，把三十六招劍法告訴掌門人。」

抱月道長長身行了一禮。「無量壽佛，少俠仁心宅厚，帮本派完成此願，請受貧道一拜。」

楚峻連忙把他攔住，道：「道長千萬莫折殺晚輩也！其實晚輩是欲以此跟貴派作一個交換的。」

抱月微微一笑，道：「可是要敝帮放了令師？」

「正是，請道長高抬貴手。」

抱月哈哈一笑：「本派弟子得罪了令師，其錯在我，劍譜已得，豈敢再爲難賢師徒，唉，其實這件事也甚難評說，總之是武當之不幸。」

楚峻說道：「以前的事，自有世人評論，下一代的往往成了代罪羔羊，這是不公平的，請掌門人拿筆墨來，晚輩立即動手。」

抱月立即自抽屜中取出文房四寶，道：「你只須錄下最後那四招的口訣以及出劍之方位，其他的不必了。」

楚峻一邊揮筆，一邊道：「這最後四招，貴派爲何會散掉。」

抱月長嘆一聲：「論起來，少俠也非外人，貧道便吐露一二吧，當年雪松師祖因見貧道上輩九位師兄弟，不甚和洽，所以最後那四招便分開個別傳授，後來貧道師父師叔們知悉後，便互相傳授，本來師祖用意是希望藉此挽回他們之間的裂痕，不料……」

楚峻自師父處得知青柏、青虛及青乙是爲了爭奪掌門之位，爾虞我詐，才產生裂痕的。而且他們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下山四處交友，爲求個人的利益，也不理對方是黑是白，因此沾染了不少惡習，不過抱月身爲後輩，自然不便在楚峻面前把這些一古腦兒說出。

當下抱月噓了一口氣，才續道：「不料師父師叔他們都怕對方武功會高過自己，因此在傳授之時，都故意改動了口訣，以及出劍的方位，如今敝派存下來的譜子，便是這些贋品！」

說話間，楚峻已把口訣錄好，交與抱月，抱月接過來仔細看了兩遍，閉目瞑思，過了一陣，他雙眼一睜，目光如同朗月，道：「少俠毫不藏私，敎貧道好生佩服！」敢情他已揣摸出楚峻所提供的口訣，沒有錯漏。

楚峻道：「此乃貴派之物，晚輩不過完璧歸趙而已，掌門不必說謝！」

抱月臉上憂鬱之色盡消，道：「這套劍法宏大淵博，窮一生之力，也未必完全體會其精微的變化，少俠提供了這四招口訣，使貧道一直存于心中不能解決的難題，豁然而通！」

楚峻輕喟道：「老實說，若非晚輩聽了掌門與令師弟的說話，晚輩也未必肯無私地錄出來，因爲……因爲貴派上一輩的所爲好生令人失望！」

抱月乾咳了一聲，問道：「貧道嘗聞家師及師叔晚年閉關苦思新招，未知少俠有否自尊長處，得到甚麽消息？」

楚峻暗叫一聲慚愧，無量劍法的確尚有四招，這四招是集合了三十六招無量劍法的精華，不過他與薛文鴻都尚未練成，而且他也不敢在未經師父同意之下，再把那最後的四招傳與抱月。

當下說道：「聽家師說，當年雲松老前輩曾有傳授與一休師祖，可惜他資質愚鈍，學不成，而且當時令師等已上山，時機危急，倉惶下山，把口訣也忘記了一大

半！」

抱月搖頭道：「當眞可惜，師祖的一番心血是白費了！」

楚峻道：「不過一休師祖曾有遺言，雲松前輩晚年只創了四招劍式，第一招是集合了無量劍法的前十二招的精華，第二招則是集合中間那十二招，第三招自然是最後那十二招的精華了！而最後一招，則更是包羅萬有，三十六招精義全在其中，掌門人天賦奇才，大可循此另創新招！」

抱月雙眼目光大盛，但隨即一黯，搖頭道：「難！難！」

楚峻道：「世間無難事，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掌門爲何如此氣餒？」

抱月老臉微微一熱，道：「不是貧道氣餒，想師祖那等天縱其才的人物，也爲這四招攪得油盡燈枯！猜想那最後一招，必定是泣天地而驚神鬼的一擊，貧道資質平庸，那裏創造得出！」

楚峻同心一想，雖然如此，自己有了口訣，仍然練不成，何況抱月沒有口訣，一切須由頭而起，豈不難上加難？

想至此，楚峻對雲松道長的才能，更加敬佩不已。

抱月見他臉色晴陰不定，訝然問道：「少俠在想些甚麽？」

楚峻忙道：「沒有，晚輩也在冥想那四招的威力是如何的強大猛烈！」

抱月道：「令師的事，少俠請放心，貧道決不食言，一定放他下山！嗯，也許他們明日便至，少俠就在此過一夜吧！」

楚峻行禮道：「多謝掌門厚意！」正想盤膝坐下，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聲音及脚步聲。

抱月立卽喝道：「甚麽事？」

外面有人道：「啓稟掌門師伯，三師伯四師伯等人已押着薛文鴻上山了！」

抱月與楚峻都大感[illegible]：「怎地來的這般快？」

「人在那裏？」

「已至前殿，正要來找師伯！」

抱月略一沉吟，道：「好吧，傳他們進來！」回首向楚峻打了個眼色，楚峻立即飛身躍上承塵，藏好身子。

抱月盤膝坐在丹爐之前，臉上不動聲色，但心內却思潮難定。

一會，房外便响起一陣脚步聲，有人道：「師兄，咱們同來了！」

楚峻認得這是抱石的聲音，果聽抱月道：「是三師弟麽？進來吧！」

房門被人推開，只見抱石與抱雪挾着薛文鴻走了入來，楚峻見師父面頰瘦削，神色憔悴，料路上必吃了不少苦頭，心頭大怒。

只聽抱月道：「三師弟，外面那幾個人是誰？怎地帶外人上山？」

抱石道：「大師兄，那些人都是小弟與四師弟近來收的弟子，正要帶他們到祖師像前焚香！」

抱雪道：「他們都已拜了咱們爲師，算不得是外人！」

抱月淡淡地道：「是麽？三四十歲的人，拜四五十歲的爲師，倒也少見！再說愚兄看他們本身都已有一身武藝，本派雖不反對門下弟子帶藝從師，但像他們年紀這般大的，不但沒有先例，而且對他們的武功亦無好處！」

「他們志在於道，並不在武。」抱石冷冷道：「師兄，這人便是薛文鴻了！」

抱月說道：「先叫你的那些弟子退出去！」

「他們新來不知規矩，小弟等下想親自對他們交代一下！」

抱月沉聲道：「愚兄這掌門尚有效，師弟已不聽了麽？不論如何，他們未在祖師像前叩過頭，便還算不得是我武當派的弟子！」

抱雪對抱石打了個眼色，高聲道：「靈衍，你們到院子內等爲師倆，沒有傳呼，不得進來！」

那十餘個新弟子轟應一聲，一齊躬身後退。

抱雪把門關起，抱月道：「把薛施主的穴道解開！」

抱石道：「大師兄，這厮不肯把劍譜交出來，豈能解開他的穴道？」

抱月道：「解了他的穴道，難道他便能跑得掉？」

抱石與抱雪相交了一下眼色，終於解了薛文鴻的暈穴。薛文鴻醒來之後，雙眼略一打量，便知已至武當山，當下冷笑一聲：「武當派有甚麽整治人的手段，儘管使出來吧，薛某若是眉頭皺一下的，便不算是大丈夫！」言畢，自地上躍了起來。

抱月稽首道：「無量壽佛！貧道師弟們有所得罪了，請受貧道一禮！」

薛文鴻側身道：「何必假惺惺？任你軟的硬的，薛某都不吃！」

抱月道：「貧道的確誠心誠意向施主陪罪！」

薛文鴻嘿嘿冷笑，抱石道：「姓薛的，那劍譜本是本派之物，反正你已學了，還要來作甚？」

薛文鴻哈哈一笑，道：「不錯，那劍法在下已學全了，本也有心贈與貴派，無奈你們太令人失望，若是一開始便好言相求，薛某又豈會拒絕？如今，咳咳！」

抱雪怒道：「你如今已在刀砧上，要死要活還由得你麽？」

「笑話！薛某又非三歲小孩，只怕交出劍譜，死得更快！」

抱石望了抱月一眼道：「無量壽佛，施主把咱們看差了，我武當派是名門正派，豈學那些邪魔外道妄而無信？只要你把劍譜交與貧道，貧道便立即放你下山！」

薛文鴻道：「你們誰是掌門？」

抱月稽首道：「貧道抱月忝爲武當現任掌門，施主有何指教？」

「指教豈敢？」薛文鴻冷笑一聲，回頭對抱石道：「假如薛某把劍譜交與貴掌門，賊道，你肯不肯放我下山？」

抱石與抱雪臉色十分難看，薛文鴻哈哈大笑道：「在下把劍譜交與貴門，正合手續，也合武林規矩，這位掌門爲何答不出話來？」

抱雪道：「豈有此理，你是咱們捉來的，生死操在貧道手中，你豈有把劍譜交與別人之理？」

抱石望了抱月一眼，道：「師弟，他把劍譜交給誰都沒問題，反正上下全都知道人是咱們擒回來的！」

抱雪哈哈笑道：「不錯不錯，大師兄

是明理之人，一來不會與咱們爭功，二來也不會獨自把劍譜吞掉！」

抱月忽然問道：「二師弟怎地還沒同山？」

「小弟等與他在摩天嶺下分手的，不知他去了那裏！」

「哦？靈石，靈鶴他們呢？」

「也分開了，不知去向！」

薛文鴻嘿嘿一笑，道：「只怕你們不會不知吧？」

抱石瞧了他一眼，道：「大師兄，這厮不把劍譜交出來，這事包在小弟身上，三日之內，一定教你口吐眞言！」

薛文鴻哈哈大笑：「要想再抓在下，還得賣賣氣力！」

抱月忽然喝道：「胡鬧！本派弟子雖然有責任追同劍譜，但却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去求取！」

抱石道：「對這種人不用非常手段，又怎能達到目的？」

抱月沉聲道：「三師弟，你看是本派榮辱重要，還是劍譜重要？立即送薛施主下山，今後除了薛施主自願，否則不准再去找他的麻煩！」

抱雪怪叫一聲：「你說甚麽？咱們辛辛苦苦，把他抓同來，你却要拿咱們的血汗當人情，簡直豈有此理！」

抱月冷冷地道：「這不是人情的問題，而是自尊的問題，一派之興衰，雖與武功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受人尊重！」

抱石冷笑一聲：「大師兄，咱們是心知肚明的，你怕劍譜在咱們手上，所以要放走他，請問你這樣做，又是否是爲了武當派？」

「然也！正是爲了本派的榮譽！」抱月道長轉頭道：「薛施主現在便可以下山了！」

薛文鴻嘿嘿一笑：「只怕在下一出房門，便又要被截同來了！」

抱月道：「如此便由貧道護送施主下山吧！」

薛文鴻嘴角噙笑，不大相信。抱石喝道：「不行！大師兄，你今日不把薛文鴻交與小弟，便休怪小弟無禮了！」說罷立即欺身向前。

抱月脚踩七星，攔在薛文鴻身前，喝聲道：「三師弟，你目中尚有我這個師兄麽？」

抱石冷笑一聲：「你所作所爲不能令人心服，我爲何要尊重你，快讓開！」

抱月拂塵輕輕一拂，沉聲道：「若是愚兄不讓開，那又如何？」

抱雪怪笑一聲：「那麽咱們只好得罪了！」錚的一聲，把掛在後背的長劍抽了出來。

抱月臉色一變，厲聲道：「你待要如何？」

抱石大聲叫道：「你要放走薛文鴻，私吞劍譜，違了派裏的規矩，已不配當掌門！」言畢又發出一聲尖嘯。

抱雪冷笑一聲：「大師兄，咱們已很久沒有切磋過武功了，今日小弟便向你討教一下吧！」長劍一提，使了一招「光而不耀」！

抱月大喝一聲：「你們要篡位，手段也得光明一點！」拂塵一掃，拍開抱雪的長劍，雙脚一頓，斜飛而起，往牆上的長劍抓去！

不料抱石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長劍攔腰向他截去！

抱月又急又怒，急忙沉身揮動拂塵，護在胸前。

抱石長劍一絞，只聽「嗤」的一聲，拂塵上的馬尾巳被他絞下一截。

抱雪見機不可失，欺前一步，向抱月後背刺去。

薛文鴻喝道：「兩個打一[illegible]，好不要臉！」斜刺裏，發出一掌，把抱雪的長劍震開！

抱雪長劍一迴，反刺薛文鴻，叫道：「大師兄，你和薛文鴻勾結，欲獨佔劍譜，今夜休怪咱們大義滅親！」

薛文鴻冷笑一聲：「抱月即使與薛某勾結，也好過你們[illegible]五行盟勾結！」雙脚一錯，讓過長劍。

抱石與抱雪同時喝道：「胡說！」

抱月怒不可遏，喝道：「師弟，你們怎會與五行盟那種組織勾結！」

抱石哈哈大笑：「大師兄，你何必含血噴人？這豈不反而證明你心虛？」他明知自己武功不如抱月，但此刻抱月手上無劍，便立意藉此良機，把他殺掉！

楚峻幾番欲自樑上躍下，但都怕因此反會使抱月陷于不白之境，只好忍住。

抱月三番四次，沒法摘下掛在牆上的長劍，只得反抓拂塵，把籐條當作長劍使用！

奈何他們師兄弟的武功路子甚是相熟，抱石一劍在手，自然大佔便宜，不幾招，只聽「刷」的一聲，抱月手中的籐條已被削下一截！

薛文鴻雖然空手面對仗劍的抱雪，但一來他武功較高，二來功力比對方深厚，展開「白衣神魔」袁項初的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抱雪惡戰，仍然掙到不少攻勢！

抱月見拂塵已再不能用，索性把它拋掉，以七星掌應付，他們劍法雖然差不多，但這幾年來，抱石與抱雪，不時下山找尋劍譜，而抱月則專心修練內功，是故內力便有了一段的距離。

過了十數招，抱月雖然處於劣勢，但仍能支持。

就在此時，一陣脚步聲傳來，有人問道：「師父，發生了什麽事？」

抱石道：「你們來得正好，你們大師伯與惡賊薛文鴻勾結，欲私吞劍譜，快來助爲師一臂之力！」

那十餘個新弟子立即一湧而入，楚峻大驚，顧不得什麽後果，自樑上飛了下來，一掌迫退抱石，脚尖一點，斜掠而起，猿臂一撈，摘下牆上的長劍，把劍抽了出來，拋與抱月道：「掌門快接住！」

抱月一劍在手，精神大振，抱石後退一步，那幾十個弟子反衝過來，把抱月團團圍住。

「好呀，原來大師兄還在房內佈下伏兵，要想殺掉咱們！大師兄啊大師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抱月又急又怒，那裏還能分辯？事實上那幾個新弟子武功之高，大出其意料，一上來，便把他的劍封住！

楚峻一眼便看出不妙，揮動劍鞘衝了

過去，左掌拍向一個瘦高漢子的面門。

那漢子聽見風聲，回身一閃，順手回了一劍！

不料楚峻自從打通了任督二脈，速度比前快了許多，對方長劍剛遞出，他右手劍鞘一翻，只聽「噗」的一聲，已敲在那人的掌背上！這一招，幾乎把對方的掌骨打斷，痛得他大叫一聲，五指不由一鬆，長劍登時跌下！

楚峻早把一切計算在內，右手一沉一撈，已把其長劍抓住，順手向側後方的一個光頭漢子反刺過去！這幾下動作，兔起鶻落，疾如星火，而又似流水行雲，十分圓熟，毫無勉強之處。

那光頭漢子聽得風聲，待要閃避，腰間已着了一劍，緊接着，只見楚峻一個風車大轉身，左脚蹬起，踢在其小腹！

但聽「砰」的一聲，那光頭漢子應聲飛起，撞翻了他一個同伴！

楚峻知道抱月十分危急，而且萬萬死不得，是以連克兩敵之後，不敢稍緩，再度標前，長劍一圈，向一個葛衣漢子削去，這一招是「玄之又玄」！

劍至半途，手腕一抖，改為「天道無親」，分襲二人！

這一招最宜以少敵衆，那三人只得捨下抱月，揮動兵器來擋！

楚峻劍光一斂，左掌忽自劍底穿出，奇疾無比地印在一個矮肥漢子的脅下！

只聽「勒勒」幾聲，矮肥漢子肋骨連斷四條，登時萎頓於地。

楚峻抬頭一望，見師父已與抱月道長靠攏，聯手禦敵，形勢雖稍好，但剛才那一陣，以寡殺敵，被打個措手不及，兩人身上都掛了彩。

楚峻一招得手之後，雙脚連錯，閃過兩刀一劍之攻擊，來至薛文鴻附近，叫道：「師父，快接劍！」隨手把劍拋出！

薛文鴻覺得楚峻的劍法與掌法甚有奇怪之處，本來便懷疑是他，但見他武功倍增，又有懷疑，直至此刻聽他叫自己師父才相信，當下喜問道：「峻兒，你怎地也在此？」

楚峻無暇答他，及時彎腰抓起劍鞘，擋開一刀，說時遲，那時快，那葛衣漢子已自斜刺至，衝了過來，現得此良機，一掌印向楚峻的脅下！

楚峻耳聽八方，眼看四面，左掌立即翻起，內力一吐，葛衣漢子蹬蹬蹬連退三步，接着「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楚峻大喝一聲：「擋我者死！」劍鞘一揮，又擋開兩柄快刀！

房門口人影一閃，一個臉目死板的錦衣漢子，掠了進來，長劍分刺向楚峻的胸膛！

這一刻走勢又沉又急，激得空氣嘶嘶作响，楚峻吃一驚，忙道：「此人武功最高！」心念未了，立即閃開一步！

不料錦衣長劍如影隨形，化刺為削，指向楚峻的腰際！楚峻無暇多思，立即再斜退一步，冷不防一柄鬼頭刀自頭劈至！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楚峻猛使一招「鐵板橋」，堪堪避過！

錦衣漢子尖嘯一聲，手臂一圈，長劍掄圓，當作大刀使用，望楚峻的小腹劈將下去！楚峻右手劍鞘在地上一撐，身子滴溜溜一轉，只聽「嗤」的一聲，衣角已被削下一角！他大喝一聲，長身而起，劍鞘一點，急戳對方的「乳突穴」！

錦衣漢子長劍一迴，立時把劍鞘格開！與此同時，鬼頭刀、喪門劍又至，另外尚有一柄吳鈎劍，剁向楚峻的足踝！

楚峻向前橫飛一丈，落地時雙手在地上一按，隨即和身一滾，劍鞘敲向一個持劍漢子的足踝！

那漢子立即彎腰以劍來格！猛聽楚峻虎吼一聲，上身揚起，左臂暴長，五指如鈎，抓住其右手腕脈！那人五指不由自主地鬆開，長劍立即落在楚峻手中！

楚峻再一滾，曲腰彈起，長劍聞聲即一橫，恰好格開鬼頭刀，同時左脚一蹬，迫退持喪門劍的漢子！錦衣漢子亦已追至，運劍如風，急刺楚峻後背！

薛文鴻一劍在手之後，精神大振，右手使出「無量劍法」，左手以掌配合，威力大增。他與抱月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武功相近，合作了一陣，便漸漸能夠配合起來，陣脚穩了許多。

也直至此時，他才有空閑，可以看看戰場，當他目光看到錦衣漢子時，立即自他的劍法認出其身份，喝道：「諸葛錦暉，你這老賊吃我一劍！」

他以前雖然知道諸葛錦暉以謊言騙取自己的愛人的芳心，但看在愛人的份上，不與他計較，可是知道他是無惡不作，深有圖謀的五行盟副堂主後，便立意殺他！

當下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那裏尚顧得抱月的安危？大喝一聲，捨下抱月向諸葛錦暉衝去！（未完・廿一）

寶刀壯山河

本文承自第50頁

孟必武功造詣非凡，且天生神力，體壯凶猛，向稱能征慣戰，自視甚高，跋扈桀驁，那把諸俠看在眼底。如今見諸俠圍攻上來，毫不在意，滿面惡相，手執雙斧戒備着，將擇肥而噬。

那邊朱天士大戰禿頭錦衣人，互逞狠招，劍鋒暴光，錦衣人一味進迫，攻勢凌厲，狂刺亂揮，毒辣凶猛。朱天士則從容安定，見招破招，變化莫測，虛實互用，五十招過後，朱天士招式一變，施展師門雲夢三十六式劍法，身如柳枝迎風飄動，劍似長虹追雲逐月。錦衣人雖然招式非凡，却被迫得手慌脚亂，朱天士倏地一招「鵬搏九霄」，錦衣人倉惶閃退，朱天士再一招「雲橫秦嶺」，一劍斷喉。錦衣人血光狂噴，倒地喪命。

白雲蘭狠鬥虬髯錦衣人，此時已進入生死階段。錦衣人勝在功力精純，棍法精奇，白雲蘭勝在輕盈飄忽，招式俐落，但惡鬥一久，白雲蘭已露不支，迭遇險招，好得她臨危不亂，從容應付，間亦乘機突擊，運劍如飛，一劍三式，連接制敵，奈何錦衣人鐵棍難以削斷，反致如急風如驟雨攻至，險象橫生。恰好朱天士及時馳援，出手就是「六月飛霜」「猛虎追風」二招絕藝，迫得錦衣人慌張退閃不敢招架，白雲蘭既得支援，精神一振，利劍連揮，劍鋒洒出點點光芒，招中透招，迫得錦衣人左支右絀。朱天士乘勢使出一招「乘風破浪」，再一招「一旅中興」刺中錦衣人左肩，白雲蘭運劍如風使出「挾山超海」，長劍連柄沒入錦衣人腹部。

薛川丘亦山亦先後克功，與朱天士、白雲蘭互相相視而笑，走向剿殺孟必的陣伍。這時戰鬥結束，敵方武士全數伏屍。

李兆祥與東村三雄飛奔而至，衝着諸俠道：「報告諸位！東門北門全部解決，民衆歡騰稱慶，現在常遇春胡大海二位大將軍，分頭奪取城西城南，韋光禪師命小弟到來報個佳音，並在此聽命！」

孟必聽得面如死灰，宛似待決之囚。

諸俠聽得大喜若狂，羣相歡呼，豪情萬種，激動得心花怒放。

丁天心道：「李大哥！此處已了七七八八，此獠正待誅殺。你既這樣說，就勞瀆你與東村三俠把這府衙搜查一番，凡是韃子殺無赦，一網盡殲。」李兆祥等應聲而去。

這時鄧家豪帶同爲首幾個志士到來，說道：「丁少俠！廣場之韃兵，全數消殲了！」

丁天心道：「很好！鄧老英雄就率衆兄弟搜索廣場後院等處。」鄧家豪連聲應納自去。

且說孟必力戰四俠，兇狠猛烈，又因神力驚人，雙斧運使如飛，驃悍好似凶神惡煞。四俠從容聯手應戰，不敢怎麽逼近，因懾于那股戾氣，亦因視他如釜中之魚，孟必力敵四個高手，全無怯意，但當他看到所有爪牙全數被殲，驚於大事去矣，明知加以不利消息沓傳，經已胆落魄蕩，性命難逃此刦。但因凶狠成性，至死仍負隅反抗以作困獸鬥。

本來四俠圍攻，孟必已處境危殆，如今再加上朱天士等四俠，形成以一敵八，何況個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不過，話反過來說，人多碍脚碍手，頗有難以施展之感。諸俠奇招迭出，連環攻敵，總因孟必雙斧沉重神力驚人被碰回。白素芳忽然懷中摸出神劍，覷一個破綻飛擲，只見一道白光直嵌入孟必近肩左胸，血從傷口涔涔下。此獠竟若無其事狰獰冷哼。

方楚燕求勝心切，長劍抖出一團劍花，招式飛急遞送，一招三式，輕身迫進攻敵。孟必閃快避開，左手一斧擲脫，把方楚燕抓個正着。這一斧向丁天心飛劈，丁天心俯首一閃，利斧已飛出二丈，砍進壁間。

方楚燕右臂被抓住，好似被火烘烘的鐵鉗緊扣，痛得花容大變，長劍脫手。諸俠見狀大爲驚震，作勢欲羣攻搶救。

孟必怒吼道：「誰敢稍動，這新娘子一斧兩截！」

諸俠被嚇住了，爲了方楚燕落在魔手，投鼠忌器，其將奈何？

變生非常，諸俠焦急萬狀。忽聽孟必目露兇光。淫淫獰笑道：「新娘子！今日吾身歸位，有你這如花似玉新娘子陪伴，做一對同命鴛鴦，正是幸事。」

聲像厲鬼夜嚎，顫人心胆。

正在此千鈞一髮間，忽見一條黑影疾如閃電流星，從高簷飛墮，脚上頭下，一縷如練大刀，已插入孟必的天靈蓋，一刀追魂。

此電光石火頃刻間，丁朱二俠已各揮劍削斬孟必左右臂，白素芳急上扶住方楚燕，孟必目瞪舌吐倒地慘斃。

原來這從天而降的救星正是李兆祥。

方楚燕驚魂方定，緊握着白素芳雙手久久無言，諸俠望着她倆作欣慰的微笑。

這時候，一批人羣陸續走進，原來是韋光禪師石文堅鄧家豪方錦堂夷山五俠等簇擁着常遇春胡大海二大將軍，後面跟着花光祖林必全等人到來。

諸俠看這常遇春，生得魁梧奇偉，棗色面龐，威風凜凜。胡大海生得濃眉巨眼，顧盼生輝。都是一代人傑。

常遇春拳拳向羣雄致意、致謝，最後緊執着丁天心雙手，說道：「久仰丁少俠智謀卓絕，義勇無雙，此次少俠策無遺計，一舉光復定安城。功勳傳世，名留萬古了。」

丁天心欠身道：「大將軍謬奬了！山野村夫，偶獻一得罷了，但國族興亡，匹夫有責，驅除韃虜，還我山河，赴義捨身，義無反顧的。」

常遇春嘉許地道：「哈哈！丁少俠深明大義，爲民前鋒，如此奇才，正好共襄大計，請且等候朱大將軍到來，自有安排。」一頓一頓道：「現在定安城初定，諸廢待舉，收拾善後，安民定法，種種不一。敢請各位英雄豪傑暫請回去休息，來日設了慶功宴，羣集賢豪共商國族大計吧！」

羣雄轟動高呼，豪氣干雲，然後一一興辭，魚貫走出府衙。

這時，長空萬里，天際彩霞萬道。萬道彩霞絢爛照耀着大漢錦綉河山。

（全文完）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無情海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將藏有鑽石的石膏像到海上約定的地點交給毛里斯，換取十萬美元的鈔票，原來石膏像沒有鑽石，內藏炸藥，將毛里斯的人、艇全部炸燬，十萬美元的鈔票也是假的，呂奇很狼狽，知道上了小森花露的當，幸得沈香雲救上她的遊艇，並將這批鑽石的來歷和用途說清楚，呂奇也已從尤雅情字條中知道此事，他同沈香雲到海龍酒吧找花露不見她，被她的同夥百合要脅追查沈香雲是誰，幸好又被尤雅情救走，百合被同夥誤殺，呂奇趁機走脫，再被沈香雲救回遊艇，見到毛里斯，沈香雲說出三人合作，奪取那鑽石，呂奇迷惑地不知如何是好……

慾海無情　眞僞莫辨

一杯落肚之後，尤雅情打開話匣子。

「天下最賺錢的生意莫過於女人與賭，」尤雅情的姿態有些像是講壇上的教授。「前者是由於生理上的本能需要，後者却是針對人類貪婪、僥倖的心理，這兩種買賣，投資不大，也不需要廣告，財源自會滾滾而來。」

「嗯！」呂奇靜靜地聽着。

「波士頓是一個國際港口，色情酒吧和『角子老虎』滿街都是，有絕大部份控制在『香雲社』和小森半九的手裏……」

「小森半九！」

「聽我說，」尤雅情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插嘴。「由於你教我調查小森半九的資料，使我進一步追尋到更多的隱情……」

「嗯！妳的故事比興奮劑還有效。」

「小森半九和『香雲社』實力相當，分庭抗禮，成爲對峙之局。當然會經常發生磨擦，在一次浴血火併中，沈香雲的丈夫不幸喪命。自此之後，兩派更是成了生死不容的寃家對頭。」

「哦——」

「小森半九恐怕遭到對方的報復，所以携帶妻女遠避新奧爾良，但是他在波士頓方面的事業並未關閉，仍由他的死黨維持着，沈香雲死了丈夫，實力自然也弱了一些，兩派仍然是相峙的局面。」

呂奇見尤雅情的酒杯巳空，又爲她倒了一杯。

尤雅情淺啜一口，又接着說：「小森半九來到這兒之後，就斥資開設了一家『無情海夜總會』，由他的紅人妻子照顧，而他本人不知道是想發更大的橫財，還是對那些色情酒吧和『角子老虎』不再感到興趣，竟然遠走南非，斥資開礦採鑽。」

「那麼，小森半九現在南非了？」

「是的。但他的美夢成了空，一粒鑽石未曾採到，資本却賠下去了不少。開始時，還靠波士頓方面的『事業』盈餘而貼補，到最後資金巳有不支現象，換句話說，他就要破產了。」

「那麼沈香雲豈不是有了獨霸全局的機會？」

「事情可沒有那樣簡單，小森半九讀過大學，是個有頭腦的人，發現情況不對，立刻緊急煞車，結束了南非的掘礦事務，波士頓方面自有他的社會關係，借貸有方，局面總算穩定下來。」尤雅情頓了一頓，喝下一口酒，才又接着說：「事情的轉變發生在三年前，那時小森花露認識了喬治。」

「那對於小森半九又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爲什麼？」

「因爲他心愛的女兒竟然交上了一個流氓。」

「不是流氓而是竊賊，一個技術非常高明的年輕竊賊。不是喬治勾搭小森花露，而是小森花露勾搭喬治。」

「哦——」呂奇再度吃驚。

「小森半九決心要將他在南非掘礦所虧蝕的資金撈回來，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即使以他那心愛的女兒作餌也在所不惜。喬治天生是個賊種，有小森花露這種年輕漂亮的女人投懷送抱，自然是樂於從命。」

「花露的母親同意這樣作法嗎？」

「那就不得而知了。」尤雅情顯然不想多說閑話，很快地又言歸正題：「小森花露和喬治雙雙去了南非，熟悉環境，籌劃準備，費時三年，才初度得手。雖然數目不多，也可以解决波士頓方面的經濟窮困了。」

「那麼，這批鑽石，與什麼種族問題全然無關了？」

「毫無關係。」

「既無關係，愛瑪又是如何捲進來的呢？」

「毛里斯在船上向愛瑪編造了這樣一個故事，她身爲黑人，自然願意挺身相助，却想不到沈香雲又將這個故事在你面前重複用上一次。」

「她還說，愛瑪和她有連絡，隨時告訴她有關『無情海夜總會』內部情況。」

「胡扯！」

「但是沈香雲的確明瞭『無情海』的情況。」

「也許她是另有內應。」

「毛里斯又是屬於那一種身份呢？」

「我沒有得到有關他的資料，」尤雅情皺着眉頭說：「據我猜想，他可能得到了小森花露私運鑽石來美的消息，想來一手黑吃黑。或者，他是沈香雲的黨羽。」

「那可不能。」

「怎見得？」

「妳發現酒店門口那輛黑色的轎車了嗎？」

「嗯，怎麼樣？」

「毛里斯暗中在那輛轎車裏裝上了炸藥，只要車子一發動，就會爆炸。」

「噢！」尤雅情面上掠過一絲驚色。

「不過，那種敵對的態度巳成過去，爲了得到鑽石的機會更大，他們巳經携手合作了。」

「方才沈香雲曾經跟踪我，中途又放棄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呂奇笑瞇瞇反問：「妳怎麼知道她跟踪妳？」

「從『無情海』去遊艇碼頭不該走那條路。」

「妳眞是一個合格的偵探。」

「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願意她找妳的麻煩。」

「那麼，你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了？」

「最少，妳在口頭上還沒有承認想得到那批鑽石。」

「嗯！」尤雅情喃喃自語地說：「沈香雲巳經在注意我了。以我的力量，是惹不起她的。」

「想逃嗎？」

尤雅情搖搖頭，然後以非常認眞的語氣說：「呂奇！答應我一件事。」

「說吧！」

「從此刻起，我們不再見面。」

「妳要躲起來嗎？」

「別管我。」

「我將何去何從呢？」

「自然是接受沈香雲的『入伙』的邀請，其實，你非接受不可，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妳難道眞希望我爲了那三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克拉的鑽石去賣命嗎？」

「是否需要賣命，那要靠你的機智；是否想獲那批鑽石，完全取决於你的良心，以目前的局勢來分析，你必須和沈香雲合作下去，這是我的忠告，也可以說是我的請求。」尤雅情說着，站起來。

「就要離去嗎！」

尤雅情走到他面前，在呂奇的額頭上輕輕地吻一下，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祝你幸運。」

呂奇望着她那婀娜的背影有些發楞。

×　×　×

呂奇小睡片刻，很準確地清晨六時醒來。

從他房間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酒店的大門口，一批警探正圍着那輛黑色轎車，毫無疑問，他們是在處理車中炸藥。

呂奇似乎很得意，當他在浴室內對鏡修剃時，還不時流露出會心的微笑，眞不知道他爲什麼會那樣高興。

不過，當他來到沈香雲的遊艇上時，面上的笑容消失了，因爲這裏不是該笑的場合。

沈香雲面前的早餐一動也沒有動，却在專心一致地在讀一份晨報。毛里斯以茶匙調弄着咖啡，顯得無精打采，另一個空位上也擺了一份早餐，那顯然是爲呂奇準備，於是，他就在那個位子坐下。

「毛里斯，」呂奇一面在咖啡裏加糖，一面漫不經意地問道：「情況如何？」

「除了發現許多日本吧娘都佩戴義乳之外，其餘則一無所獲。」

「香雲！妳呢？」

沈香雲放下了報紙，神情冷漠地說：「沒有找到小野貓的下落。」

「小森夫人呢？」

「據說有病。我看，眞可能被軟禁起來了。」沈香雲的目光突然明亮起來。「呂奇！你的收穫如何？」

「我和尤雅情碰過面。」

「嗯！」沈香雲目光狠狠地盯着他。

「經我旁敲側擊，仔細探查的結果，

她似乎還不知道那批鑽石的來龍去脈，也不像是爲那批鑽石而來。」

「嗯！」沈香雲仍然沒有說話。

「不過，她的行徑也有些令人可疑之處。」

「那些地方？」

「當我沐浴時，她悄悄溜走了。」

「也許你的表現過份窮兇極惡了一點，」沈香雲喝了一口咖啡，然後緩緩問道：「你曾經和她談過有關我的轎車被人安裝炸藥的事嗎？」

呂奇不禁暗暗佩服沈香雲的穩練，在這一方面幾乎和他不相上下，竟然將這個問題抓住了。

「沒有。」他回答得毫不猶豫。

沈香雲的神色緩和了一些，將面前的報紙往呂奇面前一推，腥紅的指尖點在一則新聞報導上，目光閃動着詭譎的光芒，言外有意地說：「呂奇！看看這個。」

「海上行宮『傑克遜總統號』豪華郵輪完成歐美間航程後，駛來本埠，原擬由『懷特公司』進行檢修，再於下月初，開始其遠東之旅。不意該公司唯一可接待『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之第三號船塢所設之油壓系統焊接機突於凌晨發生不明原因爆炸，經該公司技術人員檢查後稱，損壞情況嚴重，修復需時一月。『傑克遜總統號』爲不使遠東之旅延期計，決定駛往波士頓檢修，定於本月七日時啓航。如有前往波士頓之旅客，而欲嚐試海上旅行之美妙情緒者，請即訂位，票費低廉，伙食精烹，服務週到。意外保險之保費由船公司負担……」

看到這裏，沈香雲將報紙拿過去，疾聲說：「不必再看那些廣告詞句了，我極欲想知道你讀罷這則新聞之後的反應。」

呂奇不禁脫口而出：「那批鑽石還在船上。」

「對了，」沈香雲目光中有興奮的神采：「那具油壓系統焊機的爆炸一定是小森花露的傑作。」

「那麽，我們趕快去訂艙位。」毛里斯也緊張起來。

「別太高興，」呂奇的語氣很冷，好像存心要潑他們的涼水。「那艘郵輪太大了，怎知道鑽石藏在那兒？」

毛里斯疾聲說：「這是多餘的顧慮，不管鑽石藏在何處，小森花露總要來拿的，我們只要嚴密監視，那一批鑽石穩可到手。」

沈香雲也附和着說：「毛里斯說得很對。」

呂奇陷於沉吟了，耳邊又響起了尤雅情的話聲——是否賣命，那要靠你的機智，是否想得到那批鑽石，則取決於你的良心。

因此，他立刻有了決定，不經意地瞟了毛里斯一眼，喃喃地說：「香雲！就我們兩個人嗎？」

「當然還有我。」毛里斯一副迫不及待的神色。

「毛里斯，」呂奇冷冷地說：「你是搶匪，賈船長認識你，一上船他就會逮捕你了。」

毛里斯神秘地低了聲音說：「呂奇先生，你看過偵探小說嗎？」

「讀過幾本。」

「我會化裝術。」

「噢？」

「而且，我還有各種國籍假護照。」

「你的膚色呢？」

「有一種名爲『尼可酸』的藥水可以漂白皮膚，那位賈可船長只能在我身上找到十分之一的黑人血統，唯一的麻煩就是每隔四個小時就要以『尼可酸』液洗一次澡，那沒有關係，在航行中我可以整天泡在大浴缸裏。」

沈香雲點一點頭說道：「好！我們需要你這種帮手。」

「我的頭髮可以染成金黃色，」毛里斯眉飛色舞地說：「如果我佩上特製的隱形眼鏡，我的瞳仁就變成棕色了，請注意，那是一個挪威籍的法學教授，李察·賴斯特博士。」

「嗯！」呂奇悻悻地說：「你好像是通過了，不過，你最好還是少開口，你那副腔調不像是拉丁語音國家中的人。」

「呂奇先生，」毛里斯很有信心地說，「我敢以一百克拉鑽石和你打賭，到了船上你會認不出我來，我將成爲賈可船長的上賓，一個深受教養的學者，身上絕對沒有一絲流氓氣。」

呂奇聳聳肩說：「到時我該試試我的鼻子。」

「好啦！」沈香雲有些不耐煩地揮着手說：「事情就這樣決定，現在各人去買各人的船票。」

「我先走一步。」毛里斯首先離座。

待他登上鐵梯之後，呂奇才壓低了聲說：「香雲！毛里斯可靠嗎？」

「絕對可靠，我調查過他的背景，一個貪婪，不顧信義，只會用槍不會用頭腦的黑社會人物。」

「不顧信義？……」呂奇翻翻眼皮。

「別怕，這種人物我有法子對付。」

「嗯！愛瑪那邊有新消息供應嗎？」

「愛瑪！」沈香雲有些發楞。

「怎麽？」呂奇笑着說：「妳不認識她了？那個民族運動者，爲黑人爭取平等的藝人啊！」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沈香雲輕輕地皺皺眉頭，「她只是告訴我，小森夫人有二十四小時未在『無情海夜總會』露面了。」

「嗯！你準備帶多少人上船？」

「哼！這又不是刦銀行。」

「妳的意思是說——『香雲社』就出動妳一個人？」

「還有你。」沈香雲輕佻地在呂奇的面頰上擰了一下，「別的事你都不要過問，我只要你那銳利的眼睛和敏捷的頭腦到『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去勤奮工作，將那批鑽石找出來。」

「遵命。」

「別省錢，最好買特等艙。」

「妳眞關心我的海上旅行。」

「因爲你的艙房中可能有高貴的女賓光臨。」

「隨時歡迎。」呂奇恭敬地鞠躬，然後向梯口走去。

呂奇的心房幾乎要炸開，因爲那批鑽石已經到了他的掌握之中，他幾乎能够肯

定說，上船後不到五分鐘，就可以找到那尊價值連城的石膏像。

離開遊艇碼頭，他立刻乘車來到海運大厦，找到了「傑克遜總統號」郵輪的代理公司。

那兒坐着一個睡眼惺忪的老小姐，似乎剛從床上被人叫醒的樣子，以職業性的笑容迎向他：「先生，有甚麽事嗎？」

「我是要訂一張前往波士頓的特等艙位。」

「傑克遜嗎？」

「是的，請給我A16號套房。」

那位老小姐在艙位上看了一眼，反問道：「一定要那一間嗎？」

「嗯！我從牙買加來此地就是住那一間套房，人總是戀舊的。是不是？」

「那眞是抱歉了，A16套房在十分鐘之前被人訂走了，她是第一個將我從床上叫醒的客人。」

「她？」呂奇的語氣好像在自問。

「羅賓遜夫人，羅賓遜先生是石油界鉅子，你沒有聽說過嗎？『傑克遜總統號』所用的燃油都是羅賓遜從地下開採出來的哩！」

「哦——」呂奇似乎有些失意。

「她隔壁的房間A15與A17也別被人預訂了，還有A7號，那也是一位名人，他是法學教授李察博士。我弟弟就專門看他所著的『國際比較法』通論。先生！有這位名流同船，一定會使你感到驕傲。」

「是的，我很感到驕傲。」

「那麽……？」

「請給我A14號套房吧，那樣將使我有瞻機會仰一下羅賓遜夫人的風采。」

「小伙子！」她流露着曖昧的笑容。「你可千萬別洩氣，羅賓遜夫人恐怕有六十多歲了。」

呂奇沒有說什麽，因爲他心頭的思潮很亂。

他唯一的希望是——尤雅情也將乘上這艘船。不過他知道這個願望很難達到。她機警萬分，當她發覺沈香雲對她有所戒備時，她就採取了隱匿的對策。

當呂奇走出海運大厦時，心中不禁有一種落漠的感覺。週圍的人似乎都不是他的朋友，唯一的友人大概就是腰間那支三號左輪了。

× × ×

午夜，「傑克遜總統號」已經繞過了燈火燦爛的邁阿密，沿着美國西海岸向東北航行，預定以四十八個小時航抵波士頓。這艘船雖然是搭乘了十幾個客人，賈可船長仍然要使他們享受兩日兩夜平穩舒暢的航行。

風平浪靜，船的確很沉穩地行駛着。

然而，A14號套房中却是動盪不寧的。原因是——A8號套房的一位中國貫婦人勾搭上了一個名叫呂奇的年輕小伙子，而大大地與「風」作「浪」了一番。自然，她就是「香雲社」的主人了。

終於，那陣人爲的風浪平息下去了。

「呂奇！」一陣軟綿綿的聲音在昏黯的艙房裏響起來。「我現在以行動證實我是多麽喜歡你。」

「嗯！」

「呂奇！你相信嗎？」

「嗯！」

「咦！你怎麽不說話？」

「男人在這時候是最不愛說話的。」

「是因爲太累嗎？」

「不！」

「那又是爲了什麽？」

「因爲興奮的情緒還沒有消退。」

「好！我暫時不打擾你。」沈香雲柔順地說。

一段沉默——

然後，呂奇出了浴室，披着浴巾走出，開亮了燈，倒了兩杯酒。沈香雲已坐起來斜斜靠在床欄上，長長的頭髮披洒下來，使她那裸露的胸域在半遮半掩下更形誘惑。呂奇給了她一個「A」的評分，她的眼光特別具有說服力。如果她被控告上法庭，而否認有罪時，陪審員的意志一定會爲她的眼光所左右。呂奇正有這種感覺。幸而他曾經受過鐵一般的訓練，勉強還可以把持住。

沈香雲接過呂奇爲她倒的酒，喝了一大口，以夢囈聲音說：「呂奇！我考慮結束『香雲社』。」

「爲什麽？」

「爲你。」

「香雲！妳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眞的。」她認眞地點着頭，長髮飄開，豐隆挺拔的胸域又作了誘惑的顯露。「我的『事業』不適合你，你耿直、熱情，是個最好的情人，而不是一個優良的『事業』助手。」

「哦？我竟然同時得了一個A和一個C。」

「我們可以去西班牙，」她的眼睛裏投射出矇矓的光芒，很美，美得令呂奇心動。「那兒風光綺麗，氣候適中，我的財產够我們吃喝一輩子。」

「我生平最怕看到流血。」

「你可以不要看鬥牛。」

「因爲怕看流血，也就對紅色感到反感。西班牙的建築，都是紅色的屋頂，原野也盡是紅色的泥土……」

「那麽，我們去瑞士，那是一遍銀白色。」

「在白色中更顯得我是多麽骯髒。」

「我倒覺得你比我純潔得多。」

「香雲！」呂奇將酒杯放在床頭几上，躺到她的身邊，說道：「我們該談談正事了。」

「正事？」

「怎麽！妳以爲我們在蜜月旅行？」

「還早哩！」沈香雲將酒喝乾，壓過呂奇的身體將酒杯放在床頭几上，使她那滑膩的肌膚和呂奇作了短暫而震盪的接觸。「航程還有四十個小時，我們應該盡情享樂一番婀！」

「想不到妳一旦躺在男人的臂彎裏就不够精明了。」

「說吧！」她滑進被單，將豐滿的軀體貼近呂奇，一根手指在他上面劃着。「我作了什麽糊塗事？」

「妳見過毛里斯了嗎？」

「你應該稱他李察博士。」

「嗯！李察·賴斯特。」

「晚餐時，賈可船長對他那種恭敬的神態，簡直使我想笑。」

「他就像變了另一個人。」

「他的化裝術也的確太高明了。」

「香雲，」呂奇側過身子，對着她。

「我對化學方面的智識也涉獵了一些，『尼可酸』的確有隱藏皮下『黑色素』的功能，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各國的黑人間諜都在使用，但是據我所知，『尼可酸』在面部的漂白功能不大，原因是面部的毛孔經常會排出脂肪，油性是專門破壞酸性作用的。」

「那又怎麽樣呢？」

「因此，使用『尼可酸』漂白皮膚的人，看起來面部比身體黑一些，晚餐時，我曾注意過毛里斯……」

「呂奇！稱他李察博士。」

「好！就算他是李察博士吧！他的面部却比身體的部位要白淨得多，這在一般人來說，是正常的，然而在他來說，却太反常了。」

沈香雲語氣輕淡地說：「這些都不重要。」

「什麽才重要？」

「你對我的態度。」

「難道要我發誓？」

「那倒不需要，我將李察博士交給你了。」

「怕他有異心嗎？」

「有異心的是我，而不是他。」

「香雲！妳的話使我糊塗了。」

「你也許在故意裝糊塗，」沈香雲雙手撐住呂奇的胸，距離他遠了一些，冷冷的目光瞪視着他。

「讓我告訴你，當我們找到鑽石之後，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將那位冒牌博士幹掉。」

「噢！」呂奇的心頭難免吃驚，但是他的臉上却流露了笑容：「那樣我就可以得到五百克拉鑽石了。」

「一千克拉。」

「哦！全部。」

「外帶一個熱情女人胴體以及她全部財產。」

「這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一首名為『杭州姑娘』的民歌，香雲，妳有一個漂亮的妹妹嗎？」

「你眞貪心，」她那豐滿的胴體又靠近了。呂奇的胸膛，聲音媚媚的：「呂奇！我可是誠心誠意的啊！」

「香雲，」呂奇緩慢地說：「如果我殺死了冒牌博士，妳又殺死了我，那麽，獨得一千克拉鑽石的人就是『香雲社』的女主人了。」

「呂奇，」沈香雲憤怒的推開了他。「你怎麽可以這樣說，女人不怕身體受損，却最怕傷心，你……」

呂奇不想使這一場風波鬧得太大，連忙摟緊她，柔聲說：「香雲！別生氣！我是說笑話的啊！」

沈香雲噘着嘴，嬌嗔地說：「下次再這樣說，我用鞋跟敲落你滿嘴的牙齒。」

「香雲，說正經的，」呂奇的面色也正經了。「我們好象在作美夢，鑽石在何處還不知道呢。」

「自然在這艘船上。」

呂奇喃喃地說：「晚餐後我曾經搜索了A33號套房，小森花露就住在那間艙房的，然而却一無所獲，當然她也可能將那石膏像藏到我所住的A16號房去，因為她裸體潛伏在我的套房中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偏偏A16號套房又被羅賓遜夫人佔據了。」

「呂奇！讓我告訴你一件令你吃驚的消息。」

「什麽？」

「羅賓遜夫人正在墨西哥的蒙特勒旅遊，因為醫生說，那兒的高原氣候對她的『低血壓症』頗有裨益。」

「噢！」呂奇所驚異的是——沈香雲的消息竟然如此靈通。

「住在A16套房中的，是小野貓的母親——小森夫人。」

「不像啊！」

「正是冒牌博士所說的化裝術。」

「妳能肯定嗎？」

「當然能肯定。」沈香雲語氣堅決地說，「在晚餐時我就留意過，她的頸上佩掛蛇骨項鍊，那是紅人視為吉祥的飾物，羅賓遜只愛珍珠，連鑽石也不屑一顧，絕不會佩掛蛇骨項鍊的。」

「那麽，鑽石一定是隱藏在A16號套房了。」

「非常可能。」

「好！我找機會潛進去搜查。」

「似乎有點小困難。」

「什麽困難？」

「A15，A17各住了一個單身男客，晚餐時，他們都是在房內用的，一個用餐，一個在走道裏散步，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小森夫人的隨從，分班採取嚴密的監視，不能不小心。」

呂奇又一次對沈香雲暗生敬佩，但他並沒有傻得去問她是如何了解這些情況，他沉吟了一陣，才說：「香雲，我不在乎那兩個傢伙。」

「用你的拳頭嗎？」

「辦法很多。」

沈香雲以命令的語氣說：「呂奇！辦法我已經想好了，我只准許你運用頭腦和眼睛去找出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

「好！何時動手？」

沈香雲看了看錶。「現在已是清晨二時，我們將於明天下午五時左右抵達波士頓，下午四時，船上有一次茶會，賈可船長也會出面和客人聚聚，我們就在那個時候展開行動。」

「嘿！還有三十八個小時。」

「扣去十六小時睡眠還有二十二個小時給我們消磨，」沈香雲一邊說一邊展開了挑逗的小動作。

呂奇也不想裝模作樣，翻過身子摟緊她，輕佻地說：「我雖然不是汽水廠的大老闆，却也有方法使你解渴的。」

沈香雲吃吃地嬌笑，她一隻手從呂奇的頸項下伸過去，擰熄了艙房內的燈。

夜深，人不靜。

呂奇再一次處於財色的夾攻之中。

× × ×

下午，乘客們都在前甲板上晒太陽。

因而，呂奇見到了白髮蒼蒼的羅賓遜夫人。

他從各種角度去看，都無法肯定她是小森夫人喬扮的，最後他有機會看到了她那雙眼睛，幽怨而又慈祥，那種目光對呂奇有似曾相識的印象，他閉起眼睛回憶小森夫人的目光，幾乎是一模一樣。

至此，呂奇才驚佩沈香雲的觀察和判斷。

道貌岸然的法學博士走過來，握着呂奇的手說：「年輕人，願意和我談談嗎？你們東方人是最友善的。」

那模樣，那腔調，都不像是毛里斯，但是呂奇却從對方握手的手腕力和姿勢看出了這位化身博士的確就是毛里斯，但他仍然迷惑，「尼可酸」怎會使毛里斯那張面孔變得那樣白淨。

二人走到一邊，化身博士才低聲說：「呂先生，如果你和我打賭你就要損失一百克拉鑽石了。」

現在他說話的聲音就是毛里斯的腔調，呂奇不禁暗責自己太過多疑，他原以為毛里斯根本沒有上船，這位博士是另外一個人。

「了不起，」呂奇聳了聳肩，「有機會我得向你學習一下這種出神入化的化裝術。」

「別忘了我是教授，開課是收鐘點費的。」

「即使一百克拉鑽石一小時也不算太貴。」

「呂奇先生，三百多克拉不是一個小數目，你有何打算？」

「沒有進口袋的錢財我從來不事先派用場。」

「保守者，不過，那批鑽石已經穩穩到手了。」

「你這樣有把握嗎？」

「沈小姐說的，我相信她的說話。」

正好沈香雲向他們站的地方走過來，冒牌博士裝着很愉快地大笑，和呂奇握手，然後離開。

沈香雲來到了呂奇的身邊，俯在欄杆上，低聲說：「呂奇！你還對博士起疑心麽？」

「不了，他是毛里斯。」

「他不是毛里斯是誰？」

「我原以為換了一個人。」

「眞是奇想。見到那位貴夫人嗎？」

「見到了。她的確是小森夫人。」

「根據什麽？」

「她的目光。一個人的眼神是改變不了的。」呂奇停頓了一下，又問道：「香雲！你認為那批鑽石已經十拿九穩地可以到手了嗎？」

「不錯。」

「因何使妳這樣有信心？」

「可能破壞我計劃的人沒有在船上出現。」

「誰？」

「尤雅情。」

「想不到妳會將一個單身女人視為勁敵。」

「不管她是怎麽樣一個人物，只要她在這艘船上，就使我很安心。」沈香雲愉快地笑了。「儘管那批鑽石到目前為止還下落不明，我却覺得彷彿鎖在我的旅行箱內一樣。」

「但願如此！」呂奇淡淡地說。

沈香雲突然壓低了聲音說：「我要到艙房去安排一些事，只要五分鐘，如果小森夫人要回房，設法攔住她一會兒。」她說完之後，就匆匆去了。

這時，太陽已隱入雲層，海風也強勁了一些。在前甲板上的人都已相繼離去，唯一那位白髮蒼蒼的夫人還坐在那兒，凝望灝渺無垠的海洋，彷彿若有所思。

呂奇在她身邊坐下，很有禮貌地說：「夫人！我坐在這兒不打擾妳嗎？」

她沒有回頭，却喃喃地說：「年輕人！我們又見面了。」

這倒使得呂奇大感意外。他楞了一楞，才有些遲疑地叫了一聲：「夫人……」

「年輕人！」她的語氣出奇地鎮定。「我知道瞞不了你，但你也瞞不了我。你是為什麽而來，我清楚；但我是為什麽到這條船上來，你却不清楚。我當初不該嫁給小森半九的，從結婚那天起，『我』就失去了。接着，又失去了我的丈夫，最後我又失去了我的女兒，如今我已一無所有。年輕人！你到底要什麽呢？」

「夫人……」呂奇幾乎說不出話。

「有人告訴我，只要喬扮羅賓遜夫人來一次海上旅行，就可以重新得到失去的丈夫和女兒。」

「是的。因為有一千克拉的鑽石要妳運到波士頓去，作為解決小森先生的經濟困難……」

「鑽石？」小森夫人目眶中射出異樣的光芒。

「是的。一千克拉。」

「鬼話！」小森夫人用近乎詛咒的語氣說：「小森半九挖掘的不是鑽石，而是墳墓，埋葬了他的人性和良知。以及我的幸福。」

「眞的，夫人。」

「年輕人！你是想得到那一千克拉鑽石嗎？」

「夫人！……」

「不用向我解釋，」小森夫人搶着說：「我不知道鑽石的事，更不知道鑽石藏在何處。不過我知道A15，A17那兩房中的男人帶得有槍。你如果眞有什麽企圖，你可要小心點。」

「夫人！謝謝你……」

「年輕人！你留意我那家夜總會的名稱嗎？」

「無情海！」

「海為什麽無情呢？」她的目光投向那波瀾壯闊的海洋。「因為它能吞沒一切。它表面文靜，內心險惡。但是，熟悉它性情的人還有方法防範。其實，眞正無情的是人海，貪慾在暗中推波助瀾。小森半九由於貪念所使，不惜置妻女不顧；花露由於貪念所使，不惜撇下傷心的母親，投向一個竊賊的懷抱。年輕人！你說人海是多麽無情多麽殘酷！」

這一番話使得呂奇的眼眶有些濕潤，他溫和地問道：「既然如此！夫人又何必作這次旅行呢？」

「人總是為一個希望而活着，我又何嘗不是指望失去的丈夫和女兒重回我身邊？」她連連地搖頭，沉重地嘆息：「我知道這種希望是極其渺茫的。年輕人！如果眞有鑽石，就請你拿去吧！斷了半九和花露的貪念，也許還能使他們幡然覺悟，否則他們還會繼續往戀海中沉，愈沉愈深終於將滅頂。」

「夫人！我不知道該怎麽說才能表達我的心意。」呂奇面上充滿痛苦的神色。

「那就什麽也不要說。」她站了起來，顯得很堅強。「風太大，我該回艙房去了。年輕人！但願你不要淹沒在無情海裏就好了。」

呂奇木然地目送她的背影消失，然後靠上欄杆，思潮如同滾動的海水，他一遍又一遍地想到小森夫人所說的話。

「你在想什麽？」沈香雲不知什麽時候來到了他的身邊。

「我想海底一定有比鑽石更重要的東西。」

「我可不希望你下海去探測，」沈香雲目光向左右掃動一下，低聲問：「你和她談論什麽？」

「老年人的悲哀。」

「她是老年人嗎？」

「但她在扮演一個老年人。」

「那證明她善於說假話，」沈香雲話中有強烈的暗示。「當你們初見時，她所表現的那種沉痛的神情自然也是假的。」

呂奇明明知道她的用意，却反問道：「香雲，為什麽告訴我這些？」

「因為你是一個情感豐富而又脆弱的人。」

「香雲！當鑽石發出閃亮的光芒時，我的眼睛不會看到別的，那包括小森夫人失意的神色。」

「噢！我該警覺點。」

「香雲！怎麽了？」

「那時你可能也見不到我這雙含情脈脈的目光了。」

使沈香雲對自己產生警戒，那是不智之舉，因此呂奇連忙搖頭否認：「香雲！那不會的。」

「有何不同？」

「因為妳對我情意巳經烙在我的心版上了。」

沈香雲笑了，很甜很媚，像是沉醉在呂奇如蜜糖一般的言語裏。她突然撲進他的懷裏，面頰廝磨着他的胸膛，嬌聲說：「呂奇！你就是這樣逗人喜歡。」

「眞的嗎？」

「但我也最討厭你用這種不帶勁的口氣。」

「香雲！」呂奇用雙臂環着她，輕輕地說道：「妳喜歡聽甜蜜的話，我會多說一些給妳聽。不過，妳得當心我『口蜜腹劍』。」

「哈哈哈！」沈香雲竟然放開喉嚨笑了起來。「腹劍？你的腹中的確有一把『劍』，昨晚我不是嘗到了嗎？滋味還不壞哩！」

呂奇最怕聽這種自以為風趣，其實十分粗俗的言語，因此，他那兩道眉毛又情不自禁地皺起來。

× × ×

「傑克遜總統」郵輪的航行非常順利，中午就巳掠過了和紐約遙遙相對的長島。現在，巳逐漸接近航程終站，再有一個小時，就抵達波士頓了。

全體乘客都參加了賈可船長的惜別茶會，自然那兩個住在A15，A17號套房中的神秘客人不在座。座間氣氛非常和諧，賓主交談甚歡。呂奇在沈香雲眼色的暗示下，悄悄地離開。

當他緩步走到特等艙房的通道上時，沈香雲也趕了上來；接着，化裝成李察法學博士的毛里斯也出現了。

沈香雲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搶到呂奇的前面。

走道中一個高大的男人在漫步，他聽到步履之聲，立刻回過身來，很自然地將視綫投注在呂奇的身上。

孰料沈香雲才是襲擊者，她的手法出乎意料地快，只見她雙手一扭，那個大漢就摔倒了。接着，她的鞋尖狠狠地踢向那傢伙的頭部，一連三次，那傢伙不動了，血液從濃密的髮間流出來。

A17號套房立刻衝出一個大漢，他手裏還拿着槍。這時，毛里斯正好貼在門口，人一衝出就遭遇了他全力一擊，呂奇知道他的臂力，不禁閉上了眼睛，只聽砰地一响，不再有動靜。

沈香雲揮手說：「呂奇！剩下的工作該你做了，快！」

呂奇旋動A16號套房的門把，發現上了鎖，這倒難不了他，隨身帶着百合鑰，只化了十秒鐘，他就進入A16號套房。

他曾經在這間套房中住了好幾十個小時，自然對一切設備都非常熟悉。他很仔細地一一搜尋，絲毫沒有發現。他要找的是一尊石膏像，而非一根小針，那是可以

一目了然的東西。

沈香雲和毛里斯也進來了。二人幾乎同聲問道：「找到沒有？」

呂奇以搖頭代替了回答。

「花露的確把那尊石膏像帶上了船，」毛里斯說：「她却沒有帶下去，東西一定在這艘船上。」

沈香雲也接着說：「這艘郵輪在新奧爾良停泊期間，一直在我的監視之中，我有把握，那尊石膏像還在這艘船上。」

呂奇沒有去理會他們，仍然仔細搜尋。突然，他的目光亮了起來。冷暖氣的進口上的防塵罩裝好後還刷了上了一層油漆，螺絲釘都被油漆遮蓋了，但是螺絲釘啓動溝內的油漆却有剝落現象，而且還是有痕跡，這證明有人動過防塵罩。

這時，房門推開，小森夫人走進來。沈香雲很敏捷地用槍瞄準她，沉聲說：「小森夫人！妳來得正好，請別動。」

小森夫人出奇地鎭靜冷冷問道：「妳是誰？」

「我是一個被小森半九殺害了丈夫的寡婦。」

「妳要殺我報仇嗎？」

「不！我要報仇也要去找小森半九。現在，只要妳將鑽石交出來，我絕對不傷害妳。」

「我不知道什麽鑽石。」

沈香雲揚起了右掌，咬牙切齒地說：「妳想自討苦吃嗎？」

「香雲，」呂奇連忙叫道：「不要衝動，我巳經找到了。」

「在那裏？」

「可能在通風管裏。」呂奇邊說邊站到床上，取出小刀開始拆卸螺絲。

防塵罩取下來，呂奇探手進去一摸，果然有一尊石膏像，呂奇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尖叫：「哦！在這裏！」

沈香雲倒很冷靜，她手裏的槍仍然指着小森夫人，同時向呂奇下達命令：「用小刀挖一挖，看看石膏之中是否藏得有鑽石？」

呂奇用那小刀使勁地挖，化去了五分鐘的時間，終於聽到了卡察一响，刀尖彷彿碰到了硬物。他再化費五分鐘的時間，第一顆鑽石顯露了，發出閃亮眩目的光芒的兩隻手竟然有輕微地顫抖。

「哦！——」毛里斯與高采烈地大叫：「終於到了我們手裏……」

沈香雲的表現出奇地冷靜，她沉聲說：「博士！現在才是開始，還沒有到應該開心的時候。你同意將那些鑽石暫時交給呂奇先生保管嗎？」

「完全同意。」毛里斯衝過去緊緊地擁抱着呂奇。「可愛的中國人，讓我以擁抱表達我對你的敬意吧！」

小森夫人是木然的，她只是安詳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她這種神情使呂奇感到巨大的震抖，儘管他問心無愧，對那批鑽石他也想好處理方法，但是，他却將小森夫人的一絲渺小的希望也打破了。

「小森夫人！」沈香雲冷冷地說：「從現在起，妳不准離開這間套房，走道上有人在監視妳。電話綫巳經切斷了，也休想求援。妳和妳的同伴只是比我們晚十分鐘登岸。只要妳安靜，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小森夫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奇很想對她表示一點歉意，但他却忍住了。

走道上有一個水手在清掃，沈香雲向他打了一個眼色。呂奇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的手下安排在船上的工作人員之中。

× × ×

五時，晚霞將海天一綫處染得全紅。

呂奇提着一隻旅行袋，裏面裝着百餘萬美元的財富，和兩手空空的沈香雲，毛里斯站在梯口處等候下船。這是從美國本土到美國本土的航綫，所以免却了驗關，驗照等手續，他們就可以走了。

「看見了嗎？」沈香雲的聲音很輕，幾乎看不到她的咀唇在動。「碼頭上那輛灰色的轎車。」

「嗯！」呂奇和毛里斯同時漫應着。

「呂奇先上車，坐在後座，然後毛里斯上車，坐在駕駛座旁邊，並將靠駕駛座這邊的門打開。」

「嗯！」

「我信任你們，但是免不了要向你們提出警告。碼頭上埋伏着『香雲社』的槍手，如果不是由我駕駛那輛車子，你們立刻要遭到槍擊。」

「沈小姐。」毛里斯嘿嘿地低笑着，「這些話不是多餘的嗎？」

呂奇却一聲不响，心裏却在思索着很多問題。

一切都很順利，他們登上了岸，坐上了那輛灰色轎車，車子在沈香雲的駕駛下離開了碼頭。

沈香雲突然以中國話說：「呂奇，我要給你一個機會，希望你好好把握。」

「機會」兩個字的意思就是殺死毛里斯。呂奇心中暗暗好笑：「別指望我會作妳的劊子手，我要找個機會控制你們二人倒是眞的。」

車子離開碼頭之後，沿着海濱向市郊疾駛，五分鐘以後，人、車漸稀。再走五分鐘，道路上連一輛車子也見不到了。

突然，毛里斯發出了一陣獰笑：「嘿嘿！沈小姐！從此刻起請聽我的命令，否則妳腰際上的槍管就會射出一枚子彈。」

呂奇倒想不到毛里斯先發制人，他從迴射鏡中看到沈香雲面露驚色。連忙掏出身上的三號左輪，抵上了毛里斯的後腦，聲色俱厲地說：「毛里斯，立刻棄槍，否則我一槍打碎你的腦袋。」

「哼！」毛里斯冷笑了一聲，「呂奇先生！你那支槍能够打死人嗎？」

呂奇也發現了，轉輪裏一發子彈也沒有。他怒吼着：「毛里斯，我以槍柄也能够敲碎你的頭。」

「我也同樣可以殺死沈小姐。」

「那樣也好，我正好獨吞鑽石。」

「別打錯主意，沈小姐被殺，車子失去控制，就會衝下海裏。獨吞鑽石的該是無情的海。」

「呂奇！」沈香雲顯然有些畏懼：「別亂來。我眞是找錯了助手，槍彈被別人偷走也不知道。」

「沈小姐！」毛里斯怪聲怪氣地說：「妳也別怪他了。他怎麽想得到我是一個技術高明的賊？就在擁抱他的一瞬間將轉

輪內的槍彈偷光了。」

賊？呂奇突然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毛里斯。」沈香雲似乎還沒有穎悟，她還想和對方打交道。「你想怎樣？」

「明顯得很，我要全部鑽石。」

「公平嗎？」

「很公平。因爲，那一千克拉鑽石本來就是我的。」

「你的？」沈香雲顯得很吃驚。

「鑽石是他偷來的。」呂奇接口說：「他不是什麽毛里斯。我們所見到的毛里斯只是一個用染色劑染成的一個假黑人，現在才是他的本來面目。他是喬治，小森半九的乘龍快婿。」

「哈哈！」狂妄的笑聲非常刺耳。「呂奇先生！你的反應是眞是快極了。不錯，我是喬治，世界上除了高明的喬治之外，誰還能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偷光你槍內的子彈？你還知道什麽？」

「很多！」

「我很想聽聽。」

「你原以爲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殊不知有警探追踪。所以你設計一場搶刦，想轉移警探的耳目。爲了打發那批你臨時招募的伴伙，你利用我傳送了一枚炸彈，對不對？」

「嗯！再說。」

「你原想在新奧爾良卸下那批鑽石，發覺除了追踪的警探之外，還有『香雲社』想染指，於是變更計劃，破壞了『懷特公司』的油壓系統焊接機，迫使『傑克遜總統號』駛來波士頓。在這裏，你們的實力比不上『香雲社』，很可能無法登岸，所以利用沈香雲作你的護身符而達到登岸的目的。你設計得很週密，進行得很小心，但是仍然有漏洞。」

「什麽漏洞？」

「你可曾想到那追踪你的警探？」

「嘿嘿！他還在新奧爾良找綫索哩！」喬治突然沉聲說道：「沈小姐！看見前面路旁的那輛綠色車子了嗎？在它旁邊停下。」

沈香雲放緩速度，在那綠色轎車旁邊停下。突然一個嬌小的人影竄了出來。她是小森花露。

她很敏捷地打開後座車門，坐到呂奇身邊，一支小號勃朗寧頂上了他的腰，冷笑着說：「呂奇先生，繳槍吧！」

槍內沒有子彈巳形同廢物，呂奇很馴服地遞給了她。「哈囉！喬治！」小森花露眉飛色舞地說：「一切順利嗎？」

「順利極了！沈小姐請開車吧！」車子開動之後，喬治大聲說：「呂奇先生！你幾乎完全對了，只是有一點你不曾想到。我們不但要利用『香雲社』的女主人爲我們從船上帶下鑽石，還想請她帮忙再湊一百萬元。這一千克拉鑽石還解決不了我們的經濟困難哩！」

沈香雲怒叱着說：「你想勒索嗎？休想。」

小森花露冷冷地說：「如果妳想和妳的丈夫到陰間去聚會，儘管拒絕。」

沈香雲沒有說話，但是車子的速度却慢了下來。喬治用槍管在她腰上抵了一下，沉聲喝道：「別妄想拖延時間，開快一點。」

「請回頭看看。」沈香雲很沉靜地說：「後面有公路警察的巡邏車。你想引起他們的注意嗎？」

小森花露回頭看了一眼，緊張地說：「有一輛摩托車和巡邏車，千萬不要超過八十哩的時速。」

這時候，車廂內的氣氛突然緊張了起來。

呂奇倒十分沉着，他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吸燃了一支，將空盒揉成一團，丟出了車窗外。

過了一分鐘，那輛警用摩托車突然以快速度趕了上來。

小森花露吃驚地叫道：「喬治！快逃，那輛摩托車追上來了。」

「那輛巡邏車呢？」喬治很沉着問。

「還是正常速度。」

喬治喃喃地說：「如果警方想攔截我們，絕不會只用一輛摩托車，千萬保持鎮定。」

不到一分鐘，那輛摩托車就追到五十碼以內，並且開啓警報器，顯然是要他們停車。

喬治自然在迴射鏡內看到了，他緊張地問道：「花露！那輛巡邏車距離我們多遠？」

「大概八百碼。」

「停車！」喬治下了決定，同時警告說：「你們最好老實點，如果被公路警察發現一點異狀！大家同歸於盡。誰也別想活。」

車子在路旁停下，公路警察的摩托車也隨後趕到。那警察慢慢地放了車子，這才走到車邊，手裏拿着呂奇丟棄的空香烟盒，和悅地問道：「這是你們車子內丟出來的嗎？」

呂奇連忙答應道：「對不起，是我丟的。」

「公路上亂丟雜物是要受罰的。」警察一面說，一面掏罰欵單。「請繳五元罰金吧！」

「對不起！」呂奇摸摸口袋。「我身上沒有帶錢哩！事後補繳行嗎？」

喬治爲求快些脫身，連忙說：「我這裏有。」

他左手依然持槍逼着沈香雲，右手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伸出了車窗。

公路警察接過他的錢，將罰欵單交給他，左手却暗中扣在關門彈簧上，突然猛地一開門，右手抓住喬治的手腕，全力一帶。

「砰」，喬治開槍了。槍彈却射穿了車子的頂篷。

同時間，呂奇以手中的旅行袋向小森花露擊去，砰然一聲，她也開槍了。不過那一千克拉鑽石救了呂奇，石膏像阻擋了子彈的去路。

呂奇根本就不容許她有開第二槍的機會，就將她制服了。

沈香雲想趁此機會逃脫，那輛巡邏車恰到好處地停在她衝出去的地方，毫不費事地就被第一個下車的警員制服了。

巡邏車上又下來了好幾個武裝警察，最後一個的女的，她是尤雅情。

當呂奇下車之後，尤雅情說道：「呂奇！我曾經說過，你是否賣命，全靠你的

機智。果然，你以那個香烟盒救了你的性命。」

「我知道妳在那輛車上。」

「何以見得呢？」

「因爲我知道妳是警探。」

「噢！」她露齒一笑。

「調查小森半九的資料，以及瞭解小森半九與『香雲社』之間的明爭暗鬥，必須要透過許多機構，更要化費許多時間。那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可以作得到的。」

「嗯！」尤雅情笑得很開心。「還有麽？」

「我在半夜裏和妳談起那輛轎車裝有炸藥，天明時，處理的專家就來了。足以證明妳是警探的一份子。對吧！」

尤雅情沒有回答他，却問道：「呂奇！你怎麽能肯定我在那輛巡邏車上？」

「因爲妳鼓勵我和沈香雲合作，却又暗示我同流不要合污，明顯的是要用我作指標，自然是我去到那裏，妳就跟到那裏了。」

「呂奇！還要你去一趟新奧爾良。」

「爲什麽？」

「那個海上爆炸案需要你向法庭說明，放心！我會證明你的無辜。」

「必須去麽？」

尤雅情點點頭說：「必須的。當時小森花露曾經指名密告，由我出面担保，你才沒有被捕。」

呂奇愕然了一陣問道：「『無情海夜總會』那一宗命案該與我沒有關係吧！」

「兇手巳經被捕，供稱是小森花露唆使他去殺死百合的。」

「不錯。」小森花露悻悻地接口說：「是我派人殺她的。因爲她暗中供應沈香雲的消息。」

沈香雲理直氣壯地說：「請問，我有什麽罪？」

「我們巳經注意妳很久了！」一個警探說：「妳在波士頓爲非作歹巳很久，我們有確實證據。」

一千人犯被帶上了巡邏車，尤雅情和呂奇則乘坐了那輛灰色的轎車，跟在警車後面。

「呂奇！」尤雅情穩定地控制住方向盤，而她的情緒却有些激動。「請原諒，因爲我有利用你的嫌疑，其實我有不得巳的苦衷。」

「我了解，身爲警探不能洩漏公務機密。」

「呂奇！我不是警探。」

「噢？」呂奇眞的感到吃驚了。

「我的父親以前在F・B・I・工作，退休後在南非一家鑽礦公司担任警衛主任。這次失落了一千克拉鑽石，不但要砸掉他的飯碗，也將砸掉他半生辛勞換來的聲譽，所以，我便私自溜了出來，帮他一個忙。」

「噢！虎父虎女。」

尤雅情將車子駛到路邊停下，雙手環抱胸前，冷冷地問道：「你還想什麽？」

「想一親虎吻。」呂奇將她擁入懷裏。此刻，天色巳黑，公路寂靜。只要他們願意，儘管可以吻到明天，甚至更久。警察再也不會來開一張罰欵單了。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一）



拜辭恩師

剛刮過風，鵝毛般大的雪猶如天女散花地飄落了下來，季節雖甫交進重陽，可是在這東北僻區的小桑河一帶，經過這場初雪，却已白皓皓地一片，儼然已成隆冬景象。

小桑河週圍三百里，原本是草木不生的荒蕪之地，可是在十五年前，却遷來一戶人家，居然在這不毛之地鳩工建屋，彷彿將這田不出稻，山不長草的荒地當作了肥沃土地一般，竟然長住了下來，最令人奇怪的是，這戶人家竟在小桑河的盡頭處築了幾間簡陋的屋宇，一戶人家祇得兩口，一個男子與一個婦女，直到第七年，添了一個男小孩，可是，這三口人家除了每年雪溶的時候，由其中的一個中年婦女趕了騾車到六百里外的僻鄉鎮市去購買了滿車糧草外，可以說從沒有人踏進這小桑河區域的半步。

但是，這一天，突然在這種人烟絕跡的所在闖進了一乘單騎，未久，祇聽得這兩間簡陋的屋宇中傳出了一陣厮殺的聲音，刹那間，從屋裏走出來一個瘦削的中年漢子，祇見他手裏持了一柄烏黑的單劍，忽地仰頭一聲狂笑，笑聲甫歛，那漢子將那柄烏黑的寶劍在靴底裏一抹，插回腰間劍鞘中，躍上馬背，將手輕輕一揮，胯下那匹黑馬，立刻洒開四蹄，朝着東南角那邊疾馳而去，刹那間，一團黑影已在白茫茫一片中消失了影踪。

單騎離去不久，從那陋屋中蹣足走出

尋覓仇踪

了一個滿面驚慌的孩童，瞧他年齡祇不過七八歲上下的樣子，身上穿了一件破爛棉襖，用他充滿驚慌憤怒的小眸，向這白茫茫四週掃了一眼之後，驀地，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掉轉身子就朝屋裏奔了進去。

孩童進得屋中，朝那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一男一女看了一眼，就撲到了那中年婦人身上，泣拜頻呼：「媽！媽……媽！」孩童哭得悲傷，喚得更是悽凉，正在此時，突聞佛號聲宣，不知何時，來了一個老和尚，對屋中看了一眼，搖首慼容嘆道：「阿彌陀佛，老衲來遲了一步。」

這孩童突見來了一個和尚，不由立刻止住了哭聲，小臉上又是驚慌一片，對着這個老和尚凝望了一陣，突然從伏在血泊中的婦人身上站立了起來，不由分說，就朝那老和尚衝了過去，一邊却又連哭帶喊：「你殺了我爹娘，難道……」

孩童說到這裏，低下了頭，竟將頭對那老和尚的腹上撞了過去。

這老和尚也不由一驚，雙眉一皺，宣了一聲佛號，驀地右手一揮，瞬巳點中了孩童的痲穴，隨即將手一抄，竟然將這孩童抱在懷中。

老和尚朝這孩童端視了一眼，不禁喟然輕嘆，左手在袍中一探，掏出了一粒丹藥，撬開孩童的嘴，就將這顆丹藥朝他嘴裏送了進去，轉身就將這孩童放在近窗榻上。

老和尚放下孩童，慼容又朝躺在地下血泊中的那一男一女搖了搖頭，突然僧袍一抖，猶如巨鷹騰空一般，竟朝屋外撲了出去。

俄頃，這老和尚又折了回來，見他雙手一探，瞬將地下這一男一女的屍體抄起，走出屋外，就將兩屍放在小桑河畔那個新掘穴內，屍甫放下，老和尚袍袖一拂，刹那之間巳將穴邊一大堆泥土掩上，恭身而立，雙手合什，佛號一宣，輕道：「兩位當可瞑目了，這劉家的骨肉就落在老衲身上便是。」

老和尚說罷，轉身朝河邊那塊巨岩處走去，人甫行近，見他舉起右掌，就朝那塊巨岩上劈了下去，祇聞一聲巨響，這塊巨岩竟然硬生生地被這老和尚劈削了一大塊下來，手抄巨石，回到墳前插了下去，哭又俯下身子，右手食指揮處，竟在這硬如鋼鐵的石上刻下了：

「淮南劉褒夫婦之墓。」

老和尚用指刻了石碑，又凝望了一陣，陡地掉首又朝那屋中撲了進去。

進得屋中，老和尚見那孩童巳入酣夢，臉上不禁露出既喜又愁的神情，對這孩童望了一眼，就朝內室走了進去。

隔了盞茶模樣，老和尚又從內室走出來，手中提了一個小包袱，走到孩童榻前，左手將他抱起，一邊又用右手在袍內掏出了火器，引着了火，竟將這內外兩間不屋瞬巳燃着，老和尚身子一抖，抱着孩童，在那火烟中竄了出去，頭也不回，洒開雙脚，就朝東南角那方奔去。

雪花越飄越大，在這人烟皆絕的荒蕪雪地上，老和尚居然雙足如飛，見他漸漸地在額上冒出了熱氣，敢情是運用內家功夫，將這股眞力傳在貼身懷中這孩童體內？免得他在這風雪中受那寒侵！

老和尚足不停步，每隔六個時辰，就在懷中掏出一顆丹藥，撬開孩童小嘴塞了進去，行了三日三宵，方始見得他放慢了脚步，可是，這老和尚却也奇怪得緊，竟然有店不歇，有宿不投，間中祇是揀那荒僻所在，盤坐行功，半月如斯，那一日太陽甫落西山，陡聞聲聲鐘響清傳，遠處山頭，偌大的一個寺廟竟巳在望。

老和尚聞鐘見寺，臉上陡然露出了一股又驚又喜之色，長聲一嘆，袍袖一抖，用足了十成功夫，飛一般的朝那廟寺撲去，不費盞茶工夫，竟巳闖入他嵩山主峯坳下。

老和尚甫到嵩山坳下，隨即站定了身子，恭身嚷道：「智達離走一十七載，今日回寺，求見掌門當家，敬煩少林弟子，代爲禀報，智達在此恭候佛旨。」

老和尚說畢，合什作了一禮，雙目觀鼻，屹立在這山道一旁不語。

俄頃，微聞簌簌聲響，果然走出了四個僧人，個個面露驚慌之容，朝這智達和尚打量了一眼，其中一個年紀較長的僧人，合什一拜，恭道：「原來是智達叔祖，屈駕少待，容弟子慧澄立報掌門恩師。」

智達和尚恭身答禮道：「有勞了。」

慧澄匆匆朝山道之上飛奔而去，另三個僧人却是依舊滿面驚慌朝着智達凝望，神情之中，儼然像是監視一般。

隔了半個時辰模樣，祇見夕陽之下，在那嵩山峯頂，竄下了十數個黃袍僧人，爲首的那個僧人在那黃袍之外加上一件繡金大紅袈裟，祇見他紅影飄忽，竟巳抛離黃袍衆僧，瞬巳來到山坳道上。

這紅袈裟僧人脚步甫停，道旁三個黃袍僧人，急忙參拜道：「參拜護法悟因師叔。」

悟因禪師將手一擺，說了一聲：「免了。」雙目就朝恭立道旁的智達驚望數眼，突地雙膝下跪，伏地叩頭三拜，恭道：「弟子悟因叩見師叔。」

智達張開雙目，眼中竟然老淚淌盈，臉上呈起了一層慘笑，顫道：「悟因休得多禮，智達担受不起。」

悟因叩頭恭禮甫畢，驀地拔起，屹立道中，厲聲問道：「智達叛離少林，今日可是前來伏罪？」

智達從容答道：「正是。」

悟因聽他直認不諱，聲色更厲，就道：「本護法今奉掌門悟凡方丈佛諭，着令智達叩跪伏拜上嵩山。」

悟因說到這裏，後面那十餘個黃袍僧人竟巳來到山坳，個個面呈驚色，對着智達凝望。

敢情智達盡知少林法規，聆罷悟因護法之言，雙手將那懷中猶在沉睡的孩童抱起，踏前數步，走到適才前去禀告的慧澄和尚面前恭道：「這個小施主，乃是智達一位俗外知交朋友的骨肉，有勞照料。」

智達就將紮在背上的小包袱除了下來，一併交給了慧澄，轉身向那悟因禪師合什恭禮說道：「智達遵領掌門佛諭，就此叩跪伏拜上嵩山。」

說畢，智達果然面山背坳雙膝跪下，朝那峯上的少林寺叩了三個響頭，伏地而行，三步一拜，九步一叩，竟然朝這高達三千尺的少林寺跪叩而去。

悟因護法，見得智達遵照掌門佛諭，竟然摒棄本身絕學，三步一拜，九步一叩，朝那荊道伏拜上寺，心中不由甚感難受，可是，自己乃奉掌門方丈的法旨傳諭，不得不爾，何況，自從這位悟凡師兄接掌少林寺第二十七代掌門方丈之時，曾受師傅智空方丈遺諭，敕令悟字輩弟子，必須擒拿智達歸寺問罪，可是，一十七年以還，始終不知智達禪師踪影，今日竟然自動回寺聲稱伏罪，少林寺規素向嚴厲，誡條刑法自有掌門方丈行旨發落，自己雖爲護法，職位僅次掌門，可是眞的也難說情。

悟因跟在智達禪師身後而行，祇見他伏拜叩跪緩行，未到盞茶工夫，前額巳被所叩石地所撞開，鮮血直流，涓涓落地，將這鋪滿碎石的道上，濺滿了血漬。

悟因看得心酸，不禁暗宣佛號，心想，這位叛離少林的師叔，不知犯了什麽不赦大罪？記得師傅智空圓寂證果之前，曾經獨召師兄悟凡入室，傳下了擒拿智達法諭，而據自己所知，智達的罪狀，師傅祇遺囑給悟凡知曉，少林門規極嚴，非職法所屬，不得過問，因此，悟因迄今未知這位師叔究竟犯了什麽彌天大罪？眼見他頭破血流，心下裏越感惆悵。

智達顯然強受苦楚，依舊三步一拜，九步一叩，伏拜而行，好不容易爬到寺前，智達雙手一攤將身伏地，喝道：「負罪少林第二十六代弟子智達，回寺請荊！」

此時，寺門「隆隆」發響，門開之處

，陡見一十八名老僧，黃袍之上，一律披上了繡金大紅袈裟，齊聲宣唸佛號，個個聲音宏亮，響徹雲霄，智達聽在耳中，不由又驚又喜，暗想：「這一十八名一字輩少林子弟的內功，個個已修到爐火純青的境地，以此推測，如今這位師侄悟凡的武功，敢情已臻化境。」

智達想到這裏，用目朝這站立兩旁，雙手合什的一字輩子弟瞥了一眼，果見個個太陽穴隆起，內蘊無上神功，少林絕學果然冠甲天下。

十八名一字輩少林子弟，見得智達愕然凝望，佛號齊宣之後，為首那個稍長的和尚，說道：「掌門恩師佛駕已臨達摩院，今傳智達進謁。」

智達恭身應道：「少林二十六代弟子智達帶罪回寺進謁掌門方丈。」說畢，行了三跪九叩大禮朝內行去。

衆僧跟隨在後，來到達摩院，智達跪倒院前，突見達摩院門啓開，走出了二個七八歲以下的小沙彌，一左一右，分攙智達手肘，竟然提了智達朝院內進去。

兩個小沙彌左右攙起智達，猶如當作提壺挽桶那般輕易，雙脚稍一點地，瞬已將智達攙送到達摩院內。

達摩院原是少林寺輕易不用的重院，除非寺內有重要議決，召集監寺護法合商少林要事，平日這達摩院就緊閉不開，今日，掌門方丈悟凡竟在達摩院審問，可見事態必然嚴重。

智達被兩名小沙彌攙進達摩院，祇聞佛號一宣，兩名小沙彌又走了出來，隨手將院門關上。

院內除了掌門方丈與智達之外，十八名一字排子弟皆圍立在院前，等候掌門傳諭。

可是這兩扇達摩院門足足關了一日一夜，直到翌日黃昏，始見掌門方丈悟凡打開院門，臉上像鬆了一層重霜，緩步走了出來，道：「本寺智達長老適才證果圓寂，他從俗外帶來的那個孩童，速速送來靜室。」

衆僧聽得智達竟已圓寂，掌門並未道出底蘊，少林門規素嚴，子弟焉敢過問，於是其中有幾個稍長的和尚，忙於傳諭。

掌門悟凡方丈又道：「智達長老遺囑火化，傳各子弟於明日午時，在後寺懺誦寶經，監寺悟了何在？」

衆僧中閃出一個五十歲上下的僧人，合什恭道：「悟了在此。」

天色漸漸黯暗，偌大一輪太陽，已朝嵩山西邊山脚沉落下去，在這嵩山聞名的少室峯上，站立着一個鬚長及胸的老僧，見他若有所思的朝着這夕陽怔怔凝望，像是出了神一般。

驀地，太陽全歛，整個嵩山都包圍在黑暗之中，這個老僧始自一聲長嘆，拖着沉重的脚步，拾級走下少室峯。

× × ×

光陰迅逝，這老和尚却在每日太陽落山的時候，獨上少室峯，不覺已看了逾千次的日落。

這一日，這老和尚依舊在日落的時候，獨上少室峯，正在出神望着一抹夕陽，突見一個十歲上下的孩子，拾級而上，他看見了那老和尚對着夕陽凝望，就氣喘喘的走了過去，拉拉老和尚的袍袖，說道：「和尚伯伯，我找了你半天，原來你在這裏。」

老和尚忽地將手一抄，小孩頓時被他抓起，滿面驚慌地輕道：「我怎樣囑咐你，這少室峯是你上不得的！」言猶未畢，抱了小孩如飛朝峯下奔去。

老和尚端是輕功絕世，僅一起落，已從少室峯上飄落而下，刹那已來至少林後寺，見他將身微微一搖，抱着小孩撲進寺牆。

老和尚身甫落地，雙手一鬆，不偏不斜，將這小孩放在這間簡陋偏院中地上的佛蒲上，前胸銀鬚一抹，微露怒容嗔道：「稼兒，你怎的如此不聽我話。」

稼兒滿面驚慌，不由雙膝跪了下去，說道：「稼兒知錯了，下次不敢。」

老和尚忽地雙掌並揮，頓時一股巨大無比的掌風朝着稼兒擊去，見他眉不皺，眼不閃，雙目之中暗露兇光，掌風迅勁而出。

稼兒雙膝跪地，突見老和尚雙掌並發，不由一驚，正待叩問，焉知掌風已到，祇覺一陣渾厚無比的勁風，迎胸而到，胸口猶如受了重擊一般，隱隱作痛，身不由主，被這掌風擊起，在這殘院之中幾個翻滾，小身體已被擊倒在牆角那邊。

老和尚發掌之時，凝目瞅望，見得稼兒受了自己一掌，雖則面呈驚慌，可是倒在牆角猶是雙頰微酡，不由又驚又喜，自語道：「罪過，罪過。」

稼兒一個翻身，竟從牆角邊爬了起來，踏前數步，雙膝又朝佛蒲跪了下去，懇道：「這是稼兒甘受責罰。和尚伯伯有什麼罪過。」

老和尚銀鬚微飄，苦笑了一下，嘆道：「老衲的罪過乃是違了本寺掌門方丈的法諭。」

稼兒聽說，小眼睛轉動，甚是詫異的樣子，這老和尚却又問道：「稼兒，你可知曉你的名字是何人所提？」

稼兒搖了搖頭，老和尚又道：「你姓劉，掌門方丈替你提了名稼，字務農，你可知此名此字的意義。」

稼兒還是莫名其妙的搖了搖頭，老和尚忽地臉色一沉道：「這就是掌門方丈的法諭，要你休提武藝兩字，做一個莊稼漢，終此一生。」

劉稼瞪大了雙眼，聽了老和尚此言，頓時驚慌了起來，就道：「稼兒身負血海深仇，而且稼兒的仇人又是一個武藝高強的人，如果……」

老和尚不待劉稼說畢，遂說：「老衲何嘗不知，故而在這三年之中，已替你鑄成了一副猶勝鋼鐵的筋骨。」

劉稼似乎不能置信的樣子，驚異問道：「和尚伯伯當眞已替稼兒鑄成了一副鋼筋鐵骨。」

老和尚微微一笑說道：「若非替你鑄成了鋼筋鐵骨，適才老衲的這一掌就算你名列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也管教你立斃老衲掌下！」

劉稼驚愕得目瞪口呆，老和尚却喟然嘆息道：「稼兒，老衲不惜違反掌門方丈法諭，在這三年之中，每當子夜乘你熟睡之際，老衲以本身眞元之氣輸運於你，而

且替你按穴逐脈打通，無非是為了你身負血海深仇，有朝得報，可是少林門規素嚴，老衲替你鑄成這副鋼筋鐵骨，紮下了深厚根基，就算掌門得曉，老衲就是甩出這條老命也能担當，然而授你少林武藝，如果未得掌門方丈許可，老衲就犯了欺師滅祖之罪，故而授你武藝兩字再難重提。」

劉稼天性淳厚，聽得老和尚在這三年中，不惜將本身元氣輸運給自己，不禁眼眶一紅，顫聲說道：「和尚伯伯如此厚恩於稼兒，武藝兩字，稼兒不敢再提。」

老和尚重霜蓋面，說道：「雖則少林絕技格於門規不能授你，可是老衲早年行道之時，曾在關內外幾位俗外知交那裏看到幾樁絕藝，好在你根基已紮，老衲就將這幾樁絕藝授你，可惜過眼烟雲，老衲是否記憶猶新，這要看你的造化了。」

劉稼急忙叩謝，老和尚又道：「當今武林功藝，雖推少林第一，可是武藝此道講究的是深奧詭秘，方外諸家；能者輩出，各擅勝長，祇消你忠厚待人，虛心結交，他日定有機緣，明日起，老衲就教導於你。」

自此之後，劉稼跟着這個和尚白晝練拳，夜晚習劍，不知不覺已渡過了七個寒暑。

這一日黃昏時分，雨後放晴，天際白雲飄處，橫亘了一道彩虹，繽紛彩色，顯的嬌艷絕倫，劉稼年甫弱冠，不由豪興大發，此時陡見一頭野雀，越牆飛過，劉稼信手拈得一塊小石，就朝這野雀擊去，祇見劉稼右手甫揮，人即躍起，這野雀吃這塊小石擊中，頓時落了下來，劉稼人已離地，突見他將身一翻，竟然懸空打了一個轉身，將這野雀輕揑在握。

劉稼人猶在空，突地丹田提氣，張掌一放，說也奇怪，這隻野雀竟然雙翅一展，瞬已飛翔而去，劉稼微微一笑，身子在空中又打了一轉，頓朝地下沉落，正在此時，突聞一聲大笑，老和尚已經站在劉稼身邊，笑道：「稼兒，適才你這一手如果讓陸梁兩位老施主看到，他倆却要為你而啓爭端。」

劉稼聽得老和尚此言，為之惶惑莫名，老和尚突然感道：「稼兒，你且跟隨我來。」

劉稼見得老和尚神色有異，不由更感驚異，雙足不由自主，遂隨了老和尚朝內院走了進去。

老和尚走入內院坐定，劉稼恭立一旁，老和尚突然臉色一沉，說道：「稼兒，你可知道老衲是何人？」劉稼見得老和尚今日神色有異，而且問的話份外出奇，心下雖則深感詫異，可是祇得搖了搖頭，恭答道：「稼兒不知。」

焉知老和尚仰首哈哈一聲大笑，在他終日的慈祥臉上却露出了一股憂慮之色，說道：「其實老衲是誰？你也不必知曉，自從你來到少林，曾蒙本寺掌門方丈恩准，留在這戒持院中，匆匆已有十載時光，在這段歲月中，老衲因你並非少林門下子弟，不得私授少林絕藝於你，可是已經將那世俗諸家專長傾囊授你，雖則派系有別，然而各擅勝長，適才老衲在院中見你捕雀放雀這一手，已知這十年的光陰並非白過，可是武林之中，高手輩出，除了聞名於世的東島、西谷、南嶺、北嶽、中少林這五大派之外，那青龍白虎兩堂亦非等閒之輩，何況又有金陵神君，此人武藝高深莫測，就是五大派聯手也奈何他不得，此人性情乖僻，正邪莫辨，生平不收門徒，行踪飄忽，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日後你涉足江湖，宜要加倍小心。」

劉稼聽得老和尚說出武林簡況，不由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幕，就道：「稼兒雙親被殺，身負血海深仇，未知殺我雙親的究竟是那一個？」老和尚閉目嘆道：「你的仇人祇是智達師兄知曉，可惜他在圓寂之前，祇將你交托給老衲，未曾說出你仇家的姓名。」

劉稼聞言，不由又悲又憤，遂道：「如此說來，稼兒的深仇難報了。」老和尚就道：「佛說因果循環，大惡難赦，日後你行走江湖，儘可探查，可是你父淮南大俠，在二十年前名噪中原十三省，與五大派齊名，遭人殺害，仇家定非等閒，依老衲推測……」

老和尚說到這裏，長嘆一聲，止住了下語。

劉稼的腦中猶如電光火石般閃過一種異樣感覺，就問：「如此說來，稼兒的大仇就是那金陵神君不成？」

老和尚張目瞪眼，說道：「金陵神君雖則正邪不分，可是不會千里尋釁，依老衲推測，你的大仇並非此人。」劉稼不由怒滿胸膛，蹬足說道：「如此講來，稼兒的血海深仇不能報了！」

老和尚苦笑不語，隔了一陣始道：「掌門方丈容你在這戒持院中與老衲共處十年時光，今日已是最後的一天，明天你就要下山去了，可是，今晚三更時分，掌門方丈要來探視，屆時你在禪房之中，休得出來，自有老衲應付。」

劉稼聞老和尚要自己下山，不由感到又驚又喜，心中捨留難分，低下了頭站在一旁不語，老和尚也就閉目聚神打坐，院外天色漸黯，將這戒持院罩在漆黑一片之中。

劉稼見得老和尚坐禪運功，也就上榻安睡，想起適才這老和尚的一番說話，輾轉床第怎的也無法入眠，忽地耳畔聽得三更初敲，院外驀的宣了一聲佛號道：「掌門方丈佛駕來到。」

劉稼聞聲，頓覺一驚，暗忖：「這戒持院乃少林寺的禁地，十年以還，從來沒有人來過，怎的今晚却要驚動寺中掌門方丈法駕親臨了。」

劉稼正在驚異之間，却聞老和尚的聲音在道：「少林二十六代弟子智通恭迎掌門佛駕。」

劉稼急忙輕輕推開了窗縫，張目朝院外望去，祇見一輪鈎月微光下，院中站立了一十八名黃袍外披繡金邊袈裟僧人，個個雙手合十，低首分列兩旁，中間站着一個身穿繡金紅袍的僧人，約莫五十歲上下，手持烏黑禪杖，屹立在院中不動。

劉稼聽聞老和尚之聲，始知道這個與自己朝夕相處十載，情如父子的老和尚原來是少林第二十六代的弟子智通禪師，心下正在疑惑，却見那掌門的方丈手中佛杖一揮，說道：「智通長老，十載時光已過，智達長老遺命於我，將他俗外劉家的孩

子交托於你撫養，今日期限已屆，快快喚他出來，待我親試，倘若他對武藝不曉，我就放他下山，就是他僅識幾手粗拳，唯長老是問。」

智通禪師就道：「老衲並非將少林絕藝授他，但願掌門網開一面，放了這個孩子去罷。」

悟凡方丈不聽猶可，乍聽之下，手中佛杖朝地一頓，頓時土飛塵揚，喝道：「智通原來已違了法諭，此罪非小。」

智通道：「老衲知罪。」

悟凡怒道：「先師祖將你因禁戒持院三十載，難道長老尚未參悟？」

智通遂道：「並非老衲尚未參悟，祇因這孩子身負血海深仇，而且仇家又是江湖黑道中最心毒手辣之人，佛門慈悲，老衲不忍他……」

悟凡方丈不待智通長老說畢，就道：「既知佛門慈悲，何必多做殺孽，這孩子將他練曉武藝，來日報仇之時，總要犯下殺孽，也罷，你將他喚出來，待我廢去他的武功，放他下山，倘若不然，我唯有請出祖師所授達摩神杖向長老問罪。」

智通長老嘆道：「老衲囚禁戒持院二十餘載，乃是因四十年前犯下少林門規，罪所應得，可是，對這孩子，老衲自問做得甚對，倘若方丈堅要廢去這孩子十載苦練武功，老衲就是粉身碎骨，也要祖護於他，讓他平安離去，始再斃在祖師法杖之下。」

智通長老這幾句話說得堅定激昂，非但在窗縫中窺望的劉稼爲之大驚，就是屹立石階中的悟凡方丈，也頓露驚愕之色。

劉稼至此才始明白，感念自己身受智通長老十載撫養之恩。不由豪氣大發，雙手將窗一推，高聲嚷道：「和尚伯伯，稼兒身受少林撫養之恩，倘若罪延和尚伯伯，稼兒就是平安離去，那有面目在世上偷生，既然掌門方丈堅要廢去稼兒的武功，稼兒祇要留得命在，芸芸人間，除這少林之外，再找不到重修武學的所在了嗎？」

劉稼邊說，人已竄出，瞬眼來至院中，恭立在智通長老身旁。

智通驀地大驚，忙道：「老衲日間怎樣囑咐於你，叫你休得出來。」

此時，悟凡方丈看見這十年前由智達長老帶來的小孩，居然已長大成人，見他面如冠玉，玉樹臨風，一表非凡，心下不由得暗暗宣了一聲佛號，可是聽他言語之中，含帶三分忿怒，當下沉臉一喝道：「少林寺中那是你說話的所在！」

劉稼恭身一拜，道：「稼兒雖非少林子弟，可是身受少林十載撫養之恩，焉能罪及少林長老，故而冒瀆方丈，爲的是知恩圖報，適才方丈既要廢去稼兒武功，祇消事與和尚伯伯無涉，休說廢去稼兒的武功，就算是將稼兒萬段碎屍，稼兒也自甘願！」

悟凡長老想不到劉稼竟然說出這一番話來，當下頓時爲之啞然。

智通長老心中甚感難過，可是見得劉稼面對掌門方丈說出這番話來，就肅容說道：「稼兒，不許你在掌門方丈佛駕之前放肆。」

此時，悟凡忽地微微一笑，宣了一聲佛號，道：「你說自知身受少林十載撫養之恩，可是，你却不知少林的法規，也罷，我且網開一面，讓你拚着這十年來所受智通長老的苦授所得與我試走幾招，倘若在三招之內，你擋得過我手中這柄烏金禪杖，我就讓你平安下山，如果擋不過這三招，那時你休再怨我。」

劉稼聞言，頓覺大喜，心忖：「這僅僅三招太過容易，大概這位悟凡方丈存心放自己下山。」當下作了一揖，恭道：「稼兒多謝方丈恩賜。」

焉知智通長老忽地面呈驚恐之色，嗔道：「稼兒，少林絕藝冠甲天下，你怎能擋得掌門方丈三招，還不跪下苦求方丈再賜恩寵！」劉稼却不以爲然，道：「和尚伯伯，稼兒已蒙方丈網開一面，夫復何求？這三招，稼兒當能受得。」

智通長老聽得劉稼堅要受掌門方丈三招，不由暗下爲劉稼着急，心想：「少林掌門，代代身負絕學，尤其是七招伏魔杖法，天下無敵，雖則自己在十年裏將諸家絕技一一相授於他，一則經驗未足，火候未到，二則這七招伏魔杖法威力驚人，稼兒勢將難以抵擋。」

智通長老在暗下裏替劉稼担憂，悟凡方丈已傳一名僧人，拿了一把寶劍而來，遞給劉稼，悟凡就道：「不如我先讓你三招，休被你說我少林以勢凌人。」

劉稼接過寶劍，就覺揑在掌中份量極重，當下抽出劍來一看，祇見晶光閃亮，寒氣迫人，端是一柄好劍。

智通長老見得劉稼抽出劍來，不由驚喜交集，心中恍然大悟，急念了一聲佛號，柔聲道：「稼兒，還不快快叩謝掌門方丈。」

劉稼聽得智通長老之言，不禁大爲詫異，暗念：「悟凡方丈要自己在兵刃上見功夫，武器相搏，定是以性命爲注，自己雖然十年中得智通長老悉心教導武藝，可是與這當今武林五秀武功最高的少林掌門方丈兵刃相見，自己當然不是他的敵手，還要謝他什麽？」

於是持劍微微一笑，說道：「方丈既要囑稼兒獻醜，這裏就放肆了。」

劉稼說到了最後一個字，將身一躬，後退三步，陡地右手將劍向上一挑，驀的欠身直上，劍訣在領，一招「龍游四海」，頓見偌大的四朵劍花，分取悟凡雙胸。

劉稼劍發，宛如閃電，悟凡却是神色自若，鼻中微哼一聲，僧袍拂處，禪杖已起，祇聞「錚鏘」兩聲，劉稼連劍帶人，竟被擋至五尺之外。

劉稼陡覺虎口發麻，寶劍險些脫手，不由一驚，始知悟凡不愧一代高手，適才自己這一劍，少說也使了七分功力，焉知被他輕描淡寫之下，就迫退化去，當下提了一口丹田之氣，手中一緊，倍加小心，添加了三分功力，「刷」地一招「騁目馳懷」，前虛後實，劍取悟凡咽喉。

這一招看來平凡，平劍直刺，毫無巧妙之着，可是，劍至半途，驀地挑上半尺，劍光凝成一團，竟然內蘊無比玄妙。

悟凡雖則神色依舊，見得劉稼施出這招，也不禁將眉一皺，手持禪杖一揮，忙向胸前盪出，祇聞「噹」地一聲，火光四射，劉稼雖又被他擋出數尺，悟凡身子一搖，也不由後退兩步。

劉稼得理不讓人，先機在握，焉肯輕易坐失，眼見兩招已過，當下執劍在懷，突然連劍帶人，一招「仰察俯觀」，劍化兩點寒光迅發而去。

悟凡方丈見得劉稼第二招已倍見凌厲，三招未至，早已暗下準備，見得劍光閃處，劉稼果然奮力而至，禪杖早已平身一架，手中運用八成勁力，上架下擋，雖則化去大招，然而也微覺掌中一麻。

劉稼三招已過，見得仍未損他分毫，眉尖一皺聚神蓄勢，屹立以待悟凡還招。

悟凡方丈突地側首朝那智通長老微微一笑說道：「師叔，這十年時光你倒不爲寂寞。」

智通長老忙道：「老衲有違掌門法例，願受懲罰。」

悟凡苦笑一聲道：「師叔慈悲爲懷，情該可宥，可是……」

悟凡說到此處，止住了下語，搖首一聲嘆息，遂道：「一塵何在？」

一塵面露驚異之色從旁站出，恭道：「弟子一塵在。」

悟凡說道：「記得十年之前，你受智達長老所託，抱了這個孩子進得少林，今日你理該送他出寺下山，在我禪房中架上有一包袱，你速去取拿，在寺外等候。」

一塵忙道：「弟子遵命。」說畢，轉身匆匆而去。

劉稼聽得悟凡囑咐，不由又驚又喜，正欲詢問，祇聞智通長老宣了一聲佛號，說道：「稼兒還不叩謝掌門方丈恩賜。」

稼兒發覺背後有一股勁大無比的掌力擊來，身不由主，膝肋之間微覺一麻，雙足竟然跪下塵埃，知道這掌力乃是智通長老所發，就道：「稼兒叩謝方丈恩賜。」

悟凡一聲苦笑說道：「十載敎養，乃是智通長老的恩賜，你還不快拜謝他？」

劉稼將膝一轉，背身恭恭敬敬向智通長老叩了三個頭道：「稼兒寵蒙和尚伯伯敎養十載，此恩此德，稼兒沒齒不忘。」

智通長老微露感容，閉眼不語。

悟凡陡地揮杖而發，竟然朝準劉稼後腰擊去。

劉稼正在依依不捨，焉知悟凡陡發禪杖，腦後聞得杖風忽至，欲避不及，祇感腰後受禪杖一捲，全身頓被挑起，此時悟凡喝道：「嚴戒汝多造殺孽，佛門慈悲，這三招暫且恕你，速速去罷。」

劉稼全身被悟凡禪杖挑起，人在半空，陡覺有一股力大無比的力量從後襲來，自己竟然軟綿綿的使不出絲毫勁來，一個翻身，人隨勁風所襲，猶如鳶子斷綫那般，朝那院牆牆下直飄而出。

身過院牆，這股勁力始失，身子一沉，頓時跌倒下地，急忙將目一望，見已身在寺外。

劉稼跌在寺外，正自驚愕，却見一塵笑吟吟地將自己扶起道：「務農，能逃出我掌門師傅這伏魔杖法，你還是第一人，這個包袱乃是你上山之時，智達長老帶來的，裏面有什麽東西，你自己去看吧。」

說着，一塵已將劉稼扶了起來，一邊將那個包袱還給了他，又說：「掌門師傅喚我送你下山，嗣後你闖蕩江湖免不了有所化用，我已在包袱之中替你放下了五十兩金葉片，一路之上，你可拿來化用，這柄劍乃昔日智達禪師的遺物，據說是他早年從疆外得來，劍名皓晶，早年智達長老行道之時，曾仗此劍揚名天下，你要珍重了。」

劉稼聽得一塵之語，忙不迭半身躬揖，說道：「劉務農身受少林十載撫養之恩，復又蒙掌門方丈與智通長老如此恩賜，稼兒有生之日，當不忘此隆情大德。」

一塵說道：「適才掌門師傅已對你說了，多造殺孽，逃不了因果循環，總不是一件好事，何況，恩師替你所取之名，你更應牢記含意，來日大仇得報之後，這嵩山麓下還有良田萬頃，屆時你若有意歸農，我當在掌門恩師前代你求索。」

劉稼聽罷，連連稱諾，兩人邊行邊語，不覺已走到嵩山麓下。

此時，晨曦已露，天際猶如魚肚，一塵站住了脚步，道：「常言說得好，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就在這裏與你別了。」

劉稼心中不禁戀戀不捨起來，驀地鋼牙一咬，強制壓下心中難受，作了一揖說道：「稼兒辭別一塵高僧。」

說畢，手抄包袱，刷地一個箭步，掉首就朝東南角方向奔去，一塵不由宣了一聲佛號，悵然轉身回寺。

劉稼祇覺腦中紊亂一片，心想：「記得自從父母在一個荒僻的所在被仇家戳殺之後，就被智達長老帶上少林，交托了智通長老，一幌十載，自己的武藝雖非少林秘傳，可是據智通長老所說，已集諸家之長，然而明明自己的仇家是一個武藝高強之人，而且又不知他姓甚名誰，身在何處，這血仇從何報起，却成了問題，何況，自己身長荒僻之區，後來又被養在少林戒持院中，雖則智通長老在閒談之時也曾經略告江湖瑣事，然而，自己究竟還是初涉江湖。」

劉稼心中嘀咕，却是足不停步，奔了幾個時辰，回首祇見嵩山峯端，不禁大爲詫異，暗道：「敢情自己急不待緩，這三個時辰的工夫竟然已奔出了五十餘里。」

劉稼又覺腹中漸感飢餓，當下放慢脚步，四顧覽望，意下欲尋個飯店，飽腹之後再登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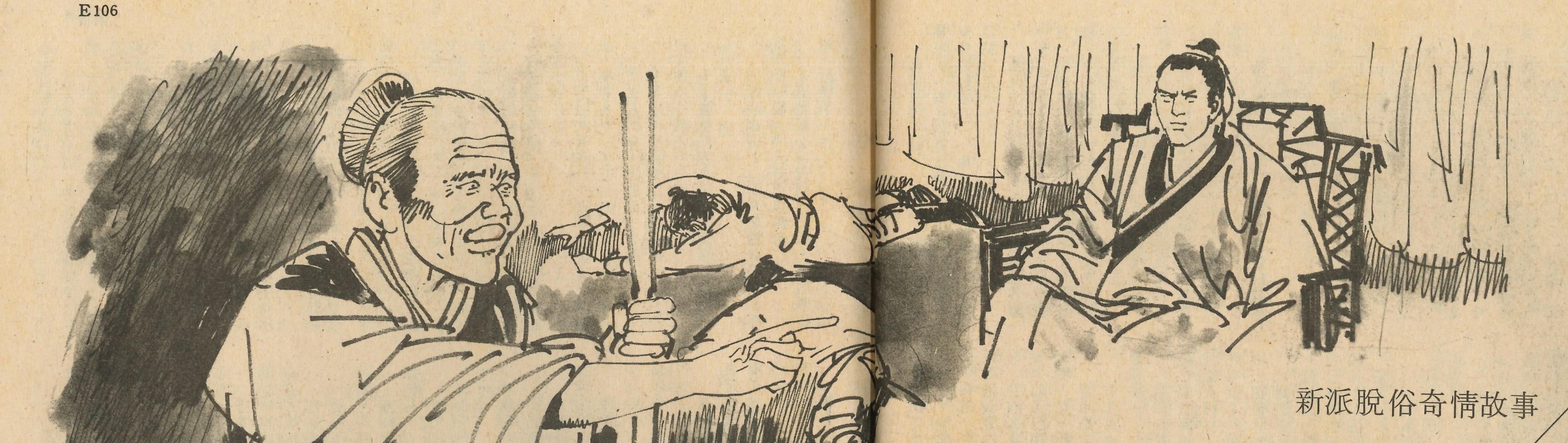
劉稼饑食倦宿，一旬之後，竟已來到洛陽，這一日，劉稼進得城中，祇見街上熙來攘往，熱鬧非凡。他趕了十日路程，心下焦急不已，天涯茫茫，這仇家究竟身在何處？都是難以尋覓，休說十日，就是奔跑十載也屬無用。

於是進得洛陽城中，準備先投了一個客棧，予以冷靜深慮一下，想一個辦法，怎樣去打探仇家究竟是誰？

焉知劉稼正踏進大街一所客棧，店小二朝他上下打量一眼，却雙眉緊皺說：「相公，小店早已客滿，請過別家吧！」

劉稼既聞客棧已滿，祇得退了出來，再尋第二家，焉知在這大街上連走了八家客棧，都推說是早已客滿，劉稼不由咄咄稱奇，暗忖：「這洛陽果然熱鬧得很，竟然家家客棧已滿。」

劉稼正在驚異中，陡見有一匹白馬緩蹄而至這所萬隆客棧門口，馬上騎着一個年約廿一二歲的英俊少年，見他身穿一襲寶藍海青，頭戴方巾，手持摺扇，一眼望去，就知是個耕讀的書生。（未完・一）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臉壇主從昏迷中醒來，一點氣力也沒有，只見十五號的紫臉漢子在守着自己，知道是十五號救了自己，接着十五號在某處山峯找到一石窟，便抱起紫臉壇主飛奔前往，來至石窟中，十五號讓壇主在石床上歇息，自己去起火烤肉，服侍壇主吃喝，十分細心，但他是個神志被迷的人，神情呆怔，紫臉壇主讓他使出劍法看看，從劍法上知道他本是五行門的弟子……次日，紫臉壇主更發現石床、石壁上刻有『洗髓經』的口訣與圖案，兩人十分驚喜，對着那些圖案練習起來，而那些口訣只是給他們練習時參證之用……

洗髓淨臟腑　白石訪眞賢

紫臉壇主舉起雙手，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紫色面具，又把頭上紫色包巾也拆開了，放下一頭披肩秀髮柔聲道：「你從沒看到過我眞面目，現在我讓你瞧瞧，以後我不戴面具時你就會認識了。」

他這一取下面具，呈現在十五號面前的，竟是一個絕色嬌娥，粉臉似玉，秀髮如雲，娥眉淡掃，星眸清盈，配着瑤鼻櫻唇，無一不美，尤其她這番話雖然說得很堂皇，但一張吹彈得破的粉靨上還是飛起了兩片嬌紅，脈脈含情，不勝羞怯！

十五號睜大雙目，看着她幾乎呆住了。他雖然迷失神志，但看到美色，自然還是會動心的，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紫臉壇主一手理理秀髮，嫣然一笑道：「你記住了？」

十五號楞楞的點着頭道：「屬下記住了，壇主妳好美！」

紫臉壇主口中嗯了一聲，又徐徐覆上了面具，再攏起秀髮，用紫巾包好，然後柔聲道：「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要在這裏住很久……」

十五號道：「壇主傷勢好了，就可以下去了。」

紫臉壇主苦澀一笑道：「我傷勢很重，連眞氣都提聚不起來，昨天服了傷藥，還是一樣，一時之間，只怕無法恢復功力，方才看到石床上的字迹，才算有了一綫轉機，這『洗髓經』是達摩禪師遺傳下來的上乘內功，比留在少林寺的『易筋經』還要精深，我流血過多，內力耗盡，只有寄望於『洗髓經』了，要什麼時候才能練得成，還不知道……」

她口氣一頓接着道：「至於你，本是五行門下，因爲被藥物迷失了神志……」

十五號道：「屬下……」

紫臉壇主道：「你聽我說下去，不要打岔，你救了我性命，我無以爲報……當然更不忍心看你神志一直迷失下去，以前我曾聽師父說過，達摩禪師手著『洗髓經』，謂：人生於愛，感於慾，一落有形，悉皆滓穢，欲修佛諦，動障眞如，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先必一一洗淨，純見清虛，方可進修，入佛慧地。只是此經失落已有千年，據我推想，『洗髓經』練成後，既可把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的滓穢一一洗淨，對區區迷失心神的藥物，自然也可以消解於無形，所以從現在起我們就在這裏一起練習，一直到我傷勢痊好功力恢復，你神志恢復清明爲止，才能下山，現在我都和你說清楚了，這些話，你只能放在心裏，以後也不能對任何人說，你知道嗎？」

十五號點着頭道：「屬下知道。」

紫臉壇主道：「我讓你看我眞面目，就是從今天起，你不用再叫我壇主，也不用再自稱屬下了。」

十五號怔怔的道：「但……但屬下叫妳什麼呢？」

紫臉壇主幽幽的道：「我叫方如蘋，你比我大幾歲，我就叫你大哥，你叫我如蘋好了。」

十五號道：「這一來，壇主變成屬下的妹子了。」

方如蘋望着他道：「你不願意？」

十五號道：「願是願意，只是……屬下叫慣了壇主。」

方如蘋嬌笑道：「你不會改口嗎？」

十五號道：「好，屬下改口好了。」

方如蘋一雙清澈的大眼睛眨動了下，含着羞澀的興奮輕輕叫了聲：「大哥。」

十五號心旌爲之一蕩，也吶吶的叫了她一聲：「如蘋。」

方如蘋嗯了一聲道：「大哥，我們該到石床上去練功了。」

十五號道：「我在那邊窟窿裏坐就好了。」

「不！」方如蘋道：「慧善大師在石床上留的字迹上，不是說這張石床通連地脈，在石床上練功可獲大成麽？這張床很大，別說我們只有兩個人，就是有十個八個也坐得下來，你只管在石床上練功，我們住在這人迹不到的石窟裏，在沒有練成以前一直要住下去，還用得着避嫌嗎？」

十五號點頭道：「妳說的有道理，屬下就到石床上去練功好了。」

方如蘋嬌嗔道：「又是屬下。」

十五號道：「是、是，屬下以後不稱屬下就是了。」

方如蘋看他楞得可笑，忍不住嗤的笑出聲來，也沒去理他，兩人各自在石床上盤膝坐下，依照洗髓經第一個坐像，運氣行功。雖然兩人同坐一張石床之上，同練第一個坐像；但却有着不同的感應。

十五號是被迷失了神志的人，心無雜念，更何況他從前練的是五行眞氣，和洗髓經很相接近，方才在左首石窟中試坐之際，已能眞氣佈達全身，這時可不同了，他才一呼吸，頓覺有一股暖氣從「尾龍」沿着督脈直透泥丸，然後再循任脈而下，直達丹田，再由丹田佈達四肢百骸。

暖氣源源不絕的上升，任督二脈，就像長江大河，四肢百骸，好比支流細渠，無不水到渠成，盎盎然，盈盈然，通體舒暢，莫可名狀。

方如蘋重傷之餘，眞氣一直未能凝固，無法運功行氣；但這回坐定之後，同樣感到一股暖氣從「尾龍」透入，漸漸佈達全身，本來虧損的氣機，漸有盈復之機，

心中自是高興。

兩人坐了一囘，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方如蘋首先跨下石床，覺得自己經過這陣坐息，傷勢又好轉了許多，就是走動之際，雙脚也不會軟得站立不穩。

十五號看她下床，也跟着跨下，說道：「這洗髓經眞好，我……我全身好像輕了許多。」

他自稱「屬下」慣了，這囘改稱「我」字，就顯得極爲碍口，但這是壇主交代的，他非改不可。

方如蘋點點頭道：「我也感覺得出來，好像傷勢恢復得很快。」

十五號喜道：「這樣就好，只要妳傷勢好了，我就放心了。」

這話聽到方如蘋耳裏，心頭感到一絲甜意，因爲這話從一個心神被迷失的人口中說出來，那自然是出於一片誠心，絕非花言巧語。

她朝他甜甜一笑，說道：「天快黑了，我們該吃晚餐了，吃過之後，我們再談各人心得好了。」

十五號拿出昨天吃剩的烤麞肉，和黃精，茯苓，兩人吃了個飽，十五號又去舀了一竹筒泉水來，遞給了方如蘋。

方如蘋仰起臉道：「謝謝你，哦，你方才運功有些什麼心得呢？」

十五號就把方才運功的情形，大致說了一遍。

方如蘋喜道：「看來你精進很快，今晚再練一晚，明天就可以練第二式了。」

十五號道．「我們一起練，自然要和妳一起練了。」

方如蘋柔聲道．「不，我傷勢較重，還未復原，要慢慢的來，你已經練會了，就該循序漸進，我們在一起練功，但體質不同，進境各異，你如果先練成功了，就可以帮助我練功了。」

十五號這才欣然道：「對，我先練成了，可以帮助妳，這個我倒沒有想到，那我明天就練第二式，早些練成了才好。」

方如蘋看他只要聽說對自己有利，就要趕快練功，心頭極爲感動，慢慢走到他身邊，婉然道：「你對我眞好。」

十五號訥訥的道：「是妳對我好。」

兩人互相凝視了一囘，石窟外天雖未全黑，石窟中已經暗下來了。

方如蘋道：「我們還是到石床上練功去吧！」

他們住在百丈峯石窟之中，除了練功，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做，因此內功精進極速。

不過半個月工夫，十五號已把洗髓經十二式坐像都練會了。

方如蘋練到第三天，內傷就已全好，內功自然也隨着精進。

只是十五號被迷失的神志，洗髓經似乎並無多大效用，雖然隨着內功精進，比起以前也清楚了不少；但依然似清非清，對他從前的事，還是一點也想不起來。

方如蘋先前認爲洗髓經可以帮助他恢復記憶，消解忘我丹的希望，也落了空，現在洗髓經兩人都練會了，除了自己感覺得到內功比從前精進甚多，但也不知道究竟精進到如何程度？

最使她感到爲難的，那就是十五號了。他這半個月來，神志也清爽了不少，但無法完全恢復清明。忘我丹解藥，只有逢姑婆才有，自己是不是帶他囘轉五雲門去呢？

自己的心願，本是希望他恢復了神志，就不用再去了；但現在爲了求取解藥，看來却又非去不可。

逢姑婆的解藥，沒有師父允准，她是不會給的，那只有暗取……

想到暗取，她心裏就作了決定，無論多難，自己也要取到解藥，使他恢復神志，離開五雲門，自己的心願就了了。

想到這裏，就朝十五號招招手道：「你過來。」

十五號走近石床，問道：「妳有什麽事嗎？」

方如蘋道：「你也坐下來，我有話和你說。」

十五號依言在她身邊坐下。

方如蘋說道：「我們明天就要下山去了。」

十五號一怔，說道：「住在這裏好好的，爲什麽要下山呢？」

方如蘋說道：「你已經知道被迷失了神志，從前的事情，一點都想不起來，對不？」

十五號道：「我聽妳說過很多次，我是服了一粒忘我丹的迷藥，失去了記憶，要我慢慢的想，但我還是想不起來。」

「這就是了。」方如蘋道：「所以我們明天就下山去，這是我想了很多的事，只有重囘五雲門，才能取到解藥……」

十五號道：「不，我不需要解藥，我這樣很好，我們住在這裏不是很好麽？」

方如蘋點點頭道：「住在這裏無憂無慮，脫離世俗，與人無爭，自然很好，只是我的心願未了，自從我們到這裏來的那一天開始，我就有一個心願，一定要帮助你恢復清明，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心願，不論有多困難，多艱辛，我必須做到，這樣我才對得起你……」

「如蘋！」十五號一雙神光湛然的眼睛望着她，說道：「妳太好了……」突然把她摟入懷裏。

方如蘋這半個月來，一顆芳心早就默許，因此被他摟入懷裏，不但沒有掙扎，反而柔順的偎着他，說道：「你聽我說下去……」

十五號根本沒聽到她在說什麽，只覺一顆心跳得很快，低頭說道：「如蘋，妳把面具取下來給我再瞧瞧好嗎？」

這是十五天來，他唯一的請求。

方如蘋想到明天就要下山了，囘到五雲門，他就無法再看到自己的眞面目，等到自己取到解藥，讓他服下之後，他就得儘快離開五雲門，此後，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麽後果，有沒有再見面的日子，都很難說……

她心頭感到一陣凄楚，默默的伸手從臉上揭下面具，一面仰起臉道：「你也取下來再給我看看。」

十五號自然奉命唯謹，很快揭下面具，這十五天來，他練會洗髓經之後，已是內瑩神儀，更是容光煥發，眉宇之間，英氣逼人。

方如蘋看着他這副英俊面貌，心頭暗

道：「我們今天見了這一面，以後不知有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一念及此，忽然幽幽一歎，低下頭去。

十五號道：「如蘋，妳……眞美，再給我看看仔細。」

他用手輕輕的抬起她下巴，只見方如蘋一雙美眸之中，隱隱包着淚水，他這一托起她臉來，兩行淚水就像斷了綫的珍珠一般從面頰上滾落下來。

十五號吃了一驚，輕咦道：「如蘋，妳怎麽哭了？」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舐她的淚水。

方如蘋究是女孩兒家，羞得把一顆頭朝他懷裏躱去。

十五號心旌蕩漾，捧起她的臉，兩片嘴唇一下就落在她櫻唇之上，再也不肯離開。

方如蘋但覺他把自己揑得很緊，心頭小鹿撞得快要湧上喉嚨，喘不過氣來，身子軟棉棉的一下仰跌下去。

十五天相處本已情投意合，這囘乾柴烈火，終於星星燎原，點燃起生命之火！

一個迹近強求，一個並沒堅拒，也算得是水到渠成，這本是好事，只不知這是悲劇還是喜劇？那只有聽任命運去安排了。過了良久，十五號才紅着臉訥訥的道：「如蘋，對不起……」

方如蘋也脹紅了臉，粉頸低垂，迅快整理了一下衣衫，坐了起來，羞澀的道：「你不用說對不起，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你也坐好了，我們商量商量。」

十五號喜道：「妳不怪我麽？」

方如蘋輕柔的道：「是我願意的，怎麽會怪你呢？」

十五號大喜過望，說道：「如蘋，妳眞好。」他又想去攬她。

方如蘋輕嗔道：「快坐好了，方才我話還沒說完，你就……」

十五號傍着她坐好，說道：「妳要說什麽？」

方如蘋道：「明天我們就要下山……」

十五號道：「這裏很好，我不去。」

方如蘋柔聲道：「你一定要去，我們囘五雲門去。」

十五號道：「囘五雲門去做什麽？」

方如蘋道：「你只要聽我的話就好，不用多問，你如果不聽我的話，我就永遠不理你了。」

十五號點頭道：「我聽！我聽。」

方如蘋像哄小孩般朝他嫣然一笑，說道：「這樣才對，哦，你別忘了，我們囘去之後，你就不可再叫我如蘋，仍舊要叫我壇主，自稱屬下。」

十五號道：「這爲什麽？」

方如蘋道：「我說過你不許多問，只要聽我的話就好，還有，你自從練了洗髓經，神志差不多已經清爽了大半，但囘去之後，就要裝作從前那樣，什麽都不知道，有什麽疑問，都要放在心裏，不可問出來。」

十五號道：「我都聽妳的就對了。」

「還有。」方如蘋道：「我們不能說在山上一處石窟中練洗髓經。」

十五號道：「那要怎麽說？」

方如蘋道：「只說我在一處農家養傷，你一直跟隨着我就好。」

十五號點頭道：「這我會說。」

方如蘋道：「你隨我囘去，等到我要你離開的時候，你就要趕快離開五雲門，脫下這身衣服，也揭下面具，走得越遠越好。」

十五號望着她，問道：「那妳呢？」

方如蘋凄然一笑道：「過些日子，我自然會來找你的了。」

十五號總是心神被迷，看不出她臉有凄色，又問道：「妳爲什麽不和我一起走呢？」

方如蘋強作笑容道：「我和你一起走了，他們會起疑心，過些日子，他們就不會疑心我們在一起了。」

十五號道：「這話不錯。」

「好了。」方如蘋臉上又飛起兩片紅雲，羞澀的道：「天已經黑了，你也躺下來歇一囘吧，明天一早，我們就要下山去了。」

×　×　×

四更天距離天亮還有一個更次，天色黝黑如墨。萬松山莊後進一座廳堂上，依然戒備森嚴，燈火輝煌。

大堂上左右兩側站着八名勁裝莊丁，手按刀柄，嚴神戒備。

入門左首一把椅子上坐的是萬少岳，也一身勁裝，腰懸長劍。右首一把椅子上坐的是副總管牟忠恕，也同樣勁裝佩劍。

他們今晚是負責看守夜襲萬松山莊被拏下的五雲門二十二個男女，這些都是神志迷失的人，如今都被點了穴道，躺在堂上。

五雲門這次夜襲，可說全軍盡墨，只逃走了紫臉壇主和一個紫臉漢子。（十五號）

雖然這些迷失神志的人不怕他們逃走，但總管公孫乾還是十分小心，要萬少岳和牟忠恕在堂上坐鎭，另外，堂前、堂後，也各派了八名莊丁守護，而且每一個莊丁胸口，都懸掛了一枚竹哨，只要發現不對，就先吹竹哨傳警，另外在萬松山莊四周，也加強了巡邏。

照說有這樣嚴密的戒備，應該萬無一失了；但却偏偏出了事。

那是四更方過，也就是萬啓岳、清塵道長、霍從雲等人計議定當，各自囘房休息。總管公孫乾因明日一早就要陪同盟主前往白石谷去找奪命郎中仲孫萱，本待囘房休息，心裏還是不放心，又來至後廳，察看了一番，覺得時已四更，不可能會有事，就向萬少岳、牟忠恕叮嚀了幾句，囘身走了。

他剛走沒多一囘，簷前忽然吹進一陣輕風，萬少岳面前登時多了花白頭髮的黑衣老婆子，朝他裂齒一笑，自顧自朝中間走去。

萬少岳驀然一驚，要待站起，竟然沒站得起來，要待大喝，也沒法出聲，一個人就像夢魘一般，動彈不得。

他心知自己已在不知不覺間受制於人，但他還希望黑衣老婦制住的是自己一個，在這一瞬之間，她不可能把廳上的人全都制住，他們武功縱或不是黑衣老婦的對手，但只要有一個人吹起竹哨也就够了。

但他這一希望，也馬上就消失了，因爲黑衣老婦這時已經走向躺在地上穴道受

制的那些人中間，牟忠恕和站在兩邊的八名莊丁，依然毫無動靜連手也沒擧一下。

黑衣老婦朝一排排躺着的人低聲叱道：「起來、起來！」

脚尖蹴動，躺着的人跟着一個個蹶然站起。黑衣老婦脚下極快，眨眼工夫，已從四排人中間像流水一般流過，現在躺着的二十二個人男女都已站了起來

孫必顯，冉文君一眼看到黑衣老婦，不由大喜過望，急忙朝她躬下身去，還沒開口。

黑衣老婦一擺手道：「時間無多，你們快走，老婆子還要把此子帶走。」

話聲一落，擧步朝萬少岳走來，陰笑道：「你是萬啓岳的兒子吧？那就跟老婆子走。」

萬少岳當然毫無抗拒之力，任由她一把挾起，迅速往後退去。

堂上依然燈火通明，但已人去堂空，只剩下副總管牟忠恕還是好好的坐在椅上，八個莊丁還是手按刀柄站立如故，和沒發生什麽事故一般，誰也不會相信沒有半點動靜，竟然出了大亂子。

現在天色已經大亮，第一個來到後進的還是總管公孫乾。

他究是萬松山莊的總管，責職所在，不敢絲毫疏忽回到房中，只和衣躺下休息了一回，看到天色大亮，就起身走出，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到後進來了，站在天井兩邊的八名莊丁，看到總管，就一齊躬身施禮。

公孫乾朝他們含笑點頭，越過天井，跨上石階，還沒跨進廳門，目光一注，不由得呆住了，因為堂上躺着二十幾個人，從外面看進去，可以一目了然，如今地上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了。

公孫乾只當自己眼花，急忙擧手揉揉眼睛，再睜眼看去，堂上還是一個人都不見，那就證明不是自己眼花了！

這些神志被迷，穴道受制的人會到那裏去了？

公宴乾這一急，當眞心頭狂跳，三脚併作兩步，急急跨進堂門，目光一注，牟忠恕看到自己依然坐着不動，八個莊丁站立如故，對自己走入，也恍如不見，左首一把椅子空着，不見少莊主萬少岳的人。

糟了，不但擒下的人悉數逃走，連少莊主都被他們刦持去了。

怎麽會沒有人吹哨子的呢？

他此時已無暇多想，一個箭步掠到牟忠恕身邊，伸手就朝他身上連推帶拍了幾處穴道，那知牟忠恕依然定着雙目，一動不動。

這下不由得把公孫乾給怔住了。

他追隨盟主數十年，江湖上各門各派的點穴手法，大都也大同小異，總有個耳聞，何況他對打穴一道，也下過一番苦功不說，就是憑他幾十年的經驗，也不至於解不開被制的穴道？

難道牟忠恕不是被人制了穴道？心念疾轉，右手又一連拍了他幾處主要經穴，牟忠恕還是無法動彈。

公孫乾不敢躭擱，匆匆回身退出，一脚來至上房。

一名伺候莊主的使女看到總管立即躬身道：「公孫總管早。」

公孫乾問道：「盟主起來了嗎？」

那使女道：「還沒有。」

房中萬啓岳聽到公孫乾的聲音忙道：「公孫總管有事嗎？」

公孫乾道：「啓稟盟主，二十二名五雲門的人，都已逃走，連少莊主都不知去向……」

「什麽？」萬啓岳披衣走出，一臉驚愕的道：「少岳也不見了？這些人不是都點了穴道嗎？這是什麽時候發生的事？這許多人逃出去，怎會沒人發現？沒有人吹哨子？」

這一連串的問話，公孫乾一句也答不出來，只是攢着眉道：「屬下四更光景還去巡視過一次，這些人應該四更以後才逃出去的，少莊主很可能被他們刦持去了，牟忠恕和堂上八名莊丁，全被人點了穴道，而且是一種特殊手法，屬下無能，無法解得開來，所以當時如何發生的情況，也無法問得出來。」

萬啓岳當然知道，公孫乾使的是魁星筆，精於打穴，在江湖上也算得一把好手，連他都解不開穴道，那就不是尋常點穴手法了，一面點頭道：「咱們快走，快去請清塵道長，霍兄他們到後進去。」

公孫乾朝那使女揮揮手道：「快去賓舍請清塵道長，霍大俠他們到後進去。」

那使女領命，匆匆走了。

公孫乾陪同萬啓岳趕到後進。

八名站在天井兩邊的莊丁一齊躬身施禮。

萬啓岳朝一名莊丁招招手，叫他過來，問道：「昨晚四更光景，就是你們在這裏值班？」

那莊丁應了聲「是」。

萬啓岳問道：「那時你們可曾聽到堂上有什麽動靜嗎？譬如有人吆喝，或者打鬥之聲？」

那莊丁驚愕的道：「廳上一點動靜也沒有，屬下等人就站在這兩邊，如果有什麽風吹草動，屬下等人一定會聽到的。」

萬啓岳點點頭，揮手命他下去，一面說道：「這就怪了，少岳一身武功也不算太弱，只可以說經驗不足，牟忠恕隨我多年，發覺不對，不可能不出聲，除非昨晚來了一位特強高手，人未照面，就已出手把他們全制住了……」

公孫乾道：「目前也只有這樣解釋，才說得通。」

萬啓岳踏進大廳，目光一注，果見牟忠恕坐在椅上，八名莊丁按刀而立，一動不動，中間一大片空地，昨晚拏下的二十二個五雲門的人已經一個不見。

廳上當然沒有一點打鬥痕迹，這只要看牟忠恕坐得很安詳，八名莊丁手按刀柄，從他們神色上看，只是嚴陣戒備，毫無驚怒之色，就可知道他們根本沒有發現敵人，就被制住了。

萬啓岳緩步走近左首兒子坐過的一把木椅，也一眼可以看出椅子是斜放的，可見當時萬少岳面向堂門而坐，如果他發現敵人必然迅快的站起，那麽椅子就會移動，但如今看來萬少岳也沒發現敵踪了。

萬啓岳道：「公孫總管，你去看看後面還有八名莊丁，是否也被制住了？」

公孫乾迅快從屏後繞出小天井，兩邊

走廊上也站着八名莊丁，手按刀柄而立，一動不動，顯然被人制住了穴道，由此可見，敵人是從後面進來的，也是從後面逃出去的了。

他回入廳上，說道：「後面八名莊丁果然也被制住了。」

他不待盟主吩咐，走到階前，朝站着的莊丁吩咐道：「你們去一個人，叫萬祿，萬興兩人到廳上來。」

萬祿，萬興就是昨晚分派在萬松山莊之後一帶巡邏的兩個領隊，一名莊丁答應一聲，就往前院奔去。

這時只見一名使女領着清塵道長，霍從雲，年嵩昌，柳飛燕四人從天井過來。

公孫乾連忙迎下階去，拱手道：「道長，霍大俠，年大俠，柳姑娘早，盟主正在堂上恭候四位。」

清塵道長稽首道：「公孫總管好說，盟主一清早見召，不知有什麽事嗎？」

公孫乾道：「昨晚四更之後，五雲門被擒的人全已逃走，連敝莊少主都被刦走了。」

清塵道長一呆，說道：「會有這等事？那是咱們剛回房休息，就發生了這樣事情，怎不立時通知貧道等人呢？」

公孫乾道：「說來慚愧，這件事還是天亮之後，在下到這裏來才發現的，當時一點警兆也沒有，連站在天井兩邊的八名莊丁都沒聽到一點聲息。」

年嵩昌聽得大急，問道：「咱們怎不派人去追。」

公孫乾苦笑道：「他們走了已有兩個時辰，沒有留下一點綫索，副總管牟忠恕被人用特殊手法制住穴道，無法解開，因此連當時到底如何發生的情形，都一無所知。」

霍從雲道：「不錯，咱們還是先瞭解了當時情況，再作道理，年老哥也不用担心，如今咱們已經知道令郎等人是五雲門刦持去的，雖被迷失神志，好在目前並無兇險，大家慢慢設法去向五雲門要人……」

說話之時，已經跨上石階進入大廳。

萬啓岳拱手道：「諸位道兄，這眞是太意外了，昨晚四更之後，居然人不知鬼不覺的被他們把人全救走了，而且還擄走了犬子少岳。」

清塵道長道：「盟主急也無用，事情既已發生，咱們就只有謀求善後，如何救人，這位牟副總管穴道受制，咱們先設法把他解開穴道，也許可以從他口中，說出昨晚的情形來……」

他隨着話聲，已經走到牟忠恕身邊，伸手在他身上推拏了一陣，接着搖頭道：「貧道慚愧，他好像並非穴道受制……」

回頭朝霍從雲道：「霍施主行走江湖，經驗豐富，不知是否看得出他是何種手法所制。」

霍從雲心知這位老道乃是當代武當名宿，練的又是內家太極氣功，連他都解不開，只怕自己也未必解得開了。

聞言拱拱手道：「道兄是內家正宗，都看不出來，兄弟就更難下手了，不過據兄弟所知，許多旁門手法中，有一種陰手封穴，並非點穴，但功効和點穴相同，不知內情，施以解穴手法，是無法解得開的，但這種手法，子不過午，過午即解，用不着解穴，但牟副總管是昨晚在場的人，可能聽到或者看到什麽，此時距午刻還有兩個時辰，時光寶貴，那只有一個辦法，或者可以一試，只是……」

萬啓岳道：「霍老哥既能說出陰手封穴，那就請你試一試，能否把他的穴道解開？」

霍從雲爲難的道：「兄弟也只是聽家師說過，從未遇上過陰手封穴，而且也確不定牟副總管是不是被陰手所制？而且陰手封穴，在沒到自解的時辰之前，要解開他被封穴道，唯一的辦法，就是替他輸氣衝穴，萬一稍有差池就會逆血攻心……」

萬啓岳道：「不要緊，霍老哥只管施爲好了。」

霍從雲道：「盟主既然這麽說了，兄弟只好勉爲其難，運氣試試了。」

說完，走到牟忠恕背後，右手緩緩伸出，抵在他「靈台穴」上，一面催動眞氣，輸了過去。

清塵道長心中暗道：事有未曾經我學，這位霍施主，武功修爲，見識淵博，在九大門派，很難找得出這麽一個人來，九大門派焉得不日趨式微？

就在此時，只聽霍從雲低喝一聲：「快與兄弟輸入的眞氣會合，衝向手太陰經『雲門穴』！」

大家急忙擧目看去，牟忠恕滿頭大汗，臉色赤紅，長長舒了一口氣來。

霍從雲已經放開手掌，也吁了口氣道：「總算幸不辱命。」

牟忠恕及時睜開眼來，看到盟主，急忙站起身，惶恐的道：「盟主……」

萬啓岳問道：「忠恕，你昨晚被什麽人制住的穴道？可曾看清楚嗎？」

牟忠恕道：「屬下並沒看到人。」

萬啓岳又問道：「那麽你可曾看到什麽人把五雲門的人救走的？」

牟忠恕吃驚道：「什麽？五雲門的人被人救走了？」

他回頭望望廳上，昨晚躺在地上的人，果然一個人也沒有了，這下可把他驚出一身大汗，惶恐的道：「屬下該死，屬下怎麽會一點也不知道，這……這……」

萬啓岳一擺手道：「這不關你的事，昨晚來人身手太強了。」

公孫乾道：「昨晚只逃走了一個紫臉壇主和一個十五號，十五號是心神被迷失的人，那一定是紫臉壇主了。」

霍從雲道：「兄弟和紫臉壇主交過手，此人武功雖然了得，但也並未高明到那裏去，何況突圍之時，左肩中了兄弟一劍，最後他是拚受兄弟一掌，趁着掌風之力往外飛去的，敝派的劈空掌，掌力之中含有極大震力，他就是擧掌迎擊，都會震傷內腑，何況負傷之後，拚受這一掌，以兄弟推想，此人縱然不死，也負了極重內傷，沒有三個月調養，絕難恢復體力，昨晚來人，非但不是他，而且身手也高出紫臉壇主甚多。」

只見大廳門前走近兩名莊丁，垂手道：「總管傳喚小人，可有什麽吩咐？」

這兩人正是昨晚負責萬松山莊後巡邏的兩個領隊萬祿，萬興。

公孫乾問道：「昨晚四更，你們每隊八人，巡邏莊後，可曾看到什麽人從莊中

出去麽？」

萬祿道：「回總管，小的一隊和萬興的一隊，一隊由東向西，一隊由西向東，中間每隊休息不過盞茶的工夫，始終沒見有人出去，看到了，總管吩咐過就先吹哨子。」

萬興接口道：「是的，昨晚絕不會有人出去。」

公孫乾心知再問下去也問不出所以然來，這就揮手道：「好，你們退下去。」

萬祿，萬興躬身退下。萬啓岳道：「諸位道兄，請到書房裏坐吧！」

一行人回到書房落坐，一名使女送上香茗，一面在小圓桌上放好碗筷，回身退出，不多一回，就端來一鍋稀飯，四碟小菜，和兩籠大肉包。

萬啓岳站起身道：「來，大家請用早點，公孫總管，你也坐下來一起吃一點，大家好商量事情。」

公孫乾應了聲「是」，陪同大家在下首坐下。使女替大家裝好了稀飯送上。

年嵩昌急得連稀飯也喝不下，抬目道：「盟主，現在該怎麽辦呢？」

清塵道長道：「依貧道的看法，五雲門所統率迷失神志的人，大都是刼持了各門各派的門人，這事已不容各大門派袖手，因此貧道覺得盟主應該傳出金令，要各大門派挑選高手，共同對付五雲門，由盟主親自主持其事。」

年嵩昌不待萬啓岳開口，連連點頭道：「師兄說得極是，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可行了。」

萬啓岳也因兒子遭人刼持，失去了平日的鎮定，點頭道：「公孫總管，咱們就發武林金劍，要各大門派挑選高手，到萬松山莊集合。」

公孫乾又應了聲「是」。

清塵道長又道：「第二件事，也十分重要，那就是去找奪命郎中仲孫萱……」

萬啓岳點頭道：「道兄說得極是，此人確是十分重要，譬如昨晚之事，咱們如有解藥，早就給所有的人解去迷藥，就不至於重落五雲門之手了。」

清塵道長道：「貧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能把仲孫萱找來，當然更好，否則也希望他能給咱們配製解藥，以應急需。」

萬啓岳道：「白石谷離此不遠，兄弟和公孫總管本來打算今天去的，不料却發生了昨晚之事，公孫總管，咱們早餐之後，還是去一趟白石谷就是了。」

公孫乾道：「發出金劍令，都要盟主親筆簽名，今天只怕走不了了，但如果今天發出金劍令，較近的形意，白鶴二門，明天即可趕來，其他門派，也將陸續趕到，盟主只怕沒有時間到白石谷去了。」

他說的沒錯，盟主發出武林金劍，人家趕來了，盟主自然要親自接待才行。

萬啓岳道：「那該如何？」

公孫乾沉吟道：「屬下覺得盟主備上一封信，請霍大俠辛苦一趟，定可找到仲孫萱的了。」

萬啓岳還沒開口，霍從雲已經開口道：「只要盟主備了信，兄弟自當効勞。」

萬啓岳抱拳，說道：「那就偏勞霍老哥了。」

大家用過早點，萬啓岳就親筆寫了一封信，交給霍從雲。另外又要帳房分繕了十幾封信，由萬啓岳親筆簽了名，要副總管牟忠恕和兩名外管事分別乘馬趕赴各大門派送信。

柳飛燕道：「大師哥，你去白石谷，小妹也要去。」

霍從雲心知小師妹生性好動，她一個人躭在萬松山莊，也確實無聊，這就領首道：「好吧，不帶妳去，妳心裏會不高興，帶妳去了，妳又會給大師哥惹事。」

柳飛燕嬌靨一紅，說道：「我才不會呢！」

午餐之後，霍從雲和小師妹離開萬松山莊，朝北峽山而來。

北峽山，古稱夾石山，在桐城以北，但其實北峽山脈，東起巢縣以南，西至桐城以北，橫亘三百餘里，山峯綿連，山名也因地而異。

仲孫萱隱居的白石谷，就是白石山一處幽谷之中。

白石山是巢湖和白湖之間，並不難找，霍從雲和師妹柳飛燕第二天中午，就趕到白石山下。

霍從雲望着潔白的山石，微微一笑道：「找白石谷易，找仲孫萱難，咱們現在就要找白石谷了。」

柳飛燕道：「白石谷顧名思義，一定是一座山谷，咱們遇上山谷一個個的找過去，總會找到的，只要找到白石谷，還怕找不到仲孫萱嗎？」

霍從雲笑道：「白石山雖然只有一座，但附近周圍羣山起伏，大小山谷，何止數百，一個個找過去，那要找到幾時？」

柳飛燕道：「那怎麽辦？」

霍從雲笑了笑道：「不要緊，仲孫萱是藥王門的掌門人，他既然遯世隱居，準備終老是鄉，自然要找一處山川靈秀之處卜居，不會住到亂石峥嶸的荒谷之中，這只要看他把定居之所叫做白石谷，就可以想見了，所以咱們登山涉澗之時，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了。」

柳飛燕喜道：「大師兄這話不錯，我們那就快點走吧！」

霍從雲道：「不忙，這時已經响午了，咱們吃些乾糧再走不遲。」

兩人就找了塊大石坐下，取出乾糧，各自吃着。

突然，霍從雲目光一抬，低喝道：「有人來了，咱們快躲一躲，看看來的是什麽人？」

身形一閃，很快就隱入石後。柳飛燕也不怠慢，一下閃到另一個大石後面。

過了一回，才聽一陣橐橐履聲，一個人肩挑藥鋤，鋤上還掛了幾束草藥，沿着山澗走來。柳飛燕側臉看去，這人是個面貌清癯的瘦高老者，身上穿的是雖是青衣大褂，但形貌俊雅，一看就知是個山林隱逸之士。他走得不快，步履却極爲輕健。

霍從雲直等他走出老遠，才從石後閃出。柳飛燕也跟着走出。

霍從雲微微一笑道：「妳看到了？」

柳飛燕道：「大師哥認爲這人就是仲孫萱嗎？」

霍從雲道：「很有可能，這裏白石山，隱居白石山的只有一個仲孫萱，何況他肩頭又挑着藥鋤。」

柳飛燕道：「我們要不要跟他去？」

霍雲從道：「咱們正愁沒人領路，自然要跟他去看看，如果他住在白石谷，那就對了。」

兩人這就沿着山澗遠遠跟了下去。

前面瘦高老者當然不知道他身後有人跟蹤，還是走得從容不迫循着山澗而行。

這條山澗，溪流潺湲，兩邊都是大大小小的山石，沿溪而行，也就是踏着纍纍亂石而行，走了片刻工夫，山澗盡頭，也是一座山谷的谷底了。

中間果然有一座竹屋，搭蓋在一片空地，四週竹籬圍繞，竹籬裏面，是一片花圃，種了許多不知名的花草。

這時那瘦高老者已經推開柴門，走了進去。

霍從雲、柳飛燕站在遠處，看他穿行花圃，進入竹屋，然後關上了兩扇板門。

柳飛燕道：「大師哥，我們可以過去了。」

霍從雲道：「慢點，妳沒聽公孫總管說麽？他隱居此谷，杜門謝客，不但不肯再替人治病，連仲孫萱都不肯承認，咱們此時上去叩門，豈不是說咱們是跟踪他身後來的？正犯了他的大忌，因此咱們還是在這裏歇一回，再過去，才不致引起他的誤會。」

兩人這就在谷口不遠，堪堪坐下，霍從雲口中輕咦一聲，說道：「師妹，快躲起來，又有人來了！」

谷口都是比人還高的亂石，兩人很快就閃到了亂石後面。

這回來的人脚下極快，而且人數也有四五個人之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身穿一件青布長袍，昂首而行。他後面跟着四個一身勁裝的漢子，個個脚下矯捷，轉眼之間，已經從兩人經過，進谷而去。

柳飛燕看得神情一緊，低聲道：「大哥，走在最前面的人，就是五雲門江南分壇的領隊孫必顯！」

霍雲從點頭笑道：「走在他身後第三個就是妳二師兄。」

柳飛燕吃驚道：「那……」

霍從雲道：「快，別多說，咱們跟進去。」

兩人立即展開身法，追入谷去。

跟踪，當然要跟在人家後頭，但兩人快跟到谷底，霍從雲往後擺了下手，就倏然停住。柳飛燕趕緊刹住身形。

霍從雲低聲說道：「咱們從左邊繞過去。」

話聲一落，人已疾如飛鳥，往左邊掠去。柳飛燕不敢怠慢，也立即長身而起，跟着大師哥身後掠去。

這谷中沒有什麽樹林可以掩蔽行藏，一個人飛掠得最快，最多也和飛鳥一樣，何況人的身子，比飛鳥何止大上百倍，你就是站在遠處，不是一樣可以看到飛鳥橫空掠過麽？

但這就是霍雲從胆大心細，江湖經驗老到之處，瘦高老者已經進了竹屋，又已掩上板門，當然不會看到。

孫必顯和四個漢子這時正朝竹屋前面走去，自然面對竹屋，他們背後沒長眼睛，相距又遠，也聽不到衣袂飄風之聲，是以兩人向左掠去，不會有人注意。

霍從雲、柳飛燕已經落到竹屋左首七八丈外一方竪立的大石之後，蹲了下來。

孫必顯走在前面，走近籬笆，就脚下一停，抬手道：「上去一個，問他裏面可有人嗎？」

前面一個勁裝漢子答應一聲，立即走上前去，擧手叩着木門大聲叫道：「喂，裏面有人嗎？」

屋中沒有人答應。

孫必顯道：「再敲。」

那漢子又擧手敲着門，大聲叫道：「喂，裏面有人嗎？」

他把木門敲得蓬蓬作响，就算在谷口也可以聽到了，瘦高老者剛剛進去的人，豈會聽不到？但屋中依然沒人回答。

霍從雲看得暗暗一笑，仲孫萱果然不願有人打擾他，才不出聲的。

孫必顯這回沉不住氣了，口中哼了一聲，抬手道：「不用敲了，你把門撞開就是了。」

那漢子果然不再敲門，右手抬起，蓬的一聲，把門震開。

孫必顯一抬手，前面兩個勁裝漢子就並肩擧步當先走入。孫必顯大模大樣的走在兩人身後，他身後又跟着兩個勁裝漢子，穿行花圃，來至竹屋前面。

走在前面的兩個漢子立即左右分開，站到邊上。孫必顯身後的兩個漢子也同時迅快向左右站了開去。

現在孫必顯站在中間，正好面對竹屋中間兩扇板門，臉上深沉一笑，洪聲道：「仲孫先生在家麽？」

他話聲堪堪出口，忽然輕咦一聲，上身搖了兩搖，砰的一聲，往地上倒去。

霍從雲、柳飛燕兩人看得方自一怔，但聽砰砰砰砰四聲，站在兩邊的四個勁裝漢子也不約而同身子一横，撲倒地上。

柳飛燕眼看二師兄倒地不起，心頭大急，低聲道：「大師哥，二師哥他……」

霍從雲目注竹屋，低聲道：「快別說話，我看竹籬笆裏面那片花圃大有古怪，他們似是吸到了毒物，才昏過去的，且看仲孫萱如何處置？」

他話聲方落，果見竹屋中間兩扇板門呀然開啓，瘦高老者緩步走了出來。他看到簷前躺臥的五人，瘦削臉上忽然流露出詭異的笑容！

此人你初次見到他的時候，因爲皮膚白皙，看去貌相清癯，頗爲俊雅；但此刻目覩五個人都昏倒在地，所流露出來的神色，竟然無比詭異，鷹鈎鼻往上掀起，笑得好不深沉！

柳飛燕道：「大師哥，這人不像是個好人。」

霍從雲道：「一個久走江湖的人，本來就很難從他臉上看出好壞來。」

瘦高老者朝五人打量了一眼，他自然可以從五人身上衣着，和站立的位置，一眼就可以判斷得出來，孫必顯是這五個人的頭兒，他擧步走到孫必顯的面前，稍微彎了下腰，左手手指輕輕一彈。

這一彈果然如响斯應，孫必顯昏倒的人忽然睜開眼來，人也隨着骨碌翻身坐起，目光驚異的望着瘦高老者失聲道：「閣下大概就是仲孫先生了？」

霍從雲低聲道：「此人居然還是用毒能手！」

瘦高老者這一瞬間已經收起了詭異笑容，又變得貌相清癯，温文俊雅，朝孫必顯含笑道：「朋友方才穿行花圃，吸入了花圃中少許花香，現在已經不碍事了，有話請起來說吧！」

孫必顯依言站起，抱抱拳道：「兄弟幸蒙仲孫先生施救，只是兄弟四個手下，還昏迷不醒，仲孫先生可把我們一併救醒了？」

「他們不碍事。」瘦高老者淡淡一笑道：「老哥找上蝸居，不知有何見教，不妨先說出來聽聽？」

「不碍事」，就是說四人並無性命之憂，只是他先要聽聽來意。

這也難怪，你來了五人，來意不明，總得留上一手才行。

孫必顯也是老江湖，豈會聽不出他的心意？立即抱抱拳笑道：「兄弟奉敝上之命，特地來拜訪仲孫先生的。」

瘦高老者呵呵一笑道：「老朽不是仲孫萱，老哥找錯人了。」

他果然不承認。

孫必顯在他說話之時，忽然轉過身，走近左首第一個勁裝漢子身邊，蹲下身去，雙手捧起一隻朱漆小木箱，神色恭敬的道：「敝上久仰仲孫先生高名，要兄弟奉上幾式微物，不腆之敬，務請仲孫先生笑納。」

一個不承認他是仲孫萱，一個却一口咬定他是仲孫萱。隨着話聲，把小皮箱放到簷前一張小石桌上，隨手打開了箱蓋。

這一打開箱蓋，登時寶光晶瑩，這隻朱漆小木箱中裝的赫然是珍珠、瑪瑙、翡翠、珊瑚，件件都寶光閃爍，眩目生花！

這一箱珠寶，竟然價值連城，別說一個江湖人，終身不曾見過，就算富甲一方的大戶人家，也未必拿得出來！

瘦高老者不禁目光一注，流露出貪婪之色，口中呵呵一笑，說道：「貴上寵賜如此貴重之物，老朽如何能收？呵呵，老朽還沒有請教老哥尊姓大名？」

這話，他已經動心了！

霍從雲暗暗攢了下眉，心想：自己來晚了一步，仲孫萱收了五雲門的重禮，自然不肯再為自己配製解迷藥物了！

哦，五雲門肯出如此重禮，敢情也是為了仲孫萱能解他們「忘我丹」之故了。

孫必顯自然聽得他口風已轉，連忙陪笑道：「兄弟孫必顯，區區薄禮，敝上已經深感不成敬意，仲孫先生再要推辭，兄弟就無法回去覆命了。」

瘦高老者淡淡一笑道：「貴上要孫老哥來找老朽，不會沒有事情吧。」

「是，是。」孫必顯連聲應是，接着道：「敝上也沒有交代兄弟什麼，完全是仰慕仲孫先生高名，擬敦請先生担任敝門供奉，這是敝門的聘書，請先生過目。」

他在說話之時，已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大紅封套，雙手遞了過去。

「嘿嘿，嘿嘿！」瘦高老者一手接過大紅封套，口中發出一陣得意的沉笑，然後從紅封套中抽出一張聘函，略為過目，點點頭，抬目問道：「孫老哥在五雲門江南總分壇，担任什麼職司？」

孫必顯連忙回道：「兄弟是紅南總分壇的總領隊。」

他本來只是左領隊，現在已經陞了官啦！

瘦高老者一手摸着頦下一把花白山羊鬍鬚，又道：「老朽應聘之後，這供奉比你孫老哥的總領隊是那一個的職位高？」

孫必顯連忙躬着身陪笑道：「仲孫先生乃是敝門總壇供奉，和門主並起並坐，卑職……僅是某一地區總分壇的總領隊，和仲孫先生何啻天壤？」

瘦高老者欣然道：「這麽說，老朽這供奉的職位，高過你孫老哥甚多了？」

孫必顯連連躬身道：「是，是，你老高過卑職，少說也有十七八級……」

「那好！」瘦高老者道：「老朽要你去辦一件事，你自然要聽老朽的指揮？」

孫必顯聽得一怔，抬眼望着瘦高老者遲疑的道：「你老不知有何差遣？」

瘦高老者森笑道：「孫總領隊不用多問，跟老朽就是了。」

孫必顯臉有難色，口中說了兩個「這」字：「這……這……」

瘦高老者沒去理他，只是朝躺在地上的四名勁裝漢子，左手屈指輕彈，說也奇怪，四個勁裝漢子經他屈指輕彈，忽然一躍而起，全已清醒過來。

瘦高老者冷然道：「要他們跟老朽來。」舉步越過花圃，往外行去。

孫必顯心裏縱然不願，但也不敢違拗，只得朝四人揮了揮手，緊接着瘦高老者身後而去。

柳飛燕道：「大師哥，咱們要不要跟下去呢？」

霍從雲笑道：「自然要跟下去了，據愚兄猜測，此人不可能是仲孫萱。」

柳飛燕道：「那他會是什麽人呢？」

霍從雲道：「此人假冒仲孫萱，必是和仲孫萱有關的人了，而且此人還精明用毒，咱們跟下去，至少得和他保持六七尺距離，方可無虞。」

柳飛燕道：「大師哥，你看他帶着孫必顯去做什麽呢？」

霍從雲笑道：「愚兄又不是神仙，如何猜得出來？但他要孫必顯替他辦事，自然因孫必顯有四個武功高強的手下之故，他雖精於用毒，武功未必甚高，他要去找的人，想必也會用毒，他使毒既勝不了對方，只有求助外人了。」

說話之時，瘦高老者領着孫必顯和四個勁裝漢子，脚下輕提，已經出谷而去。

柳飛燕道：「大師哥，我們快走。」

霍從雲道：「這條山徑，並無岔路，也極少可以掩蔽之處，咱們要跟蹤他們，該落後得遠一點，才不致被對方發現。」

柳飛燕道：「大師哥，我們要不要救二師哥呢？」

霍從雲沉吟道：「照說，咱們既然遇上了，自該把二師弟救下來；但問題是咱們沒有解迷藥物，救下來了，又有何用？愚兄認為咱們求取解藥，比救人更急，咱們不去救他，二師弟除了神志被迷，一樣活得好好的，以他的武功，可說不會有任何危險，暫時只好不用去管他了。」

柳飛燕道：「大師哥說得是。」

（未完·九）

短篇武俠故事

莫凡·文
可飛·圖

冷血金鈎

木雕佛像

初春二月。

昨夜的一場驟雨，直至拂曉才停息。濃霧逐漸地被陽光所驅散，遠方的騎田山像一幅潑墨畫，在乳白色的天空下，透着一種朦朧的美。

荒郊的幽徑，可以隱約的聽見鳥兒輕脆的啼叫聲，它們被雨淋了一夜，有的正抖着翅上的水珠，有的已經騰空飛去。

雨雖然是停了，然而那濕沉沉的水氣，和泥濘不堪的道路，實在令人難受。

又是一天的開始，每當旭日東昇時，總是給人們帶來新的希望。

一大早，就有人趕路。

有個漢子做莊稼打扮，頭戴斗笠，身着粗布寬衣，足穿草鞋，推着一輛獨輪車緩緩而來。

車上除了載着些包裹行李外，還坐着一位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婦人。

他們朝北方而去。

× × ×

午時已過，這個莊稼漢仍舊機械似的推動車子，繼續向前行駛。

不知是何原故，方才他們經過一所野店，也不稍做休歇。

路，沒有起點，亦沒有終點，到處都有，好像走不完似的。前面的林中，突然只見鳥雀集羣飛起。

莊稼漢低聲道：「小心，可能有人擋道。」

老婦人沒有答語，只是點了點頭。他

隱藏機密

們佯裝泰然繼續前行。

突然，前面的道路中站了四名持械大漢，擋住去路。

為首的一臉兇樣，身穿灰衣，肩扛一桿六尺長的奇門槍，一副盛氣凌人的模樣，令人反感。

身後三人，排成半月狀，一看就知道訓練有素，他們的左手執着圓形藤牌，右手握住犀利單刀，那即是作戰中最著名的藤牌刀陣。

這些兵刃在陽光下，給照得閃閃發亮，刺眼異常。

莊稼漢見了慢慢停下獨輪車。

他躬身哈腰道：「四位爺，小的路經貴地，麻煩各位借個光，讓讓路。」

灰衣漢陰沉地道：「你們可姓趙？」

莊稼漢陪笑道：「我們不姓趙，小的姓李，木子李。」

灰衣人把奇門槍往地上狠狠地一頓，冷笑道：「二位，在我米七的面前，就不用裝蒜了。」

莊稼漢攤攤手，傻乎乎地說道：「這位爺，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小的實在聽不懂！」

米七不耐煩的道：「姓趙的，你們龍虎雙傑的字號，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氣，今天見了我米七，又何必畏首畏尾的裝起蒜呢？」

車上的老婦人一聽，已經壓不住怒火，他不等莊稼漢答話，就先從包袱下，抖

出了一條粗約盈寸長有五尺的盤龍三節棍來。

「啊——」長嘯一聲，從車上騰身躍起，宛如一隻展翅的巨鷹直撲米七而來。

三節棍這種兵器，變化多端，長短兼具，米七一看來勢兇猛，硬架不得，連忙縱身跳向藤牌刀手的後方，這招「旋子飛」閃避得輕妙極了。

藤牌刀手和米七的配合，也極有默契，當米七旋起之時，他們立刻蹲身讓過，然後將藤牌高舉至頂上，伺候來襲。

「砰！」的一聲巨響，讓人聽了震耳欲聾。

三節棍結結實實的砸在藤牌上，雖然持者無絲毫損傷，但已足够震得持者全身發麻，胆顫心驚。

由於用力過猛，老婦人頭上的包中，假髮散落在地，立刻顯現出一個精悍的青年。

一襲未成，又生一襲。

莊稼漢大喝道：「二弟，讓開！」

那佯裝老婦人的青年聞聲，左手一帶緊，收回前端棍頭，朝着路旁草叢滾了過去。

莊稼漢急忙使勁推動獨輪車，同時從車板下抽出了一柄明晃晃的朴刀。

獨輪車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好似一頭受驚的瘋牛，猛衝向藤牌刀手。

他們見勢，倉卒使了個滾地葫蘆，分向兩旁走避。

車子繼續向前飛奔，眼看距離米七不及二尺！

他似乎早做了安排，雙脚一彈，騰空越過來車，掄槍直刺對方咽喉，口中厲叱道：「找死！」

莊稼漢毫不示弱，朴刀向右上斜揮，消去來槍，緊接着脚踏左側弓步，反刀掄回，照着米七的右脚砍去。

米七反應極佳，提起右足，成了金鷄獨立，同時壓下槍尖，立變「撲槍式」。

只聽「噹！」的一聲，朴刀硬生生的被奇門槍盪開。

米七順利封住對方後，斜上左足成弓步，陡然挑起槍尖，直攻莊稼漢的胸口。

莊稼漢眼明手快，急退右脚，側身避過。

兩人一來一往，旗鼓相當。

而那旁的青年，揮動着三節棍，彷彿一個巨大的車輪，不斷的旋轉着。

虎虎風聲，十分懾人，三名藤牌刀手曉得厲害，都不敢輕越雷池，目前他們只有圍繞着棍圈四週游動，借此阻擾二人聯手。

青年掄了片刻發現三人不作攻擊，均想以逸待勞坐享其成，故突然跨步，揮動節棍向右側的那人擊去。

「啪！」的一聲，並未命中。

右側的藤牌刀手，因爲方才接過一棍，震得他虎口欲裂，此次那肯再上當，所以他見來棍，即狠狽往後遁走。

在青年揮棍右擊時，左側顯然暴露出一個極大的破綻。

左後方的藤牌刀手，趁此漏洞，滾身偸襲。

豈知使三節棍的青年，用的正是「聲東擊西」。右擊是佯攻，其目的是在引誘左側的人出襲，如今已被料中。青年一個回身，三節棍猶如靈蛇之尾，抽向左後方而去，勢快且疾。

又是「砰！」的一聲撞擊。

那藤牌刀手偸襲心切，沒料到對方有此一擊，雖然勉強用藤牌擋住，但是仍然被震得顚退數步。

斯時，正前方的藤牌刀手，縱步攻來，援救同伴。

青年陡的調頭，又是一棍甩下。

先是「砰！」的一响，中段的棍子擊中藤牌。

隨後「唷！」的一聲慘叫，前段棍順藤牌邊緣折下，擊中漢子的背心，當場噴出一口鮮血。

青年毫不放鬆，緊接着右腿飛起。

「碰！」一聲巨响，那漢子連藤牌帶人，往後跌去。

藤牌刀陣在瞬間被破。

青年猶如一頭猛虎，衝出了栅欄，朝米七飛撲過去。

棍勢猛銳無比，米七一駭翻身避開。

青年急叫道：「大哥，快走！」一把往莊稼漢推去。

莊稼漢見自己手足處身危地，自然捨不得逃離。

青年一面揮起三節棍拒敵，一面又喊道：「快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此刻，莊稼漢唯有把心一橫，忍痛奔向林中的馬匹。

米七慌道：「快！快攔住他。」

藤牌刀手雖然想去阻攔，可是，青年手中的三節棍，揮動得比方才更猛，更快，快得潑水不入。

莊稼漢解開了韁繩，先趕走了三匹馬，以防敵人追擊，自己跨上最後一匹，正欲策馬離開。

米七眼見攔阻的行動，爲青年的三節棍完全封鎖，眼巴巴的望着到口的熟鴨子又要飛去，豈能善罷甘休？

忽然，他想起了靴筒中的飛刀，立即彎身抽出，向莊稼漢的背心擲去。

一道藍色的光圈，在空中盤旋，速度快若閃電。

乍聽「唷！」的一聲。

莊稼漢後背挨了一刀，深至肺腑，痛得他幾乎暈死過去。可是，意志仍想不允許他如此，貼住馬背，忍痛拉緊了韁繩，向前急奔而去。

慘叫聲响起之際，青年回頭觀望。一個分心，出手緩慢了，米七即時出槍阻擾，佔了整個優勢。

在這個同時，藤牌刀手重新以品字形的三個不同方位，滾身出刀，往青年下盤掃來。

青年驀然大吼一聲，提氣破空而起，置身於空中，因爲無法借力，無論攻擊或防禦，都比登天還難。

就在這個時候——

米七陰笑，縱身舉槍前扎，勢如脫矢，既狠且毒。

「哦——」一絲哀號，發自青年的口中。

他的身子爲奇門槍刺穿，頓時目瞪口呆，整個人如隕石般的墜下。

「咚！」那未乾的水坑，濺起無數的泥濘。

鮮血從青年的胸口噴出，一場慘烈的激戰始告平息。

× × ×

路旁的林中有一頭野獸，在蘆葦叢裏奔馳着。

速度快得令人驚訝，不一會兒的功夫，已經到了山脚下。

蘆葦叢中露出一對眼睛，不時的向四週窺探着，那雙眼睛又圓又大，宛如小鹿般的晶瑩剔透。

這時夜暮已經低垂，除了倦鳥歸林的啼叫聲外，沒有其它的聲響。

那頭野獸從蘆葦中緩緩的抬起頭來。

原來是一個少年，看他的年紀可能只有十二、三歲，蓬鬆的頭髮，污垢的臉孔，一身髒兮兮的布衣，十足像一個小叫花子。見到四下無人，他如兔子般的躍出草叢，舉步往前面酒肆狂奔。

× × ×

一品軒，它是一家酒肆的名號，亦是摺領鎮上唯一的老店，每天在此進進出出的客商，少說也有四、五十名。

這裏的店主艾老頭，去年因病去逝，如今店裏的一切事務，皆由他的獨生女艾黎負責。

艾黎是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長得明眸皓齒，十分秀麗，自從她接管店務之後，生意格外的興隆。

今天的生意好像比往昔清淡了一些，除了牆角的那兩張桌子坐滿外，再就是左側窗邊，獨坐了一位年近三十的漢子，儘管那人風塵僕僕，却是掩飾不住他滿臉的英氣。

桌上除了酒菜外，右側還擱着一只長約三尺、寬有一尺的牛皮袋，不知袋裏所裝何物。漢子一人自斟自飲，好不自在。

店中的女主人正在櫃枱中理賬，而酒保小三却無精打采的坐在門口。

這時，方才那個少年匆匆地跑了進來，興奮地叫道：「艾姊姊！艾姊姊！艾姊姊！……」

酒客聞聲回頭，原來是個野孩子，沒去理睬，又繼續飲酒談笑。

艾黎擱下了毛筆，起身走出櫃枱，問道：「小康，什麼事這樣高興啊！」

小康拿起了二錠銀子，在她面前幌了幌，笑嘻嘻道：「妳看！」

銀子這種東西無論是大人或小孩看了，總是眉笑眼開，那就更別說是小康這窮孩子見了銀子，比什麼都起勁。

艾黎覺得十分詫異，一個十二歲大的孩子，那來的二錠銀子。她嘟起了小嘴，生氣的模樣，更顯得動人，責問：「小康，你這銀子那裏來的？」

小康道：「艾姊姊，是人家給的。」

艾黎認爲他又撒謊，所以不高興道：「你又騙人了！」

小康搖頭道：「不！這一次小康絕對沒有騙艾姊姊，眞的！」

艾黎蹲下身子，手扶着小康雙肩，懷疑道：「那個人爲什麼要給你銀子？」

小康神情緊張，在艾黎耳邊低聲道：「那個人中了一柄飛刀，滿身是血，是他給我銀子的。」

艾黎一聽，那會相信，她起身道：「小康，你還在撒謊！」

小康認眞的道：「艾姊姊，我眞的沒有騙妳！」

艾黎不悅地走進櫃枱，道：「既然你不聽話，以後就不要來找艾姊姊了。」

她又繼續理賬。

小康急得撒嬌道：「艾姊姊……」

此刻，米七帶着三名手下，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

酒保急忙起身，殷勤招呼，道：「四位客官您請坐，來點什麼呢？」

小三一面擦桌子，一面拉櫈子，親切的欵待着來客。

小康忽想想起那個人交給他的一樣東西，或許能證實此事，他由懷中取出了一尊木雕，大約有四寸光景，手工不算精細，但還讓人瞧得出那是一尊佛祖。

他連忙上前道：「艾姊姊，不信妳看看，這是那個人托我送的東西。」

米七聞之，大感意外，想不到追查的東西，會在此地出現，於是起身欲查證此事。

他笑道：「小兄弟，你手上的東西，可否借我看看？」

小康見米七長像醜陋，而且笑比哭還難看，連連後退畏懼道：「爲什麼要借給你看？」

米七是沒耐性的人，說着跨出了板櫈，走了過來，冷笑道：「給我！」

小康害怕，連忙躲入櫃枱。

米七毫不放鬆跟了過去。

艾黎見狀，挺身擋住了米七，道：「喂！你怎麼可以欺負一個小孩子呢？」

米七根本不理，喝道：「讓開！」

艾黎看他眼露兇光，委婉的道：「這位大爺，您又何必跟孩子一般見識呢？」

米七等心急，把艾黎推開：「你少嚕嗦！」

小康驚叫道：「艾姊姊……」

話未說完。艾黎忙道：「小康，你快走！」

小康爬上櫃枱，準備奪門而逃。

不料，此刻店門早已被米七的手下擋住了。

小三上前笑道：「客官，您這是幹什麼呢？」

三人之中的矮個子推了小三一把，喝道：「滾開！」

在座酒客見狀，皆感情況不妙，紛紛避開。而小三也不敢多言，悄悄地躲到角落去。

劍拔弩張，氣勢逼人。坐在窗邊的漢子，仍然喝着他的酒，這裏所發生的一切，好像和他毫無關係。

小康是個鬼靈精，情急之下，祇見他往那漢子所坐的地方，三步併二步地衝過去。

跪下懇求道：「這位大叔，不！這位大哥，麻煩你救救小小康。」

漢子冷冷地看他一眼，沒有答話，只顧着自個飲酒。

米七得意洋洋道：「小兔崽子，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把東西交出來吧，這裏誰也救不了你的。」

艾黎又趨步懇求道：「這位大爺，您

就行好，別難爲這孩子了。」

米七兩眼一瞪，怒道：「什麼？」

同時，出手握住艾黎的手腕。艾黎本來就纖弱，經米七一握，委實承受不住。

小康怕艾黎受累，挺出身子，叫道：「喂！你不要欺負艾姊姊！我把東西給你就是了。」

米七得意的大笑，放開了艾黎，走過來道：「這才像話！」他正想伸手去拿。

漢子啜了一口酒，慢不經心道：「慢着！」

這兩個字吐出，有一股懾人的威嚴，連米七也是一怔，他萬萬沒有料到，這漢子會突然插手。

米七不屑的道：「小子，你是什麼東西，竟敢管我米大爺的事。」

漢子道：「你就是奇門槍米七？」

米七一脚踩在板櫈上，傲然回答道：「不錯。」

漢子漠然道：「聽說奇門槍米七，是鐵槍門中的佼佼者，沒想到居然會投身大內！當起清廷的狗腿子來了。」

米七忿怒道：「好小子！你到底是誰，怎麼會對我米七爺的來歷如此清楚？」

漢子沒有應話，又斟滿了酒，端起杯來準備喝。

米七一向心高氣傲，目中無人，他見對方不答，顯然就是沒有把他放在眼裏，突然出手扣住漢子持杯的右腕，想將對方的手臂壓下，以顯自己的武技。

而那漢子却若無其事的，一個勁把酒杯往嘴邊送。

米七使足了吃奶的勁，臉上青一陣，紅一陣，根本就阻止不了對方的舉動。

漢子啜了一口，滿意的點頭道：「嗯，的確是好酒。」他輕輕地放下杯子譏笑道：「放心，我醉不了的。」

米七臉上掛不住，惱羞成怒，拍桌子道：「小子，你究竟是誰？」

漢子指着自己道：「我？哼！」一聲冷笑，又喝起酒來。

米七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放下脚，退了二步，向三名手下使了個眼色。

三名手下點點頭，表示已經會意，就想由後面偷襲漢子。艾黎和小康大驚，正要開口示警。

「唰！」的破風之聲，突然响起。

三名手下正想拿刀的右掌，各中了一支筷子，鮮血直淌，痛得他們「哎喲」的慘叫聲紛紛響起。

這種手法確實太快了，連米七都還未看清楚，三名手下已經見紅，明明白白的顯示出，對方武技高人一等。

「好功夫，好功夫，」米七故意誇讚道：「不知尊駕的大號是……？」

漢子連正眼都懶得瞧他，光顧着自個挾菜。

「啪！」一再受辱，米七想趁他吃菜當兒，出拳偷襲，可是，那漢子好像早巳得知，急吐左掌，抵住了米七的衝搥。

接着，筷子一個轉向，往米七驚愕的口中塞去，這一招，塞得他滿口的菜餚，一點兒也叫不出來。

漢子迅速放下筷子，右手變成切掌，就朝米七左頸劈去。

「唷！」米七來不及躲避，左頸中掌，口中的菜噴了出來，身子亦跟蹌倒向那旁。

艾黎和小康見狀，竊笑不已。

漢子又斟滿酒。

「啊！」一聲叱喝。

米七站穩了身子，掄起雙拳，如同流星般的向漢子前胸擊去，拳大如缽，倘被擊中，胸骨必斷無疑。

豈料漢子身微左轉，對準來勢，雙手合什，輕巧的往米七雙臂中一穿，輕易的化解了危局，緊跟着雙掌往下一砍。

「咚！」

米七兩邊肩胛各中一掌，當堂坐倒在地。

三名手下一怔，預備欺身迎救。

漢子從容由筷子筒裏，又取出了三支筷子，冷笑了一下，不停的撥弄着。

那三人登時煞住手脚，不敢妄動，他們如蝸牛般的繞過桌子，走到米七身後，將他扶起。

漢子用筷子指着米七，狠狠地道：「姓米的，我告訴你，往後少借着清廷的權勢狐假虎威，否則的話，哼！」

他冷笑後，用力將筷子一折。

「啪！」的一響。

那三支筷子應聲齊斷，然後忿道：「滾！」

米七拍了拍衣上的灰塵，硬裝兇狠道：「好小子，這筆賬就暫時記着，咱們走着瞧！」

他轉身帶着手下悻悻離去。艾黎和小康忙着向漢子言謝。

漢子懷疑的問：「方才那些人爲什麼要搶你的東西？」

小康莫明其妙道：「我也不曉得。」

漢子指着佛像問道：「這東西可是你的？」

小康搖頭道：「不是的，是別人托我送的。」

漢子說道：「那個人爲什麼不自己去呢？」

小康道：「他已經中毒快要死了，所以給了我二錠銀子，叫我一定要送到。」

漢子若有所悟道：「哦，原來如此，既然你答應了人家，就得帮人家做到，懂嗎？」

小康頷首，他凝視着手上的佛像。

這尊佛像既非玉雕，又非金鑄，爲什麼却有人爲了它而喪命呢？難道這其中有什麼秘密不成？

漢子不願多想，因爲這畢竟不關自己的事，他從懷裏掏出了碎銀子，放在桌上，道：「姑娘，這是酒賬。」

艾黎微笑道：「多謝，客官。」

漢子拿了桌上的皮袋，舉步欲去。

艾黎急道：「壯士，且慢走！」

漢子轉過身來，詫異的望着她問：「姑娘有何吩咐？」

艾黎的目光和漢子接觸，羞得滿臉通紅，道：「壯士，小康這孩子不懂事，如今受人重托，我是怕這帮壞人萬一再來，我們如何應付得了？」

漢子皺眉道：「嗯！那麼姑娘的意思是……」

艾黎道：「是不是能够麻煩壯士，陪小康走一趟？」

漢子思慮了一會兒，應聲道：「好，我就陪他跑一趟。」

× × ×

夜，靜悄悄的溜走。

又是一個爽朗的早晨。

春風拂面，挾着一絲暖意。

漢子和小康很早就起身上路了，他們同乘一匹馬，邊走邊聊，十分愉快。

途中，那漢子問小康道：「小康是你的名字？」

小康睜大眼睛道：「是啊！」

漢子道：「那你父母呢？」

小康皺眉道：「我也不知道，他們說我是人家不要的野孩子。」

漢子聽了，用憐憫的眼神望着這天眞無邪的孩子。

小康忽道：「大哥哥，你叫什麼名字啊！」

漢子道：「我？」

小康道：「對呀！」

漢子道：「我叫冷鰲。」

小康道：「好怪的名字喲！」

漢子回以淡淡的微笑。他的笑裏充滿了孤寂與淒涼，似乎那暖烘烘的陽光，也無法溫暖他的心頭。

這種愁緒，不是孩童所能瞭解的，也不是其他的人所能體會的。冷鰲觸景生情，不知不覺的低吟道：「誰道閒情拋奕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月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往昔的惆悵，今日的新愁，有誰能知？何時能解呢？

× × ×

范家堡在艮田鎮上，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范克明這個名號，亦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

他的一對紫金錘曾經威震過江南，也响譽過武林；因此，只要有人提起「范家堡」三個字，沒有人不豎起大姆指讚揚范克明的武技了得。

如今他已經年過四十，再也不像當年那樣浪跡江湖了，回艮田鎮，那是六年前的事了。

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厭倦了江湖之事，一心歸鄉返家，過過平淡的生活。

現在范克明已有了賢淑的妻子，可愛的兒女，和一個充滿溫馨的家。每天早晚他僅督促族裏的子弟，練練拳脚，若有遠道慕名前來的人，他也很樂意與對方相互切磋武技，因此，生活過得很愜意。

前天午後，突然有位朋友來訪，此人是大聖門的第十五代傳人侯心遠，他年方二十二，擅用一條天門棍。

提起天門棍，就讓人想起西遊記裏的孫行者，他所使用的是金箍棒，這兩種名異而實同的兵器，長約五尺，兩端用銅箍緊套，它是由少林棍法和地趟刀柔合而成；精擅此棍者，舞弄起棍，忽而雙持，忽而單握，有時騰空劈打，有時滾地敲掃，總之變化多端，使人防不勝防。

范家大廳——

侯心遠滿面愁容，好像有很重的心事，不停的往來踱步。

而范克明却很持重的坐在椅子上，輕啜了一口濃茶，然後開口道：「賢弟，你不用心急，老哥已經派人去打聽了，相信一定會有結果的，不如先坐下來喝口茶，等一會兒再說。」

侯心遠長嘆了一口氣，坐下來道：「范大哥，這樣東西事關重大，怎能叫小弟不心急呢？」

范克明以安慰的口吻道：「事情還沒有下落，你心急也無補於事呀……」

此時，范家的老僕阿福匆匆忙忙的跑了進來，急道：「老爺，不好！」

范克明鎭定道：「阿福，你別急！慢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福緩了緩口氣，方道：「老爺要小的打聽的趙家兄弟遇害了！」

侯心遠聽了，頗爲驚奇，內心暗忖：「以趙氏兄弟的身手亦非平庸之輩，爲何會如此不濟呢？」

范克明急道：「人呢？現在何處？」

阿福道：「衙門的捕快正在處理。」

侯心遠道：「他們是怎麼死的？」

阿福道：「年紀較輕的是被利器穿心身亡，年紀大的那一位是死在淬毒飛刀之下。」

侯心遠看了范克明一眼，感到十分詫異。

范克明又問道：「阿福，除此之外，可還有其它的消息？」

阿福道：「老爺，除了衙門正在調查被害人的身份和全力緝兇外，沒別的。」

范克明頷首道：「好吧！沒事了，你先下去。」

阿福躬身行禮後，退了出去。

范克明望着侯心遠道：「看來官方還不曉得他們的來歷？」

侯心遠道：「不！既然他們已經遇害，表示被人踩上了。」

范克明狐疑地問道：「那會是誰幹的呢？」

侯心遠沉思了片刻方道：「難道會是大內不成？」

范克明道：「賢弟，這件事依我看來，只有愚兄親自到衙門探個究竟，然後再做打算。」

侯心遠道：「范大哥，這不是太冒險了嗎？」

范克明道：「這你放心，愚兄有幾個弟子在衙門裏當差，不會有問題的。」

× × ×

再過半個時辰，就該用午餐了。

范克明去了一個多時辰，還沒回來。

侯心遠心憂如焚，坐立不安，且不時的向外張望。

僕人阿福走了進來。

阿福道：「侯爺，外面來了個人，他指名要找你。」

侯心遠暗忖道：「奇怪，沒有人曉得我來到范家堡，爲什麼有人來找我呢？難道……」

他回道：「你問過他的名字沒有？」

阿福道：「小的問過了，他不肯說，他只說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侯爺您！」

侯心遠道：「好吧！請他進來。」

僕人照着侯心遠的吩咐把冷鰲和小康請進來。

（下期續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抱住昏迷的白菱秋和不了和尚，四處尋聲去找誰是救他們的人？原來是一個白衣少女，叫南天嬌，是岳曉秋的義姐，特來救他們，她警告冷天星不要用情不專，戲弄不了和尚是她的螟蛉兒子，同時道出他俗家姓名叫梅震岳？原來是小梅的父親，二人望着她走後，各自分手，冷天星抱着白菱秋去約定的洞口找上官倫，他說出是被武當派傷害的，失散的小神手也來找冷天星，告知武當派的內幕，二人同去武當派分舵——二賢莊，假扮祁員外的設宴款待，利用迷酒灌醉冷天星……

赤癸掌霸道　毒霧滲骨髓

冷天星雖不十分精於機關建築，但九重天中也有這一門絕學，當進入客舍之時，他就曾暗中觀察，發覺四壁地面都不致有任何暗中建築，方才安心的歇了下來，但事實證明這房中必然仍有些奇怪之處。

小神手仍在沉睡之中。

冷天星焦灼的重重推了他一把，道：「快些起來！」

小神手愕然一驚，揉揉惺忪的睡眼，叫道：「天亮了麽？」

冷天星苦笑道：「天雖然沒亮，但你我的計劃只怕都完蛋了。」

小神手大驚道：「怎麽！有人在窗外竊聽麽？」

冷天星沉聲道：「事情比你所想的嚴重得多，白姑娘失踪了。」

「啊！」小神手跳起來道：「她……她去了那裏？」

冷天星皺眉道：「這就要問你了！」

小神手滿面驚惶的道：「問我？……我不是睡着了麽？」

冷天星沉聲道：「這客舍之中你可曾到過？」

小神手點頭道：「到過！」

冷天星道：「難道你不知道這裏面有機關佈設？」

小神手張口結舌的道：「這……小的實在不知……好像沒有什麽機關嘛！」

冷天星聲調一沉道：「如沒機關，白姑娘怎會無故失踪了的？」

小神手抓耳搔腮的道：「這……」

忽然——冷天星把日光移注到天花板之上，原來上面有一方顏色略暗的木板吸去了他的注意。

小神手訥訥的道：「冷少俠可是發現了什麽嗎？」

冷天星嘆口氣道：「只怪我經驗不足，進入此室之時，不曾注意到上面！」

小神手驚道：「難道機關在房頂之上麽？」

冷天星苦笑道：「我早該想到這一點，此地原爲祁不耘員外的二賢莊，自然不會有什麽機關佈設，這批雲玄妖道的手下爪牙佔用此處之後，修築地下機關費時不便，才想出的房頂上增建秘道……」目光一轉，接下去道：「在房頂與天花板之間，有着甚大的空隙，就算匿伏上二十餘人，大約也不會被你我發覺……」

小神手皺眉道：「這樣說來，不但白姑娘被他們綁去，連我們的秘密也都被他們聽了去了？」

冷天星苦笑道：「那是自然，否則他們何必把白姑娘綁去？」

小神手大急，道：「這……這怎麽辦呢？」

冷天星正色道：「既已身在虎穴之中，又復被他們以白姑娘生死相脅，只好隨機應變，徐徐設法了！」

忽然……

正當兩人談論之際，只聽一陣呵呵大笑傳了過來。

小神手愕然一驚，叫道：「那老賊來了！」

冷天星不爲所動，屹立不語。

原來那大笑之聲是以「震氣傳聲」而發，既聽不出方向位置，也分不清距離遠近，如想藉以找出那人所在，却不是一件易事……

但他却不由暗暗吃驚，因爲那聲音聽來，絕不是那冒充祁不耘的老賊，這人是誰？他不想去推翻天花板，因爲他知道他們不會仍然藏在其內。

轉瞬之間，他腦海中念頭疾轉，一時却難以決定如何應付，自然，最大的困擾却是白菱秋的安危。倘若對方以她的生死相脅，自己又該怎樣？

忖念之間，只聽那呵呵大笑一收，道：「冷天星，果然你的本領不小！」

冷天星哼一聲，一拉小神手，驀的推出一掌！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兩扇木門應手而碎，冷天星並不多待，一幌之間，隨着紛飛的木屑衝了出來。

院中靜寂如常，但一羣人影已出現在客舍門外。

小神手啊的一聲驚呼，道：「雲玄老道！」

只見一個面如滿月的古稀道人，手執蠅拂，當門而立，那冒充祁不耘的老兒則垂手侍立一旁。

原來武當派的篡位掌門，藉重苗疆巫師的迷魂藥物控制了所有武當道人的雲玄妖道，已經親自到來。只見他冷冷一笑，轉向，祁不耘道：「如非本座聞訊親至，大約此地已是一片血腥屠場，你們都要做了他的掌下之鬼了！」

祁不耘臉如蠟黃的道：「下座該死，下座無能！」

雲玄妖道傲然一笑道：「果然名不虛傳，單是這番氣度，就使本座見了愛才之心！」

冷天星怒道：「妖道，今天是巧遇，還是你蓄意找我冷某！」

雲玄妖道哈哈一笑，道：「眼下江湖之中無處不談冷少俠的傳奇事蹟，只要收伏了你，就等於收伏了半個天下……」目光一轉，接道：「如此重大之事，本座如何能不親來，不瞞你說，本座早已在你出現的地帶盤旋，隨時注意你的行踪，自然是有意找你而來的了！」

冷天星厲笑道：「在下有一事不明，想向閣下請教！」

雲玄妖笑道：「問吧，本座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陰靈教志霸天下，閣下也於此時勾結苗疆妖人，以迷藥控制了整個武當派，不知目的何在？」

雲玄妖道怔了一怔，道：「這一問倒使本座不易答復！」

冷天星大笑道：「可要我替你說出來麽？」

雲玄妖道頗有興趣的道：「如你說得對，本座絕不否認！」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情形十分明顯，你與陰靈教雖然是一而二，實則二而一，狼狽爲奸，互相呼應，大約想要二分天下！」

雲玄妖道拊掌大笑道：「眞虧你想得出來，不過還有一點却是想不到的……」聲調一沉，又道：「陰司無常史可惡，乃是本座的胞弟，本座俗家姓名是史向善！」

「史向善？……」冷天星冷冷一笑道：「實在侮辱了向善二字！」

雲玄妖道微怒道：「冷天星！任你是三頭六臂的人物，遇到本座手中，也不能不俯首貼耳，雖然你不曾受了本座的藥物控制，但本座有的是辦法使你就範！」

冷天星大喝道：「大不了你以白姑娘的生死相脅而已。……」微微一頓，道：「冷某還要告訴你一個使你意外的消息，你那胞弟與大部份得力屬下，以及十二客卿在內，只怕都不會活得很久了！」

雲玄妖道並無意外之感，淡淡一笑道：「你可是說白菱秋那丫頭下了慢性毒藥之事麽……」

冷天星悚然一驚，道：「你知道？」

雲玄妖道大笑道：「豈止知道，本座早已送去了解毒之藥，專解那白丫頭所用的梅蕊毒，如果你期盼他們死去，那就要使你們大爲失望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不由心中一沉，一時沒有話說。

雲玄妖道繼續大笑道：「至於白菱秋那丫頭，本座不需用她的生死相脅，因爲那丫頭本座早已有了處置她的辦法……」一陣大笑，又道：「你不妨想想看，陰靈教主史去惡是本座嫡親胞弟，那丫頭不但是冒充了我那侄女而且害死了我那侄女，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她不得好死，更何況她竟一混數年，下上慢性毒藥，欲圖把陰靈教中之人俱皆害死，那更是百死莫贖，千刀萬剮的滔天大罪了！」

冷天星心頭大驚，雲玄妖道說的並非假話，他既是史去惡的胞兄，對白菱秋自是不會輕饒得了，依照情形判斷，他必然會把她解去陰靈教總壇，由史去惡親手把白菱秋殺死！

那麽，白菱秋又遇上一次生死大刼。

忖念之間，只聽雲玄妖道陡然大喝道：「冷天星，本座雖然求才若渴，但却沒有多大耐性，除非你束手就縛，自承罪戾，或是乖乖的服下本座的迷神之藥，否則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

冷天星目光四轉，突然又傳音入密向小神手道：「你不必同答我，眼下的情形大約你也十分清楚，除了放手一搏，一決生死之外，再無他途可循……不過，一旦交起手，勝負在於兩者之間，也許我難以照顧得了你，唯一的辦法，只有你緊隨在我的身後，咱們設法衝了出去！」

殊料小神手竟十分乾脆的道：「冷少俠儘管放手一搏，不必把我放在心上！」

這話自是被雲玄妖道聽得清清楚楚，只見他冷冷一笑，道：「挺身而起，拔劍而鬥，不過僅屬匹夫之勇，本座對你們不會用這種笨的方法……」微微一頓道：「其實，就算你們尚有再戰之能，只怕也已功力大減，力不從心了！」

冷天星早已蓄勢戒備，但因恐怕雲玄

妖道另有埋伏佈設，故而一直遲遲未曾出手，聞言怔了一怔，道：「妖道，你有什麽辦法可以使冷某不戰而降？」

但他由雲玄妖道的話語之中却已聽出一些不對，當下藉與他說話之間，暗運功力！

一經運息之下，除了三焦之處有一點疲痲之感以外，並沒有太大的不適，心中暗忖，那客舍的檀香定然是含有慢性的劇毒。

冷天星暗中估量，自己功力縱然有減損，至少也保持着八成左右，一舉突破重圍，並非不可能之事。

倘若拖宕下去，等到毒素完全發作之後，那情形就更加難以樂觀了。

當下不假細忖，一聲大喝：「妖道納命！」

猛然兩掌劈了出去！這兩掌他自然全力施爲，俱是拿手絕着赤癸掌。

掌力一出，但見紅濛濛的光華閃動，一片耀目的火光向雲玄妖道等人匝地湧了過去。

但雲玄妖道似是早有防備，只聽他一聲尖叫，身後相隨之人雙掌齊揚，一大片灰濛濛霧氣湧了出來。

暴烈的火光灰霧中一閃而逝，雲玄妖道等人也在那片灰霧之中，隨之消失了踪跡。

冷天星一拉身邊的小神手，大叫道：「快衝！」

雙眉幌動，當先向外闖去！

但一經闖入那灰濛濛的霧氣中，却突感有一陣刺鼻惡臭，使他不但感到窒息，連雙眼也刺激得難以睜開來。

當下不暇細忖，一拉小神手，又一躍退了回來。

他原想退回之後，躍身上房，另外覓路而行，殊料就當他退了回來之後，却發覺前後左右俱都已被灰霧所圍，房頂高牆，都已圍在了灰霧之中。

小神手掙扎着叫道：「這叫『迷神毒霧』，咱們都完了！」

冷天星皺眉四顧，突然一提小神手，又退回了客舍之中。

原來那灰霧由四方瀰漫而起，散佈得極是快捷，惟一比較稀少之處還是客舍之中。

冷天星身手如電，迅快的掩起了門窗。房中雖也進入了不少，但却比外面稀少得多，然而門隙窗縫之中不停進入，至多也不過盞茶左右，仍要被那「迷神毒霧」所掩。

小神手嘆口氣道：「冷少俠……如果你有餘力能逃，還是快些逃了出去再說……不……不要顧我小神手了！」

冷天星苦笑道：「不要再說這些……這迷神毒霧是什麽玩藝……你知道？」

小神手掙扎着道：「迷神毒霧」聽說極爲名貴，如非爲你之故，絕不會如此輕用，吸入之後先是使人中毒昏迷，然後就本性盡失，成了他的奴才……」微微一頓，又道：「就算不吸了下去，也會由毛孔之中進入體內……最是難防……」

冷天星一時皺眉無語。

他試得出來，他已吸入了不少的毒霧，多少已有些頭重脚輕，噁心欲嘔之感，能夠支持多久，實在難以斷言。

忽然——

他豁然悟到自己懷中尚有一瓶能解「八步斷魂散」絕毒的解藥，雖然眼下的「迷神毒霧」與「八步斷魂散」不同，但同屬劇毒之物，若是服用上一些，也許會收解毒之效。

一念及此，立刻毫不遲疑的把那瓶牢牢收在懷中的藥粉拿了出來，扭開瓶塞，首先倒了一些在小神手掌中，道：「快些把它服了下去！」

小神手怔了一怔，道：「這是什麽東西？」

冷天星皺眉道：「不用多問，快些吃下去就是了。」

小神手已然有些支持不住，伸手將藥粉撒入口中，困難的用口中的唾液一點點的把藥粉吞了下去。

冷天星亦不怠慢，自己倒出一撮，吞了下去。

然後，兩人就跌坐當地，調息行功。

小神手已然跌坐不住，訥訥的叫了兩聲，昏了過去。

冷天星強行支持，但不過盞茶左右，也已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冷天星猛然又醒了過來。

急急睜眼看時，只見濃霧滿室，顯然仍在原處，但那中毒的昏弱之感，却似是好了甚多。

他連忙跌坐運息行功，只覺血調氣順，但三焦之處，仍然有一些酸痲不適，以致運息起來，微微有一些吃力之感。

他心中大喜，顯然那解毒之藥已經大爲奏效。

忽然——

一縷呻吟之聲傳了過來。

冷天星定神細看，方才發覺小神手不知何時已滾出了丈許遠近，斜斜的欹在一旁地上正自呻吟不已。

冷天星連忙趕了過去，單掌一貼，一股暖流攻入了他的體內。

小神手震了一下，一骨碌翻身爬了起來叫道：「我在那裏，我死了麽？……」

驀然之間，他看到了冷天星，怔怔的呆了，良久方始訥訥的道：「是那藥眞的有效？還是咱們都心性已變……」

冷天星苦笑道：「你想想看，你對那雲玄妖道的印象如何？」

小神手毫不躊躇的道：「我恨不得立刻殺了他！」

冷天星忍不住笑道：「這樣看來，大約咱們沒被他的迷神毒霧迷住！」

說也奇怪，此刻濃霧迷漫，但兩人却再也嗅不到那股刺鼻的惡臭，與那股令人眼淚都要流了出來的烈性勁道。

小神手齜牙一笑道：「雖然僥倖沒中了迷神毒霧，但咱們眼下都在危急之中，該怎樣想法把那妖道除掉才好！」

冷天星皺眉道：「眼下天色已亮，行動不易，倒不如等待一時隨機應變。」

小神手默默頷首，不再言語。

大約過了頓飯之久，忽聽一陣沉重的步履聲傳了過來，同時只聽有人尖聲細氣的道：「大約差不多了！咱們進去吧！」

冷天星悄聲道：「記住，現在假裝昏

迷，不到我招呼你時，千萬不要露出形跡來……」

一言未畢，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已被推了開來。

冷天星暗蓄功力，偷偷睜目看去，只見進來的是兩個侍婢模樣的少女，兩人蓮步姍姍走了過來。

冷天星念頭疾轉，欲待趁二婢近身之際，一舉將兩人制住，或是猝出狠着，將兩人殺死！

但另一念頭閃電掠過，又把欲出的手指縮了回來。

兩名侍婢大步入室，其中一人冷冷的掃了兩人一眼，哼道：「都死了麽？」

冷天星小神手兩人僵挺當地，一聲不響。

那侍婢走近前來，驀地一脚，踢到了小神手身上，厲叱道：「當眞爬不起來了麽？」

小神手裝死如故，吭也沒吭一聲。

另一名侍婢不耐的道：「別跟他們囉嗦了，快把他們拖回去交差吧！」

那名侍婢哼了一聲，把小神手一把提了起來，挾於脅下，大步向外就走。

另一名也提起冷天星照樣施爲，挾了出去。

二婢膂力極大，雖是各自挾了一人，但却步履輕捷，迅快的向後院之中走去，穿廊度戶，直達一間正廳之中。

冷天星偷目看去，只見人影幢幢，雲玄妖道與一干人等俱皆在座。

廳中十分寬大，雖是有二十餘人在內，仍然寬綽有餘。

二婢將冷天星，小神手輕輕放於一側壁角之上，檢衽稟道：「他們兩人昏迷不醒，婢奴於是把他們挾到來了！」

只聽雲玄妖道有些奇怪的道：「以那冷天星的功力而言，此刻早該清醒才對，爲何事隔兩個時辰，他仍昏迷不醒！」

廳中默然。

良久，方才聽得那祁不耘陪笑道：「掌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兩人迄今未醒，是有原因的！」

雲玄妖道噢了一聲，道：「有什麽原因？」

祁不耘道：「他們中了迷神毒霧之後，逃回客舍，緊閉門窗，自然那只是顧頭不顧尾的笨拙之法……」目光得意的一轉，接道：「迷神毒霧繼續由門窗隙縫中傳了進去，終於使室內外的濃度完全相同，等到施放的迷神毒霧停止，室外的迅速散了開去，但室內却仍然蘊聚不散，至少使他們多醺半個時辰之上，是以就很難醒轉來了！」

雲玄妖道頷首道：「有理……大約不會超過頓飯時光，總可醒轉來了。」

祁不耘含笑道：「那是自然，被『迷神毒霧』醺襲了如此之久，就算他是三頭六臂的羅漢，也不會沒有感染……」

微微一頓，又道：「不久之後，這位名噪武林的少年怪傑就是掌門座下忠貞不二，永遠不叛的奴才了。」

雲玄妖道呵呵一陣長笑，叫道：「擺酒！」

不久時，但見侍婢穿梭，僕婦奔走，一席盛筵已經開了上來。

雲玄妖道且不就坐，略一忖思，道：「把宮氏姊妹也請了出來。」

一名侍婢應聲而去。

不久，但聽環珮叮噹，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大笑道：「什麽事值得道長如此高興，大排盛宴呀。」

冷天星不由聽得心頭一寒，因爲單是由聲響中就可聽得出來，那嬌滴滴的聲音正是巫山二嬌中的宮美所發。

雲玄妖道故意使數名僕婦列成一排，把冷天星，小神手，遮了起來，却呵呵一陣長笑道：「還的確是天大的喜事，故而要把二位姑娘請了出來。」

宮玉櫻唇一扁道：「縱有喜事，也是你們武當派的，我們姊妹做客小住，有甚麽可喜之事。」

雲玄妖道益發大笑道：「話不是這般說法，此事……」故弄玄虛的神秘一笑道：「此事在我武當一派說來，只能算是小喜，但在兩位姑娘說來，却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宮美冷哼一聲道：「野道士，在我們姊妹面前最好少賣關子。」

雲玄妖道尷尬的一笑，道：「那也是因爲這事太重大了，貧道才不能不賣個關子。」

宮美柳眉一掀道：「當眞有這般嚴重的事麽？」

雲玄妖道笑道：「那是自然……」微微一頓，道：「令姊妹所最想得到的是什麽物件？」

宮美怔了一怔道：「莫非乾坤圈當眞在你們武當麽？」

雲玄妖道搖頭道：「那是當年老偷兒故意胡說八道，賢姊妹怎麽還提此事！」

宮美冷哼一聲道：「除此而外，我就想不出還有甚麽能使我姊妹生覬覦之心的了。」

雲玄妖道格格一笑道：「恕我又要反問賢姊妹一句，連月以來，妳們奔波勞累，担了多少風險，爲的又是什麽？」

宮美若有所悟的道：「這是你故意多問了，自然爲了冷天星那小子，想從他身上獲得入九重天的路綫圖……」

雲玄妖道桀桀笑道：「這……宮大小姐就不够坦白了……」目光陰陰的一轉道：「如依貧道直說，只怕賢姊妹看重的還是冷天星的人！」

宮玉兩眼一瞪，道：「就算你說得不錯，又能怎樣，難道你把那冷天星抓住了麽？」

雲玄妖道拍案一笑道：「算被你猜中了……！」伸手一指道：「你們兩位的心上人兒就在那邊！」

巫山二嬌秀眸轉處，不由同聲發出一聲歡叫。

宮美滿面堆笑的道：「這倒是一樁奇事，這小子怎會落在了你的手上！」

雲玄妖道豪放的大笑道：「不要說區區一名冷天星，就是整個武林江湖，不久之後也將完全向本座臣服……」

宮玉則一蹦，蹦了過去叫道：「冷天星姓冷的……」

眸光一轉，急道：「他雖沒死，只怕已經不管用了。」

雲玄妖道大笑道：「眼下他已受了本

座的迷神之法，尚未完全清醒，等他清醒過來之後，本座就可命令他與兩位姑娘成就好事了。」

宮美面色微變，冷冷哼了一聲道：「我當你是多麽好心之人，原來你却另有打算……」聲調一沉，喝道：「冷天星巳受了你的迷魂毒霧，他將成爲你的忠貞不二之臣，我們姊妹迷戀上他，連帶着也要受你所用，這豈不是你打好的如意算盤！」

雲玄妖道面色一沉，怒道：「這就是賢姊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霍然離座而起，恨恨的道：「貧道不但巳是一派掌門之尊，而且眼見就要併吞武林，稱尊天下，豈把你們巫山雲夢宮放在眼中。」

宮美冷笑道：「這樣說是你抬擧我們姊妹了。」

雲玄妖道道：「可以這樣說法！」

宮美格格仰天大笑，道：「可悟愚姊妹不識抬擧……」眸光向宮玉一轉道：「妹妹，咱們走啦……」

雲玄妖道冷笑道：「既是兩位要走，貧道也不多留……」

聲調一沉喝道：「送客！」

宮美眸光流轉，咬牙道：「我們走是走，但要把那姓冷的帶走，就算把他摔死，也不能敎他受你利用。」

說話之間，嬌軀一閃，向冷天星撲了過去。

這一着快速無比，五指如鈎，探臂之間，巳抓到冷天星左肩之上。

雲玄妖道怒吼道：「丫頭，妳也太目中無人了！」

右腕一振，兩縷指風直奔宮美後心點到。

巫山二嬌中的老二宮玉嬌叱一聲，玉腕一揚，三點寒星向雲玄妖道上中下三路打去！

宮美堪堪抓到冷天星的左肩，聽得身後指鋒銳嘯，知道雲玄妖道巳向自己猝出狠招，嬌軀疾轉避過一旁。

雲玄妖道兩縷指風震開宮美，正欲乘勝出手，將她擒下之時，宮玉的三枚追風弩巳經打到身側。

巫山雲夢宮的追風弩，是江湖中出名的歹毒暗器之一，幾乎百發百中，甚少有人能躲避得過。

雲玄妖道微微一驚，左臂一揮，掃出一股洶湧勁力，同時飄身疾閃，斜斜的蕩開了數尺。

饒是應變得快，格開了兩枚追風弩，但仍被一枚釘在了左肩之上！

大廳中的人雖多，但由於巫山二嬌與雲玄妖道交手的動作太快了，一招相搏下來，衆人雖同在廳中，也是未曾來得及出手援助。

但以祁不耘等爲首，頓時把門窗等通路封了起來！

雲玄妖道中了一枚追風弩，心頭大怒，猛運內力一彈，將那枚釘入肩頭三寸餘深的弩箭一下子彈了出來，但一條左臂，却因之再也抬不起來。

宮美冷冷一笑，道：「看來武當一派當眞是與巫山雲夢宮爲敵了？」

說話之間，巳與宮玉靠背而立，與雲玄等人形成相持之勢，冷天星與小神手躺臥之處正好在於雲玄妖道與巫山二嬌之間，一時兩方虎視眈眈，形勢險惡，廳中立刻緊張了起來。

雲玄妖道冷哼一聲，道：「本座原是一番好意，想與雲夢宮攀交攀交，却沒料到兩位姑娘如此不通人情，認友爲敵，如今倒怪起武當一派來了……」聲調一低，喝道：「須知武當一派自本座接任掌門以來，在武林中巳非昔日情形可比，不要說巫山雲夢宮，任何一帮一派，也不曾放在本座眼中！」

宮美冷笑道：「這樣說，是我姊妹不識抬擧了？」

雲玄妖道宣聲無量壽佛道：「實情確然如此，如果反目成仇，不但兩位姑娘討不了好去，就算令尊令堂親身找來，也是毫無用處！」

宮美眸光一轉，板着臉道：「我姊妹偏偏不識抬擧，倒要看看你能把我們怎樣了？」

雲玄妖道怔了一怔，說道：「那也簡單得很，既是兩位定要如此的話，本座就沒有什麼顧慮了……」目光向身後一轉，冷笑道：「抛開本座不說，武當一派的高手大半在此，憑妳們兩人自忖能逃得出去麼？」

宮玉兩眼一翻，叱道：「誰說我們要逃？」

雲玄妖道呵呵一笑，道：「那更好，敢情妳們是想認眞放手一搏了！」

宮美從容一笑道：「動手相搏，本姑娘還怕髒了手呢？」

雲玄妖道陰陰一笑，道：「既不想逃，又不願戰，在此時在地，此情此景之下，不知兩位又是打的什麼主意？」

宮美眸光連轉，淡淡笑道：「野道士，本姑娘倒要先問你一句，你率領武當一派的精銳親來二賢莊，爲的是什麼？」

不待雲玄妖道答話，接下去道：「還不是爲了一個冷天星，能收伏一個冷天星，就等於佔了半天下，冷天星巳經中了你的迷神毒霧，眼看巳是你忠實的手下爪牙，加上陰靈教的勢力，奪取武林霸業，巳是易如反掌之事……」

雲玄妖道傲然道：「事實確是如此……」目光森然一轉，道：「這與妳的不逃不戰又有何關？」

宮美冷笑道：「因爲冷天星的性命現在操在我姊妹手上，現在你該後悔想藉此一併收伏我姊妹了吧？」

雲玄妖道怒道：「本座從不做後悔之事，做了之事也從不後悔，本座不懂爲什麼冷天星的性命會操在你姊妹手上？」

宮美雙手微揚，格格笑道：「雲夢宮的追風弩共有兩種，一種是無毒之物，就像方才我妹妹賞你的那一枚一樣，另一種却淬有絕毒！見血封喉，就算有千年靈芝，萬年參實擺在面前也是解救不得……」

話鋒一頓，把雙手十指揑着的無數枚閃亮弩箭幌了一幌，宮玉也冷冷一笑，雙手揚了一揚。

原來兩人早巳各自扣了兩把弩箭，在朝陽閃耀之中，箭尖上的藍光熠熠耀眼，想見得到淬了絕毒之說大約不假。

雲玄妖道雙眉微鎖道：「莫非妳們要以冷天星的生死要脅本座麼？」

奇女子傳奇軼事

嫦娥

文風

碧海青天最有情，玉鈫明月共悽清；他生若化奇男子，飛入仙宮永伴卿。

嫦娥奔月的神話，是美麗的，也是悽清的。遠在千幾年以前，中國的哲人就幻想人間和天上的交通是可能的。列子御風而行的理想，今日的飛機實現了；淮南子說的嫦娥奔月，現在世界科學家巳不斷和火星金星接觸，美國太空人巳登上月球。古時的許多神話，被認爲荒誕無稽的，都可能成爲事實了。

嫦娥奔月的故事，並非單屬神話，在正史上有明確的記載。最初見於記載的是淮南子的覽冥篇上說：「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姮娥是后羿的妻子，是有窮的皇后。爲甚麼到漢時改稱姮娥爲嫦娥呢？因爲漢文帝名恆，漢人避皇帝的諱改姮爲嫦。後漢書天文志註：「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是爲蟾蜍。」柳亭詩話：「嫦娥竊藥奔月，張衡靈憲篇亦引之。昔人謂常儀占月之訛是矣。」可見這個故事的起源是在遠古的夏代，到春秋時期巳開始流傳了，到漢朝時巳成爲家喻戶曉的佳話。

嫦娥的丈夫后羿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后羿最有名故事是：他最善射。他是有窮國的君主。當時天上十日並出，一片驕陽，把有窮國境內的土地禾田晒得乾枯，鬧大旱災，后羿發箭，射下九日，只餘一個太陽留到今天。后羿把九個太陽射下後，人民歡呼，熱烈擁戴；可是這位傳奇性的英雄，恃功而驕，政治昏亂，結果被奸相所殺。后羿的事迹，書經的「五子之歌」上有簡明的記載：「太康尸位，以逸豫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按有夏方衰，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棄賢臣，用饞佞寒浞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賄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爲浞所殺，事見於左傳襄公四年。后羿即夏代有窮國君羿，亦稱后夷，在史籍上斑斑可考。嫦娥爲甚麼要偷西王母送給她丈夫的仙藥呢？這可能有相反的兩種推測：嫦娥知道這是吃了就會長生不老的仙藥，她追求超現實的理想，服下去了，却不料自己眞會跑到月宮裏，而完成了她的心願；或者嫦娥誤會是毒藥，她不滿意丈夫的行爲，不忍看見國破家亡，便幽幽偷藥自盡，兩者皆可背棄現實。唐人的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是詩人推測之辭。

宮美哼了一聲道：「以我們姊妹的發射手法，在這等距離之下，如想把冷天星射中，不知你們誰能阻止得了？」

雲玄妖道目光連轉幾轉，道：「但他是妳們傾心愛悅之人，九重天的武功更是妳們志在必得之學，本座看不出妳們誰捨得殺他？」

宮美格格大笑道：「如果你眞的這樣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臉光幽幽一轉接道：「我們姊妹對他十分欣賞確是事實，不過，欣賞的是他那份孤傲倔强，那份冷漠不屈，那份對任何人都不屑一顧的神氣，至於他的武功人品，還是其次之事，如今他巳中了你的迷神毒霧，一生一世都將奴顏婢膝的俯伏在你的脚前，聽受你的驅遣，這樣一個毫無個性之人，對我姊妹來說那簡直牛馬不如，爲了報復一下對你的恨意，把他殺死該是你意中之事！」

雲玄妖道眉宇深蹙，道：「就算妳說的是實，爲了報復本座的恨意，逞一時之快，把冷天星殺死，但妳們姊妹只怕也沒有逃出二賢莊的能耐！」

宮美格格一笑道：「這咱們倒可以談上一談了！」

雲玄妖道咬牙道：「本座雖不後悔巳做之事，但對妳們姊妹的狡猾實在恨之刺骨，遲早有一天本座要把妳們姊妹凌遲處死……」

宮美不在意的笑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咱們還是談眼前的吧！」

雲玄妖道頹然道：「好吧，妳可以開出條件了！」

宮美得意的一笑道：「條件簡單的很，把冷天星交我姊妹帶走！」

雲玄妖道冷笑道：「妳們不是對他興趣巳失，要殺死他麽？」

宮美淡然笑道：「如果你答應下這個條件，我們姊妹就可饒他一命！」

雲玄妖道大笑道：「迷神毒霧是苗疆千古以來的奇毒之一，絕對沒有解藥，除了妳們受點委屈，今生今世這姓冷的是沒法再恢復原來的面目了！」

宮美沉凝的道：「我姊妹願以三月爲期，倘若三個月內尋得到解藥，使冷天星恢復了本來面目，只怪你們倒霉，否則到時自會放他回到武當山，聽憑他充當你征服武林江湖的工具，做你的奴隸爪牙……」微微一頓又道：「我姊妹一向乾脆得很，如果你無法接受，冷天星立時就要命斷此處，然後咱們再放手一拚……」

雲玄妖道沉忖半晌，吶吶的道：「此事關係重大，本座必須仔細考慮一時……」目光四轉，緩緩向四外之人掃了一週，然後雙目微瞑，似是陷於沉思之中，半晌不語。

宮美與宮玉交換了一瞥眸光，兩人若無所懼的傲立原處，四把淬毒的追風弩，罩定冷天星週身大穴！

忽然——

宮美眸光中流露出一股驚異之色，只見她輕輕移動了一下位置，把她的面部側向牆壁。

原來他忽然聽到了一縷傳音入密之聲道：「宮姑娘！」

那聲音聽來極熟，她立刻就聽出來了，是冷天星！

當下她避開雲玄等人的視綫，也忙以傳音入密道：「你……醒來了麼？」

果然，冷天星的聲音又傳入了耳鼓之中，道：「在下好像不曾中了他的『迷神毒霧』……」聲調一沉，道：「眼下那妖道必是另有陰謀，姑娘知道麼？」

宮美道：「大不了他要施展迷神毒霧，可是我們姊妹不怕……冷相公，你想打算怎樣？……」

冷天星原本不想與巫山二嬌搭訕，但迫於眼前環境，還是先以脫離此處是上上之策，故而只好以傳音入密與宮美交談。

當下略一忖思道：「此處扎手的人物只是雲玄妖道，在下不知姑娘對他認識如何，但此人是陰靈教主史去惡的胞兄，不可輕視。……姑娘最好設法把他誘到在下面前，使他對在下毫無所備，在下不難將他一擊致死！……」

宮美忙道：「那好，且等通知我妹妹一下，咱們同時發難！」

果然口唇啓動，以傳音入密與宮玉說明原委。

雲玄妖道對巫山二嬌的行動並沒如何注意，因爲他確然正在暗暗通知他的得力屬下儘速佈起一片天羅地網，不惜運用各種毒素，務必把巫山二嬌一網成擒，或是當場格殺！

只見宮美眸光流轉，忽然向冷天星面前湊了一湊，道：「野道士，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雲玄妖道見狀也連忙湊上一步，道：「本座立刻就可以答復妳了……妳想要怎樣？」

宮美笑道：「我只聽你的一面之詞，如今想先看看他是否眞的中了你的『迷神毒霧』，如果他只是一具死屍，我姊妹費上這麼多的精神可就有些划不來了！」

雲玄妖道沉聲喝道：「不論他是什麼，眼下你都退下一些……」目光向身後一轉道：「爲何他尚未醒來！」

顯然他自己也動了疑念。

隨在身後的祁不耘怔了一怔，吶吶的道：「想是……想是中得毒素太重……一時不易甦醒，不過……想必不會等得太久了……」

宮美冷冷一笑道：「毒素中得太重，難保不會毒死，最好還是先看上一下！」

說着仍欲向前湊去！

雲玄妖道大喝道：「站住……」

宮美冷哼一聲道：「怎麼，我看不得麼？」

雲玄妖道不自然的一笑道：「妳看也無用，因爲妳看不懂，還是本座看吧！」

宮美輕輕嗯了一聲道：「就由你看也行……不過，你休想欺瞞本姑娘！」

冷天星躺臥的姿式是側身向內，由外表看來，倒確實難以看出他的死活眞象。

雲玄妖道白眉微鎖，向冷天星俯身查看。

他對冷天星的久久不醒，早巳存有疑念，此刻倒是眞的要把冷天星仔細的檢視上一下。

冷天星早巳蓄勢而待，等雲玄妖道湊到五尺之內時，驀的翻身而起，一掌劈了出去！

他既安心將雲玄妖道一掌擊斃，自是全力施爲，這一掌少說也用上了十成力道，而且用的是最爲霸道的「赤癸掌」！

雲玄妖道萬萬料不到有此一着，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冷天星實實擊中了前胸要害。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雲玄妖道吭也未曾吭出一聲，登時像一條火龍一般，飛出兩丈餘遠，摔到了迎面的木窻之上。

在場的祁不耘等人大驚失色，這變故不但發生得過於突然，而且聲勢也過於駭人。

同時，更大的一個原因是，武當一派中除了與雲玄妖道狼狽爲奸的少數之人外，都是服了他的迷神藥物，才變得對他俯首貼耳，惟命是從，如今，他們一向以神視之的雲玄妖道竟被冷天星暴起發難，一記奇門掌法，把他燒成了一具焦炭，頓時形成羣龍無首，驚惶失措的局面。

冷天星更不怠慢，雙掌連揮，又是數記赤癸掌劈了出去。

一時大廳之中爲之大亂，巫山二嬌，小神手亦各自暴出煞手，向祁不耘等人出手猛攻。

但聽慘呼之聲迭起，同時，熊熊大火隨之燒了起來。

在熊熊火光與凌亂的局面之中，冷天星一把抓住小神手，悄聲說道：「咱們快走！」

於是，小神手藉冷天星臂力之助，雙雙一躍向大廳之外躍去。

此刻整個二賢莊中巳經鼎沸了起來，人潮如水，齊向大廳擁來，但紛紛攘攘，却巳亂得像戳了一竿子的蜂窩。

冷天星並不去理會這些，拉緊小神手，兔起鶻落，有如兩縷青烟一般，向二賢莊外風馳而去。

頃刻之間，兩人巳馳離二賢莊半里之外。

小神手在冷天星拉扯下，足不點地，踉蹌而行。

只聽他氣喘吁吁的道：「冷少俠，我……我有些……不行了！」

冷天星脚下未停，皺了皺眉道：「再支持一會，不然若被那兩個丫頭追了上來，就又是一場痲煩！……」

但小神手似是連邁步的力氣都沒有了，掙扎着叫道：「我……我實在……不行了……冷少俠，您自己走……吧……」

冷天星微微一驚，收住脚步道：「你怎麼了？」

小神手張口欲言，但却沒再說出話來，卜通一聲，摔於地下。

冷天星大感意外，定神看時，只見他面色蒼白，毫無血色，但眉宇之間，却沒有中毒的青烏之狀。

他究竟是怎麼了？

冷天星雙眉深鎖，連忙將右掌平貼在他的氣海穴上，一股內力暖流，透穴攻了過去。

小神手四肢顫抖，震了幾震，但却沒有甦醒過來。

冷天星頹然住手，一時莫明所以，愕然呆了起來。

幸而小神手雖是昏了過去，但却氣息如常，顯然一時不致死去，冷天星略一忖思，俯身抱起他來，就要走去。

他不懂小神手何以會無故昏迷，他必須帶他找一個精通醫道之人去替他檢視，診治。

忽然——

正當他縱身欲行之際，只聽一聲冰冷而又清脆的聲音由後身傳了過來，道：「冷少俠……這樣一走，似乎有點於理不合吧……」

冷天星心頭一沉，只好把邁出的脚步收了回來，轉身看時，追來的正是巫山二嬌宮氏姊妹。

宮美冷冷一笑，在冷天星面前收住脚步，道：「就算冷少俠不願和我們姊妹同行，也該打個招呼吧？」

冷天星面色微紅，忽而靈機一動，伸手一指昏迷了的小神手，道：「在下的這位朋友惡疾猝發，必須即刻去找郎中診治，故而…在下來不及向兩位姑娘告辭！」

宮美向小神手掃了一眼，道：「也許是我姊妹錯怪你了…他是受傷了吧？」

冷天星搖搖頭，肯定的道：「沒有，不知是犯的什麼惡疾？」

宮美面部浮起一個困惑的表情，道：「這倒是一件怪事，這小偷兒，竟犯了惡疾？」

轉頭向宮玉一笑道：「妹妹，論醫道，妳也不輸於一般江湖郎中，去替這小偷兒看看，他究竟犯了什麼毛病？」

宮玉冷冷哼了一聲，道：「什麼毛病？大約是故意裝死吧！」

因爲就表面上看來，實在看不出什麼毛病，而且，那蒼白的臉色正像故意閉住經脈的模樣。

當下頗不情願的俯下身去，爲小神手把脈探穴，診視病狀。

只見她那不屑的臉色，頓時凝重了起來，纖纖五指按在小神手寸關尺上，久久無語。

宮美柳眉深鎖，有些不耐的道：「他究竟犯了什麼，症候還沒看出來麼？」

宮玉輕輕吐了一口長氣，道：「這人只怕沒有用了！」

冷天星大驚道：「怎麼，他究竟是中了……？」

宮玉有些困惱的搖搖頭道：「這小偷兒『病』得古怪，明明體內滿蘊劇毒，但却並不向外發作，反而向心經骨髓之內滲了下去。」

冷天星頓時面如淡金，吶吶的道：「沒……沒救了麼？」

宮玉奇怪的掃了他一眼，道：「依我看來，好像是沒救了……」

宮美噗哧一笑，接道：「死生由命，富貴在天，這小偷兒既是註定必死，誰也救不了他……」眸光一轉，道：「他還能活多久？」

宮玉忖思了一下，道：「至多也不過再支持上三兩個時辰！」

宮美瞟了冷天星一眼道：「我倒有個提議，反正這小偷兒活不久了，倒不如叫他早些死了乾脆，索性現在埋了他吧！」

冷天星掙扎了一下，苦笑道：「那也隨姑娘了！我……我……」

一言未畢，也卜通一聲摔了下去。

巫山二嬌大吃一驚，同聲尖叫道：「冷天星，冷天星……」

但冷天星雙目緊閉，面如白紙，早巳人事不知。

宮美急急的道：「妹妹，快查看一下，他……」

其實，不待宮美吩咐，宮玉早巳俯下身去，細細查看起來。

只見她面色愈來愈加凝重，失望的投注了宮美一眼，幽幽的嘆口氣道：「姐姐，咱們的心都白費了，他要完蛋啦。」

宮美臉色大變，道：「怎麼，莫非他也和那小偷兒一樣，劇毒內浸，難以解救了麼？」

宮玉頹然站起身來，點了點頭。

宮美一時沒有說話，仰首向天，茫然注視着一片幽邃的蒼穹，艮久艮久，方才咬牙叫道：「就讓他這樣無聲無息的死了，我實在不大甘心。」

宮玉皺眉道：「這也沒有辦法，他這是絕症……」

微微一頓，又道：「奇怪的是他爲何會造成這樣結果？」

宮美哼了一聲道：「這有什麼奇怪的，他與那小偷兒同入二賢莊，自然是在二賢莊內中的毒了。」

宮玉道：「那是一定的了，不過，若說他是中的『迷神毒霧』，按說他倆都會變得本性盡失，被那雲玄老道控制了去才對，爲何他倆都能不爲所制，却又劇毒內侵，深入心經骨髓？……」

宮美雙目大睜，道：「是呵，冷天星巳入九重天，身獲奇遇，與衆不同，那小偷兒却沒理由也和他一樣，會造成這種結果……」十分迫切的繼續接下去道：「妹妹，憑妳的醫道難道連什麼原因也看不出來麼？」

宮玉沉思艮久，吶吶的道：「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服了强烈的解毒之藥！」

宮美不解的道：「若是服下了强烈的解毒之藥，能解得了『迷神毒霧』之毒，就不會劇毒內侵，若是那藥沒用，就早巳變成了心性迷失之人，爲何……」

宮玉雙手連搖道：「姐姐，妳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服下的這種强烈解毒之藥想必是極爲名貴的藥物，雖解不了『迷神毒霧』，但却有壓抑收斂之效，藥物與毒素在他體內展開了一場劇烈的吞蝕化解，結果，『迷神毒霧』被藥物所逼，無法發作却又化解不了，結果只有向人體深處的心經骨髓侵去，解毒的藥物，力量發揮到極致之時，也就慢慢融化消失，才出現了這樣的結果……」

宮美皺着眉頭道：「他確然是沒救了麼？」

宮玉道：「至少，在我看來是沒救了，也許天下的名醫中仍然有人能治得了他，不過，他却沒有機會遇救了。」

宮美道：「這是爲甚麼呢？」

宮玉嘆口氣道：「最多他只能再活四個時辰了。」

宮美雙目閉了一下，道：「這樣說，他至多到入夜之時就要死了。」

宮玉忽然長身而起，道：「姐姐……咱們……走吧……」

「走……」宮美怔了一怔，道：「把他丟開麼？」

宮玉頓足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辦法，難道……難道……要咱們看着他嚥氣麼？」

聲調一陣哽咽，竟流下了兩行淚來。

宮美呆了一呆，說道：「妹妹，妳哭啦？……」

宮玉益發哽咽着道：「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辦法不哭，一想到他死，我就覺得心酸……我……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什麼？……」

她悲傷的仰起臉來，忽然訝異的道：「姐姐，妳也哭了……」

宮美點點頭道：「不錯，我也要爲他的死而流淚……」她激動的抓住宮玉的雙手，嘆道：「過去，咱們拚命追尋他，雖然也曾冒險犯難，不過，那只是存着一種玩弄的心情，因爲他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氣質，才引起咱們的貪得之心，但得到了之後，大約咱們不會要他很久吧……」宮玉接口道：「不錯，咱們見的年青男人多了，到手之後，不久就會把他甩掉！」

宮美嘆道：「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到目前咱們才發覺，妳和我都愛上了他，好像這世界上除他之外再也沒有男人了。」

宮玉目光直直的望着宮美忽而大哭道：「姐姐，他死了，咱們就再也不會快樂了！」

宮美點點頭道：「這更證實妳愛他是愛得多麼深……」

宮玉哭道：「妳還不是一樣……」揩揩淚漬，又道：「姐姐，我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姐姐肯不肯答應？」

宮美見她說得凝重，忙道：「只要妳有主意，儘管說出來就是了。」

宮玉激動的道：「咱們找一處山明水秀，風景明媚的地方掘上一個大墓……」

聲調一陣哽咽，又無法說得下去。

宮美嘆口氣道：「妳是說……咱們陪他同死麼？」

宮玉連連點頭道：「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心安……」

宮美搖搖頭道：「傻丫頭，這不是一個好辦法，殉情一死，不過是愚夫愚婦之行，一點好處沒有！……」

宮玉道：「依妳說又該怎麼辦呢？」

宮美沉凝道：「咱們要想法救他。」

宮玉苦笑道：「可是他這是絕症，救活的希望實在不多了。」

宮美緩緩起身，道：「他還可支持多久？」

宮玉道：「最多不過只能支持四個時辰了。」

宮美忖思着道：「倘若咱們以玄陰九轉的大回天術替他施用一次手術呢？」

宮玉振作了一下，道：「姐姐應該知道，那樣一來可以使他多活上三天，不過……」微微一頓，道：「依他的情形看來，只有三成把握，如果他巳經嚴重得沒有辦法可醫，玄陰九轉只有促使他早死，也許連四個時辰都支持不上。」

宮美頷首道：「這個我知道，不過，咱們必須要冒此險。」

宮玉道：「就算玄陰九轉能够奏效，三天之後又如何呢？」

宮美雙目微瞑，並不理會宮玉之言，顧自喃喃的道：「由此向南二十里外，有一座雁迴嶺，嶺上有一座雁鳴寺，巳是一座無人的廢寺，對麼？」

宮玉忙道：「姐姐記得一點不差……」微微一頓，道：「咱們是否帶他到那裏去施以玄陰九轉……？」

宮美點點頭道：「不錯，那裏空曠無人，正是咱們施術的理想所在，不過，在去那裏之前，我要先辦一件事……」聲調一沉，道：「把緊急通信用的鶯鳥取了出來！」

宮玉怔了一怔，道：「姐姐，妳想……怎樣？」

宮美道：「妳想想看，除了咱們的爹爹之外，這世上還有誰能救得了他！」

宮玉畏畏怯怯的道：「只怕沒有了，就算有，也是遠水難救近火，只有爹爹，也許他老人家會有這個辦法！」

宮美點點頭道：「三日時間，要爹爹由巫山趕來此處，大約不是難事吧！」

宮玉道：「以爹爹的脚程，最多兩天也就够了，不過……」

愁眉苦臉的接下去道：「爹爹却一準不會來！」

宮美道：「但如果他老人家聽說咱們在此中了人家的暗算垂危待救呢？」

宮玉皺眉道：「那樣爹爹雖然會來，但他一定會活活把咱們打死。」

宮美搖搖頭道：「到時咱們軟求於他，也許他會顧念父女之情，饒了咱們姊妹，替冷天星醫好毒傷！」

宮玉連連搖頭道：「那一定不行，他

機械工程師

馬鈞

混沌書生

兩踏的綾機

中國在三國時候，出了一位有名的科學家，他的名字叫馬鈞，他比張衡所處的時代晚了一個世紀。馬鈞在科學上的成就，特別是在機械工程上的成就，完全可以趕得上張衡，當時有許多人欽佩他，公認他是張衡以後心思最巧的人。

馬鈞的家鄉，在現在陝西省的西安附近。他小時候就對自然科學有興趣，尤其對機械工程有興趣，但是他很謙虛，從來不向別人誇耀自己的才能。因此，人家從來不知道他是一位機械的愛好者，更不知道他是一位對機械工程有研究的學者。

馬鈞的名字被大家所知道，是當他創造了新的綾機，在紡織事業上有了巨大的貢獻以後。

什麼是綾機呢？這是一種紡織品機器，也叫做提花機。中國人很早就懂得養蠶，懂得用蠶絲來織成美麗耐用的各種絲織品。這種綾機，就是當時用來織蠶絲的機器。蠶絲經過綾機，就能織成一匹匹的花綾——這在當時是很貴重的絲織品。

大概在西元前八世紀左右，中國古人巳經發明了織蠶絲的機器。不過這種機器的構造，還是比較簡單的，花費的人力多，織的速度却不快。到西元前一世紀，西漢昭帝時候，在現在河北省的鉅鹿地方，出了一位優秀的女工程師——她的名字失傳了，大家只知道她是陳寶光的妻子。她創造了一架綾機，上面裝了一百二十個躡。織的時候，用脚踏這些躡，六十天工夫就能織出一匹花綾。在當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創造。

馬鈞研究過這種綾機，覺得它還有缺點。大家想一想，一百二十個躡，都要用脚來踏，這是多麼不方便的事情啊！馬鈞決心要把這麼多躡簡省一下。他動了一下腦筋，做過好多次試驗，終於把一百二十個躡減少到十二個躡，大大地提高了織綾的效率。這在紡織事業上，是一個重大的改進。以後，兩個躡的綾機，就是根據馬鈞這種綾機改進成功的。而這種兩躡的綾機，又是世界上各種紡織機的祖先。

當時，馬鈞在魏國的京城裏做官。有一天，他和兩個大官發生爭執。這兩個大官說：「古時候沒有指南車的，而且世界上也不可能眞有什麼能够指南的車子。」馬鈞不同意他們這種武斷的說法，他認爲：「不但古時候可能有過這種指南車，而且今天也有辦法把它做出來。」這兩個大官看不起馬鈞，當場譏笑他，說他在瞎吹。馬鈞說：「我不和你們爭吵，你們不相信，讓我做給你們看。」

原來，這種指南車是一種內部裝了機械的車子，車箱上立着一個木頭人。由於機械的作用，只要在車子開動前，把木頭人對準了南方，開車後，無論車怎麼彎，木頭人仍舊能够對準南方。相傳古時候的黃帝和周公都製造過這種車子，這很可能是傳說。不過，至少馬鈞以前，有人想製造這種車子。他們或許沒有製成，或許製成不久就失傳了。總之，在馬鈞的時候，是沒有人看到過這種車子的，因此，那兩個大官才敢發出這種謬論。

那兩個大官盛氣凌人的態度，使馬鈞很氣憤，他決心做一輛指南車給他們看看，憑他在機械學上的才能，不久，一輛指南車果眞做成了。經過試驗，證明指南車做得很靈巧，車子開動時，的確能够正確地指着南方，那兩個大官在事實面前，只能啞口無言。

不過，這種指南車雖然很靈巧，功用却並不大。因爲當時已有了用磁鐵製造的「司南」，它比指南車方便得多。因此馬鈞沒有在這方面多下工夫，他要把精力花在有用的地方。

當時，馬鈞住在京城裏。城裏有個土坡，本來可以種植蔬菜花果的，但坡上缺水，不能灌溉。於是馬鈞製造出一種翻車，來解決灌溉的困難。

這種翻車，大概和現在農村裏使用的舊式脚踏水車差不多。它用兩塊狹長的板槽做車身，當中裝了一連串木板，像自行車的鏈條一樣，一頭接在輪軸上，一頭放在水裏。使用的時候，人站在上面踏輪軸，使輪軸不停地轉動，河裏的水就從板槽裏括上來，讓土坡受到河水的灌溉。

在馬鈞以前，東漢末年時候，有個叫做畢嵐的，曾經製造過一種翻車。而馬鈞的翻車，比畢嵐當初製造的有了很大的改進。從此以後，這種翻車就一直在中國的農村裏使用。當然，一千多年以來，在翻車的製造上還有過許多改進。例如，最遲在十四世紀元朝時候，已有了利用牛力拉轉的翻車和水力拖動的翻車。到十七世紀的明朝末年，又出現了靠風力吹動的翻車。但是製造這些翻車的基本原理，馬鈞在當年早已給它奠定了。馬鈞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貢獻，是多麼偉大啊！

翻車

此外，馬鈞對武器製造也作了很多研究。當時，魏國和蜀國交戰，蜀國的諸葛亮使用一種叫做連弩的新式武器，扳動機器，一下子可射出幾十枝箭。馬鈞知道了這件事，認爲還可以改進。經過他的設計試驗，創造出一種更好的連弩，比諸葛亮所用的效率大五倍。他還設計了一種新式的發石車，用一個木輪，上面掛了幾十塊大石頭，裝了機械，使木輪飛快地轉動，上面的大石頭就會連續地打出去。這些武器，在當時來說，都具有很大的威力。但是，魏國政府對這些創造發明不重視，只叫馬鈞去製造一些能够自動的木偶，用來演戲。結果，馬鈞死了以後這些發明也就失傳了。

老人家的脾氣妳還摸不清麼？」

宮美喟然一嘆道：「我也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不過，我們不能不冒此險，因為除此之外，咱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對麼？」

宮玉點點頭道：「再有就是陪他一死了之了！」

宮美聲調一沉，道：「快些把那鶯兒放了出來。」

說話之間，已由襯裙中扯下了一小幅白綾，然後一狠心咬破指尖，寫了一幅簡單的血書。

宮玉雙眉深鎖，但却只好把背後一個小巧的紗包解了下來，解去紗包，出現了一個小巧的籠子，裏面裝着一隻黃羽白喙的鶯兒。

一經解去紗包，那鶯兒立刻啾啾的叫了起來。

原來這正是巫山雲夢宮獨門所用的傳書飛羽。

宮美毫不躊躇，打開籠門，把那鶯兒抓了出來，將那幅血書細紮在鶯兒的左脚之上，抖手一揚，那鶯兒一聲嬌啼，立刻衝天而去。

宮玉憂愁無比的道：「姐姐，我有些……害怕……」

宮美故做坦然的一笑道：「傻丫頭，你怕什麼？」

宮玉愁眉苦臉的道：「我怕爹爹來了之時，咱們沒話向他解釋。」

宮美從從容容的道：「最好的解釋就是不解釋，爹爹來了之後，咱們只有跪地苦求，一句話也用不着說……」微微一頓，又道：「爹爹雖然脾氣大，手段狠，但咱們畢竟是他的骨肉，難道他會眞的那樣忍心殺了咱們麼？」

宮玉吁了一口長氣道：「反正飛鶯傳書已去，咱們就到那雁鳴寺去吧！」

宮美頷首無言，與宮玉合力抬起冷天星，疾步而去。

野地上，只剩了小神手平躺在荒草叢中，宛如已死的一具屍體。

× × ×

不知過了多久，暮色已經籠罩了大地，遙遙的天邊，忽然出現了兩條人影，一逕向小神手躺臥之處走了過來。

兩人是一男一女，邊走邊談，相擁相偎。

只聽那女的道：「恨哥，走了這一趟，你的心事清了麼？」

那男的微微一笑道：「本來不想回來了，但那件東西是咱們當年定情之物，丟了實在可惜……」微微一頓，又嘆口氣道：「料不到青雲庵已經燬於大火，那是再也找不回來的了。」

那女的甜甜一笑道：「大不了是一枚藤指環而已，以後有了時間，我可以替你編一百個。」

那男的呵呵一笑道：「「青妹，小兄貴重的不是那點東西，而是……」微微一頓，住口不語。

那女的輕輕的呢喃道：「現在我們永遠相聚，再也不會分開了，那東西也就算不得什麼了！是麼，恨哥！」

說話之間，兩人與小神手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同時，兩人的面貌也現露無遺。

那是兩張使人魂消胆落的面龐，只見口歪鼻斜滿面黧黑，乍然看去，簡直與由棺木中爬出來的腐屍無異。

原來兩人是天南毒王獨孤恨與玉面觀音葉文青。

忽然——

天南毒王啊了一聲，道：「青妹，你看那是什麼？」

葉文青也怔了一怔道：「死人！」

瞥了地上的小神手一眼，接道：「看他這副模樣，一定是缺衣少食，又冷又餓，才死在這裏的！」

天南毒王忖思了一下，道：「天底下可憐的事兒多着呢，咱們走吧！」

葉文青站着不動，皺眉道：「碰不到也就算了，既碰着了，這樣一走了之，實在於心不忍……」

聲調溫柔的道：「恨哥！去看看，如果眞的已經死了，就埋了他吧！」

天南毒王似是不忍違拗葉文青之意，連忙應道：「好，好，我去看。」

說話之間，已經俯在小神手面前看了起來。

不久只聽他噗哧一笑道：「青妹，咱們的判斷都錯了，他不是跌倒……」

葉文青噢了一聲道：「他死了麼？」

天南毒王道：「雖然沒死，也差不多了……」微微一頓，又道：「這人多少有些根基，大約也是江湖上混的人物，如今中毒昏迷，已經是出氣多入氣少了！」

葉文青道：「既是沒死，咱們總得想法救救他！」

天南毒王苦笑道：「只可惜咱們是心有餘力不足！……」

葉文青嘆口氣道：「不錯，咱們全身都是劇毒，只要碰他一碰，就能使他化為一灘血水，若不管他，……大約他也絕難遇救了……」

天南毒王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事，咱們還是走吧！」

葉文青長吁一聲，無可奈何的向前走去。

但她走了沒有幾步，忽然脚步一收，道：「咱們如此一走，他不是非死不可了麼？」

天南毒王道：「那是一定的了……」

葉文青忽然堅決的道：「好死不如惡活，咱們還是非救他不可……」

天南毒王皺眉道：「青妹是說咱們使他變成一個毒人，就像你我一樣？」

葉文青噗哧一笑道：「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自私的想法……」

有些羞赧的頓了一頓，繼道：「這孩子的年齡看來並不太大，是麼？」

天南毒王點點頭道：「至多十六七的樣子！青妹是說……」

葉文青道：「咱們既沒有兒女，又沒有衣鉢弟子，倒不如收他做個螟蛉義子，也使咱們老來有靠……」

天南毒王被葉文青說動了，連連頷首道：「青妹這果然是好主意，只是……不知他肯是不肯？」

葉文青笑道：「那大約是沒有問題的了，就算他不肯，又有什麼關係？」

（未完·十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